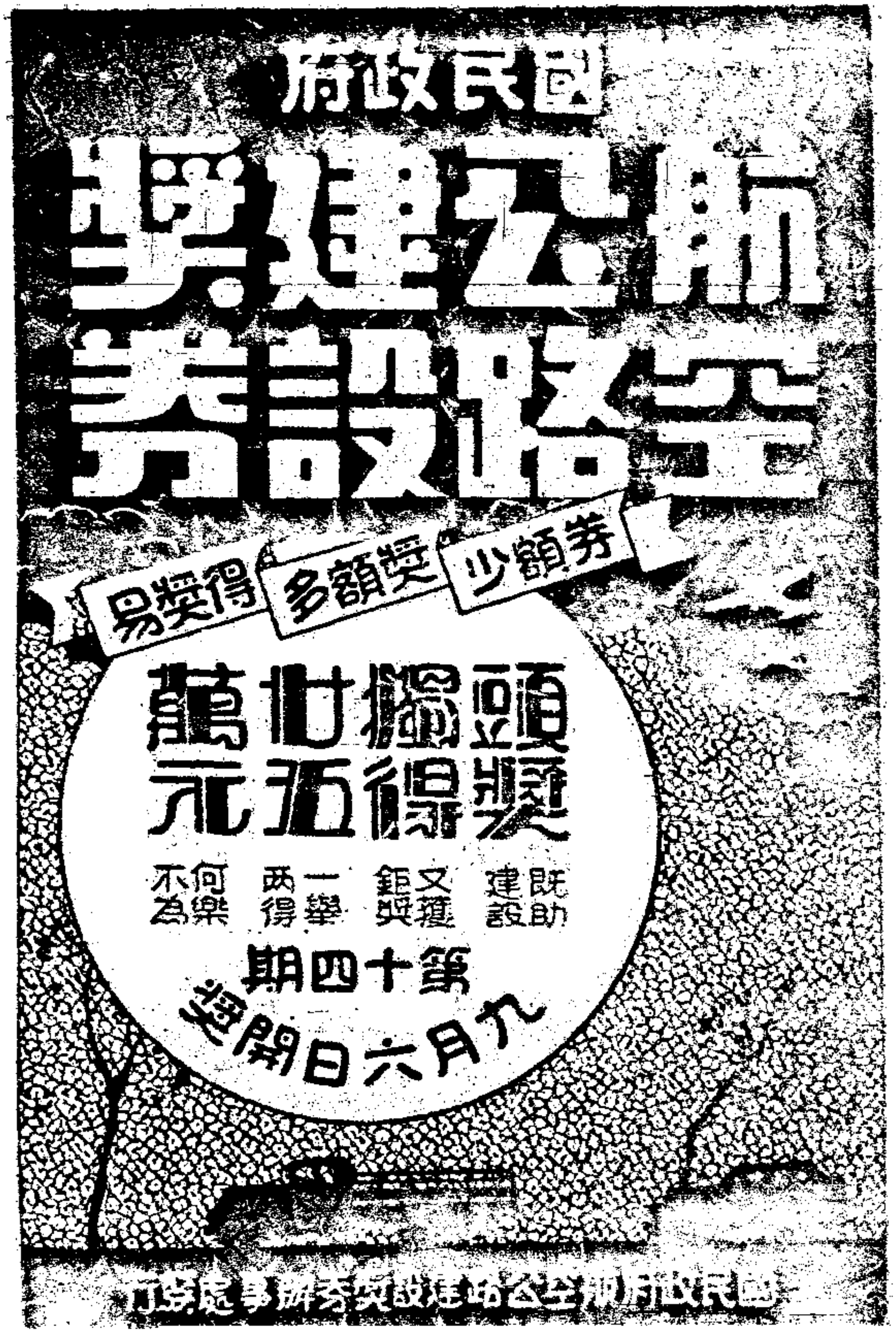
10 SEP 1935

社會月報

第一卷
第十一期


國民政府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券額少
獎額多
得獎易
頭獎獨得廿五萬元
既助建設
又獲鉅獎
一舉兩得
何樂不為
第十四期
九月六日開獎
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獎券辦事處發行

社會月報

第一卷

第十一期

俞佐廷

民國念四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一百二十萬元
本所成立於民國九年呈部註册立案設立市場招集經紀人經營各項有價證券現期貨之買賣證明成交數量辦理交割事項茲爲擴充營業起見特重建八層大廈改造新式市場設備力求完善誠本市唯一之證券市場也
地址 上海九江路四二一九號
開市時間每日
上午九時半起
下午二時半起
電報掛號 有線 無線
所字二〇七六
名辦公室電話
理事長室 理事室 總務科 會計科 計算科 場務科 房產管理科 庶務股 經紀人公會
九四四九一 九一四〇八 九四二六一 九三九八八 九五五〇四 九四三六八 九三九四一 九四七三三 九四二二四 九三九八二 九四二六八

四明銀行

▲業務▼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

置備堅固保管箱保管各項貴重物件經營房地產業建築住宅店面出租

▲儲蓄▼

另設儲蓄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發行鈔票▼

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備庫辦理兌換及準備金事宜

上海總行 北京路二百四十號

電話 一五五〇三 一五五〇四 一五五〇五

儲蓄部 二百五十六號

上海南市分行 民國路臺灣路轉角

上海西區分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底

城區辦事處 城內方浜路八十五號

南京分行 楊公井 南京下關辦事處

甯波分行 江北岸

漢口分行 特三區鄱陽街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均有特約代理處）

社會

社會月報目次

第一卷 第十一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改革中國教育的幾點新意見……崔士傑
對白……豐玉
一點兒經驗……古董
農村崩潰的致命傷……錢醉竹
紅拂墓考……大風
秋石女士傳……柳亞子
南社人物小誌（二）……朱鳳蔚
柳亞子 陳佩忍 葉楚傖 汪精衛 邵力子 黃克強 宋遯初 蘇曼殊 張蘇林 于右任 林觀雄 張溥泉 曾孟衡 邵次公 高天梅 田梓琴 居覺先 柏烈武 李協和 胡樸安 胡寄塵 姚石子 姚鵷雛 姚民哀 狄秋山 邵如易 寅村 儲伯先 吳梅 徐自華 陳匪石 王西神 于秋墨 沈道非 徐蘊華 鍾浩浩 陳亨利 胡漢平 ●孟芙 佩宜
社會集 謝豹 奚燕子 徐碧波 錢釋雲 沈禹鍾
錦小說 胭脂印 程瞻廬 范烟橋 范佩萸 顧明道 程小青
中國古代的性教育及優生學……大風
牀前有矮壺文雜綴……徐卓呆
說胖子 一個可笑的回憶 棒屁 電車中的文明人 借錢專家 一個可怕的回憶 飄零頭 定婁再娶開篇 賈寶玉學說 賣淫的奶奶太太 兩種氣評 清官 鵝
素窗綴豔錄……卖老

滄盦譚薈……陸澹盦

騷壇逸事……燕子

楊了公子滑稽　楊了公之打油詩　豫園老人之妙聯　湯壯公軼事　姚鵷雛之妒伎　咸飯牛之滑稽　柳亞子生死之交　葉楚傖買衣辦報　陳小蝶闖房樂事　于右任之少年韻事　張心蕪嫉惡如仇　吳倉碩鬧砲墜馬　聞野鶴新婚之夜　楊古醞妙語解頤　高天梅之懼內　高天梅之風流案

雜詩……佛影

香與女人……平凡

窮人的故事……平凡

寡慾多子　設宴與還席　粽子作祟　途中不能息　借債的辭手　請早些來　妓與詩人穿布衣　用蒼蠅騙錢　望魚當小菜　妻願窮不願死　窮士與窮文人　靠不住的安慰　窮至無有X

浪淘沙……劍嘯

蒲團香夢錄……抱冰

雜揭遺跡……中陵

武俠小說　**大刀王五**　漱六山房

第三回　紫電逐流星好女兒場中賣藝　飛燈圓綺夢憨和尚屋上施威

第四回　運氣醫傷燕子風難爲嬌婿　聆音辨氣太素脈嚇倒封翁

社會小說　**春明新史**　張恨水著

第九回　解道鏡中花揮金似土　可憐閨裏月吊影銷魂

第十回　街列白旛前鬼添新鬼　券焚紅燭下客遁空門

中國實業銀行

儲蓄部

零存整付儲蓄

每月存洋三十一元七角
十二年期滿
可得一萬元

備有詳章索函即寄

存本付息儲蓄

按月支取 按季支取
按年支取均可

基本穩固
會計公開
利息優厚
手續簡捷

特種定期儲蓄

一次存本
二千〇〇六元四角四分
十五年滿期
可得一萬元

總部

上海博物院路十四號一樓

分部

上海南京路
天津領事道
南京白下路
青島中山路
漢口歆生路

本埠支部

北京路
虹口北四川路
法租界公館馬路
南市黃浦灘路一號
愚園路中實新村

改革中國教育的幾點新意見

崔士傑

中國並非不知道注重教育，只要看民國以來，學校增加若干，教職員與學生增加若干，教育經費增加若干；教育當局時常厘訂教育政策與方案，派人外國去留學和考察；社會上也成立了許多教育團體，報紙刊物不斷地發表教育問題的論文：凡此一切，從表面看來，都足以顯出中國教育的蓬勃氣象。可是實際上中國的教育是整個的失敗了，大多數人的愚昧，貧窮，失業，無能，卑污自私的人格，以至於一切社會罪惡，可以說都應由中國的教育來負責，至少也應負大部份的責任。這都是由於中國的教育已經種了很深的病根，而且這病根愈陷愈深，並沒有向挽回或改造的路上走。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以澈底的精神，將中國教育的制度，趨勢，以及歷來所用的方法，完全重加考慮而想一個有效的與可能的辦法。

就我個人的觀察，現中國的教育是缺乏系統和計畫的，教育出來的人才不獨不合社會的需要，而且也不合於辦教育者及教育當局原來的理想。我認爲從大學，高中，初中，以至於小學，一定要有密切連接的系統，層層節制，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而勿蹈事倍功半之弊。對於初中校數與學額之多寡，須有合理的支配，即以小學畢業的人數爲標準。因爲初中是灌輸普通知識的教育階級，機會必須擴大，不應使小學畢業生向隅，弄得既無處升學，又不能

作事。至於在橫的方面，各地區的學校分配也應以就學兒童爲標準。我見上海會看見一條街上有十幾個中學。一個小胡同有四五個小學的；但是內地幾省常有幾千里地看不見一個初中，幾百里地看不見一個小學的，非富有或年長的學生自不能負笈遠方去求學。

其次，我認爲高中是全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因爲高中的學生正是修畢了普通的學問，進而求稍深的知識或技能。政府對高中應加以統制，其學額最好以大學能收容的人數爲標準，以免有志深造的學生，最後仍無升學的機會——這正是目前許多徘徊不安的高中畢業生的痛苦。不過高中的入學考試與畢業考試，都要從嚴，使他們將來具有升入大學的良好基礎，及爲社會服務的能力準備。還有，現在高中的課程全是必修，非天才決難勝任。於是懶惰的學生，便索性敷衍過去，雖學等於未學；勤奮的學生，只有拚命應付。以正在發育的青年，受這種繁重課程的壓迫，於腦方身體都有妨害。所以用功的學生多半是身體孱弱，思想遲鈍，一過了中年，腦筋已無可再用，甚至成爲廢人。犧牲於這種情形下的青年，不知凡幾。爲挽救這種弊端起見，高中必須實行分科——我主張分爲文理醫三科，每科可再分系，例如文科可分爲文學，法律，政治，經濟，商業等系。既有了分科的辦法，學文科的不必去讀高深的數學，學理科的人也無須究研高深的文學，各人都可以按他的個性與能力，專心致志於一科，這就是我所謂「事半功倍」，不獨學有所成，而且合於社會的需要。

以上爲高中所想的辦法，目的是要使高中畢業的學生能升學，也能做事；升學的準備是實際知識而非理論的，做事的準備也是實際的技能，而非理論的。但是還有些青年，讀完初中即需做事。以如

今的初中或高中而論，畢業的學生絕無眞正做事的能力。他們只學得些理論與公式，而不知如何應用；且不明世故，連做人都不會。我嘗以做麵包爲比喻，發酵固不可少，而今日的教育只是發酵，却沒有做出麵包來，以方法爲目的，弄得大家沒有出路。近來有一種奇怪現象，即許多「訓練班」「養成所」之設立，試問學工程的豈可不會測量？學會計的豈可不會管帳呢？把學生再回一回爐，只求合用，這都是教育的浪費，靑年光陰與腦力的浪費。所以我主張，高初中之間，應設一專門學校，即職業班的性質，亦分爲文理醫三科：文科分法律，政治，經濟，文書，商業等系；理科分測量，土木，工程，機械等系；醫科分醫學與藥學等系。職業班的目的既在於做事，所以一切應求其實用，使學機械的一定能開機器，學商學的一定能管帳。換句話說，「學術」二字必須分開，大學以前的學生只須得到一個「術」字，對於「事」只要會做，對於「理」只要知其然就夠了。至於高深學理，明其所以然，那却是大學階級裏的事。

談到大學，若照前述的辦法，高中的學額既然以大學能收容的人數爲標準，則大學自可免除入學考試。大學中的課程，除了實用現有的知識與技能外，必須注重高深精妙的理論，即不獨知其然而且要明其所以然，更須能進一步下研究與改良的工夫。例如，中學與職業班的學生能入工廠使用機器，大學生則應明白機器的一切高深原理，並且要研究改良的方法，最好能創造發明新的機器。所以大學雖與中學同樣是分科，而其學習的程度上有如此的不同，所造就出來的人才亦自然因之而異。現在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正是因爲「學」與「術」之不分，學習程度之無明顯劃分，以致各階段無密切的聯接，造成事倍功半的結果。

以上是我對爲學制系統及課程計劃的意見，還有兩件事可以在此附帶談談。第一是會考問題，我以爲這也是一個事倍功半的辦法，然而是目前救急的不得已之舉。假使全國的學校都能在同一的系統與計劃下努力，受教育行政機關的監督指導，那麼現在的會考辦法卽非必需。不過我倒主張師範學校應舉行會考，因爲師資是推進教育的原動力，教育的責任完全在他們身上；只要以會考的方法，選取了優秀的師資，那麼學生成績如何自有他們負責，當然也不會壞的了。這又是我在篇首所說「層層節制」的一個原則。

第二是學校體育的目標與方法，實有愼重規定之必要。現在學校中體育的空氣雖很熱烈，常舉行各種比賽或運動會；可是結果僅造成少數的運動員，並未能使大多數學生得到身體上有益的發展。學校往往爲了爭面子，出風頭，甚至於向他校去拉有成績的運動員，每月給他們津貼，不讀書可以拿文憑。運動場和體育設備都像是爲他們少數人安置的，多數的學生不過站在操場四圍旁觀，比賽時吶喊助威而已。原來體育的目的是養成學生健全的身體，才能求學；可是現今的運動員多半不讀書，而讀書的却多半不運動。我認爲今日是鬥智而非鬥力的世界，縱令學生都能跳五尺幾寸高，跑萬米，仍然敵不過外國工商業的侵略與軍用科學的威力。所以必須認淸學校體育的目標，只是求全體—至少是大多數—學生身體上普遍的健全發展，超越這個範圍已經是浪費，何況現在的學校多年專在這範圍以外用功夫呢？進一步說，作激烈的運動必須先有健全的身體，若捨本求末，反對與身體是無益而有害。因此，我們對於學校的體育可分爲兩部份：一是有益於身體的各種體操，國術，運動等，每個學生應參加；一是較爲激烈的運動，必須身體

健全夠得上標準的學生，才許他們參加。此舉可以提高一般學生的健康，而並不至於降低運動的成績。

本文所談，祇是想到就寫，匆促之間，不免次序凌亂。自己覺得這是較新的見解，仍盼教育專家共同討論。尤望教育當局切實注意這關係民族興亡的教育大計，中國非統制教育不可，更非有系統有計劃的統制不可。

對白

豐玉

富翁：（連咳帶說）吾！一你這高跟鞋既然不舒適，就丟了牠換雙平底的穿吧！

少女：（斜睨了富翁一眼）這就使我很為難的，……但這還是一部份的痛苦呢！

朋友。

一點兒經驗

古董

給你一點兒經驗的貢獻。金錢的魔力牠是包羅萬象。更其是談戀愛的必需之物。把你的汗血的金錢耗完。把你的產業傾盡。僅僅得到她一剎那間的歡心。你見到她和一個窮小子談過戀愛嗎。

她直接能使你自殺。間接。實在完全是純質的直接。

去年的今天這裏是你倆的甜蜜的地。

今年的今天這裏是她和他快樂的園地。

明年的今天這裏是她和……

男子們。很多的男性們都為她犧牲。

醒醒吧。朋友。把你那有為的精神

向那事業上競爭。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

金城銀行

資本

總額一千萬元

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三百萬元

電報掛號

華文鑠字七〇〇七

英文 Kinchen

總行

天津

分行

北平 南京 大連 哈爾濱 上海 漢口 青島 鄭州

辦事處

蘇州 定縣 開封 常熟 石家莊 長沙 武昌 南通 潼關 許昌

滬行

江西路二百號

敏體尼蔭路一二五號

靜安寺路卡德路口七八一號

曹家渡極司非而路九三七號

西門和平路辣斐德路口

滬行電話 專線

經理室 一六五三七 一四三八六

營業間 一三八〇〇

總線 一六九六九

農村崩潰的致命傷

（錢醉竹）

中國是農業國，農村崩潰，即是中國經濟的破產，所以泛言農村崩潰，而研究所以救濟農村之道，還是頭疼醫頭的辦法，這辦法不是諱疾忌醫，便是沒有認清病源。

現在的人，一想到農村崩潰，便說是受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掠，受了苛捐雜稅的壓迫榨削，再不便說受了天災人禍盜匪兵燹的攪擾吮吸，……其實這些話，衹可說是各具一種，而不是全部崩潰的總因，眞正崩潰的總原因還是土豪劣紳的重利盤剝。

重利盤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其來也漸，其害也深，慢慢地富農變佃農，佃農變貧農，貧農不能立脚，流轉到都會裏去做寄生蟲，鄉村裏人愈去愈少，地力生產也，因經濟大力的缺乏，對於施肥耕耘，草率從事，而逐年低減，越低減越貧困，越貧困越低減，這樣相爲因果，循環交遷，已如風中之燭，再一遇到別種力量的摧殘，如天災或盜匪之類，便一敗不可收拾如今日的情形了。

講到帝國主義的經濟侵掠，固是中國貧困的最大原因，但沒有土豪劣紳吸收了農民的汗血來轉送給外國人，外國人侵掠的力量，一時也達不到農村，例如火油布疋雖是直接搾取了農村的錢，但有些農村還有用豆油的，穿土布的，徹底的說，農民並不是外貨的直接消費者，至於財產的被打倒，以致影響到農村經濟，也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如絲茶因製作運輸推銷之不良而失敗）

講到苛捐雜稅，固是一種普遍現象，但也並非完全

取之於農產，直接取之於農民。雖然有些田畝附加稅多得駭人，但也祇是一部分，或者一時期，不足以爲促使全體崩潰的主因，單就記者的故鄉吳縣說罷，漕粮之重，爲全國冠，但自明清以來四五百年，農民安之若素并不感到痛苦，因爲漕粮雖重，生產亦富，所以重捐也不足以困之了。

至於天災人禍，不錯，這幾年的水災旱災，鬧得很利害，但以中國地方之大，耕地之多，當然不會全國豐稔的，絀於此伸於彼，豐歉相濟，絕對不會釀成現在這局面；各地盜匪猖發，綁架盛行，弄得鄉民不能安枕，驅使有錢的農民都往都會裏搬，這確是促使農村經濟枯竭的一原因，但謂農村崩潰卽由於此，也不能肯定，因爲天災人禍，究竟是限於一時期，局於一部分的事呀。

從這幾點看起來，可見全國農村總崩潰的眞正致命傷，還別有在，在什麼地方呢？便是：

「土豪劣紳長期的重利盤剝」

我這裏所指的土豪劣紳，并不是像〻一般人們所想像的大富豪大鄉紳，你們僅僅是高出農民一級，而寄生在農村裏的一個吸血蟲，他們知道某家有田多少畝，每年能產多少粮，他們也知道某處是良田，某處是劣田，他們甚至知道週圍百里以內每一個農民的家庭狀況；他們有最工的心計，最穩的打算，最能「斷禍福」的口才，最能「施龍終」的手段；他們有假仁假義的面目，而抱着巧取豪奪的心腸；他們在農民隊裏，居着領袖的地位，有指揮的權力，雖然他們僅僅比農民高一級。

孔子所謂「鄉愿」，便是這一種人，這種人，差不都全國的農村裏都有，他們仗着一些微薄的「母金」，吃農民着農民，不耕而食，而常佔着優越的地位，度生活，長子孫，慢慢地由小資產而變成大資產，由大資產而脫離農村，跳到都會裏，把搜括來的錢，借都會的消耗而流傳到

外國去，…這樣地一批來，一批去，新陳代謝，由農村裏不絕地轉輸到都會裏，都會裏的錢，都因工商業的衰落，浪費者的揮霍，很容易被外人捆載而去，不能再散還農村、裏去，請問農村有多少錢，經得起他們長時間搜括轉運，間接去送給外國人？

這種情形，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來已久，不過以前盤剝了錢，置買田地，仍在鄉村裏，因爲運輸交通的不便，安土重遷的習性，運集中到都會裏也不容易，休說流到外國去了。所以雖有這種土豪劣紳的盤剝頂多造成一種貧富的階級。而且「千年田地八百主」就算造成了貧富的階級，也常常新陳代謝的變換着，於農村經濟的根本，不發生問題。等到後來，閉關時代一打破，錢有了去路，再經常時間的轉運！農村如何不崩潰。

而且也不是一地如此，單就記者的家鄉說吧，（無錫）有一種名爲「利租」的，往往剝削得農民走頭無路，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斷了糧，或是婚喪大事斷了錢，不得已向這些「鄉愿」借一石或兩石的「利租」，拿「田單」—即產權證—作抵，到收穫的時候，一石還兩石，如其欠租不還，便沒收他的田產。因爲在借「租」的時候除寫一紙借據外，另外還要寫一張正式的「賣田絕契」所以一畝田的「田單」借了一石「利租」三年不還，經過三個本利相生，便欠了八担租的糴價，便可準折你一畝田產，這手段多末辣！…像這種花樣，有好幾種，無論農民挑那一種花樣向人借錢，都脫不過「鄉愿」的手心去……舉一例解，天下老鴉一般黑，全國的農村中，出產的粮食雖不同，而「鄉愿」盤剝的事實，則遍國皆同，縱然方式各別，而剝削則一，試想全國的農民，有多少血汗，經得起鄉愿的長期誅求？

假使農村中沒有這班「經濟掮客」年深月久的把錢集中起來，盜匪有綁架搶去的目標嗎？外人有直接

優掠的便利嗎?

現在要復興農村，第一當然要把賸餘在都會裏的錢讓牠散還到農村去，第二要有集散囤藏的妥善計畫，不使這班「鄉愿」在農村裏剝削，我以爲這是很重要的，限於時間，不能多寫，有機會再談復興農村的積極方面工作吧。

紅拂墓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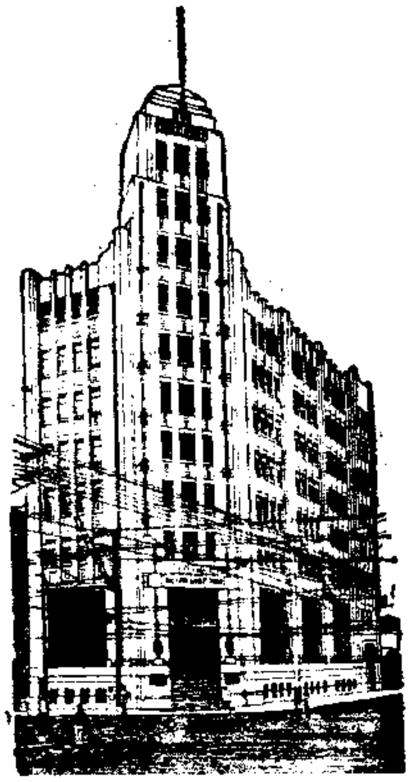
（大風）

古今來才子佳人故事中。最足令人幽然神往。而歎爲希世罕儔者。厥爲風塵三俠。三俠者。李靖。紅拂。虬髯客也。紅拂以一民間女子。入隋相楊素府爲侍妓。能識李靖於布衣晉謁之時。誠爲女子中慧眼獨具者。紅拂本姓張。名出塵。自出奔李靖後。遂無事實留傳簡冊。故其埋香之所。世莫能詳。以紅拂之具此慧心慧質。見識超羣。竟不獲與虎邱之眞娘。錢塘之蘇小。留一杯土。供墨客騷人之憑弔。未免爲一憾事。客有言紅拂之墓。七八年前。曾發現於湘省醴陵。其時趙恆惕督湘。有第二師劉鉶部之葉琪旅。駐防醴陵。旅部有參謀何某。一日。遊於西山。見有殘碑委地。摩挲字跡。識爲紅拂墓。何本風雅士。乃倡議修葺。地方紳士和之。未幾。墓門一新。並築亭其旁。何親撰聯其上曰。『紅拂有知應識我』『青山何幸此埋香』。此如係眞爲美人埋香之所者。則千載湮沒之墓。得以重新於人間。實何參謀之力也。顧虬髯客傳。僅言紅拂隨李靖歸太原。而唐史李靖傳中。亦無官湘省之事實。則葬紅拂於醴陵。未免成一疑問。客言。湘省故老相傳。紅拂隨李靖出征軍次醴陵。以病而歿。遂瘗之於西山。然何參謀發現之碑。僅足證明爲紅拂之墓。蓋除斷碑外。別無一物。實不足證明爲當日李靖所手瘗者。故墓之好事者之所爲。亦可謂善於裝點山河也已。

馮氏
斷癮
救苦金丹
專戒鴉片紅丸
功效靈速第一
戒時照常吸烟
逐日見烟自厭
絕無絲毫痛苦
風行六十餘年斷癮數百萬人
中央禁烟委員會張主席題獎
歷任大總統黎徐曹諸公嘉獎
藥性和平王道不含任何毒質
輕癮一料斷癮重者半月除根
烟禁森嚴
非戒不可
決心戒烟
非此莫屬！
每料祇收藥本一元五角
奉送戒烟捷徑函索即寄
上海白克路大通路口
天津峻芝堂總發行

結婚多年不育
夫婦同服壽爾康
〃居然一索得男
壽爾康
德國製造
名貴補劑
男女久不生育，都因內分泌障碍所致，本劑以獅虎等強壯動物之內分泌精液，配以礦植物中提出之滋養成分，用科學方法嚴密煉製而成，兼有「補血」「補腎」「補腦」三大補力，男女同服，則腎強血旺，自能一索得男，耐心常服，永保體格壯健，百病不侵！
上海南京路五四號柯爾登洋行獨家經理

中國墾業銀行



業務部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儲蓄處

辦理各種儲蓄存款

▲最新式保管箱出租▼

本行保管庫建築堅固庫門鋼板厚至二十餘吋內置美國最新式摩斯爾保管箱數千隻大小尺寸俱備租費非常低廉凡各界人士以及賢明主婦均須租用一隻俾一切貴重物品獲有安全保障免除種種煩惱以增進社會與家庭的幸福！

▲印有保管箱出租章程備索▼

上海總行　上海北京路二三九號　電話一六二九〇四號轉接各部

上海支行
- 上海靜安寺路梅白格路口　電話三三一〇一號
- 上海八仙橋青年會隔壁　電話八二四七一號
- 上海霞飛路巴黎大戲院對面　電話八五四五七號

分行　天津　北平　南京　寧波　餘姚

秋石女士傳

柳亞子

君姓張氏。諱蓉。字應春。後更字曰秋石。江蘇省吳江縣黎里區葫蘆兜鄉人。父鼎齋。先生諱肇甲。母金太君張氏。為分湖舊族。以耕讀世其家。故君之先人。咸能周知民困。且多隱德。抗豪宗庇農佃。蓋其習性然也。君生而賢慧伉爽。體尤健碩。既畢業上海中國女子體育專門學校。遂服務廈門集美女師範。萬里浮槎。无離別可憐之色。居久之。以足疾歸。民國十二年掌教松江景賢女中學。與朱季恂侯墨樵遇。始加盟於中國國民黨。時女子翦髮猶未盛行。君獨感激新潮。毅然去其辮髮。思為世倡。鼎齋先生意弗懌。馳書嚴斥之。君報牋曰。大人苟終弗兒諒者。兒且遠去北國。終身不復寧字矣。事乃解。其秉性強集如此。十四年春。服務故鄉黎里女學校。余與君居同里閈。女弟均權為君同學。尤暱就君。君以是恆往來余家。顧余未識君胸中之所抱負也。中山先生既歿。里人開會追悼。君登壇誓衆。陳詞慷慨。一座盡驚。余始心服君。欲以黨事相屬矣。是年夏。江蘇省黨部成立。君被舉為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余所推轂也。時君復患足疾。偃臥蘆墟療院。兼旬。旋就蘇州省立醫院診

治。前後計數閱月。病稍瘥。省部累促君就職。值孫傳芳舉兵逐楊宇霆。江浙騷然。道路爲梗。君扶病間關赴滬上。盡瘁工作。共事者咸嘖嘖稱道弗置。尋以資望被推爲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江蘇女代表。出席革命策源地廣州。意氣發舒。十五年春。君自粵返滬。余亦始親省部事。同僦居於法租界望志路承吉里三十四號機關部。每與史女士冰鑑諸人。促膝深談。至午夜弗休。明晨復早起治事。無倦容。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陵墓行奠基禮於南京。有姦人謀狙擊余。賴君與唐蘊玉莊允男諸女士護衛得脫。北平三一八之役。劉如珍輩諸先烈既殉義。滬上震動。君激昂奔走。盡日開會演講。足無停趾。口無停沫。猶以餘力入上海大學爲旁聽生。研治社會科學。出版吳江婦女。提挈故鄉婦運。余益嘆服君精力之兼人矣。時余以一身兼領中央暨省部諸要職。復負指導故鄉黨務之任。諸謀密勿。悉唯君與季恂墨樵是賴。余拱手受成而已。轉以坐嘯畫諾之暇。佐君理部務。一時文檄都出余手。墨樵每戲呼余爲婦女部秘書者。蓋緣此也。五月初。余至廣州。覩黨中諸領袖態度。知天下事未可爲。始浩然有退志。既返里。蟄居弗出者數月。其間嘗一至滬上省君。君方從羣衆游行南京路示威。幾爲偵者所窘。倉皇走余旅邸。饑甚索殘炙啖之。就別室沐浴假寐。已復出奔走如故。明日余歸。君冒大風雨走送滬杭路南車站。語絮絮弗能盡。車行猶遙望見君衣碧色油衣。冠男子冠。植立雨中。揚巾揮手爲別也。嗚呼。詎知余與君相見之緣盡此耶。十月余遭軍閥索捕。弗能安居於鄉。因避地滬上。顧秘不令君知。蓋余方決心引退。君知則黨部羣衆將畢知。且熏丹穴以求而余必無

倖於遂初服也。君果四出訪余蹤跡。至揭諸報紙。余怒然終弗應。唯時時從旁人詢君消息。知歲暮歸休。爲家庭所禁錮。弗令再出。余方爲君扼腕不平。顧復私幸之以爲庶可苟全性命於亂世也。十六年四月。國民革命既定蘇滬。余欲一覩青天白日旗下之故鄉。遂迂道杭州。漫遊西湖。旬日始歸。及抵黎里。知君從事縣黨部縣政府工作甚力。今且孑身走南京矣。讙五月九日之變。余亡命日本。六月十日夜廿臥東京神田區日華學會。忽夢見君顏色如平生。手牽余衣。告以黨禍已迫。速自爲計。余驚愕而寤。遲明得女弟書。則以君噩耗聞矣。顧君殉難顛末及其地址時日。始終莫可究詰。傳者或言君居逆旅。託姓名曰金桂華。爲邏者所捕。與女友陳君起並絞死。或言君與墨樵同時就逮。復同被縶。置蔴布囊中。又以亂刃攢刺之。血流如注。沉尸大江。二者未知孰信。疑莫能明也。十七年夏。余自日本歸國。出席南京第二屆中央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求君骸骨弗可得。既令陳樹人繢秣陵悲秋圖。復屬于右任大書刻石。文曰嗚呼秋石女士紀念之碑。謀爲君營衣冠墓於分湖濱無多庵外。以配葉瓊章仙冢。顧故鄉寇盜充斥。君之諸父咸蕩析離居。事終未集。悲夫。君生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一年陽歷十一月十一日。即舊歷辛丑年十月朔日卯時。歿民國十六年某月某日。春秋二十有七。君歿之歲。鼎齋先生以哭女致疾。嘔血而亡。祖母袁太君。母金太君並存。第一人祖箽女第二人秀春留春。

柳棄疾曰。昔有晉周顗死王敦之難。王導慟哭。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千載以下。傳

爲知言。君死不同周顗。余亦非王導比。顧君委身黨國。余實勸駕。君猛勇精進。弗顧夷險。終戕厥身。而余退縮苟全。不獲與君同殉。律以春秋之誼。則余實殺君。復何辭哉。復何辭哉。余其終負君九原矣。悲夫。

碧血紅心幾淚痕。每逢初度一招魂。鎌刀贛水成孤泣。烽火遼陽忍再論。空有雄心調雒蜀。苦無長策挽乾坤。年年酹酒愁私祭。風雨危樓靜掩門。

南社人物小誌（一）

朱鳳蔚

發端

不佞草「記南社亡友傳屯艮」既竣。本報編者讀而善之。謬獎爲文情並茂。譽掖備至。並囑撰南社人物誌。以餉世之欲知南社與革命歷史關係者。不佞亦以南社人物。有關革命掌故者甚深。表而出之。以備關心民國肇興之人物野史諸君子之參考抉擇。故不揣其謭陋。就我所知者。酌撰數十人。以彰潛德。蓋吾南社宗旨。專在提倡氣節。鼓吹革命文學。灌輸三民主義。偏重種族革命。社友人物。書生。學者。俠士。武士。烈士。才女。和尚。道士。居士。志士。凡抱革命同情。而有一技之長者。不論吹簫伍員。擊劍荊軻。舉杯李白。斫地王郎。詠絮謝女。赴水青娥。討賊陳琳。撻虜武穆。彈鋏馮驩。撾鼓彌衡。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顏常山舌。爲吉太醫指。諸葛出師表。漸離擊筑歌。屈子離騷賦。賓王討賊檄。萬流歸源。不拘一格。義幟既張。精神斯合。惟是滄海雖免遺珠。儉腹恐有小疵。社友教正。無任歡迎。

▲柳亞子

柳亞子名棄疾。籍江蘇黎里。本世家子。聰明敏慧。髫齡即文名震江南。不論經史子集。百家之學。無不登堂入室。闡奧抉微。詩宗盛唐。詞繼南宋。不假雕琢。揮筆立就。一篇既出。無不慷慨激昂。令人拔劍起舞。性溫厚。訥訥如處女（亞子有口吃病）。尚俠好義。揮千金無吝色。初與陳佩紉爲忘年交。見滿清以胡虜入主中華。腥羶滿地。紀綱日非。慨然有上馬草露布。下馬殺賊之志。中山刱設同盟會於東瀛。亞子偕摯友數人。加盟入黨。南社既立。衆推亞子爲盟主。執社壇牛耳。名籍甚。柳氏本黎里鉅富。但因黨社事。竟

傾家財之大半。亞子量窄不能飲。但心遇有拂逆事。社友迫飲。則亦豪興飈發。鯨吞鰲飲。傾斗斝不醉無歸。中間嘗寄情絲竹。捧馮春航甚力。有春航集行世。人有嘗春航者。必睜目攘臂以力爭。雖至友亦筋舉眉豎。聲色俱厲。後與朱鴛雛(璽兒)轟爭。亞子將朱開除社籍。有『佈告天下。咸使聞知』句。一時傳為美談。任二屆中央監察委員。言論激烈。被目為左傾。嘗抱中山先生粟主赴水求死。憤革命不澈底。狂歌痛哭。聞者傷心。夫人鄭佩宜。婉靜多才。亦南社健者。亞子嘗抱心疾。朱少屏佩宜等監護綦嚴。蓋亦今之傷心人。不翅屈大夫也。

▲陳佩紉

陳巢南字佩紉。別署去病。詩才文字。為東南國學宗師。在南社與亞子齊名。豪於飲。有淳于髡一斗醉。一石亦醉之風。亞子雖為社長。而擘畫經營。多出佩紉手。家中侍婢多能吟哦。頗有『胡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鄭康成風趣。斷弦後與前競雄女學校長徐懺慧(自華)愛好頗篤。衡之自由戀愛。佩紉實為領導羣倫之先覺。嘗主講嘉興中學。浙江高等。舍弟宗良及鄒亞雲潘更生陳布雷等。均與有師生誼。其女公子亨利等亦吟風弄月。學鶯陳蝶仙之翠娜。南社在革軍北伐未成功前。風起雲湧。文酒高會。社事甚盛。而革命軍統一北方後。南社完全公開。而社友反多奔走四方。風流雲散。故社集出至二十三集。即戛然中止。賡續為難。佩紉乃創立東南革命博物館於南京明中山王花園內。專以蒐集有關革命之文物。月出專集。以發潛德幽光。而誌紀念。自為館長。嘗任內部秘書。現充中央黨部革命歷史編纂委員。主持東南風雅。但亦不甚得意。文人多厄。自古已然。若佩紉者。尚稱多福者也。噫。

▲葉楚傖

葉葉號楚傖。別署湘君小鳳之子。大名不下近

士（其原名世皆忘之。不佞雖夙知。但近亦遺忘。）擅長詩詞文小品文字如小說筆記。亦清麗絕俗。嘗作『如此京華』『衣冠禽獸』『古戌寒笳』諷刺譎諫。大有哀梨幷翦風趣。民元任民立報附刊編輯。嘗評梅蘭芳身段台步謂『凝睇流睇』『蠻腰潘步』『流鶯轉鸝』大有古美人丰裁。十分傾倒。民立被封後。與舍弟宗良等創生活日報。凡邵力子楊千里陳倦鶴（匪石）多被網羅。（是報爲峪雲山人主辦。）民四袁世凱帝制自爲。乃改創民國日報於山東路。是報完全爲民立所蛻化。力子任經理兼覺悟編輯。楚傖任總纂。主撰社論。兼編『民國閒話』。民國完全爲黨報。當中山先生被陳炯明叛逐後。報館經濟困難萬分。稿已發齊。而報紙尙不知在何處。於是同人莫不典質釵珥衣服以湊之。性好酒。不亞孔北海『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民十二。與不佞編輯桌連席。楚傖出酒。不佞則購花生牛肉相斟酌。非飽不作文。

酒酣。則文亦酣暢淋漓。夫人周湘蘭喜抹牌。楚傖賴教書資生活。每得薪私計可資一月開支。而夫人輒一夕負輸之。楚無慍色。惟私喚奈何而已。夫人旣沒。與吳孟芙（蓉）結婚。孟芙爲競雄高材生。擅詩文。民十二雙十節在遠東結婚。談老談贈一聯。有「楚傖床上。宋卿床下」句。蓋黎元洪辛亥雙十節。革軍武漢起義。黎匿床下。爲革軍搜出擁爲都督也。民十三本黨第一次改組。任一屆中央執委。被推與于右任沈劍侯（名定一。別署玄廬）爲上海執行部執委。旋在北平西山總理櫬前開會。決議淸共。並闢除精衛黨籍（西山會議派。世多詆爲落伍者。其實與會者皆同盟會前輩。而能爲預知共產黨篡竊陰謀之先覺）故二屆落選。而三屆重膺執委常委。喜獎掖同儕。旣開府江蘇。如嚴愼予陶小柳胡樸安管際安等。皆置之要津。或爲廳長。或爲縣長。惟援引陳德徵。迭爲人告發。始終庇護。大爲社友及中央詬病。歷任

江蘇主席中央常委政委國委兼代國府文官長。紅極一時。但其僅爲有數私交謀借重而不爲黨時輩友之忠實人同志謀出路。江蘇吏治亦難言顯著之進步。故譽者雖衆。毀者亦參半也。

▲汪精衛

汪兆銘字季新。別署精衛（世人但知精衛。而眞號反隱去）籍廣東番禺。聰明爽利。英俊之氣。撲入眉宇。詩文激越挺拔。尤擅革命文字。於南社社友中。別具一格。讀之如聽子夜歌。秋聲賦。易水詞。軹里傳。大有符堅投鞭斷流。宗慤乘長風破萬里浪。攘臂下車。聞雞起舞之槪。與廖仲愷胡展堂最初加入同盟。素有右胡左汪爲總理兩臂之稱。惟胡則運籌帷幄。襄贊嘉謨。汪則行聘游說。擅宣傳方之孔門。胡似顏回。汪似子貢。清末謀炸攝政王載灃之役。驚震中外。名顯全國。較炸五大臣案。尤爲轟動。思想較新。立志亦堅。總理在時。不居官職。主張聯俄容共頗烈。總理既逝。世人有胡右傾汪左傾之論。而胡汪亦無形爲左右派領首。蔣介石同志之得北伐全軍總司令。實汪力主有以成之。故當閻馮反叛。北平擴會成立時。胡罵汪酣暢淋漓。惟恐不盡。蔣文僅大體立言。對汪無過分攻訐（政治秘幕。不佞知之頗詳。惟不在本文範圍故不願言及。亦不敢言及也）平心而論。汪雖左傾。而無貪詐卑鄙行爲。將來蓋棺論定。必有以吾言爲肯者。汪擅演說。本黨除總理外。其英銳飽滿之詞鋒。實無出其右。民十二。與仲愷楚傖等同爲民國日報編輯委員。一日南社雅集於總理夏利愛路宅第。不佞晚到。爲閽者（粵人）言語不通所阻。精衛親出延入。自言罰酒六杯。不佞主對飲十二杯。相向鯨飲狂笑。其豪放如此。（楚傖雖有飲名。然祇能徐徐慢酌。不能立傾鉅觥）夫人陳璧君。亦任中委。詩文亦清麗可誦。任一一屆中執委。國府主席。寧漢分裂。曾一度主持討蔣。後蔣東瀛回國。與汪重

敦睦好。蔣隨復任總戎。汪實爲黨中優秀份子。十六年後。因政治各主見不同。隨流爲在野領袖。與中央睽隔。情感日漓。致以『敵人』相視。今在粵實非其素志。吾人以放大眼光觀瞻論斷。若汪能不拖容共決心者。與中央合則兩利。叛者兩害。此乃可斷言者。諒同志當亦不河漢斯言也。

▲邵力子

邵聞泰號仲輝。別署力子。籍浙紹。有神童之目。十四歲入庠。十六中舉。時尚繫紅絲辮線。後陝西教讀。與于髯稱莫逆交。民元入民立報編專電。後迭充生活日報民國報編輯。在民國時以經理兼覺悟編輯。此時上海尚在北洋軍閥手中。而覺悟專以掊擊軍閥。灌輸三民主義爲原則。故覺悟副刊。爲全國學生界歡迎。影響甚大。共產黨中國中央執委七人。最初爲戴季陶。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邵力子等。邵十五年在粵登報正式脫離共黨關係。與楚傖雖爲老同志老同事。但宗旨微有不同。葉向右轉。而邵左轉。某日邵發稿。有『打倒帝國主義』語。楚傖因疊受工部局捕房干涉。驚弓之鳥。懼僨事。乃主删去此語。因是幾衝突。故一屆葉任中委。邵落選。二屆邵任中委。葉落選。十五年不佞在粵寓請亞子力子楚傖小酌。連主人祇四人。而邵葉柳均俯首不語。不佞諧語曰『君等皆老相好。奈何俱如新嫁娘見新郎。赧然不交一語耶。』始赧然色笑。蓋此時葉右傾。柳左傾。邵則新脫離共黨。介左右之間。而我則不分左右前後自命爲國民黨忠實同志者也。自後力子專輔介石總戎工作。任總部秘書長迄今。仍舊。邵擅新學語體文。雖在南社。罕見其詩詞作品。五年來老蔣文電宣言佈告。多出其手。十七年後。陳布雷偶顯身手。雖不及邵之老練。而精銳俏巧處。邵亦自嘆弗如。五中全會推爲國委。前途當無限量。邵對功名主漸進。不願飛升。故蔣每請其任國府文官長皆遜謝。夫人故

後。以小星青鳳小姐爲亞卿任代正職。（任覺悟時爲王無爲攻擊置妾。邵因不復繼室）至今年始與傅文郁女士結褵。而聽青鳳自由。但青鳳以二十年伉儷。人稱邵師母。故不願離邵他適。邵有子女。子已娶媳。女讀大學。有兄一號伯謙。現方在滬營醫生廣告事業。兼掛名差事也。

▲黃克強

善化黃克強先生興。逝已十五六年矣。黃先生不特善爲大將。將將將兵。頗如淮陰侯多多益善。而詩文亦雄奇樸茂。髣髴漁陽三撾。淵淵有金石聲之妙。故在黨爲武派首領。在社亦詩壇盟主。加入同盟後。初與中山先生合作革命。鎭南關。惠州。廣州諸役。皆分任領袖。或策籌帷幄。或指揮作戰。文治武功。得相輔並進。炳若星日。惟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山先生主改同盟會爲中華革命黨。所以汰除倖進投機份子。重振革命精神。克強則革命進取方針。意微與中山先生不同。其時陳英士。李協和。柏烈武。皆袒黃。願擁黃別樹一幟。但同志皆以分裂堪虞。力事調和。得重敦夙好。秉承中山先生如初。民元總理讓位於袁。實爲本黨失敗之關鍵。事後皆主桑榆之收。置南京留守於南京。推克強爲留守。但克強以總統既已讓位。國事大權已操袁手。區區留守不足以挽回頹勢。故不久自請取銷。贛寧事失。鬱抑不得志。故護法一役後。袁雖遭天殛。而克強松坡亦賚志以歿。從此革命元勳。又弱一個。在民黨失此健將。革命事業。益蹉跎延長矣。

▲宋遯初

桃源宋遯初先生教仁。別署漁父。爲吾黨文字派中卓出之政治家。與黃克強于右任章行嚴寗太一傅屯艮等爲摯友。加入同盟會南社。後又與寗太一等創洞庭波雜誌。後入民立報任撰述。其時評亦多出其手。言論雖鋒銳犀利。但有時亦蘊蓄諷諭。費

人推敲。吾黨之政治革新主張以遯初爲最。總理既讓總統於袁世凱。同志中有主不參加北方政治。主國都南遷。有主張選推同志參加袁政府內閣。以資監督。故滬軍都督府既取銷。陳英士宋遯初同被任爲唐內閣總長。分長工商農林兩部。陳辭不就。而唐少川亦不能久任總理。黨中頗擬以遯初先長農林。代唐爲總理。遯初因有『大政方針』之擬議。預備登台後宣布。事爲袁黨所偵悉。報告於袁。袁大驚失色。蓋此時參議兩院吾黨佔絕對多數。如提遯初。必能同意。實行責任內閣。總統幾等虛設。而袁竊國之願難遂。故夜開密議。趙秉鈞力主暗殺遯初。以消隱患。而滅政敵。不久。遯初方挾其大政方針滬車站北上。竟爲應桂馨洪述祖遣暴徒要擊之。遯初中彈後。即舁命醫院。同志聞耗。悉來奔視。目覩死時慘狀。無不哀痛失聲。報紙紛載。函電交馳。袁之與民黨。終爲仇讎者。實以宋案爲樞鈕。宋案轟動亦爲民國以來第一件政治暗殺之大案。遯初雖飲彈而死。但至今宋園憑弔。永繫人思。袁於坎坷末路。默默無聞者遠矣。

▲蘇曼殊

香山曼殊大師蘇玄瑛。父爲華僑。母則日籍。故幼即喜着和服。豐儀英姿聰明絕頂。髫齡即有詩書畫三絕之譽。爲南社心靈之作第一人。後自號曼殊和尚。雖服衲而飲酒食肉徵妓如故。生平落拓不羈。不事生產。囊無隔宿資。而千金到手輒揮霍即盡。喜食糖果。床頭纍纍者皆朱古力巧格力之類。在東京春衣典盡。廚無糗糧。堅臥不起。而枕邊醇醪半甌。糖菓數鐘。酒氣糖香。猶不釋手。其風趣雅致無人能及。與楚傖劉三佩紉爲文酒之友。後客死海上。朋輩爲瘞葬於西冷秋俠墓傍。亦吾黨之畸人焉。

▲張藻林

雲南張藻林將軍閑儒。亦本黨宿將之一。將軍不特擅武事。雅工詩文。南社武人能詩者。克強協和

烈武伯先以外。藻林一人而已。其為詩蒼涼鬱勃。不下杜甫秋興諸作。護國之役。隸李協和一軍。與松坡蔡將軍分道揚鑣。松坡入川。協和藻林入桂。藻林武事與閻侯方韻松（肇濤）齊名。時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方隸藻林部為團長。厥後總理開府粵東。為非常總統。為大元帥。多得藻林所領滇軍翼護擁戴。將滇督唐蓂賡以張方兩司戍粵不為己用。密謀易長。藻林隨宣布脫離滇唐。專受總理節制。后讓師長於楊希閔。楊將三旅擴充為三軍（時范石生為第三軍）楊自稱總師令。迫總理加委。藻林於十三年入大元帥府任參軍長。陰以制楊。然尾大難掉。總理逝後。楊僭桂軍劉震寰終以叛黨聞。現藻林消息久沉。不知存亡生死。而藻林翼贊革命。擁護總理之功。實出朱益之（培德）之上。英雄老去。美人遲暮。緬懷壯烈。每為神馳。

▲于右任

三原于伯循先生右任。別署騷心（原號佑任）弱冠中舉。為陝西有數之名士。清末立憲聲起。東南學校林立。長安風氣閉塞。于髯乃創西安師範。以樹風氣之先。于自為長。所延教授。如邵力子等。皆知名之士。造成子弟不少。廣州三月廿九日黃花崗之役。死者烈士都七十二。而閩粵吾黨優秀分子殉難殆盡。黃克強為總司令幾不免。事後總理痛哭失聲。于髯亦涕淚太息。知宣傳工作之重要。乃創民呼報於海上。旋被封乃改民吁。又被封乃改民立。百難臻集。而再接再厲。千折不回。歷久彌堅。民元中山先生開府南京。辟為交通次長。又以文字紀念物特獎民立報。民立在民元時。宋遯初葉楚傖邵力子楊千里章行嚴及舍弟朱宗良等。吾黨優秀。南社健者。幾多被羅致。風行海內外。電報佔兩版。每每辟小點。以小洋四枚。求一民立報不可得。民立被封後。時黨費正絀。竟半途停版。論者至今惜之。與戴季陶天仇何

海鳴等分設民權報。與民立旗鼓相當。竟開筆戰。騷心親自出馬。始能戰勝。今日于戴雖同爲院長。但不忘夙嫌。雖泯芥蒂。有時同急中言及往事。相與赧然啞笑而已。于雖文人。而陝中胡笠僧（景翼）井勿幕楊虎城岳維峻諸將軍。嘗隸于髯部。當陳樹藩爲陝督時。于自張一軍任靖國軍總司令。與陳持戰數年。絀於餉糈。士卒非特無餉。即饅饅麵包亦不可得。而草鞋枵腹。披堅執銳。衝鋒陷陣。不稍自餒。後陳卒被推倒。于亦解組歸海上。北方國民軍一二三三軍討段失敗後。馮玉祥赴俄。張之江鹿鍾麟分統其衆。散之張垣五原間。賴于髯力。馮返國後得重總師干。挈之入陝。故馮之得陝甘地盤。全出于力。不料馮忘恩負義。入陝後乘于赴漢之際。即委石敬亭以奪于陝主席職。又使劉郁芬宋哲元聲擾奪于兵柄。代統于部。消滅靖國軍幟。馮之兩次失敗。即種因於此。于之詩文。在南社自成風趣。書法出神入化。嫵媚多姿。與譚組安勁道莊嚴迥別。但吾黨書家。當推于譚爲首。其他胡之曹碑。汪之小草。亦殊名貴。但終不及于譚。于之政治思想。頗與汪精衞近合。所辦上海大學。學生多左傾份子。故歷年難與蔣合作。近忽變更出任監察院長常委國委。亦出左派意外也。

▲秋競雄

紹興秋競雄女俠瑾。少承家學。幼有大志。與徐錫麟烈士齊名。嘗東渡遊學。與革命志士相往來。即加入同盟。又入南社。以詩文言志。嫁王氏。王爲北都某部部中。故秋亦嘗遷家僑寓北京。女士嘗服和服。性豪爽。慷慨激昂有丈夫氣。不拘拘小節。其字『競雄』蓋含有巾幗與男兒競雄之意。蓄志革名甚久。其夫服務清室。自身拜紹興知府貴福爲義父。所以避耳目。行事不疑。女士在紹辦一大通學校。而自爲之長。陰以革命詔學生。浙東風氣。爲之丕變。並與竺紹康王金發等部署紹興嵊縣仙居等處會黨。編爲

光復軍。定期舉事。以影響皖垣徐錫麟。徐錫麟烈士旣刺殺皖撫恩銘。抄徐室得秋女士約期舉事書。皖藩馮夢華署撫院。得函大驚。卽密電浙撫。浙撫密扎貴福緝秋。圍抄學校。秋女士被獲後。毫無義父女情。秋亦侃侃陳清政腐敗。歷數滿人罪惡。浙撫立飭斬決。防他變。秋臨刑延頸受戮。僅連吟「秋風秋雨愁煞人」。無他遺言。辛亥革命成功。同志乃將秋遺骸改葬西湖西冷橋畔。建秋風秋雨亭以旌之。有女一名王桂芳。嘗游學歐西。必能克紹箕裘。以繼秋女士遺志。南社同人。立競雄女學於白克路。蓋亦崇功報德。以紀念秋女士革命偉績者也。

▲張溥泉

河北滄縣張溥泉先生繼。爲華北革命唯一領袖。游學東瀛時。卽加入同盟。其詩文在南社不多見。偶有所作。則風骨嶙峋。敲金戛玉。讀之令人迴腸盪氣。餘味醰醰。性嚴正剛直。不阿流俗。卓然爲民黨政治家領袖。民元國會成立。任參議院議長。而以王儒堂爲之副。後數抗，世凱。又與政學系湯化龍王家襄齟齬不睦。憤而辭職。飄然去國、以拔去眼中釘。與暗殺宋教仁。同視爲生平快意之作。溥泉始終反對國民黨聯俄容共。十三年本黨改組。確定聯俄容共政策。溥泉來粵見總理。當面力爭不稍屈。廣州市黨部成立日。溥泉演說昌言黨員應清共反共。否則爲共黨所蠶食吞倂。不稍避諱。（時孫哲生伍梯雲皆任市執委主清共）時黨中反共親共。呶嚨紛擾。意見甚深。不佞入帥府見總理。面詢眞相。總理以「俄爲革命先進國。六年而事成。且先放棄領判權交還租借地。足爲吾之師。吾人不妨聯俄容共。取其精華。去其暴惡。以期革命早日成功」見答。后溥泉楚僧哲生慧僧覺生海濱等在西山總理櫬前會議。議決疏俄逐共。並開除精衞等黨籍。故溥泉實爲清共先覺。今任國府委員司法副院長。非其素志。而願入

事任調解實也●

▲魯若衡

甯鄉魯若衡蕩平。爲不佞民二入湘後最初訂交之老友。魯氏爲甯鄉大族。顧世胄武閥爲多。以文名著者雖少。有之當以若衡爲最。（贛主席兼九路軍總指揮魯詠安滌平氏爲若衡堂兄）。髫齡即岐嶷有大志。頭角崢嶸。識者均知其非池中物。終當破壁飛騰。民四與不佞及包道平譚雪廬等創民國日報於長沙。任經理。絀於資。若衡竟將私人田房契據抵押以購紙償社債。十九歲即出任益陽厘局長。后迭任岳陽。安鄉。湘鄉。郴縣縣長。所至有聲。民十三與不佞同入粵。譚組菴時爲湘軍總司令。乃任若衡爲第三路司令。書生掌兵。竟不僨事。頗有羊叔子輕裘緩帶之風。一日奉令出發赴韶關。而餉糈無着。親至總部與軍需處長周渭青力爭。舉籐鞭擊周。因被免職。回寓後。不佞慰之。若衡笑曰。我本不能帶兵。自任司令。耗私資數千。今以幾鞭打去頭銜。亦生平快心事也。當趙炎午舉兵抗譚時。不佞在民國日報著社論曷剷南討賊軍一文。亙十二天不輟。迨長沙譚軍張輝瓚方鼎英得而復失。報館被封。趙軍大索不佞密懸鉅賞購不佞頭顱甚急。時若衡方宰湘鄉。一二兩師長宋鶴庚魯滌平等各將領雲集湘鄉以助譚。乃密電不佞促赴湘鄉以暫避。不佞始得脫離間道走滬。若衡贈盤川派弁護送出境。其待友風義類如此。后赴北平創民立報以繼滬民立之緒。與于髯右任交莫逆。民十七大軍北伐。偕不佞同入戰委會工作。沿徐州兗州濟南曲阜濟甯鄭州開封德州而入平津。五川之役。幾不免於難。后任津市社會局長兼市黨部委員宣傳部長。時不佞任宛平縣長五月被調懷來。乃辭不赴任。助若衡黨政。津民國報成立。若衡兼代社長。不佞任總纂。閻馮反叛。若衡以擁護中央故。被派兵監視二週。後多方援救始得脫。而不佞

不爲威脅利誘。著論聲討閻馮益力。后報社被封。同志被捕者四人。不佞寓所被搜檢三次。並以不佞相片遍印千份交軍警嚴索。一次僅差五分鐘險被捕獲。若衡乃入京任中央日報總纂。閻馮失敗後。復任津市黨部委員兼民國社長。又兼北平民國大學校長。在南社詩文不多覩。偶有刊物。則豐城劍和氏璧不是過也。有妻二。皆鴻案相並。現年方卅九耳。

▲邵次公高天梅

吾浙邵次公。金山高天梅。皆南邵健者。詩文詞章。清麗出儕輩。上國會成立。邵高同任議員。後賣布荒傖曹仲珊。欲竊總統登大寶。外得吳子玉以兵力擁護。內有卑鄙政客推戴。以金錢賄兩院議員選舉。每票五千元。包苴夜進。魑魅晝行。污穢腥羶。醜態百出。南社以氣節相砥礪。故全社社友逆料凡隸社籍者。當不至貪此儻來五千金而失節曹三。鉅消息傳來。社友竟有多人。受曹三賄賂。竟投票選舉曹爲總統。高天梅亦赫然爲賄選議員之一。同人相顧詫愕。皆赫然有慚色。蓋高氏爲江蘇望族。天梅入社最早。平日頗以氣節自持。萬不料其貪此戔戔黃白物。爲人格門第黨社玷。事既證實。乃即宣告有衆。開除其社籍。邵次公亦得賄選代價五千元支票一紙。乃奮夜走津門。遽以支票照相投法院揭穿賄選黑幕。並遍投函津京滬漢各大報。翌日各大埠大報。皆以支票製版。張之報端。社會轟傳。人心大快。時翁敬棠任津法院檢察廳長。風骨自勵。不畏強威。得邵呈乃即依法檢舉。直聲震全國。結果翁被僞司法部大理院非法停職。曹三亦勢成騎虎。唾罵由他唾罵。總統我自爲之。后曹被鹿鍾麟監禁延慶樓。竟自煎荷包蛋。當此深悔賄選爲多事也。邵高同爲社友。同爲議員。而薰蕕迴異若此。（時有謠諑。謂邵得反賄選派二萬元者。蓋實曹黨恨邵刺骨。反間冀毀邵也。）

▲田梓琴居覺先

鄂人田梓琴先生桐。居覺生先生正。與浙人陳英士杭辛齋沈劍侯湘人周道腴（震鱗）黃克強宋遯初等。同爲老同盟會人物。輔佐中山先生。與革命有悠久歷史。邃文學。擅詩詞。爲南社文壇健將。鄂籍革命人物。除三武外。（張振武蔣翊武孫武）。當以田桐居正白逾桓爲巨擘。田迭任國民黨湖北支部長武漢宣撫使。國府委員。居之境遇稍不及田。而氣節道義。不相上下。有一次南社雅集於康腦脫路徐園雙清別墅。田踽踽自外來。西裝革履。持司的克。到後略與社友領首。即倒臥榻上。偃蹇殊少禮。不佞觸訝田傲慢。及社友爲不佞紹介。與田握手言歡。田殊厚溫恭讓。彬彬儒雅。不佞私念。「以貌取之失之子羽」。幸不唐突西子。否則梓琴將哂予量窄矣。蓋南社多奇俠士。重義尚俠。不以繁文縟禮相周旋。田今死矣。居勝興又弱一個之嘆。居覺生與宋漁父爲摯友。宋被刺。居朝夕將護不離左右。宋死。居失聲痛哭。血淚涔涔滴宋屍。雙目赤腫如喪考妣。聞者聞義慕之。

柏烈武李協和

安徽壽縣柏烈武將軍文蔚。與江西武寗李協和將軍烈鈞。均爲民黨中軍事專家。在黨地位僅亞於黃克強一肩。民元二年間柏督皖。李督贛。與滬督陳英士。粵督陳競存。浙督蔣伯器齊名。有民黨五都督之稱。柏李皆性剛直。不贊成中山先生讓位於袁。知袁必叛民國。陰蓄武力以爲備。殆克強辭南京留守。袁與民黨益水火。至民二贛寗事發。贛皖首樹獨立討袁之幟。東南西南諸省。相繼獨立。袁乃派李純入贛。馮國璋張勳倪嗣冲等。分入蘇皖。扼津浦隴海兩路咽喉。陳炯明代胡漢民督粵。湯薌銘代譚延闓督湘。朱瑞代蔣尊簋督浙。黎元洪亦被召入都。故二次革命失敗後。全國各省軍民長官。除滇督唐實賡。黔督劉如舟。川督熊錦帆外。盡被易以袁黨武人。一時民黨勢力幾被剷除殆盡。柏李既卸職。且遭通緝。

乃有「悔不用吾言。乃為奸賊所賣」之憤言。

民四袁氏竊國稱帝。蔡松坡將軍乃佯狂醇酒婦人。間關從海防繞騰越入滇。霹靂一聲。護國討袁之師乃起。蔡領第一軍。李協和領第二軍。分入川桂。袁氏卒被推倒。此役李名為蔡所掩。豐功稀見於簡册。后總理率師北伐。任李為前鋒總指揮。師次贛江。至贛州無功而還。南京國府成立。民十六年蔣介石下野。組特委會。西山派大得勢。李因任國府常委。政令多出其手。協和雖武人。能作擘窠大字。間賦詩亦雄壯如其人。三全代會時。僅被選為候補監委。李乃襆被返贛。致力於武寧地方自治。後居廬山休養。最近二年居滬不問黨政。前次粵方列李名為國委。李領之而期期不赴羊城。中央始注意其行動。柏李齊名。友好甚篤。但民十六以後則分道揚鑣。李右傾。而柏左傾。國軍出師後。柏任三十三軍軍長。潛入安徽之壽鳳宿壽諸縣。召集舊部。謀倒孫傳芳。鉅陳調元亦離孫依降革命。皖督仍屬陳蟬聯。柏鬱悒不得志。乃左傾附汪精衛。隨褫軍長職。初柏任二屆中委。前年入北平任擴大會議委員。以革命元勳而不得志如此。宜其牢騷滿腹。鬱憤不平也。

▲胡樸安胡寄塵

涇縣胡樸安胡寄塵昆仲。皆為國學大家。詞章宗匠。樸安除詩文外。漢學小學。皆甚精擘。而寄塵則詞章外。好為小說家言。初樸安不甚讀書。為某世家任賬房。某世家藏書甚富。古籍琳琅。典册橋茂。樸安朝夕浸淫其中。諷詠默誦。精討深研。不數年隨成通儒。樸安豪於飲。斗酒不醉。在滬任各校國學教席兼民國日報記者。翦髯連耳。顧不及于髯之長美。葉小鳳任蘇主席。徵大胡長民政。但不過告朔之羊。畫諾而已。(大權操省府廳權操於總務科長管際安)樸安本壯碩。喜拳擊。但自長民政。體日以羸弱。以不勝繁劇辭蘇省黨委組織部長兩兼職。上年嘗長期請

假在滬就醫。廳務由管際安代。故管有小廳長之目。女燁平。嫁許俊子公子。早歿。寄塵著書自娛。嘗任各書局編纂。頗有聲於著作界。商務印書館之小說世界。即其主編。偶治新詩。亦清麗可誦。不若新學界類於「一隻蚊子哼哼哼」一隻蒼蠅嗡嗡嗡」也。

▲姚石子姚鵷雛

金山姚石子先生光。爲松陽世家。累代讀書。石子幼聰慧異常兒。十二三能吟小詩。執筆爲文。不假思索。千言立就。而貫串如聯珠。扶微窺奧。宿儒咋舌不能易隻字。及長益與龐畜皇。文名藉甚。父不自滿。書進益銳。性温靜不苟言笑。唯論及清政不綱。則又滔滔汩汩。慷慨激昂若演說家。南社社長例應選舉。而歷次皆選亞子。民九亞子社長滿期。亞子憤劣勢世變之不當。乃向社友預辭當選。且屬石子以自代。故票選結果。以石子票最多。當選爲社長。南社社友既衆多。發刊社集時。徵稿通告既發。應者文詩詞三種。如雪片飛來。多以萬計。社長職司文宗選擇綦難。蓋除中下劣等當然不錄外。其他皆珠玉滿前。琳琅盈目。舍取殊不易。難在不能盡刊。棄之既易得罪人。亦覺可惜。石子頗以爲苦。此實爲貼本吃力不易討好之事。非如軍政長官。一任事便可頤指氣使發號施令也。故終石子社長職。僅出社集一次。雲間姚鵷雛（縣名已記憶不清）喜酒能詩。與劉三高天梅葉楚傖齊名。嘗一度任申報自由談編輯。後覺雞肋無味。乃去而之南洋。任華僑學校教授。兼僑報總纂。民十　七之間。何應欽李宗仁以一七兩軍之一部。在龍潭擊潰孫傳芳渡江六七萬之衆。李德鄰勝後權大。既以白健生衛戍淞滬。又以張伯璇（定璠）任滬特市長。更屬何民魂爲京特市長。鵷雛與民魂有舊。被徵辟爲京市府秘書長。京市擘畫。多半出其手。桂系武漢地盤既失。鵷雛隨民魂連帶辭職。現充江蘇教育廳秘書。俯仰隨人。不甚得志。然較之革命有

大勞績。而要號子啼。不能得温飽者。則鷄雛亦足以自豪矣。

▲姚民哀狄狄山

常熟姚民哀。加入民黨南社頗早。多才多藝。雖非傑出人材。而優孟衣冠。滑稽諷世。卓然自成一家。生平於詞章小說。別具一格。詩不多覯。而小說喜撰江湖奇俠一類。常爲世界書局紅玫瑰雜誌撰長篇章回小說。狀三教九流好漢惡霸。頗能繪形繪色。呼之欲出。嘗一度充民國日報閒話編輯。熱於坊間掌故。於說書評話。縷述闡發。端緒無遺。爲讀者歡迎贊許。民哀兼祧母族。故亦名朱蘭庵。精彈詞曲譜。二十年來以朱蘭庵之名。在各大茶樓說書。擅長西廂。與乃弟朱菊庵雙檔。惜音愴去雙文崔鶯鶯不能以嚦嚦鶯聲出之。但詞曲多所改竄。故吐屬儒雅。文人多喜聽之。現爲東方飯店說夜檔。巧姻緣。名歷久不衰。前楚傖旣開府江蘇時。有人勸民哀赴省謀一官半職。民哀謝曰。做官既不能徹底做好官。結果亦不過圖衣食温飽。萬一失察。人格名譽均破產。予說書作小說。亦能生活。官場如戲場。予不願爲五斗米折腰也。其風趣如此。

溧陽狄狄山先生侃。畢業東吳法科。與陳霆銳齊名。嘗爲律師及民國日報記者。民十三總理開府粵中。任大元帥。狄山入帥府典機要秘書。貌恭厚。喜說笑話故事。與不佞爲莫逆交。民十三同在民國日報服務。不佞與狄山均不善白話文。狄山嘗戲語不佞。謂你我均屬文言派。（時力子編覺悟。提倡白話甚力。陳德徵陳望道等屬之。）旣入粵與不佞朝夕相見。劇談甚歡。總理逝世。狄山撰一輓聯。語句不洽時。爲胡展堂代帥所不喜。國府遷南京。狄山隨無形落職。後徐鶴仙（元誥）任最高法院院長。辟狄山爲簡任檢察官。沉浮而已。現兩年不通音問。近狀何若。消息久沉。亦憾事也。

▲邵翼如易寅村

紹興邵翼如院長元冲。爲吾浙革命先覺。雖不逮蔡孑民沈劍侯享名之盛。但革命宣傳工作。努力過人。頗有獨到處。民元任天鐸報主筆。與舍弟宗良同事。深相契合。後漫游歐美。考察政治。宣傳黨化。頗著聲譽。本黨一二兩屆。均任候補執委。三屆方被選爲中央執委。與著名女醫學家著作家湘人張默君女士結婚。倡隨唱和之樂。甚於畫眉張敞。后任杭州市長。而以夫人張默君任教育局長。值政變。邵匯款六七萬至滬銀行保存。爲浙省府所許而去職。後交代清楚。中央信邵無他。得立法院委員。邵與戴季陶爲摯友。戴任考試院長。薦邵任考選委員會委員長。胡展堂去職。邵更任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因而任國府委員。現考試開幕。邵兼職既多。奔走不遑寧處。蓋駸駸乎儕於中央領袖之一。夫人張默君亦得立法法委員。翼如之喜可知矣。湖南易寅村先生培基。爲長沙第一師範校長最久。第一師範爲三湘著名學校。子弟畢業。人才輩出。后忽入政學系。繼彭靜仁(允彝)爲北京教育部長。與民黨元老派蔡孑民李石曾相友善。故國府三次改組。得保充農礦部長。三全代會後。農礦與工商合併爲實業部。孔庸之以勳繼任部長。易始落職。調任爲北平師範校長。倔強屢徵不起。易兼任勞大校長時。一日蔣主席偶至該校查察。見凌亂不整。對易有微詞。易地位竟因此犧牲。(後王景岐繼長勞大。不久亦因校內發現標語而去職。) 民十二南社雅集小花園都益處。張溥泉始偕寅村至。紹介入社。故社集無易詩文。不佞識寅村。亦於斯日始也。

▲趙伯先

丹徒趙伯先先生聲。爲南社詩壇中之唯一眞軍人。亦唯一有肝膽之好男兒。伯先以爲革命決非專靠文字鼓吹所能奏功。必須有相當武力濟藉。文

字武力。雙方並進。乃克有成。故趙學陸軍成後。卽泯入江寧陸軍第八鎭統制徐固卿部下當管帶。（卽現在之營長）同時陸軍第八鎭新軍中之將弁。尙有倪映典。林述慶。柏烈武。冷禦秋。楊希說等。皆爲革命黨在新軍中武力基礎。故新軍之傾向。革命漸次成熟。但自胡瑛。季雨霖。劉家運。朱子龍等在漢被捕。革命託名之日知會被摧殘。喬宜齋又借法武官到寧。密往新軍中接洽革命。爲江督端方所悉。乃將趙等撤職。伯先不得已乃走粵投粵新軍効力。爲粵督所信賴。欽廉防城之役。粵督命趙伯先。郭葆生（人漳）各統四千人往剿。而革軍購運軍械失敗。故防地雖破。趙郭均被他軍監視牽制。不克響應。黨軍佔欽廉不成。轉由桂粵取鎭南關。已奪得三礮台。中山先生親在礮台燃礮督戰。與淸軍血戰凡七晝夜。卒因衆寡不敵。退入安南。黨軍旣敗。粵督知伯先葆生與革黨表同情通聲氣。將趙郭免職。總理旣失敗轉至檳榔嶼。乃密電伯先展堂克強邀往商再舉。伯先力主集鉅款再進行。旬日內已得十餘萬元。趙黃胡先後赴香港。謀於粵新軍聯絡組織統籌部。以克強爲部長。伯先副之。選先鋒隊八百人。分爲十隊。以黃與趙聲。徐維揚。陳炯明。黃俠毅。姚雨平。等十人爲隊長。決定黃攻粵督署。（張鳴岐）趙攻水師行台（李準。）乃因温主才刺殺將軍孚琦。戒嚴特甚。黨人機關。破壞多處。因此總攻之命令屢次展期。至三月二十九日。風聲愈緊。克強乃下令準二十九日二時十路總攻。但因屢次展期。而各隊同志。又散居各處。傳達命令不易。故克強已攻破督署。而動者僅四路。李準戒備甚嚴。復與新軍領袖温某誤會互擊。黨人査有姓名殉難者已達七十二人。耗本黨優秀勇敢戰士幾盡。伯先所率一隊。被阻不得入。聞事慘敗。嘔血數升。赴香港入醫院。氣憤悲痛。竟死於醫院中。總理聞而痛哭失聲。蓋不啻失一左右臂也。惟伯先雖死。

今尙得鑄銅像矗立鎭江。供后人弔。亦可謂幸也。

▲吳悔晦

湖南慈利吳悔晦先生恭亭。學問淹博。博覽羣書。諸子百家之學皆深窺堂奧。嘗修慈利縣志等書。又精詞章。擅詩文。爲湘西儒學正宗。曾稱弟子者都百餘人。弟子中武人有如常澧鎭守使唐晉業（榮陽）者。數亦不尠。而悔老（不佞與之訂交時。渠年已望七）不事進取。專以詩酒自娛。在南社中詩文最多。常來長沙與不佞及傅屯艮劉約眞駱邁南張平子龔醉菴等聯句角詞文酒幾無虛日。民九張敬堯旣逝走。南社同人在半園雅集。悔老等以不佞浙人爲驅張運動之急先鋒。身幾嘗斧鑕。卒不爲屈。實爲三湘功人。竟起而舉酒爲不佞壽。輪流把盞。不佞因而大醉。時不佞主編長沙民國日報。因在附張文藝欄特闢專欄。以載雅集分韻拈題各詞。悔老雖年高性喜滑稽。嘗與湘集社友開詩戲筆戰。酣鬥應戰。餘勇可賈。今不佞離湘近十載。湘友多半疏隔。不知悔晦老先生。尙在人間否。頻年戰爭不息。南社消息久沉。社友亦奔走四方。或奄忽以死。前塵如夢。曷禁感慨系之矣。

▲徐兒血

徐兒血先生天復。以青年爲革命奮鬥。才思泉湧。日賦萬言。倚馬可待。詞文清麗如其人。而革命文字則慷慨激昂。有王郎拔劍斫地之槪。與于右任先生有師生誼。于獎掖備至。拔之入民立報。時民立報同人如葉小鳳。邵力子。楊千里。宋漁父。章行嚴。朱宗良等。皆一時民黨英俊。南社健者。而兒血則身其間。任撰社論。其鍛鍊健全雖不及行嚴遯初。（時楚傖任附張編輯。力子任專電千里編本埠。遯初編要聞兼撰時評。故社論僅行嚴遯初。血兒宗良四人）而犀利以兒血爲最。總理旣讓總統於袁慰亭。宋遯初車站被刺殞命。國人羣起聲討。民黨同志更憤志激

越。血兒尤甚。乃撰文討袁。以正袁黨之罪。並約集民立報同人。編『宋漁父集』兩厚册以闡發漁父政策。表彰備至。但血兒體質素弱。有咯血症。宋案事發後。民立報不久停刊。血兒憂憤益亟。不數月竟嘔血死。血兒與夫人某結褵僅二年。死後遺呱呱孤子一。家况至蕭條。乃由于髯發起徵集同社賻金。以贍嫠孤。亦云慘矣。

▲陳匪石王西神

江寧陳匪石先生世宜。別署倦鶴。詩宗李杜。詞徵夢吳。纖綿悱惻。一往情深。民立報停版後。秦中徐朗西主辦生活日報。聘舍弟宗良主總編輯事務。楚傖力予匪石。皆被羅致。生活停刊後。匪石賣文鬻字。後轉輾入北政府與楊千里共任國務院秘書。國府成立南京。匪石入工商部任參事。今猶在實業部服務。其著作在社會上有相當聲譽。

無錫王西神先生蘊章。工書法。擅詩文。尤長詞章。雖儕屈宋。亦無多讓。與舍弟宗良爲莫逆交。不佞與西神雖僅神交。實佩其多才多藝。西神書法。大有『各體不擋』氣魄。蓋其小楷行書。固秀媚入骨。而鐘鼎篆隸。亦獨具風格。令人愛慕。西神近在新聞報任編輯。兼賣文賣字。又主辦正風文學院。精神飽滿。各事皆能措置裕如。勝任愉快。較之遭逢不偶。落拓偃蹇之社友。不翅霄壤之隔也。

▲于秋墨沈道非

金壇于秋墨社友。與不佞兄弟前後在上海民國日報任編輯。秋墨才思敏捷。豐姿清秀。目架眼鏡。大有濯濯春柳美人獨立之概。而詩文才調。亦不同凡響。社友某不知秋墨籍貫。貽書不佞詢問秋墨與右任是否叔姪。不佞戲答以「小于蘇臺鳳。大于峪雲龍。名士原無二。籍貫各西東。」友得函大笑不止。秋墨出民國報後。以教書爲業。楚傖任江蘇省府秘書長。引薦爲蘇土地委員會科長。楚傖既榮膺蘇主

席之命。秋墨「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一麾出宰。作青浦縣長去矣。

魏塘沈道非社友礪。亦吾黨之詩文健者。魏塘為江蘇靈氣所鍾之地。人才輩出。道非尤以詩詞擅名。國府建都南京。時鈕惕生為國府秘書長。乃援薦為國府秘書。連聲海為秘書長時。國府秘書中粵蘇兩派。頗生齕齮。旋道非被排。不得已改任蘇省府教廳秘書。現復入國府任秘書。兼黨史編纂委員。素志得償。可以無憾矣。

▲徐懺慧談溶溶

徐懺慧女士自華。與女俠秋競雄瑾。為革命女同志。秋俠被浙撫張曾敭紹興知府貴福戕害後。懺慧卽為經紀其身後事。奔走呼號。得陳去病等援助。在上海白克路成都路創立「競雄女學校」。蓋所以紀念秋俠表彰革命也。光復後秋俠遺骸。得改葬西子湖邊。建秋風秋雨亭以旌其烈。懺慧與有力焉。

競雄女學教授。多南社鉅子。而以懺慧為校長。陳佩紉社長喪妻後。頗與懺慧戀愛。陳徐本人亦不稍諱飾。懺慧頗擅詩詞。但多經佩紉為之修鄧。然後公布。唱和之什。時有發表。亦南社才女之一也。

粵東女史談溶溶月色。名號之奇。世罕其儔。然苟一思索。吟西廂記『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之句。亦必啞然失笑矣。溶溶為廣州某庵尼。有殊色。淡粧素服。黛眉淺暈。顰笑皆妍。無殊紅樓妙玉。玉蜻蜓志貞。而才思綺麗。吟弄月。則似過之。后為社友蔡哲夫所得。貯之金屋。寵以專房。『畫眉深淺入時無』『甘隸粧台侍眼波』哲夫之樂可知也。哲夫擅繪事。溶溶亦能揮灑。乃繪圖遍徵題詠。風流韻事。至今豔稱不衰。

▲陳亨利胡浩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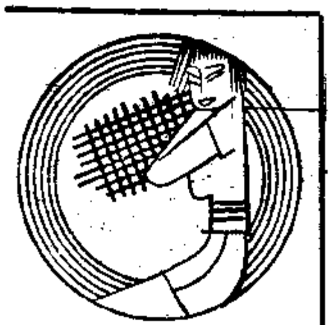
陳亨利女士為陳去病先生女公子。因生長書城詩國之中。得其父指導琢磨。大有謝家道蘊。詠絮

才高。不梅進士之譽。自幼天眞爛縵。秀外慧中。南社雅集。每隨佩紉到會。與社友談笑生風。無小兒女嬌羞澀態。後嫁黃埔教官朱某。朱雖無赳赳氣。顧頗少溫柔體貼情緒。隨勃谿反目。不能如鶼鶼鰈鰈。和樂永諧。久之。享利不能堪。日以眼淚洗面。訴其父。父怒。隨賦仳離。以享利才貌。不能得一如潘安貌宋玉才以偶之。遭武夫之蹂躪。聞者深痛惜之。胡渟平女士。爲涇縣胡樸安之女公子。其家庭頗如佩紉享利父女。惟不無稍遜。渟平亦諳詩詞善畫繪。而秀骨珊珊。貌不及享利美。性亦較靜恬。少天眞活潑氣。識者私謂其非壽者相。後嫁許靜仁(世英)之公子。頗有隨唱之樂。願不久以痨瘵殀死。樸安聞耗悲慟。『管樂有才。關張無命。』眞同一感事也。

▲吳孟芙鄭佩宜

吳孟芙女士名蓉。(友人背後。均戲呼之曰芙蓉蕃黃美之詞也)初爲競雄女校學生。學業孟晉爲諸生冠。間作小詩。亦清麗斐然可誦。時葉楚傖充任該校教授。見孟霞貌旣艷麗。才亦出衆。獎譽備至。適楚傖夫人周湘蘭病死。楚傖與孟芙隨花前問字。月夜談心。其熱度不下於今日摩登青年男女之戀愛。久之由師生而進爲膩友。由膩友而成夫妻。於十二年雙十節在遠東飯店結婚。期年而產一寗馨兒。啼聲初試。知爲英物。雛鳳清於老鳳聲。必可斷言。楚傖爲名士文學家。顧軀幹偉岸如燕趙游俠兒。貌亦魁梧似武士道。而孟芙則珠圓玉潤。光采照人。如亭亭芙蓉。故結婚之日。觀禮道賀者。均艷羨楚傖艷福無雙。今孟芙發福。心廣體胖。恰稱主席夫人相也。

鄭佩宜女士。爲亞子社長夫人。佩宜才華內蘊。溫厚端莊。與亞子可稱一雙兩好。亞子愛黨愛國。逾於一般中央偉人。憤革命之不徹底。慮聽中山先生革命初志。竟染心疾。任歌當哭。悲哀過度。佩宜則愛護備至。嘗以『君讀妾織。不問世事』相喻勸。故世人賢亞子。莫不並賢佩宜也。



集錦偵探小說

胭脂印

謝豹　霙燕子
徐碧波　俞牖雲
沈禹鐘　程瞻廬
范烟橋　范佩萸
顧明道　程小青

（以文稿前後爲序）

謝豹

容大威是個入世未深而富有革命性的少年軍官。以最優等成績畢業於陸軍軍官學校後。由師長的推薦和上級官長提拔。入伍後一帆風順。由排長而連長而營長。後來又因討逆之役建了戰功。居然擢升爲團長了。少年得志。在大威自然躊躇志滿。所缺憾的。祗因許身黨國。公而忘私。至今還沒有找到愛人。有時不免感到生活的枯寂。靑春的煩悶。最近容團長奉到上級的命令。卽日率領所部開赴前敵剿匪。並指定在S城駐紮。候命進剿。這S城是沿江的一個重鎭。是匪黨的一條出路。匪軍的子彈糧秣。都由此運進。爲必爭之地。所以。在容部沒有開到以前。匪軍曾幾次來襲擊。幾次失守了又克復過來。容部駐此。責任是很重大的。可是。容團長的部隊駐S城已近兩週。卻是非常安謐。連虛驚都沒有。匪蹤遠颺。鎗聲匿跡。於是商店漸漸地復業。男女學校次第開課。並歇業已久的娼寮也復興起來。急管繁絃。徹夜歡騰。連旅館裏的夜度娘和賣唱的歌伎。也應運而生。比平時熱鬧了許多。正是一派昇平氣象。容團長心裏自然高興。以爲這些烏合之衆的匪類。畢竟是銀樣蠟鎗頭。不堪一擊。聽得正式軍隊開到。便風聞遠颺。勿敢流連了。更見市面日興。又安心了許多。一天。容團

長正在辦公室裏。勤務兵送進一份電報來。隨手翻譯出來看時。不覺大吃一驚。頓時面如土色。目定口呆。許久說不出話來。原來這電報正是敵方打來的。文曰。

容團長勛鑒。辱承不棄。慨然加入本黨。無任歡迎。麾下士兵及下級長官。亦既多數掛名本黨黨籍。接受本黨黨證。不信。請一一檢明胸前所鈐之印記。即得。此印深入膝裏。永不磨滅。此後貴團行動。絕對聽受本黨節制。不得違反黨紀。否則予以最嚴厲之處分。特電。　泛赤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支。

容團長手持着電報。不由得顫動起來。目光直視着電文。像着了魔一般。一回兒。陡的想起了電文中所云。急忙把自己的軍裝解開。俯首向胸前看時。不禁叫了一聲阿呀。果然發見了清清楚楚的兩顆印痕。其色鮮明 如燕 文有杏子般大小。一圓一方。再細瞧印文時。方的是篆文「泛赤黨中央幹部章」八字。圓的一顆是「泛赤黨黨員之證」七字的小篆。(下文請奚燕子先生續)

燕子

那時容團長解開軍衣在胸前發見了兩顆朱印之後。非常詫異。呆了一會。思潮陡起。在腦海中激盪不已。幾乎跌倒。勉強支撐了身子。定了定神。細想那朱印的來歷。忽聽得電話機鈴聲鏘然。急忙取下電筒聽之。卻是一個女性的口吻。陡的起了一陣狐疑。耳邊但聞得嚦嚦的鶯聲「喂你是誰。你是大威先生麼。我們的事。你絕對不能否認的。」容團長聽到末一語。恍惚亂箭刺入心坎中。神志頓時模糊起來。以下的話。卻聽不清楚。忙把電機搖斷。坐在那轉椅上。閉了眼睛。思索了半晌。愈想愈紛歧。頓覺一把亂絲。毫無頭緒。一回兒又想起了前夕的事。深悔孟浪。忙又取過了電文。呆呆的看了一會。覺得電文與電話來的異常兀突。誠有線索之可尋。呆坐着約有半小時。壁上掛的時計喀喀的敲了十下。城外吹來隱隱的刁斗聲。與江輪上的汽管

聲續續而來。便喚勤務兵打開被褥。和衣擁衾臥着。轉輾不克成寐。挨了一會。閉着眼睛朦朧的剛欲睡着。窗外瀟瀟瑟瑟。忽然下起雨來一陣冷風。吹得簾子亂幌。窗隙中透入一般秋涼。那堦上的落葉颼颼的响着。與四壁鳴蛩唱和起來。擾得那容團長睡又不是。坐又不是。捱到了天明。燃着洋火吸了一枝捲烟。外面又傳進來許多電文。披閱了一遍。都是各地的捷報。心却安了許多。勤務兵掇進早膳。胡亂吃了一碗。要想出去訪那幾個本地的紳士。為排愁消悶之計。外面忽又遞進一個請柬。却是S城的縣長黃進年。約到愼安街鷗波小築九娘那邊去吃午膳。這鷗波小築是S城中著名一個土娼。人家都推重他是個詩妓。其實是S女校的女學生。墮落於風塵中。能看幾部性史女性美等淫小說。便自命為吟風嘯月的通品了。平常與容團長結識的土娼碧紋。為城中最負盛名的土娼。不知顛倒了幾許青年。戕害了幾許壯士。有的說他是泛赤黨的女偵探。這句話雖吹入容團長耳中。然當此熱血瀠在心苗上。正在甜蜜怒放的時候。在血氣未定趾高氣揚的容團長那裏。覺得着自己的責任重大。地位危險哩。旁人話只當耳邊風。毫不放在心上。這日正在愁悶枯寂之際。忽然見了黃縣長的請柬。約他午膳去。與致又奮發起來。便把公事交代了秘書長。帶了兩個護兵。慢慢的向愼安街走來。尋着鷗波小築的芳幟。護兵兩旁一站。容團長便蹤進院子來。侍婢輩打起軟簾。早見黃縣長攙着一位雲鬢墮。碧波剪瞳神。花枝招展的九娘。笑吟吟迎了出來。(下文請徐碧波先生續)

碧波

九娘劈面瞧見了容團長。便不由的喝了一聲。咦。大威也忽地呆住了。腦筋裏兀是翻着他一筆陳賬。黃縣長瞧着他這副神情。還疑惑大威驀地見了這位可喜娘。魂靈兒飛上半天去呢。忙吩咐擺席。猜拳徵花的鬧亂了一陣。便各自去訖。

原來這鷗波小築裏有三位姑娘。那九娘。却並不是當地土娼。她本名陸燕雲。在兩年前還是H市的大學皇后呢。他秉着麻醉人們的手。腕若即若離的不知顛倒了幾許青年。一天某大飯店開一個甚麼時裝展覽會。她領導着一輩摩登女子。花顏笑倩。載舞載踊的。風魔得羣少年。個個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這時大威的大名。還喚做正鵠。恰巧返里省親。所以也躬逢其盛。她居然特垂青睞。和他厮舞了一陣子。他原是一個涉世未深的青年。竟被美色的陶醉。脂粉的迷惑。甘作她旗衫下的忠奴了。從此餐館劇場。天天有他倆的蹤跡。同時却斫壞了不少自命漂亮的登徒子。這們胡天胡帝的浪漫了一個多月。忽的他接到汛地——F埠——的急電道。

十萬火急營長勛鑒。刻據諜報逆軍已趁P鄉。業正包圍K鎮。此間空氣萬分緊張亟盼駕囘主持防務。　全體士兵同叩宥

他得了這電。忙去和她計議。她扭住了他。兀是抽抽噎噎的哭。但是矢志黨國。竟能不爲兒女柔情所羈陷。毅然和她作別上道。她便在懷中掏出一顆殷紅如血的紅豆贈給他。說是作爲紀念品的。他陡的想到紅豆生南國……此物最相思的詩句。不由得英雄氣短了些。

他到了汛地。那逆軍已蠭擁而至。他調兵遣將。親自督師。不到兩個月。却將這班烏合之衆的逆軍蕩平了。上峯論功行賞。便在這時將他擢升了團長。他因爲正鵠的名兒。念來不很順口。便也在慶功宴上。發表改了一個新字——大威——

可是燕雲的消息。終於沉沉。直足使大威灰心的。而他呢却每在風雨之夜。常常將那一枝紅豆。細細把玩。聊解煩悶。不過大凡一個靑年。在性慾興奮的時期。眞有爆發的可能。所以容團長竟無顧忌地就另闢了一所野花的雲肉之門。但是他伊人之思。却仍無時或釋。雲 姑雲

姑的常常在睡夢裏叫喚出來。（下文請錢釋雲先生續）

釋雲

大威雖然時時刻刻很念着燕雲。但他正當盛年青春時期。性的煩悶時時使他感到寂寞得不能忍受。白天因爲軍事旁午。毫無閒暇。對於女人兩字。當然置之度外。最難堪的就是風淒月暗之夜。寒衾獨擁。坐對孤燈。一片思潮。都湧上腦海。覺使他欲睡不能。同時。四面的環境。沉沉如死。宵深念重。這種況味。確乎不容易捱過。因着性的問題。不能解決便覺得一切都沒有興味起來。好在靈肉之門到處開。隨時可以走進來。性的問題。終於被大威解決了。

原來他掃除逆軍後。又高升了團長之職。手下奉承的走狗。自然愈來得多了。大家知道容團長年紀還輕。現在相當的愛人。尚沒有覺到。返里時雖然與陸燕雲發生過關係。可是自從到了汎地以後。那地消息。便完全隔膜。容團長雖然相思徹骨。亦是徒然。此時他手下一般人等。深明容團長有說不出的苦處。便大家私下裏集議起來。謀一個最妥善的解決容團長煩悶之法。但汎地——F埠——並不是繁華之區。倡寮亦少。即使有幾家。大都是些不堪領教的人物。無鹽嫫母。進呈上峯。不但不能討好。反足有誤大事。這樣討論了好久。還是沒有相當的結果。後來忽然有一位絕頂聰明的朋友起來道。我們都是到此年月未深。地方情形。向不十分熟悉。即使有豔如西施的美人在這個地方。我們會知道嗎。爲今之計。最好請當地大紳士卜耀廉來。共同商議一下。他和我們團長近來非常親密。只要對他一說。包管有很好的成績出來。衆人聽了。大家拍手贊成。一致擁護他的主張。同時更推他爲全權代表。去和卜耀廉接洽這件重大任務。

卜耀廉是F埠最接近官場的一個大紳董。他送舊迎新的功夫。誰都不能及他。確是從幾十年的經驗上得來的。雖然他年紀老了。逢迎大人物的事情。還是十二分

高興去做。我們要知道。地方上的紳董。都是這樣的。同時對於無抵抗的平民。是隨時用狠辣手段去對付他們。向對於軍政界人物到來。則趨奉惟恐獨後。雖年事將衰。棺材板已在那裏響的朋友。還是拚着老命。週旋於官場之間。其奉公之勤。簡直超過三過家門而不入之大禹。鐘鳴漏盡。轉瞬即將就木。他們是一切都不管的。（下文請沈禹鐘先生續）

禹鐘

大家既公認這位大紳士卜耀廉。足以解決容大威團長青春的煩悶。又曉得卜耀廉近來和團長頗多接近的機會。往往有許多難題。卜耀廉擺出大紳士的威權。居然都能得到相當圓滿的效果。在卜耀廉一方有意逢迎。極盡諂媚。接近官場。自有許多假公濟私的利益。在容團長一方。駐軍於此。不悉民情。也落得利用他作爲嚮導。這天晚上。卜耀廉在他落成未久的新宅裏。大開園宴。專邀容團長赴席。所請的陪席。都是當地知名之士。這晚容團長輕車減從。悄悄赴會。原來卜耀廉還有一個愛女。小字鳳兒。年纔雙十。出落得娥媚娉婷。足以當得一個美字。容團長早已傾慕伊的豔名。上一次他到卜家。無意中驚鴻一瞥。他的腦海中也曾深深地嵌着這麼一個印象。這天卜耀廉面邀容團長及早光臨。並說小女鳳兒。在學校裏學着舞蹈。平時不肯輕易表演。今晚歡迎台座。將於席次。令小女載歌載舞。一佐清興。容團長因爲席間有這樣特色的點綴。格外覺得興奮。這天下午。匆匆忙忙批閱幾份公牘。並拍覆幾處電文。便興高采烈的專赴卜宅。不料行經途次。滿街的人。紛紛嚷着。就在這一小時以內。卜耀廉和他的愛女鳳兒。雙雙被人暗殺。都已先後畢命。容團長聽了。不覺大吃一驚。趕忙奔到卜宅。他家滿門。正在放聲舉哀。驚動了一屋子的人們。鬧得沸反盈天。容團長進門後。纔曉得卜耀廉一小時前。正在籌備盛宴。忙碌非常。正走到左廂的廊下。

哎呀一聲。便倒在地下。家人忙來攙扶。不料已經氣絕。檢視傷口。胸口果然有一個像葉荳般的創痕。可是一點沒有血蹤。最奇怪的。當時他走經廊下。左右並沒有一個人。和他接近。那凶手難道從天而降。至於說到鳳兒。伊死得更覺奇怪而又突兀了。伊這天因為歡迎容團長的盛宴。伊將清歌一闋。舞蹈幾回。特地製了一襲美麗的舞衫。正在試粧初罷。對着菱花。忽然覺得頭暈眼花。當下就倚着沙發朦朧小睡。等到侍婢進來。呼之不應。細細一看。不覺魂飛天外。失聲大呼。原來伊的左腕。不知被誰砍斷。伊的頸項間套着一根繩索。這根繩索。一半是紅。一半是青。伊的臉天却又蓋上一塊鮮明的紅綢。紅綢的上面用藍墨水畫着×⊙△三個神祕的符號。伊遍體如冰。一縷芳魂。早已不知飛越到那裏去了。伊的致死之由。迷離惝恍。比較伊的老父死得格外不可思議。當下容團長不禁咋舌稱怪。不多一會。法院裏檢察官蒞場檢驗。當驗得卜耀廉的下部。略右發覺和蓋在伊女兒臉上紅綢上面三個×⊙△相同的符號。而鳳兒的乳峯左側。却又明明白白的。顯露出來兩顆印痕。其色紅如胭脂。有杏子般的大小。一圓一方。都是篆文。圓的篆着『泛赤黨黨員之證』。方的篆着『泛赤黨中央幹部章』。當時容團長隨着一旁檢驗。得了這樣驚心觸目的發現。不覺失聲呼了一聲哎呀呀。……檢察官亦迭連稱奇。舉目回瞻。廬中陳設幽雅。四壁間懸着不少裸畫。卜耀廉生前。稱他的住宅曰『玄廬』。足以稱得玄妙。(下文請程瞻廬先生續)

瞻廬

玄廬中出了離奇的命案。眞叫做玄之又玄。檢驗完畢。也不過照例開了傷單。凶手是誰。這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偵探隊中人物立時分頭偵緝。異常活動。不過活動也要有些線索。卜耀廉父女的死。已經死得莫名其妙。何況裏面又是泛赤黨的關係。究竟泛赤黨的巢穴在那裏。這×⊙△的符號。

大概表示反泛赤黨的。反泛赤黨的巢穴。又在那裏這都是個先決問題。以上的問題解決了。那麼本案才能夠水落石出。以上的問題不解決。那麼無論怎樣活動。總是磨刀背的工作。

但是偵探隊裏研究的問題。怎能夠輕易解決呢。天天出去緝案。其實都是盲動。得不到一些效力。忽忽兩個月。效力何在。只不過拍幾個電報。趁幾趟火車。幹些捕風捉影的勾當罷了。那時惱懷了容團長。急煞了容團長。他仗着卜耀廉做靈魂。對於地方上有什麼徵求。只須傳請卜大紳士會晤。要什麼便是什麼。卜耀廉死了。他的靈魂也死了。但是民間相傳的野話。人有三魂六魄。死了一個靈魂。還有兩個靈魂。可憐。可憐。卜鳳兒又死了。兩個靈魂中又死了一個。容團長在這時候。莫怪他要着惱。莫怪他要發急。人皆有三魂。我只有一魂。還好算是軍人麼。還好向前敵去剿匪麼。還好坐鎮這座沿江重地的S城麼。他要恢復他的靈魂。除把這困難問題解決了。徒有虛名而無實際的偵探隊。破不了這麼重要的奇案。但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甚麼都不管了。拚着把私人的財產犧牲得乾乾淨淨。今天懸着三千元的賞格。明天又加了。後天又加了。一直加到酬金三萬元。但是三萬元的重金。依舊打不破這扇困難之門。忽忽又是兩個月。除却努力的磨刀背。努力的捕風捉影。絲毫沒有辦法。他恨極了。他在報端所登懸賞廣告以下。加着一行字樣道。

在這一個月內再無破案辦法。足見吾國偵探學非常幼稚。吾替中國偵探界羞。　容大威附白

俗語道。召將不如激將。這一行字樣。比着三萬元的賞格。還得有效。只為重賞之下的勇夫。還是個尋常的勇夫。還是個肯做金錢奴隸的勇。唯有不貪三萬元的賞金。而却不肯担負「偵探學非常幼稚」的七字惡名。這才是個真勇夫。且說S城的東鄉。有一個小小的鄉鎮。其時一

輪頹日。漸漸匿入雲屏深處。天宇朱霞由紅而紫而褐。漸漸變為灰色。素月未上。四面已浮動着炊烟。橋上隱隱約約有一個女郎在那裏徘徊。(下文請范烟橋先生續)

烟橋

那橋西大柳樹下。停泊着一隻船。船上有黯淡的燈光。照見一個少年。在那裏寫字。寫了一張又是一張。手不停揮。並不思索。女郎走下橋去。到了大柳樹下。向船上目不轉睛的看着。見少年寫了五六張紙。纔封固了。換了一枝新筆。蘸些清水在信封上畫了幾畫。看他的手勢。不像是字。却像畫花。女郎隨機一動。彷彿若有所悟。等那少年走上岸來。暗暗隨在後面。曲曲折折走了不少的路。到了冷靜的地方。見少年在一家後門外垃圾桶邊。蹲下了身子。從身邊摸出一封信來。塞在桶底下去。匆匆的走了。女郎等他走遠了。從桶下抽出信來。映着路燈。看那信封上。空着一個字也沒有。拆開來看。却是一篇報告書。上面說出卜爐康和鳳兒已經殺死。現在正要進行第二步的手續。去暗殺容團長了。可惜中間有許多要緊的話。都是顛倒錯落的字句。一時竟不易了解。只得塞在身邊。走還S城去。到了家裏。在燈下仔細推敲了好久。依舊沒甚眉目。後來把信封映着燈照着。忽地漸漸有焦黃的痕跡顯出來。伊索性把信封逼近燈去。不多時早顯出×⊙△三個符號來。這喜非同小可。再把信箋逼去。却逼不出什麼痕跡來了。只覺得文字有十幾個四字。十幾個五字。甚是突兀。伊想了一想。暗暗微笑。點點頭走出門去。一逕向懷安街去。到了鴟波小榭的門口。見容團長的兩個衛兵。正在那裏吸香烟。和娘姨們搭訕。女郎走上前去。對一個衛兵道。容團長是可在裏面。那衛兵向女郎瞧了一個周遍。答道。你來何事。女郎道。相煩去請容團長出來。我有要事告訴他。衛兵不耐道。他在打牌。誰有功夫抽身。你是什麼人。說話不知輕重。怎好請他出來見你。倘然當真有事。我引你去見他就是啦。

女郎道。裏面人多。這事甚是祕密。非單獨和他說話不可。衛兵還是不肯。倒是娘姨熱心替伊轉圜。走進去稟知容團長。容團長起初也不願意出來。因着娘姨說外面來的是女客。容團長便不能不暫把牌兒擱下。走出門來。女郎見了他。請他把衛兵使開。容團長又不高興了。便道你有話儘說。何用如此鬼鬼祟祟。女郎道。這事於團長的性命狠有關係。非鄭重不可。容團長只得吩咐衛兵走遠些。女郎道。有人要來暗殺團長。請團長快些離開這裏。這裏不是有一個花姑娘排行第九的。請團長設法軟禁伊起來。我停回到團長那裏來。靜問伊。這事千萬要火速辦理。我還有事要幹。再會罷。說着轉身便走。容團長聽了弄得莫明其妙。要想問女郎是誰。怎奈女郎已走遠了。只得走進屋去。推說接到上司有緊要公事。得非還去一看。便向衆人告辭。帶了衛兵回去。再派衛兵到鷗波小榭去。喚陸燕雲來。不多時。燕雲來了。容團長從身邊摸出一個玉佩。黃葉模樣。雕琢得甚是工緻。(下回請范佩萸先生續)

佩萸

送給燕雲道。這東西可好。燕雲接了。看了一眼笑道。團長不掛盒子炮。却玩這個。容團長道。這玉佩是壓邪的。燕雲道。送給我罷。容團長道。送給你是可以的。不過你要依我一件事。今天留在這裏住一夜。燕雲道。噴。原來你用的調虎離山計。假做有緊要公事。却騙我到這裏來。我家裏放着許多客人。還沒有散。他們都在那裏等你去打牌。你怎好撇着不去呢。容團長道。有什麼要緊。他們都是熟人。只消我派人去說有事不能來了。請他們隨便喫飯。那就完了。燕雲聽了。正中下懷。便由容團長派衛兵到鷗波小榭去關照。這裏另外去辦些菜餚。兩人對酌到了十一點鐘光景。領燕雲走進一間書室。見有一個女郎端坐在一張獨坐椅裏。見燕雲進來。笑溶溶立起來道。你可是燕雲九娘麼。燕雲一楞。慢吞吞答道。是的。女郎從身邊摸出一封信。給燕雲瞧

道。這三個符號。你認得麼。燕雲禁不住喊道。啊呀。那時容團長也嚇呆了。女郎道。不要大驚小怪。這是一件平淡無奇的事情啊。說着抽出信箋來。給燕雲瞧道。這幾張紙兒可是要寄給你的。燕雲定一定神道。你這人好生奇怪。如何硬把這沒頭沒腦的字紙兒推在我身上來。女郎冷笑道。你也不必假惺惺了。我研究明白。這紙上四字五字。便是你九娘的暗號。你快把眞相說出來。省得容團長用刑了。燕雲怒道。我又沒有犯什麼法。用什麼刑。女郎對容團長道。團長自去安寢。我有方法把伊問出一個究竟來的。容團長便喚幾個衛兵來。在書房外把守。女郎把門閉上。對燕雲道。你倘然把如何暗卜殺耀廉父女的事說出來。我便替你向容團長討情。救你一命。要是你不說實話。不過白送一命而已。燕雲想了一想。不禁淚洪溶然。說道。罷了罷了。大約也是吾黨的末日到了。只是有一言聲明。道路傳言說我是泛赤黨的女偵探。却非眞相。(下文請顧明道先生續)

明道

女郎問道。你既然不是泛赤黨的女偵探。却為什麼情願受他們的驅使。要向容團長暗下毒手呢。九娘嘆口氣說道。想起昔日我自恃着容顏美好。手段玲瓏。把一般少年顛之倒之。玩弄於手掌之上。容團長便是其中的一份子。却不料今日之下。我好如墮入惡魔手裏。雖欲擺脫而不能了。待我將下路情形告訴你知道罷。只是要懇求你在容團長面前說情。饒我一條性命。女郎點頭道。你若果能直說。使我們將泛赤黨破滅。我自然原諒你的苦衷。包你沒有死罪。快說快說。九娘道。以前我在H市做大學皇后的時候。時常在某大飯店和衆少年跳舞為樂。容團長當初也是我的朋友。那時胡天胡帝地過我的浪漫生活。其中有一個少年姓秦。名喚萬能。我們戲呼他為萬能博士的。風度翩翩。很具交際的手腕。在我心目中最愛他。曾和他發生過

戀愛關係。只是不知是他的底細。看他手面十分闊綽。似乎是個富家子弟。我要想把終身托付他。他也很愛我的。他和容團長也曾識過一面。但是後來他突然失跡。不知到那裏去。以後我墮落在枇杷門巷。做了這種非人的生涯。回首當年。不勝悵惘。一天忽然有一個少年。特地到我妝閣裏來。相見之下。總認得是數年前的萬能。他說數年不見。萬分相思。現在到S城來。探聽得你墮落在此。回憶故劍之情。不忍相忘。故來一見。芳顏且喜舊時玉貌。依然煥發。不勝欣慰。我也問他別後狀況。他卻很含糊的不說。直談到夜深始去。從此他時時到我處來。十分溫存。我也和他舊情復熱。我們倆時常挽臂出遊。有一次他同我在城北僻靜處。突然告訴我。他已入了泛赤黨。專一戕殺官吏。和社會搗亂。并且要求我也入黨。這樣他方能娶我為妻。不致洩漏祕密。我一時昏迷。答應了他。但是他仍不和我結婚。這次他教我謀刺容團長。得手之後。為泛赤黨立一大功。他便有一筆酬勞金。可以代我贖身。實行同居之愛了。因他也知容團長和我有舊情。一定入彀的。我不得已而受他的驅使。不想被他識破祕密。真是末日到了。女郎又問道。姓秦的少年現在住在那裏。九娘道。我委實不知道。他是十分祕密的。不過聽說黨羽甚多。女郎再要嚴詢時。忽然洋門開了。門外霍地跳進一個少年來。面貌俊秀。身材不大不小。青布的袍子。手裏擎着一枝手鎗。照準女郎。似乎要開放的樣子。(下文請程小青先生結束)

小青

這少年的入室。真可算得突如其來。他的殺氣騰騰的神態。手中又執着閃亮的手鎗。怎不教室中的兩個女子楞住了。還是那不知姓名的女郎有些定力。依舊靜悄悄的坐着。目光卻瞧在少年的臉上。那九娘卻搖着兩手。搶先驚呼道。「萬能。你不要亂動。你怎麼也會到這裏來。」話還沒完。那穿青布袍子侍役打扮的少年。忽發一種低促而嚴厲的命令

聲道。「住口。賤婦。誰敎你呼名喚姓，」他又瞧着那靜坐的女子道。「好大膽的村姑。你竟敢破壞我們的工作。你難道想領那三萬圓的賞金不成。」他說着目光兀自在室中亂瞧。訝異道。「那容混蛋呢。吾道他同在這裏，村姑。快說。他在那裏。你不說我要開……」那槍字還沒有出口。忽聽得那女郎。從容不迫的接嘴道。「你要找容團長麼。何須找得。她不是就在你背後麼。」那少年一楞。忙不迭旋轉身去。猛見那書室的洋門。果已輕輕開了。容團長已跨進了門口。右手中一支黑鋼的手槍。槍口正擬注着他。容團長走前一步。緩緩說道。「好小子。你眞是膽包身的。還是什麼地方。你竟敢冒充鷗波小築的侍役。混進來行刺。現在你眞是罪惡貫盈，自投羅網了。」這個喬裝秦萬能博士。鎭靜工夫倒也不錯。他把執槍的手垂了下去。帶着笑容。很安閒的說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再兇狠狠呢。我自認已失敗了。我們大家坐下來談罷。」容團長聽了這幾句話。態度上果眞和緩了些。正在這時。這穿青布袍子的秦萬能。出不意飛起一脚。踢在容大威的右手背上。鏗的一聲。大威的手槍早已落在地上。同時秦萬能的手槍。却又重新擧了起來。可是萬能的手指還來不及撥動槍機，擱的一聲，他的後顱上已着了一方厚重的端硯。他的身子便站立不住。又聽得一聲槍響。他的青布袍子的背上。已着了一洞。接着。他慘呼一聲。便倒在地上。等到第二聲槍響，那九娘也已倒在萬能的身上。

秦萬能在透出最後一口氣的以前。便把他的經過完全供了出來。他因着浪漫的結果。終於陷進了墮落的境界。後來借貸窮絕。無法生活。就索性投進了泛赤黨去。幹那殺人越貨的荒唐勾當。他被派做了S·城的執行委員。行跡詭祕。常伏匿在鄉郊小船之中。他生平日生就一副勾引婦女的骨頭。便專從婦女身上施用手段。凡當地的士娟。和那些揹着交際花牌子的浪漫女子。有不少都

已受了他的利用供他驅使。譬如那土娼碧紋。就是奉命把胭脂印蓋在容大威身上的。還有卜耀廉的女兒鳳兒。也被他勾搭生了關係。又被他悄悄在胸口蓋了兩方印。强迫着加進了赤黨。他覺得那容大威少年勇敢。又富革命精神。確是他們的一個勁敵。他起先本想利用逼上梁山的狡計。强他入黨。誰知大威竟不肯屈服。因此他便定意親下毒手。以便除了此人。才可在S城胡行亂爲。當卜耀廉請客的那天。他冒充了一個陪客的隨僕。進了卜宅。他先躲在花園中等待。忽從一個窗口中。望見鳳兒正在室中化裝。鳳兒一抬頭瞧見了萬能。認出了他喬裝的真相。突的驚呼了一聲。這事萬能本守着絕端的秘密。冷不防有此變端。他深恐洩漏機密。自己反不能脫身。便跳進窗去。忍心將鳳兒殺死。那時鳳兒驚皇之餘。伏在桌上。似已暈了過去。他先用一條青紅交組的繩子。突的套在伊的頸下。用力一勒。鳳兒雖呼叫不出。卻還用左手抵抗。他

索。性拔出利刀砍了一下。接着他便把帶來的一方畫着符號的紅綢。蓋在伊的臉上。依舊從窗口逃出。那時鳳兒的父親耀廉。恰巧從走廊的小門中開門出來。到花園中小遺。萬能一見。明知這一天行刺容大威的計劃。已沒有實施的希望。便打算索性把這以結交官場爲職業的奸紳殺掉。然後再悄悄的逃出。他殺人時總要留一組×⊙△記號。目的在乎恐嚇人們。因此他先取出一段炭墨。在自己右手心上畫了這一組符號。輕輕走到卜耀廉的背後。乘他在小遺的當兒。袒着褲子。就把手掌在耀廉的右腿一按。耀廉還認做有人玩笑。急忙把褲子收起。不料他剛才束好了褲子。忽見一個人跳到他的面前。舉起左手在他胸口一捺。便像刺了一針。他連話都沒有一句。連忙從小門裏逃進走廊。急急將門關上。誰知那毒針來得厲害。沒有兩三秒鐘。便即氣絕而死。秦萬能就也趁着人多聲雜的當兒悄悄逃出。自從這事以後。他等待了四個多

月•纔找不到親自下手的機會。於是他改變方針。一再敦促。强迫着九娘代行這行刺的職務。故而九娘身上。便也長帶着一支小小的手槍。這晚上九娘被大威招去。他聞信以後。便以爲時機已到。他的陰謀可以成功。後來他又想到九娘與大威也有舊情。深恐伊臨時不忍。壞他大事。所以又親自趕去。恢復他原來的計劃。他好容易混到裏面。先在書室門外站了一站。約略聽得了幾句談話。便打算破門進去行刺。不料一變再變。他自己反死在九娘的手中。原來那時候那女郎的端硯。既已飛了過去。九娘的天良一動。還恐他忍痛發槍。傷了大威。伊便也取出那支常帶的小槍。一彈直打中秦萬能的腹部。接着九娘又在自己的太陽穴上發了一槍。

當這一齣慘劇閉幕以前。那女郎與容團長檢查二人的身畔。並無其他證物。結果無意中在九娘的皮鞋上的高跟中發現了二顆一方一圓的胭脂印。容團長纔恍然悟到自己身上的胭脂印的由來。不禁十分歎惜。迴頭便再三向那女郎道謝。並即問伊的姓名。又問怎樣能刺探出匪黨的祕密。那女郎却搖着頭道。「我的姓名不必要宣布的。我是K鎮中的一個鄉民。平日心儀大偵探霍的行徑。故而略有些偵探知識。前次K鎮中幸虧你來解圍。保全了不少性命。這一次我費了七天工夫。總算是鄉民們給你的酬報。不過你是個有爲革命青年。怎麼立志不堅。自甘墮落。效法那酗酒婦人的頹廢行爲。別的莫說。你這樣蹂躪婦女。亦足玷汚革命的人格。所以你也不必謝我。只須以後能力改前非。向那光明的大道上進行。爲民族國家努力一番。那就可算謝我的酬報。至於你的賞格。我更不願受。那些遭了匪患而衣食無着的鄉民。正是多着。你趕快去安撫罷。」那女子說完了話。掉頭便去。容團長再也攔阻不住。

從此以後。容大威果徹底的換了一副面目。因着他

雷厲風行的搜剿勸誡。不但S城中沒有了匪黨的蹤跡。連附近各埠。也都安謐如常。他自己又把經過的事情呈明上峯。自請處分。但上峯念他治匪有功。將功抵罪。並不深究。所以他胸前的兩方胭脂印兒。竟成了公開的祕密。不過他一想到九娘燕雲的結局。又念伊臨危相救的舉動。回溯既往。眞有些「前事如夢。雲幻烟迷。」不勝悵惘嘆息哩。

（第六組請馮夢雲先生開始）

中國古代的性教育及優生學

大風

性敎育。近人倡之甚力。優生學。亦爲目下關心民族學者所努力從事。不知此兩種學說。在中國漢時。已有大儒出爲提倡。此大儒爲誰。卽董仲舒也。偶閱董著「春秋繁露」。（列子書中）其十六卷第七十七章有云。

「男子不堅牡。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有忒。……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盛牡而後化。故其化良。」

觀其主張性慾不旺。則不相接。非特性學家宜奉爲圭臬。且亦開優生學之先河。「化良」云云。非改良種子之謂乎。必待强精氣固。而後方兩性接觸。則播種必佳。此今之優生學者再三言之。矜爲異奇者。實則董大儒早已先人言之矣。

關於性之節制。同篇中亦言之綦詳。中有云。

「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

其所謂中年者倍。係二十日一次。餘類推。至其所謂「不極盛不相遇。」「春」天宜疏。而「夏」則必「曠」。種種指導。實至詳且盡。試較諸今日之性學專家所珍列者。亦何多讓也哉。

四明儲蓄會

上海南京路三九〇號　電話九〇〇六七

欲謀將來的幸福；
請自今日起節資儲蓄！

婚嫁儲金

本儲金以少數款項存入數年之後子母相權便成整數不但子女婚嫁之資有備無患即欲置備產業或興辦各種有利事業均可立就

金額 分到期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五種

年期 自五年起至十五年

利息 自九厘半至一分一厘半復得利上生利

本會儲金由四明銀行負保本保息之責會長及經理並負完全責任

✠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西門分會 和平路一一三一號 電話南市二三三一五五

虹口分會 北四川路一三三一四號 電話四六七八六號

霞飛路分會 呂班路口 電話八四一六二號

△代理處各埠四明銀行▽

本埠南市民國路台灣路　南京楊公井
南京下關二馬路　寧波江北岸
漢口特七區鄱陽街

惠中商業儲蓄銀行

主旨 輔助工商 提倡儲蓄

營業要目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國內匯款
代理收解款
進出口押款
買賣關金
代買賣有價證券
保管證券並代收本息
代收房租及學校學費
經理水火兵盜汽車保險

儲蓄種類

甲種活期存款
乙種活期存款
活定兩便存款
整存整付存款
整存取息存款
特種定期存款
零存整付存款
零存定期存款
星期撥節存款
禮券儲金存款

地址 上海天津路五十九號　電話 一〇七六六 一二〇八五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

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國內外匯兌
代理收解款
代買賣各國貨幣
代買賣各種各債庫券

出租保管箱
保管貴重物品
經理房地產
各種保託業務

詳章承索即奉

行址 上海南京路 電話 九四一四〇（四線接轉各部）

明星影片公司
四大有聲新片
現已攝竣・不日公映

大家庭
張石川導演
全體男女明星主演

夜來香
程步高導演
孫敏 胡蝶 趙丹 舒綉文 主演

翡翠馬
徐欣夫導演
嚴月閒 孫敏 王徵信 顧蘭君 龔稼農 趙丹 主演

船家女
沈西苓導演
徐來 高占非 孫敏 主演

牀前有矮壺齋雜綴

徐卓呆

說胖子

以胖子談胖子。或者不致有人說我外行罷。

但是我是半路上出家的胖子。並非科班出身。所以也不能說是十二分的內行。

我是人工的胖子。(讀者勿誤會並非打氣而成。)因爲我在年輕時。骨瘦如柴。而且好運動。一些沒有胖的機會。直到後來。我忽然喜歡坐定了握筆。不再到戶外去運動。因此肌肉就漸漸的胖起來。弄到不可收拾了。

據說胖子有三個時期。第一期叫做羨慕時期。面孔上剛剛多一些肉。朋友們見了。都恭維似的說。「老兄發福了」什麼人都肯表示出羨慕的神氣來。第二期。叫做滑稽時期。肌肉有的地方凸。有的地方高。不調和。不平均。一個肚皮。又特別的突出。總之足以令人見了覺得可笑。第三。是可憐時期。多走了路。喘個不停。趕上三層樓。就會打噁心。上電車。人人嫌他身體大。吃酒席。到處不歡迎他。坐山橋。橋夫不肯抬。騎馬。馬會踢。煞是可憐。而我的胖。差不多已從第二期快入第三期了。肺病從第二期到第三期。是生死關頭。胖子也何獨不然。

我是一向運動慣的人。此刻身體雖胖。動作還是當年的動作。喜歡一蹬一跳。眞是危險。萬一跌了。雖不中。不遠矣。然動作已成習慣。很不易改變。胖子最苦的。是下樓梯。因爲肚皮凸起。遮在眼睛與脚之

間。脚踏在那裏。眼睛看不出。倘使失足。那還了得。

老話說。「面團團作富家翁。」其實不碻。我看見了許多富翁。倒有十之八九是老槍。不過胖子雖未必富。馬路上胖的乞丐。的碻一個也沒有。這一層。不但足以自豪。也可以保險。可見胖子無論如何蹩脚。決不會討飯。試問除了胖子。還有誰保得住不討飯。

我很想聚這麼二三十個胖子。來一下幾百碼賽跑。（資格以體重一百三十五斤以上爲合格）一定很有趣的。到那時。我必須出出風頭了。

一個可笑的回憶

這也是十七八年前的事。

我在上海認得了一個日本新派俳優浦山鷗夢。此人在日俄戰爭時。曾經把耳朵打聾了。所以常常請醫生診他的耳聾。他在上海。請教一位日本老醫生醫治的。因此。我由他而認得了這位老醫生。

老醫生的尊姓。與洋右兒相同。住在海甯路東。他醫道雖平常。他很能說話。會說話的醫生。至少可以使他的營業發達一些。他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嫁了一位在三井洋行裏出豁子的女壻。二女兒和三女兒。當時還待字閨中。那三女兒。後來便嫁一個大東銀行的大班市村某。大東銀行倒閉後。市村便郎當入獄。在上海的日僑中。曾轟動過一時。

在那兩位姑娘沒有嫁的時節。有一天。我到他家裏去玩。老醫生忽然叫我坐一下。他自己上樓去。歇了一回。他下樓來對我說。「內人請你上去談談。」我一到上面。只見他夫人獨自在室中。見了我。便問。「上海的賣卜人。那一個最靈。」我這時候。那裏回答得出。宛如小學生考試。遇到一個從未讀過的題目。然而我不能交白卷。一想。靈不靈。我雖不知道。然而上海有名的賣卜人。我倒曉得叫吳鑑光。於是我便答應說。「有的。在南京路。」我見樣樣提倡國貨的

日本人。居然肯用中國貨。我就推銷中國貨出口了。

吳鑑光的靈不靈。我不能保。總之。我挈上海最有名的人。介紹給她。我也對得起國貨。對得起洋商了。她一聽。即道。「請你陪我去」我無可逃避。只得二輛車子。趕到虹廟對門瞎子家裏。東洋太太便起一個文王課。問的是尋人。尋的是一個女子。在上海失蹤的。吳鑑光由我在中間做翻譯。當她是廣東人。就問。「失去的女子。是你何人。」那東洋太太。躊躇了一回。才道。「是我姪女。不知她是否還在上海。還是離開了這裏。」瞎子說。「還在上海。」

當時我非常的窘。因為南京路上。往來的人很多。而且吳鑑光門口。有大玻璃窗。萬一有熟人看見我同了一個日本婦人。去請教吳鑑光起課。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笑話。不但可以消滅我推銷國貨的熱誠。反足以使我成兩個嫌疑。(迷信與私通外國)我到底怕難為情。只得兀自把面孔旋着向內。總算沒有人知道。否則一定做了小報的資料了。

後來據一個常在他家出入的日人說。「失去的是她第二個女兒。不到一月。就尋到了。跟了一個做印刷生意的人逃走的。不過那個男子。乃是有婦之夫。不便娶她。因此由老醫生夫婦。把他的前妻驅逐了。才把自己女兒嫁他。」不過嫁的時候。可沒有請吳鑑光合八字。

捧屁

作者嚴重聲明。題目祇此二字。屁字下。並未脫漏一字。

屁。是腸裏積着的髒東西上。發生出來的瓦斯。有聲有臭。還可以燃燒。如果屁連續不斷的從肛門裏放出來。那末。和新垃圾橋煤氣公司的煤氣一樣。可以燒了牠。點燈。或是炊飯。

粵人羅國瑞發明的「沼氣」。將動植物性的垃圾。倒在一個庫內。再澆水下去。使牠腐爛。發生出

一種瓦斯來用管子通出去。就可以把牠點燈炊飯。和煤氣一樣。其實與屁的原理相同。大可以稱他爲「人工屁。」

屁積在肚中不放。非常難受。所以一定要放。放屁。照理論講。和大小便的排洩完全一樣。然而社會上的待遇。和不平等條約一樣的不公。大小便。可以公然告訴人。惟獨放屁。好比像東西一般。不敢對人家直說。放了一個屁。便做得若無其事。假癡假呆。旁邊的人。就要查問追究。當事人雖自己不肯招認。那面孔上不免要紅起來。

我以爲。放屁。決不是罪惡。爲什麼不能和尿屎一律看待。眞太沒理由。

某校的一位外國教師。有一天上課。正在講解的時候。他忽然疾馳而出教室。過一分鐘。他又回進來。照樣上課。據老學生說。他是出去放屁的。可見外國人的屁。也不願意給人家知道。所以特地要到教室外面去放。這一層也覺太不平等。歐美各國。吸烟有吸烟室。然而放屁沒有放屁室的設備。吸烟與放屁。完全一樣的。一個是上面吐氣。一個是下面吐氣。但是雖在文明國。上下仍難平等。

我理想中的放屁室。最好要像播音台播音室一般。四面不透風。才能使外面的人。聽的到。嗅不到。

社會人士的不能把屁和尿屎一樣優待。大約不在屁之聲而在屁之味。屁聲也有緩急清濁。大可以當牠「哭七七」聽。那屁的臭味。竟可惡極了。牠有侵略的惡習慣。喜歡對人家鼻子裏鑽。所以引起大家的反感了。因爲大便小便。決不會澆到人家口中。有了這一個大分別。屁就斷不會受社會人士的平等待遇。就是我一向主張放屁不是罪惡的人。會悟了這一個眞理。也不敢十二分的捧屁了。

電車中的文明人

侵略國。叫做文明國。强國。也叫做文明國。所以

文明人。就是侵略者。強者。

誰說中國人不抵抗。誰說中國人有退無進。中國人也有強者。也有侵略者。不過這强者。這侵略者。不在別處。乃在電車之中。有一部分人趁電車。化了錢。買了票。義務已經盡足。權利當然也要享他一個足。

沒有坐位。他一定不答應。無論擠得如何。總要設法得一個坐位。地位小些。倒也不要緊。有了地盤。方始可以開始侵略。

他最初。僅不過屁股的一部分坐着罷了。一坐定。然後兩臂用力。向左右一扭。使旁邊的人退一退。他就屁股向裏面一移。便坐得舒舒服服了。

他覺得一個人坐一個位子。未免太不便宜。所以總想佔到一人以上的地位。最好是把手裏提的東西。放在坐身旁邊。如果沒有東西。便把身體側坐着。裝做觀看窗外。這麼身體一旋。竟可以佔到一個半人的地位。萬一車中人少。那不妨躺下來。

地位的侵佔到無可再侵佔時。還有兩種權威。可以行使。第一。是吐痰。第二。是吸香烟。電車上雖有禁止吐痰吸烟的章程。但是爲遷就生意起見。向不實行。所以趁電車而不吐痰。大有放棄權利的樣子。文明人斷斷不可。吸烟更不妨了。自己買了香烟自己吸。有什麼人可以干涉。外國人以守法爲道德。中國人以違法爲體面。所以電車中吐痰吸烟等侵略行爲。一時難以消滅。

吐痰不吐在人家身上。他們以爲很客氣。其實吐在人家面前。總是侵略。電車中吸香烟。烟灰弄到人家身上去。已經是侵略了。何況旁邊有一位咳嗽朋友。爲着你咳個不住呢。

有一次在電車中。看見一個人大吸香烟。烟氣都向他右面去。右面一個朋友。他似有準備。忽然身邊摸出一柄摺扇來。（其時正是十一月天氣）對

着那烟氣。只管扇着。於是這吸香煙的人識相。方始拋棄他那香烟屁股。可惜十一月裏帶扇子的人。電車中很少。

借錢專家

借錢。就是負債。負了債。要付利。要還本。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是我現在所說的借錢。借了之後。非但不必付利。還可以不必還本。其實就是要錢。而說起來。還是稱借錢的。不過這玩意兒。只有專家辦得到。

專家某甲。無職業。以借錢爲業。他常說。現在我的朋友中。力量能夠借錢給我的。約有四十人。這四十人。我每人向他借一百元。就是四千元。每人借五十人。便是二千元。我有了數千元。便可以一年半載不愁生活費了。過了一年半載。我第二批的新朋友又養成了。再可以玩第二下。不怕朋友斷交情。只怕新朋友不多。

某甲向人借錢。決不登門乞憐。他寫信或打電話去把友人叫到家裏來。對他說。我活不下去了。現在一家三口。打算燒一鍋紅頭火柴的粥。吃了自盡。今天請你來。不過分別罷了。友人聽了。大爲驚慌。問他短多少。他就說。缺一百或五十元。友人當然不能見死不救。只得如數借給他。某甲得了錢。一定說。三天之後。我有某項收入了。一定可以歸還。這當然是謊說。此後某甲如果遇見此人。必定說一聲所欠的款子。大約今明可以歸還了。第二次再遇見他。一定再說一聲。第三次遇見時。他就不提了。提了兩次。他以爲借錢的義務。已經完結。從此兩訖了。

某甲的生活。艱難麼。不像。她的小孩子。天天吃外國糖。買一次。總是十元八元。非常闊綽。他不怕在朋友面前失信麽。他常說。明知借一次錢不還。要斷一條路。所以我開場就主張每一個朋友處。只借一次。本來不想借第二次。也不想維持借後的交情。

有熱心朋友。見他無職業。便介紹他一個位子。他服務了三天。就託介紹人去要預支本月份薪水。介紹人難以開口。只得自己借給他。從此每月要向介紹人借錢。介紹人宛如負了一筆債。

某甲的叔父很有錢。以前甲也用過他數千元。有一天。他趕到叔父家中。對叔父說。我决計活不成。要自殺了。不過叔父待我不薄。我總想利用我這將死的身體。來報答叔父大恩。請叔父給我一支手槍。叔父有幾個冤家。請告訴我。我去一個個打死他們。某甲的意思。要叫叔父嚇了。送他一千或八百。不料叔父懂得他的玩意。便道。我用良心待人。一個冤家也沒有。他聽了。只得怏怏而退。

但是近來某甲做某事業。發了財了。每月的收入。約有一千七八百元。除去開銷。尚有一千元可餘。以前借錢給他的人。都希望他還債。然而他以爲借了要還。何必借呢。實在沒有再還之必要了。我發了財。不向人再借錢。已經很客氣了。人家如何可以來要我的。

一個可怕的回憶

大約是二十九年前的事。是在學校放暑假的時候。我剛剛畢業。從日本回到了蘇州。下半年。上海已經有了一只飯碗了。所以正是學生時代告終。將要踏到社會上去尋飯吃。若照平襟亞的例說起來。就快要處女吃飯了。

忽然有朋友來告訴我。說「專排新戲的名伶汪笑儂。到蘇州來了。他要唱一齣波蘭亡國慘。但是沒有行頭。借不到西裝。只有向你們幾位留學生來想法子。除此。竟沒有他法了。」於是我就召集了六七個朋友。東拚西湊。居然也借到十幾身蹩脚西裝。開演的一天晚上。我們幾位衣主人。都得去觀賞一下。

戲看到一半。忽然有一位友人王拱之先生。肚

子痛了。大約是發痧。我們一時無法可想。只有瞎着急。歇了一下。他肚子倒也平靜些了。不過總不能完全好透。於是他對我說。「你陪我回家。今夜住在我家裏如何。」我想。他有病。自然不能放他獨自回去。所以立刻就答應他。

不料散戲館之前。下了幾點小雨。於是我們本來打算坐轎子的。那轎子早被人先坐了去了。我當然更替他着急。他說。「不妨。我此刻好得多了。可以騎驢子回去。」王君住在長洲縣前。我從來沒有去過。黑夜騎着驢子進城。王君的驢子。還踏到了西瓜皮。跌了一交。

一到他家中。就在客堂中坐下。我夜裏初次到他家裏。也不明白東南西北。他全家人都睡了。王君肚子已不痛。他就招呼我到客堂旁邊一間房內去睡。我問他解手的地方。他指着客堂前面一扇門道。「開門出去。就可以解手。」

於是我聽了他開門。王君坐着休息。我見門外完全黑暗世界。不知解手是否有規定的地方。因此回頭問王君道。「要踏出門檻外面去麼。」王君答道。「你就站在門檻之內罷。」我聽了。心中暗想。就在門檻旁小便。未免太髒。想踏出去了。但是疲倦已極。貪懶了。當真立在門檻之內。向門檻外小便。

那知我一聽得小便的聲音。我就叫起來了。「門檻外面是河麼。」王君答道。「不錯。」我又叫道。「眞危險啊。我幾乎踏出去了。」

方才王君沒有禁止我踏出去的語氣。我若不貪懶。一定會踏出去。一踏出去。那末撲多一聲。就此可以嗚呼哀哉。黑暗的半夜裏。我又不會游泳。怎麼救得起。我此刻想到了。心頭還會別別別的亂跳咧。

一 觸霉頭

預兆。總是一種迷信。我們只能認他爲偶合。不能完全相信。然而有時覺有奇驗。

昨天和周鳳文君閒談。談起他數年前一樁事情。在一個朝晨。竟會有三種不吉的預兆。接一連二的來。結果。果然成了一樁極不幸的事。

他的兒子定婚。送聘禮的一天。朝晨。太門還沒有開咧。忽然庭心中一個馬桶。無緣無故的會砰的一聲。把鐵箍爆斷。馬桶就此爆開。黃金滿地。臭不可當。趕緊打發人來打掃。沖洗。忙了一陣。方始弄清。然而還不免有些餘味。也無可奈何。這一天。有賓客要來。先演了這一下。他們合家的人。心裏已經覺得是觸霉頭的事。很爲不快了。

那裏知道。不吉之兆。紛至沓來。不多一刻。有人叩門。於是要開大門了。好在庭中已經打掃乾淨。可以開得門了。大門一開。合家人大吃一驚。只見有人披蔴帶孝。跪在大門口。再一看。跪的不是別人。乃是著名武生蓋叫天。並不是唱請宋靈唱到人家門口。乃是他的母親死了。特地來報喪。北方人的規矩。父母之喪。必須孝子親自到親友人家去報喪。在蓋叫天。當然親友人家。家家都去。那裏想得到他家今天恰巧辦喜事呢。

這第二兆來過之後。不料後門對面一家人家。恰巧死了一個人。請一個道士來披書。（就是人進在面孔上的一張紙）不知怎樣道士先生走錯了一條弄堂。竟會走到了他家客堂之中。一看神氣不對。道士便急忙打忙呼。退將出去。

在辦喜事的一天。朝晨連觸了三個霉頭。結果怎樣。到底不好。那新娘子忽然發起瘋來。瘋了幾個月。也就死了。

如此看來。這預兆雖是迷信。倒也很有一點意思。

定妻再娶開篇

歐風西漸到東方。戀愛自由如發狂。自古郎君多薄倖。憐新棄舊極尋常。何況摩登女子奇裝束。兩

片旗袍褲僅襠。吉閣皮鞋頭髮燙。乳峯墳起臀波忙。極生一見心搖動。忘却牀頭阿大的娘。交際星。歌舞孃。活花瓶。女學生。只要年輕囊有洋。珈琲店。跳舞場。影戲館。鹹肉莊。朝朝暮暮度時光。短頭夫婦終非計。正式成婚借大禮堂。新人笑。舊人慌。法防之中告一狀。夫妻對簿公庭上。說你忘了當初吃粥湯。被告欣然來解釋。說道因爲古人說話太荒唐。我欲將他改改良。糟糠妻。上公堂。貧賤之交儘可忘。定妻再聚好風光。

賈寶玉學說

賈寶玉說。「男子是泥做的。女子是水做的。」

據一位熟讀紅樓夢的人說。「賈寶玉所說的話。只有這兩句最有意思」如此說來。崇拜賈寶玉的人。說不定也崇拜在這兩句話上。認賈寶玉爲天下第一多情人者。也說不定就因爲他是發明這兩句眞理的緣故。

其實。從我看來。賈寶玉的發明。也有限得很。不足以享此盛名。因爲他只不過明白了男女的本質。曉得一個是泥。一個是水。那天地間最重要的男女關係。賈寶玉竟說不出。怎麼可以做天下第一多情人呢。爲什麼古今東西都是一律。男一定需要女。女一定需要男。男要娶女爲妻。女要嫁男爲夫。賈寶玉都不知道。他只曉得男是泥而女是水。這好比廚子司務。只懂得葷的是肉。素的是菜。而不知道肉與菜。可以調成幾種佳肴。這那裏可以稱廚子。所以賈寶玉不是天下第一多情人。不過一個泥水匠罷了。

繼賈寶玉而發明男女關係的。不是別人。就是區區。在以前。我也不明白男女互相需要的條件。直到去年秋天。我內人死了。我就覺得我的生活。有些乾燥無味。於是我恍然大悟。

不錯啊。我是泥做的。泥沒有水。當然乾燥了。我就解釋男女的關係道。男是泥。女是水。泥沒有水澆

上去。便致乾燥。水沒有泥給她澆。便致流去。（設如澆在石上。不能如泥之吸收。當然流去。）

明白了此道。方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質的關係。不是欲的關係了。有人聽了我的話。恐怕我乾燥太久。泥不要粉碎而成灰。所以勸我續娶。我就回答說。「不行。我若是個從未澆過的男子。那是娶妻非常容易。已經澆過的人。換了一種水來澆。怕有些澆不慣。譬如一向吃天落水的人。不喜歡吃自來水。一向吃自來水的。又不喜歡吃井水。完全一樣的。

那人便道。「只消去尋一個與尊夫人一樣的女子。你一定澆得慣了。尊夫人是什麼水。無論是香水。花露水。也總可以配一樣的東西。」我大笑道。「她是常熟人。大約是湯罐水。」友人拍手道。「怪不得。你泥菩薩落在湯罐裏。混身發酥。你們夫婦很和睦了。那末。何不再去等湯罐水來。」我說。「不行。湯罐水。不熱不冷。溫度要恰與我可以配合。也是很難的。」如此。我把這位朋友的提議拒絕了。

還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我的發明。友人陳君。在某洋灰（即水泥）公司服務。去年結婚了。新娘的父兄。都在某自來水公司辦事。結婚後。夫妻愛情甚篤。我對陳君說。「自來水澆在水泥上。當然成硬如鐵石之水門汀。無怪你們愛情也和的水門汀一樣的堅硬了。」

賣淫的奶奶太太

賣淫。不限於倚門賣笑的娼妓一類。從廣義講。人家的奶奶太太。也很有賣淫的人。至於那些姨太太。那是根本上與婚姻的真意相反。完全是賣淫。不過這種姨太太的所以要指她們為賣淫。卻與娼妓們的賣淫不同。姨太太們。應當叫做契約賣淫。或躉批賣淫。

．奶奶太太。為什麼也有賣淫的人。這並不是賣給外人。就是賣給她們的丈夫。

奶奶太太是否賣淫。先要看她們婚姻的結合如何。結婚後主婦的家政如何。這兩層。就可以決定奶奶太太的賣淫不賣淫。

理想的婚姻。是要男女二人先從精神結合的。理想的結婚生活。是男女互相幫助。一面做事業。一面維持二人的家庭的。如果違背了這兩層意思。往往會有近乎賣淫的意味。

如果訂婚時。坤宅要求多少茶禮。多少衣服首飾。這便不是訂婚。乃是賣淫。

結婚之後。男的辛辛苦苦在外面弄錢。女的在家裏。現現成成的吃、穿。什麼事也不做。這也是賣淫。不是主婦。

鄉下女子。有一句老話。「要吃要着嫁老公。」這就是賣淫。她們只懂得賣淫。沒有明白婚姻的意味。

夫妻反目時。往往聽得女的哭着說。「我嫁了你幾年也沒得過你一點好處。」嫁丈夫的目標在得好處。那便是賣淫。

所以照我看來。那些奶奶太太們。如果結婚的時候。是眞愛上了自己的丈夫。結婚之後。一味幫助丈夫的事業。那才是眞的奶奶太太。否則便是賣淫婦。

有重大使命。是替丈夫來傳種接代的。只要生了小兒。便可以吃吃玩玩。什麼都不管了。但是我們從根本講。這也是賣淫。

這女子的大問題。我們竟無法可施。只有希望她們自己。努力地避去賣淫意味就是了。這不獨是女界之幸。可以抬高她們的人格。男子的幸福也一定增進不少。

兩種氣話

一只雌狗在路上走。爲什麼有時後面像釘梢朋友那麼跟了一大淘雄狗。爲什麼有時。那些雄狗。

便見如未見。憑你雌狗多。牠們覺裝出道學先生的態度。若無其事。同一雌狗何以異性對之有兩種態度。據生物學家說。因為每隔三個月。雌狗生殖器中。能發出一種吸引異性的氣味來。所以雄狗們一嗅。三五成羣。一齊跟在牠後面了。數天之後。這氣味退了。雄狗們也不追逐了。過了三個月。氣味又發生了。於是雄狗們又要跟了。可見雄狗並不懂得愛雌狗。都藉着造物之力。借那氣味在那裏吸引着。

人類的女性。沒有什麼氣味發出來吸引異性。這是大缺點。所以要用化粧品——香水等類。洒在身上。補助不足。目的。也是在吸引男性。而且人類品格。高下不同。化粧品亦良莠不齊。什麼人應當用什麼香味。必須自己研究選擇。方能恰到好處。我們看了江北女人愛帶白蘭花。而不見有摩登女郎帶白蘭花。就可以明白了。可見白蘭花的香味。僅足以陶醉小三子。小四子。不足以吸引密司脫王。密司脫張。

我想。人們的追逐氣味。也不獨對異性。生活上也往往有人會被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氣味吸引着。支配着。抽鴉片的人。便是一個適例。

我自己。在這十年中。往往鼻子中常常嗅到兩種氣味。一種是報館裏鉛字的氣味。一種是影戲片的味兒。這兩種氣味。觸到鼻子中。我悟得刺激力極強。令人有一種不愉快的氣分。不曉得別人嗅到了。是否與我相同。我雖屢次與這兩種氣味相離。又常常仍舊會與這兩種氣味接近。不知我與這兩種氣味。是什麼因緣。兀自把我吸引着。

清官

常言道。做一行。怨一行。但是也有一行職業。做了決不會怨。便是做官。

唱戲的人。拏了打折頭的包銀。往往怨天恨地的說。為什麼我們的行當這樣不值錢。夏天要打折頭。冬天又要打折頭。真氣死人。我的兒子。一定不給

他學唱戲了。其中也有幾個。等不到他兒子棄行。自己先棄行了。

　做官的就不同。往往有外國畢業的碩士。回到中國。託人寫了八行箋。費了面子。好容易在部裏得到一個位子。薪俸計二百元。打了八折。再打六折。已經不到一半了。還有什麼飛機捐。愛國捐等等。餘下來的錢。對付部中同事們的應酬。恰巧用完。住在南京的房飯錢。還是要自備資斧。

　這麼比唱戲苦好幾倍的做官。從沒聽他們有一句怨恨的話。更沒有人不許兒子再做官。也沒有人願意棄行。

　有人說。做官棄行。未嘗沒有。不過要發了財。才肯棄行。我覺得這也不然。做官好像也應用着賭錢的方程式「贏了再要贏……」所以就是發了財。也不肯罷休。直到不能再做時。方肯不做。

　然而不怕薪俸打折頭而只管肯做的。我總認他們是一個廉潔的清官。

無線電話之應用

　無線電話的應用。本來不過報告新聞。演講。宣傳。娛樂等項。但近來又發現兩個新應用法。一個是「念經」。一個是「駡太平山門」。

　我起初聽得無線電話中有和尚念經。以為這不是聽的東西。怎麼把「如是我聞」的佛經。當做「滾呸篤娘個蛋」的獨脚戲一樣看待。後來一位吃素朋友告訴我說。這是一種功德。倘使全中國有十萬只收音機。這裏有七個和尚念經。便與七十萬個和尚念經一樣。這功德大得很。

　駡太平山門。我在五月一日才聽得。那人的口氣。似乎非常憤恨。只聽得叫道「戚××先生靜聽。這件事情。到底怎樣。你辦不辦。不要一味延宕。躭誤我的正經事」大約是戚先生拆了爛汚。實在無法可施。只得來一下廣播了。

除了這兩個應用法外。我倒也發明幾個。不想專利。情願向讀者公開了。

第一是「叫喜」。失了魂。叫牠回來。不是容易的事。如果在無線電中叫喜。「阿囡啊。……轉來罷。」無論靈魂在外國。他會回來了。

第二是「喊叉麻雀」。三缺一的時候。只消在無線電話中一喊。不管認得不認得。都可以尋去加入了。

第三是「喊火燭」。小畢三冬天在路上喊火燭。真凍得要死。如果改在無線電話中「寒冬臘月火燭小心……」的喊起來。豈不便利。

第四是「杭小囡」「杭杭伲個囡囡要睏睏哉……唉……杭杭唉……」如果用無線電話。做母親的。都可以去做別的事了。

第五是「討債」。「某路某里幾號門牌王先生聽聽。你欠小店裏一筆款子。有半年多了。現在限你三天。過期不來。我要觸剷了。」人人有廉恥的。被他天天在無線電話中喊。那裏受得住。一定肯歸還了。

韵

詩詞和歌曲。都有韻。韻文比散文。念起來好聽。不過韻文要受韻的拘束。做起來麻煩一點。於是詩也革命起來。打倒韻和平仄聲。便有新體詩。不過近來的新體詩。也很有人覺得不能無韻了。

韻。我們大概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是詩韻。第二。是戲曲的轍。第三。是俗曲的韻。詩韻與各地口音。未必盡合。祇能仄仄平平仄仄的朋友。寫在紙上。中國的戲曲。用中州韻來做標準者。各處都可以通行。不過雖同是用中州韻。崑劇與京劇。韻的分類很不同。京劇分為十三轍。崑曲南北又不同。都要分到數十部。俗曲隨着各地人的口音而成。如蘇灘申曲之類。與詩韻既不同。與京崑劇也兩樣。

俗曲的韻就限於一地口音。倒來得最自然。詩

韻和戲曲。都有勉強的地方。我在小時節。家母教我學詩。我見一先韻中。有一個圓字。用我們蘇州口音念起來。總覺不對。後來才曉得這詩韻是湖州人做的。湖州人把「圓」字。念做「弦」字。譬如我們說。「圓圈圈」。湖州人便念做「弦牽牽」。所以「圓」「緣」等字。都在一先韻中了。

京劇之十三轍。是中東。人成。江陽。發花。梭波。一七。懷來。灰堆。苗條。由求。言前。姑蘇。斜乜。然而既有了懷來。為何又有灰堆。我覺不明白。

還有一件妙事。「旋」和「全」二字。我們的口音同「錢」。中州韻念起來。他的尾音。和「圓」「緣」等一樣了。總而言之。一先韻中。我覺得有兩個韻。但是常常混在一起的。

韻文忽然出了韻。當然先生要請他吃大槓子。伶人在台上把轍改換了。或是忘了原句。往往會鬧成大笑話。從前有一位把嗓子標壞了的老生。唱轅門斬子。本來應當唱「聽說是老娘親來到帳外。楊延昭下位去迎接娘來。」但是他唱懷來轍。嗓子夠不到。臨時改成一七轍。第一句唱「聽說是老娘親來到帳裏。」這「裏」字被他唱得很好。一點不露出他嗓子的蹩腳來。他非常得意。第二句唱「楊延昭下位去……」他想不出末腳用一個什麼字。心裏一急。便唱道。「楊延昭下位去迎接阿姨。」下面來了一個滿堂倒好。

統原商業儲蓄銀行

十五年儲蓄計劃

致富捷徑

● 十五年內 每月存洋 十七元四角一分

● 十六年後 每月得利洋 八十二元五角九分

用之不盡
取之不竭
一勞永逸
幸福無窮

▲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行址 上海天津路五十號 電話：

總理室 一五九二八
副理室 一〇四五〇
營業部 一八四二一
儲蓄部 一八四三一
經租處 一八五四〇

國泰商業儲蓄銀行

本行以輔助社會事業發展農工商業經濟力量爲職志對於營業尤愼守持重之旨自開業以來辱承各界信許熱心贊助業務日臻發達專營各種存款放款抵押貼現國內外匯兌代客買賣證券股票生金銀代收房地租暨各種定期活期儲蓄存款另備詳章函索即寄利息優厚保障安全倘蒙 惠顧不歡 定當格外克己以酬 雅愛伏乞公鑒

特點

利息優厚
保障安全
手續簡便

商業部

特種往來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國內匯兌
抵押貼現
代理收款
代理解款

儲蓄部

定期存款
甲種活儲
乙種活儲
特種活儲
零存整付
整儲零付
整儲整付
存本付息

(詳章)(備索)

上海山西路天津路口
電話九三二二三轉接各線

素窗綴豔錄

素公

▲雀屏爭射記

秋雪生弱冠年華。翩翩風度。生平醉心革命文學。尤景仰某先生之爲人。每有論文。推崇備至。去歲。以河陽君之介。得謁某先生。時適有同袍某君之妹。芳字蓮容者。破瓜年紀。綽約丰神。服飾摩登。雅擅交際。宴會場中。與生數數覿面。生驚其貌。對之頗致傾倒。而蓮久慕生名。並佩其才。因亦時與一通款曲。愛情一物。最易凝結。兩人初尚不過以友誼相待。久乃不覺進一步而發生戀愛。卿卿我我。共以白頭相許焉。然蓮家本屬巨室。有財閥之目。而蓮之中表弟某。正挽媒與蓮議婚。某曾留學法京。獲博士銜。夙爲蓮父母所贊賞。而早以秦晉相期。今睹蓮忽願委身事生。大不爲然。居間作祟。並使人諷令生速斷情絲。毋作癩蝦蟆之妄想。顧生並不以齊大非偶而表示讓步。且與蓮益謀所以諧眷屬者。聞蓮父母已訴之某先生。將丐某先生作一公平判斷。特不知某先生手中紅線。果繫阿誰耳。

▲花瓶別記

雲影女士。曾一度寄迹海上。厠身交際場。憑其服裝之奇麗。手腕之靈活。儼然有交際花之目。旋識天水公。公年垂垂老矣。而擁巨資。與宦海中人尤多交接。女士醉翁意不在酒。曲意

奉承。未敢稍忤。紅顏白髮。時掩映於銀鐙影裏。細樂聲中。而諸大逆旅。亦時印兩人之足跡。彼素垂涎女士之五陵年少。反弗能與龍鍾老叟一爭短長。亦惟徒致艷羨。自呼負負而已。未幾首都某機關爲提倡女權計。錄用女職員。女士聞之。輒思一顯身手。並以機關之主者與公有舊也。遂請於公爲汲引。公時適有首都之行。並嘉其志。卽爲推轂。不數日。女士固置身機關中。且位優而祿厚。超出諸女職員之上。迨公返滬。女士送之車站。黯然話別。並訂後會之期。兒女情長。公亦不覺老淚頻揮也。自是以後。非女士飛假來滬。卽公親往會晤。平時書牘往還。尤無虛日。公於知友之前。恆贊女士爲多情種。而亦本人惟一情侶。可與終始者。乃不料半月以來。去雁依然。來鴻頓杳。方訝異間。得一紅色喜柬。則女士與某公子婚之帖也。公愕然良久。如剜心頭肉。顧某公子亦一紅客。勢均力敵。卒亦無如之何也。

▲書壇儷影

艾衣生本一落拓不羈之士。爲文汪洋有奇氣。爲詩亦別具風骨。多性情話。橐筆海上。已五六載。顧所如輒左。鬱鬱未能得志。而以不修邊幅。飽經憂患。亦不似當年風度。朋儕輒致惋惜。生亦看劍長鳴。但歎命運厄人。無如何也。生爲遣其塊壘。恆於夕間。蹀書場聆彈詞家奏藝。場中聽客。女性佔其四之一。中有一女。貌美而性溫。服裝雅素。自有一種可人風韻。每晚危坐一旁。側耳靜聆。不苟言笑。有識者。謂是某巨公之掌珠。生平惟具書癖。其他娛樂場所。不輕涉足也。生佩其操行。稍稍注意。而女對生。亦在有情無情之間。久而相稔。漸通言語。迨展邦族。且屬戚誼。惟輾轉遷移。不通音問者久矣。自是兩

人日見親善。不復再拘形迹。生亦時至女家。頗獲女父母之優視。乃兩人愛情成熟。方謀挽冰人通蹇修時。女父忽有許字某姓之說。現女正起反對。並擬稟白與生戀愛事。特不知有情人能成眷屬否。而生與女。則迄今猶按夕聯袂蒞書場。共聆雅奏也。

▲文園風雨記

友輩中不乏多情種子。如剣薊生其尤著者也。然多情自古空餘恨。此中玄祕。早爲前人十語道破。特聰明多被聰明誤。急流每忌勇退。懸崖輒慚勒馬。坐使情濤愛浪。常得飛揚跋扈耳。生固書香門第。工詩善書。早歲馳譽騷壇。有鄭虔三絕之目。姿容俊美。秀出班行。擲果盈車。到處博玉人青睞。然生對此庸脂俗粉。了無當意。嘗謂人曰。必具道韞之才。飛燕之美。始足爲偶。斯人不出。甯願鰥魚終也。前歲。生以生活所驅。棄筆走海上。硯田所入。差足自給。初依友人以居。繼以種種不便。自賃一椽。並雇一蒼頭以資雜役。屋主人亦風雅士。與生殊爲相得。過從既頻。於其家人亦漸稔熟。不復拘執於形迹之間矣。主人有女。芳字曼蘋。螓首蛾眉。亭亭玉立。平素頗好藝術。嘗以仇十洲粉本臨之。尙能肖其神髓。自讀生書畫。殊致欽佩。生以倜娖子適合其理想中之美人。每與談藝。時露言外之意。惟慮齊大非偶。恐終莫獲載得美人歸耳。久之。兩人日進親密。不啻家人。而憐愛之情。亦互溢於言表。但生每向之邀訂白首。則以年齡尙稚。婉謝之。究不知其芳心之何屬。然生已顚之倒之。寤寐求之。淪於愛波深處矣。無何。有某豪家向女求字。其父母許之。女亦不加反對。墳成鸞譜。佳人終屬他人。生聞此耗。心如刀剜。近且鬱鬱成病。瘦損沈郎。其友輩聞之。將勸生遷居。

免爲情死。噫。天不尤人。好事多磨。若生者。亦可謂可憐蟲矣。

▲月明林下美人來

莫愁生今貴矣。蓋時局每起一度變化。生之囊橐亦必一度中飽。而以最近二次爲尤甚。於是趾高氣揚。睥睨盍不可一世。初生雖有奥援。而於鳳先生則獨敬而畏之。小心翼翼。惟恐稍授以隙。既而鳳先生以時勢造英雄。於一夕中超升數級。不特其位遠出生之上。其權勢更有炙手可熱。壓倒一切之槪。生度人量己。乃益恐懼焦灼。坐臥不安。謀所以巴結而聯絡之者。願一度使人贈以金。先生却之。再度使人贈以車。先生又却之。至最後親自登門。卑躬謙詞。願北面執弟子禮。終身師事之。詎意先生又加堅拒。冷然絕之。生悵悵而歸。若有所失。徒歎夫子之牆千仞。不可得而入也。不料精誠所至。金石固爲之開。一日。賈入某。宴先生於其私邸。賈與先生雖非素識。然多金。而先生亦將別有作用。不惜紆貴以寵之。杯酒聯歡。談笑生春。飲至半酣。忽見一倩影過於側。乍見生眩。如驚鴻之一瞥。魄爲之奪。不禁離坐以要於道。恣作劉楨平視。女羞急返身遁去。而先生尤癡立如木雞。良久始歸原座。更盡一杯。玉山頹矣。遂由賈車送之歸。詰朝傳其事於外。生聞之大喜。以與賈有一面。遥往訪之。詢以始末。始知先生昨見麗者。即賈之戚梅仙也。生即鼓其簧舌。以撮合山任之。賈慫其言。允焉。却扇之夕。先生誦月明林下美人來句。如在夢中。而感生至不可名狀。由是先生之門。無日不有生之蹤跡。親幾如家人父子矣。

▲黃金何日贖娥眉

秋雲生本世家子。性穎悟。擅辯才。年十四

歲。即束詩書於高閣曰。人生行樂耳。好景不長。瘠年難再。烏用此章句困厄人。自是輕裘肥馬。日作五陵年少遊。生固美姿容。揮金輒如糞土。北里嬌蟲。每以不獲邀其游踵爲憾。偶爲所眷。則傾身事之。唯恐失其歡心。而宴席之間。妓與妓相值。尤多爭風潑醋之事。一時墮鞭公子。咸爲側目。如是三載。家產蕩然。生乃悉貨華裳。易衣布服。而以素色飾其冠履。僞托居喪。日以羅掘所獲。仍逍遙於紅樓碧欄間。紙醉金迷。豪情如昨。又半載。始絕迹花叢。未嘗稍受妓家白眼。人亦以其興倦看花。不知其已瀕于山窮水盡之境矣。此後餐風宿露。流浪於外者可二載。至前歲始得友人汲引。入某公司掌簿籍。月入達百余。居三四月。服飾一新。囊橐漸充。而公司本鄰花市。目繫鶯花歷亂。不免有髀肉復生之感。於是重尋舊徑。另覺新知。冶遊隊中。又添一枝生力軍。不知生往事者。咸訝向來豪客。浪擲纏頭。足爲花國生色不少。會有婉娘者。以質美性柔。頗獲生之青睞。婉娘亦致其熱戀。願締同心。而婉娘之假母。本耳熟生之豪槪。以生重彈此調。必獲厚貺。所以籠絡之者。更無微不至。生之徜徉花月。原抱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之宗旨。當其盛時。曾不作桃葉桃根之想。乃至此竟着魔障。莫克自拔。卒於友好處貸得五百金爲脫籍。營金屋以藏。在婉娘落花有主。在生亦脚跟有綫。以爲從此相依相偎。白頭偕老矣。詎同居未滿三月。該公司忽告倒閉。一朝失業。又入窘鄉典盡衣釵。炊烟屢斷。婉娘食苦自甘。殊無懟意。然牛衣生活。匪可久度。熟籌之下。計惟有假押於人。重爲馮婦。如是生可以資別謀活動。而婉娘亦得生財之道。他日再圓明鏡。回易易也。因請於生。生無奈。從之。然半載以來。生資蕩然。而

婉娘亦偃蹇不能得志。兩地相思。每不覺同向東風而洒涕焉。

▲絕裾從戎記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夫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此杜工部新婚別詩之一節也。寥寥數十字。而征夫之驕敵雄心。少婦之空閨怨。俱已活躍紙上。讀之有令人低徊不能已者。周君年纔弱冠。家道小康。以無兄弟。彌獲父母鍾愛。嘗在某中學肄業時。有一膩友。姓蘇。芳字雪芬。曾與君爲比鄰。識之亦自此始。時兩人年皆僅八九齡。青梅竹馬。足稱兩小無猜。其後君家遷居別地。兩人仍時來往。咸藉尺素互訴衷懷。迨共几硯。愛情之苗。更日益茁。然發乎情。止於禮。初未嘗稍涉曖昧焉。今春有往芬家求字者。芬父母將許之。然芬早與君盟白首。寧肯他嫁。乃一面白其志於父母。一面促子亦稟堂上。延媒委禽。君之雙親稔知芬慧而賢。從之。芬父亦不忍奪其志。遂訂絲蘿。擇期舉行婚典。一雙璧人。見者咸以神仙眷屬目之。而兩人中心欣慰。亦不言可知。詎料婚未三日。而國難忽作。君固以救國自任者。每讀報紙。輒致涕下。遂與偕行。臨歧之日。其親極力勸阻。芬更握手依依。熱淚如貫珠。然君志已決。殊不能以兒女之情。短英雄之氣。卒含淚絕裾而去。長風萬里。壯哉君也。惟芬自君去後。日以眼淚洗面。情狀頗覺可憐。記者爰再錄杜詩一節以示芬。感亦可稍解愁懷歟。「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輕薄桃花逐水流

穎川公雖不讀書。而喜附庸風雅。費數十載之逢迎結納。居然得儕搢紳之列。財產亦因以日饒。門第巍峨稱閭閥焉。公有愛女。芳字儕環。碧玉年華。風姿綽約。公以伯道無兒。祗此中郎一女。視之無異掌上明珠。比以年衰多病。雖畜二姬。弄璋終恐無望。爲免若敖鬼餒計。遂擬招贅乘龍。藉綿一脈。會有衛生者。爲公故人之子。面如冠玉。彬彬有文。其家小康。而雁行有七。除孩提外。且俱在求學之時。歲費學資以千計。入不敷出。家計日絀。其父既知翁有贅壻意。即託冰上人以生爲請。公素器生。認爲可使袒腹便揀良辰。以盟秦晉。並援世俗雄養媳之例。命生卽居其家。日常生活。頗優待之。生亦私幸得所。於學益致勤奮。非往返學舍。未嘗一越雷池。其幽靜直如處女。然環則反是。居恆醉心交際。習於浪漫。自生來後。跅弛愈甚。公屢誡之。勿悛也。兩人本定來歲三月間舉行婚典。公至是深恐發生變卦。遂提早以施結褵。詎意婚期前一日。女忽芳蹤杳然。四遣偵騎。終無所獲。旋於其枕畔發現一書。述所以逃婚之故。公至是嗒然若喪。以千金餽生。囑令他娶。相向涕泣而別。環出亡之日。卽與某少年實行同居之愛。然某少年固一儇薄之徒。所交多市井無賴。與環苟合。無非涎其多金。一失足成千古恨。環其甯能倖免哉。

▲折柳記

吹竽先生。既得某公堦前盈尺地。聲勢乃日見煊赫。左顧右盼。已非吳下阿蒙。年逾而立。酷好修飾。雪花塗其面。香水洒其身。翩翩衣履。顧影自憐。幾自忘額上縐紋。早添幾許矣。今歲當洪水汎濫災黎遍地時。先生從諸大慈善家

之後。奔走募捐。掌理賬務。若甚熱心者。而履纏則因之益形充溢。俄而倭寇侵佔東省。舉國憤慨。先生以賑事已成尾聲。乃去而作抗日救國之運動。每對衆演說。口若懸河。至憤慨處則握拳擊桌。淚數行下。又儼然鐵血男兒也。而先生之名亦愈噪矣。先生素好作北里之遊。嘗於某妓家賞一妓曰紅珠者。奉若天人。備致傾倒。屢欲聾珠定聘。納爲簉室。顧時先生雖得志。而以築金屋需錢。納身價需錢。備器具。置飾物。雇傭役。亦無不在在需錢。儲大巨款。一時殊未易措集。有志莫償。常用鬱伊。而於紅珠。則益致眷戀。惟恐章台之柳。爲他人捷足先折者。迨先生一度奔走於賑災。再度奔走於抗日。囊之空有此願者。至是乃一一實現。某日之夕。正爲先生迎歸桃葉。笙歌沸宵。歡愉達旦。且購最新摩托卡。恆於萬家燈火時。雕轂輕馳。豪情勝慨。足令奇肱却步。焉驪汗顏。而先生此時之樂。亦非筆墨所能形容。然外間之論先生者。咸曰。此熱心慈善者也。此熱心救國者也。

▲當爐憶艷錄

余抱東晉畢吏部癖。而同事數人。亦多與歡伯有緣。每以傭書所入。偕赴酒樓作劇飲。一舉十觴。期在必醉。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者。不啻爲吾儕寫照焉。猶憶客歲之春。距余寓樓百步外。新闢一酒家。規模雖不宏大。而地位幽靜。陳設整潔。所售釀亦多精品。主人越中產。年逾不惑。貌清癯。性和藹。絕無市儈俗態。以是吾儕常往買醉。主人待之。亦殷勤倍於他客。寖久幾如故識。不復拘拘於形迹間矣。主人有子一女一。子出外就商。以染痼疾。父母願不善視之。女年及笄。芳字小翠。貌頗昳麗。居恆亂頭粗服。佐理瑣屑。了無時下摩登習。而天然風韻。愈覺可

人。余友懺紅生極敬愛之。謂海上摩登如雲。實無一足當吾意。如倜妮子者。品貌骨格。斯爲吾理想中之佳人。人有詆之爲活招牌者。生憤然與之爭辯。謂是乃天人。安可輕褻。舌根爛嚼。不怕墮入泥犂地獄耶。顧人亦靡不敬重其之賢淑。特以生之鍾情。意戲之耳。然生雖愛女。未嘗一涉游詞。祇於意態之間。表示其眞摯之情。而女對生。亦時流露其眷眷之意。惟亦以禮自閒。不作輕薄態耳。如是日往小飲者。可二月餘。而兩人無形之愛。亦愈凝愈固。時生固使君無婦。而女亦羅敷無夫。余儕乃慫恿生挽媒求字。果一說而合。今兩人已於前日行結褵禮。一對璧人。往賀者無不嘖嘖稱羨。茲余握筆草斯篇時。遙知兩人閨房之樂。必更有甚於畫眉。特不知於香衾影裏。猶能憶及樽前賭酒之情況否乎。

▲漾了甜桃含苦李

懺紅詞人以一寒儒而儕身顯貴。頭銜燦然。說者謂爲文章有價。靡不稱崇。然文章縱有價。倘無能使鬼推磨之利器。恐亦勿能平步青雲。展厥抱負。個中祕事。知之者特鮮耳。詞人故具潘安之貌。擅爲風月之文。亦嫻詞令。工諛語。娓娓然。醰醰然。輒使聆者如飲醇醪。不自知其爲之沉醉。嘗詞人侘傺滬壖。等於有家歸不得時。承其故友××相招。下榻望雲別墅。××與詞人曾有同窗之雅。憫其境遇。特爲庇之。詞人居其中。飲酒賦詩。嚣塵遠隔。一時生活頗爲優適。××有表女弟名吟芳者。以父見背。時隨其母來居其處。藉解岑寂。吟芳年正及笄。丰姿昳麗。工書法。能吟詠。有女才子之目。與詞人相處既頻。遂不時一致寒暄。通款曲。且以愛其才調。對之每示猩猩相惜之意。詞人故早蓄花有意。至是更不敢相縱。乃一面竭力以媚吟芳。一

面則丐××爲作撮合。××本爲新人物。自無門戶觀念。既徵得吟芳同意。慨然爲繫紅絲。塡鴛譜焉。結褵之後。閨房之樂。自不待言。唱隨牟載。詞人忽動出洋之念。冀以獵取功名。請於吟芳。吟芳嘉許之。盡出奩資以授詞人。並謂之曰。他日榮歸衣錦。毋忘糟糠也。詞人再拜而受。感激至於涕下。蓋吟芳家固小康。且以母氏祇此一女。故妝奩彌富也。詞人此去一帆風順。不二載。輒隨某偉人鼓棹歸國，復於吟芳處取資以爲活動。果得任顯職。一時聲譽大噪。而吟芳以有壻乘龍。亦恭欣慰。詎無幾時。詞人忽運營金屋。達三四處。竟視故劍如路人。累月不予一面。吟芳患之。不免親踵其居。進以忠告。但一啓吻。輒遭呵責。甚至逐出門外。反眼若不相識。吟芳不堪侮辱。卒賦仳離之章。夫也無良。聞者輒爲扼腕。現詞人已娶某交際花以僭芳位。然某孫悍妒。對詞人行動。時加監視。偶有拂逆。則河東之獅立吼。詞人蹐促閫律之下。竟亦無可如何。每與人談及故劍。似呈反悔之意。然吟芳則清閨焚香。閒翻貝葉。大有出塵之概也。

▲驚濤碎夢記

有號半陣風者。不詳其里居姓氏。少小流落海上。與街頭寒乞兒爭逐的殘羹冷飯間。及長。執役某大博纍。以脅肩諂笑。雅善逢迎。頗博賭客歡。而囊資亦因以日充。衣履一新。幾儕豪貴。左顧右盼。已非吳下阿蒙矣。時有某失意政客者。落拓潦塌。鬱鬱不得志。性固好博。因時徜徉窟中。藉解煩悶。顧絀於資。。未能快意。有時且袖手作壁上觀。酸態可掬。以是窟中人視若贅疣。咸勿禮之。乃半陣風獨具隻眼。見某政客頭如巴斗。相貌堂堂。知非久困池中者。因時假獻殷勤。貸以博資。某政客末路逢青眼。感激幾

難名狀。嘗謂人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半陣風也。視若鮑叔。許不相忘。博偶勝。則倍利歸之。以是半陣風所損無幾。而買恩獨深。未幾。因時局之突變。某政客又一躍而爲新政潮中之重要角色。睥睨一切。叱吒風雲。一洗當年面目。追正名定位。半陣風亦脫却侍服。隨之而往。某政客禮以上客。畀以虛銜。月入可千金。而敲詐所得不與焉。某政客故抱寡人疾。既得勢。輒迭娶二姬。藏以金屋。而半陣風則代爲部署一切。緣政客之正室。夙稱悍妒。政客每憚之。難置籍室。暫別築藏嬌之所。勿使故劍知。而參與此秘幕者。卽半陣風等三數人也。然半陣風本具小白臉之資格。而抱登徒癖者。政客之第二姬。則出自勾欄。淫蕩成性。二難既并。焉得不如磁石之引鐵。而涉曖昧。惟葉底青光。力守秘密。故政客迄不知綠頭巾之已加諸我也。然政客之妻。則已微有聞知。偵得兩人風雨聯床之夜。輒領大隊娘子軍前往問罪。浩浩蕩蕩。如臨大敵。幸半陣風聞聲驚覺。跨窗而遁。至是萬疊驚濤。不得不倒捲而去。事後。某政客聞知其事。夷然不以爲意。而半陣風於二姬處。亦依然穿房入戶。時抱溫馨焉。

▲寒心未肯隨春態

邇來弦歌之地。輒多醜聞。而號稱男女同學者。其情波愛浪。尤多極盡陸離光怪之奇觀。相習成風。恬不爲異。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浪漫自熹者。固已比比皆是。而潔心獨捲者。亦尙不乏其人。如玆所記之趙寒梅女士。卽其一也。女士浙籍。家道頗豐。年十八。丰姿明麗。體態端凝。所謂大家風範。女士有之。前歲。其家以鄉間盜賊如毛。恐遭波及。乃遷家來滬。權作寓公。時女士已畢中學業。因卽轉入某著名大學肄業。

入校之初。尚不知其內幕之何似。頗亦安之。又其性情本甚和婉。故與桃李行多所契合。況切磋琢磨。正有賴他山之石。更不應絕之故甚。乃有諸同學如張姓方姓陳姓者既與女士稔熟。即邀其加入爲異姓姊妹。女士不獲却。即亦允之。由是諸人之對女士。日晉親暱。漸至不拘形迹。而燈畔細談。帳前絮語。亦復無所顧忌。女士於此始稍稍異之。然尚未悉。終點之所在。故仍勉與爲歡。乃有一夕。張方諸人。忽沽佳釀。力泥女士小飲。女士以不勝謝之。但諸人糾之不休。殷勤備至。女士不忍故絕。略一沾唇。然所飲不過涓滴。輒覺熱度漸增。兩頰宛如火炙。而心頭亦無異小鹿之亂撞。女士孤疑滿腹。方欲起辭。詎張姓者已展兩臂擁摟諸懷。而倒於床上。謂今夜不耐孤寂。請共枕衾。言時且俯首將吻女士面。而眼波欲滴。媚態可掬。女士至是大駭。力脫其懷。嚴詞以絕之。反身歸其臥室登床而睡。私幸不爲所愚。尚克自立。否則。其與禽獸相去幾希矣。自是而後。張方諸人竟嘲女士至於刺骨。偶相值。怒目橫眉。若欲吞噬。女士遠而避之。不與較也。乃既絕彼。忽又有某某數人者。來與女士折節下交。謙恭萬狀。女士鑒及前車。雖未拒諸千里外。亦僅虛與周旋。暗自戒備。詎此數人最後之表示。竟擅獻女士以男子照片二。而自任爲撮合山。於是女士始知身入魔窟。在在有被祟之可能。遂收拾書囊。悄然退學矣。

▲鴛鴦離合記

河東生姿容俊美。衣履翩翩。一濁世之佳公子也。其家固豪於資。所與往還者。又多五陵年少。自命風流之輩。故年十四五。即隨衆徵逐花叢間。偎紅倚翠。恣爲放誕。其父母以膝下祇

其妻姿色平庸。不堪爲匹。請於父母。願解婚約。

其父母百端勸解。生卒不聽。因令冷人往告坤宅。時坤宅關於妝奩之物。俱已置備。一切咸極富麗。惟見生迷戀花柳。揮金如土。亦正抱有悔意。故聞仳離之說。慨然應允。遂延律師。退歸舊約。一段姻緣。生生折斷矣。初生之與妻離異也。已與一女名荷珠者盟訂白首。荷珠爲一新女子。服用起居。一惟摩登是尙。牛對之殊形顚倒。而珠亦以生擁有多資。曲意纏綿。既與故劍離異。更定佳期。與諧琴瑟。父母雖弗善之。不能奪也。乃兩人賃某大旅舍合巹之日。其前妻亦在該旅舍與新婿舉行婚禮。蓋其妻自解約後。即與某氏子重訂秦晉。不謀而合。誠未有之趣聞。而其前妻妝奩之富。則尤足令人豔羨。生婚後迄今未逮二月。荷珠已以嗜蓄而首鬨。伉儷間時起齟齬。恐難期偕老也。

▲今風塵三俠

周蓉裳女士。奇女子也。其籍項城。家於海上。父操計然術。擁資百萬。蜚聲市廛。人咸目之爲財神。蓋固白手成家者也。女士服飾思想。完全爲一新潮流之急先鋒。顧其爲人也。寡言笑。重貞節。俠骨柔腸。幽芳獨抱。則又純粹爲舊禮教下之賢女子。去歲。卒業中學後。即在家自修。燈影書聲。孜孜不倦。而如烈女傳等古籍。尤不離左右。其所居爲一自建洋廈。第以家中人少。空屋至多。乃以一部賃諸某公司爲寫字間。少年黃企華。即供職於此焉。黃年弱冠左右。丰姿英挺。矯矯不羣。有玉樹臨風之概。雖亦畢業中學。顧於國學極有根底。每於報端投書論文。讀者輒深嘆服。並善吟咏。工書法。業務之暇。則執卷咿哦。不作無益事。服裝甚樸素。衣敝褞袍。與衣狐貉之裘以處。怡如也。與女士相値既頻。漸通言語。傾談之下。彼此咸深折服。相見恨晚。

時女士父以惑於媒妁之言。將以女士許字某姓子。某家亦屬巨富。族中人多居顯要。然女士見某。完全一紈袴兒。傖俗可鄙。嘗於父前表示不願偶彼。乃其父醉心門第。專制自爲。將擇期受聘矣。女士本早屬意於黃。至是乃明言其志。願委身相事。以偕白首。黃初以齊大非耦却之。繼見女士熱情湧沸。眞誠可感。乃與誓以始終。而盟嚙臂。然黃本一窮措大。囊橐蕭然。何來多貲。乃由女士略攜金飾。雙雙離家遁逸。至越中。黃擬居於其少時同學李君處。然恐李已身登仕版。貴賤懸殊。拒勿納見。因先止逆旅。馳一函以容之。李得函。即躬至旅邸迓接。在其公館中另除精室以居之。命在署中充祕書職。相待甚優。後李風雲際會。不次擢遷。黃亦隨之安步靑雲。今出宰某邑。頗有政聲。而伉儷間之愛情敦篤。亦一如往時。風塵三俠。復見今時。誠情場佳話也。

▲情海還槎記

六如後人弱冠年華。衣裳矜美。翩翩濁世佳公子也。其父擅計然術。有聲闤闠。擁貲甚饒。以膝下祇此子。彌加鍾愛。偶有越軌。亦不忍稍予呵責。後人畢業某大學後。即自費留學新大陸。然醉翁之意固不在酒。輒恃囊貲之充盈。手儀之俊美出入聲色場中。徵歌選豔。春光爲之佔盡。旋解后祖國一女子。自稱陳姓。爲宦家女。年與後人相若。姿容昳麗。曼妙無儔。固一絕色美人。後人大爲傾倒。與目成。鰈鰈鶼鶼。如膠如漆。迨期滿回國。攜之俱歸。營金屋以藏阿嬌。蓋兩人盟山誓海。實行白頭偕老矣。然後人已使君有婦。其未婚妻亦大家女。經兩人同意。而後訂婚。今別諧琴瑟。其未婚妻之中心悲痛。自不待言。即後人父母亦不直其子所爲。命與女絕。

然後人則甯可與妻解約。不願與女仳離也。一日。自友來訪後人。視女大異。女亦神色徒變。急邀入內室。友詢後人何以識女。後人具告之。友曰。此女昔爲倡門中人。我曾以三千金納作小星。不料入門後私結面首。淫蕩如故。未幾。卽席捲所有潛逸無蹤。今君與之同居。恐亦將爲門楣沾也。後人聞言凜然。乃以二千金與女割席。而負荊於未婚妻前。自陳悔悟。請圓明鏡。時妻正擬訴之法律。及見後人改過自新。遂舉行結婚禮焉。

▲畫師豔遇記

河東生能文章。擅丹青。弱冠年華。翩翩風度。蓋一濁世之佳公子也。其家本屬素封。其堂上亦甚鍾愛。旋以慈萱見萎。後母酷虐無人道。生不堪其苦。隻身來滬上。賃屋一椽。藉筆耕爲生活。顧名不甚彰。所入寥寥。恆至窘態可掬。後遇某文壇巨子。加以提掖。一經品題。身價十倍。日常丐庋者。更踵趾相接。幾穿戶限。比以所居狹隘。乃遷入某洋廈中。月需租金可四十兩。窗明几淨。陳設華麗。生置身其間。與來落筆。亦自以爲南面王不易焉。生之鄰。爲某巨公之外室所居。有一女名月影者。碧玉年華。風神綽約。讀於某女校。朝出暮歸。與生恆相值面。生驚其豔。不覺油然生求凰之念。而女久耳生名。今睹其品貌。亦不能無動於中。相旣處久。漸相稔熟。卒由友誼進於戀愛。盟以白首。今春。女於父母前白其素志。父母亦樂許之。結褵之日。賀者盈門。咸稱天生佳耦。而女妝奩之富。尤令窮措大見後咋舌。蓋其母以祇此一女。竭其所有以予之。而巨公亦以愛妾之情。推愛其女。慨給妝資逾萬。今生已成小康。而伉儷間愛情亦甚篤也。

交通銀行

◀國民政府特定為發展全國實業之銀行▶

主——旨

● 服務社會　扶助工商 ●

業——務

存款　放款　押匯　承兌貼現　國內外匯兌儲蓄

信託　經付　債券本息一切事宜

總——行

上海三馬路外灘十四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六六三九號
　　　　　英文……CHIAOTUNG

發行事務　業務部　電話……一一五一三至一一五一九號

稽核處　電話……一三一九一　一〇八九四　號

儲蓄信託部　地址南京路三五八號　電話……九〇〇七二　九〇一五三　號

◀分支行處▶

上海支行　南京路　民國路　提籃橋　界路　南京　下關　西安　鎮江　丹陽　武進
無錫　蘇州　溧陽　常熟　揚州　南通　如皋　高郵　泰縣　溱潼　鹽城　東台　蚌埠
徐州　新浦　板浦　清江浦　淮安　蕪湖　宣城　九江　開封　鄭州　杭州　紹興　餘姚　沈家門　甯波　鎮海　定海　蘭谿　漢口　南昌　沙市　宜昌　長沙　濟南　棗莊
烟台　黃縣　威海衛　龍口　青島　東鎮　濰縣　天津　通州　北平　唐山　保定
歸綏　石家莊　張家口　包頭　大連　瀋陽　南滿站　營口　孫家台　四平街　香港
哈爾濱　廣州　長春　吉林　黑龍江

瀋盦譚薈

陸澹盦

關於無線電收音的話

從前話匣發達的時候。我便很替唱片業抱杞人之憂。因爲現在的唱片有許多使人不滿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三種。一、分量太重。二、質地太脆。三、時間太短。我以爲這三種不改良。唱片業總有大失敗的一天。

如今唱片業果然一落千丈。其大原因雖是受無線電收音機的影響。但是自己本身的不能使人滿意。似乎也是致命傷之一。

近來無線電的播音收音。可算得發達到極點了。

我家裏也買了一架收音機。接連聽了幾天。很想對於播音台和出售無線電機的店家。略略有些貢獻。

我對於無線電。是整個的門外漢。關於學理。關於構造。都不敢信口亂說。現在姑且把極普通的幾點。討論一下。

一、普通鐘式收音機。背後都沒有門。所以灰塵很容易侵入。假使後面能裝上一扇紗窗。豈不更佳。

一、收音機名目繁多。用法各各不同。假使各種收音機都能印一本用法說明。免得將機弄壞。這也是購機者所歡迎的。(能把保護機器及察看機器的方法附上更妙。)

一、收音機對於各電台播音的度數。各各不同。

所以買了一只新機。先要把各電台度數弄清。眞是麻煩極了。最好能把國內各電台播音的度數。印成一表。隨機附送。豈不大佳。

一。節目中插入廣告。應當在適當的地方。方有效力。否則徒使人厭。大可不必。（節目完畢後的廣告。毫無效力。因爲別人早已不聽他了。）

一。各電台所播的唱片。最好能預先使人知道。不要隨便播送。毫無秩序。以上數端。偶爾想到。隨筆寫出。嗣後倘有機會。很想暢暢快快的再來談一下哩。

字紙簏裏的一篇文章

張家衖口電杆木上的一只字紙簏。忽然倒翻了。散了一地的字紙。沒人理會。

鄙人偶然走過張家衖。在字紙堆裏。檢到一本齷齪破爛的作文簿。那簿子的封面是沒有了。裏邊碩果僅存的。祇有一篇不知所云的白話文。也不知是張三做的。也不知是李四做的。那文章的題目。是「賈似道論」

文章是這樣的。把他抄在下面。

南宋的亡國。實在是賈似道一人之罪。因爲他對於金邦。既不戰。又不和。徘徊兩可。狐疑莫決。其結果便把南宋江山給斷送了。

岳飛是主戰的。秦檜是主和的。雖然兩個人立於相對的地位。但是據吾看來。這兩位古人。都有值得敎人欽佩的地方。

岳飛不必說了。便是秦檜。你千萬莫看輕他。他倒是一位有宗旨的。有勇氣的。他明知道主張議和。要受天下後世的唾罵。但是他的目光看來。南宋的兵力。決不能戰。所以便毅然決然的主張議和。把天下後世的唾罵。一切都不管。這是何等的勇氣。敎人怎樣不佩服他呢。

賈似道却不然。心裏主張議和。又怕挨罵。口頭

上便不得不主戰。既沒有戰的勇氣。又沒有和的勇氣。既不能做岳飛。又不敢做秦檜。這種人怎麼不誤國。數這種人秉國政。又怎麼不亡國。南宋亡國的時候。非但岳飛不可得。連個秦檜都不可得。終於把國家亡掉了。真是可憐可歎。

這一篇文章。雖然做得不好。似乎還有一讀的價值。所以把他介紹給讀者。請讀者細細的體味一下。也許還有一點意思在中間呢。

如是我聞之教育界

前天在梅園席上。遇見幾位南匯縣裏的教育家。據他們告訴我。南匯縣的教育。完全是幾個學閥所包辦。勾結黨羽。排除異己。凡是真真熱心辦學的人。反不能安然立足。同時他們又鬧了幾件教育界的活劇。假使都是真的。真教人可發一嘆。

不必談南匯縣了。便是我們耳目所接的上海市教育界中。難道就沒有奇形怪狀的活劇嗎。姑且舉一家私立中學來做個證據。這是最近的事實。但是各家報紙上。都沒有登載。

在法租界的一條馬路上。有一家私立的「烈士中學」。那學校是紀念某烈士而創辦的。校長便是烈士夫人。靠着他死去丈夫的招牌。在南洋華僑處。捐到了十幾萬塊錢。總算辦了這麼個烈士中學。那學堂的內容。據我所知。學生上課與否。悉聽尊便。宿舍裏可以叉麻雀。打撲克。訓育處預備麻雀牌若干副。隨時出租。每次大洋六角。教員薪水。終年不發。所以大家都請長假。永不到校。女校長除了辦學堂之外。還辦了一所票房。自己唱的是青衣花旦。去年還客串過兩日什麼「賀后罵殿」呀。「三堂會審」呀。居然唱得有聲有色。可以與雪豔琴杜麗雲輩。並駕齊驅。他每天坐了汽車。從學堂裏出來。左右兩邊坐着一對西裝的青年學生。天然的成了一個「騶」字。近來這所學校。因為欠了八個月房金。被房

東在法院控告。把他封掉了。我很詫異。南洋捐來的十幾萬塊錢。究竟到那裏去了。有人說。女校長與一個最知己的男朋友。合股開了一家藥房。十幾萬塊錢。倒有一大半蝕掉在這藥房裏了。以上所述。並非捕風捉影之談。恐怕知道這種活劇的。也不祇我一個人呢。

教育界有這種怪現象。我深爲教育界悲。上海荒謬絕倫的學校。恐怕不止「烈士中學」一家。希望市教育界能加以嚴厲的取締纔好呢。

今年無夏季

天文台上報告。「今年無夏季。」大胖子聽了。哈哈笑。冷飲店的老板。涼了半截。爲何今年無夏季。這個是値得研究的問題。三五個人聚在一起。大家便討論起來。甲先生說。夏季是「熱」的代表。自從中日停戰之後。中國人的熱度。一天不如一天。再過幾時。大約又要回復到零度以下了。管着氣老天。看這樣子。他也居然冷冰冰的不高興起來。把那代表熱的夏季。一筆勾消。所以今年便沒有夏季。這就叫做「天人一致」。乙先生說。「日」的毒燄。在夏季最是利害。所以古人說。「夏日可畏」。如今暴日的毒燄。在春季已是十分凶惡。假使一到夏季。更不知要酷烈到如何地步。所以中國人大都抱着一種思想。「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只要沒有可畏的夏日。大家便與他同歸於盡。也是情願。老天爺聽到了這種詛咒。他便把今年的夏季。完全取消。免得那暴日大張毒燄。這就叫做「天從人願」。丙先生說。夏天這樣冷。冬天一定熱得要死。國家七顛八倒。所以氣候也換了花樣了。這時候要吃火鍋。十二月裏請你吃冰淇淋。丁先生說。中國從此不會有夏季了。夏季尙且冷得這樣。冬季的中國。一定變做西比利亞。中國人一大半是涼血動物。所以根本上用不着有夏季。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究竟那個說得對。還是請閱者加以評判罷。

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會員

中國天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民政府註冊▶

（資本金五百萬元）

中國天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由國內外素負盛望之華商鉅子所合力組織資本之雄厚爲全國保險公司之冠創辦期初暫定資本國幣五百萬元一次收足二百五十萬元志在發揚吾國保險事業挽回外溢利權因鑒于吾國人壽保險事業之幼稚不敢後人特撥壽險基金壹百萬元實收基金五十萬元兼辦人壽保險事業管理力求嚴密投資力求穩健保費之計算與夫營業之計劃絕對依據科學原則志在振興國營壽險事業保障社會安甯故復廣事宣傳保壽之原理務使全國同胞皆能明瞭保壽之眞意義人人得有保壽之機會而得同登壽域實本公司之所望也

◉本公司營業種類◉

水火險
人壽險
汽車險
玻璃險
意外險
繭子險
銀洋險

對於以上各險之投保手續或保單上條文有不能明瞭之處逕請函示或電話通知本公司當即前來解釋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董事長 王伯元先生

常務董事 梁晨嵐 何谷聲 先生

常駐監察 王仲允先生

總經理 梁晨嵐先生

總公司 上海北京路二五五號鹽業大樓

電話 一一六四四號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 中文 七一七一號 西文 "CHANIC" （詳章函索即寄）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求解作文兩用

英漢模範字典

增訂本

增收單字　補充詞句

篇幅加多　定價照舊

本書初版發行於民國十八年，內容編制層多創例，於具普通字典之一切功用外，兼有作文修辭會話及翻用字典之長。學者交相稱譽，與顏惠慶先生且許為翻參字典之王。先後重版多次，風行一時。惟年來事物演進，日新月異，新學生之新義，有待補充，而各方重顧本書，有期其縮龐大字典之功能者。因由編者據最新西籍多種，加以增訂。其中尤以 Winston 字典所有一切特點及新字，本書無不儘量採納。計單字由三萬五千而增至四萬以上，複詞與例句由十一萬條而增至十二萬條以上，頁數由一千四百而增至一千七百，並於原有四種附錄外，增加注音人名地名表及略語表二種，至定價則照舊不加，期於英語學上為更進一步之貢獻。增訂本現已出書，特價祇售二元。

硬布面精裝一冊　字典紙印　一千七百餘頁

定價二元五角　**特價二元**　一部郵費一角五分　掛號費半

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截止

▼**商務印書館新出版**

350-24:7

騷壇逸事

燕子

▲楊了公之滑稽

雲間楊了公爲南社之健將。生平樂善尙義。擲千金無吝色。朋輩中有急難者。莫不乞諸其鄰而與之。花筵酒陣間作雅謔。聞者噴飯。一夕遇於戚家暖房席上。賭說笑話。楊撚髭微哂。徐徐而言曰。聶會辦一女校。聘一國文教員萬某。性遲懶。校中呼之謂慢起士。一日上課較遲。合堂女生大譁。爭嚷曰。『萬先生快些來上吓。我們要白脫課（課褲諧音）哩。』語帶雙關。聞者靡不爲之哄堂。

▲楊了公之打油詩

楊了公。晚號幾園老人。婆心俠骨。嫉惡如仇。中年富於革命思想。與鈕楊生往來最密。鈕之亡命扶桑。楊時匯款以濟之。松人稱之曰楊慈子。郡人某甲長不滿五尺。而娶妻極長。楊袖詩往賀。乃於暖房席上當衆宣誦之。詩曰『新娘何其長。新郎何其短。兩管鼻頭風。吹入肚臍眼。』合座爲之噴飯。竟有狂笑而仰跌地上者。同門戚飯年晚年得子。楊賀以七律一首。中有句云。『來日大難何出世。從天小謫亦前因。』未幾而戚子殤。竟成詩讖。蓋此中亦有定數也。郡中有市嫩雞麵者共三家。居中一家生計最淡。主人一老嫗頗工心計。懇於楊。欲求提倡之。楊爲書一聯云。黃酒童雞風味。白頭老嫗人家。并題跋而盛稱其味美。於是營業竟蒸蒸日上焉。迨鈕爲蘇主席。擢楊爲奉賢縣長。

而潛易其名曰蓼功。楊竟不承認。鈕乃馳書告之曰。『蓼味苦。所以蓑足下之辛苦成功也。』楊乃赴任。未及三閱月。殊厭苦之。乃電辭文曰。『書生作吏。如坐鍼氊。羅掘皆空。補苴無力。不及交卸。乃掛冠絕裾而去。』臨別書一聯於門曰。『此去祇攜一拳石。再來不值半文錢。』蓋所以寄慨。而表示廉潔也。邑人至今稱道勿衰。

▲幾園老人之妙聯

幾園老人。驚才絕豔。妙語如珠。嘗謂世間無絕對。友有以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索對下聯。幾園不假思索。應聲而對曰。『會生祖祖生父父生子子生孫孫生會。』合座為之拍案叫絕。幾園一生。興之所至。到處留題。偶過剃頭肆為之書一聯云。『將刀刮面不知痛。』『以拳打背反覺鬆。』邑人至今傳誦不已。而該店亦因之營業蒸蒸日上。成小康之家矣。古人云一經品題。身價十倍。信然。

▲馮壯公軼事

太倉馮壯公。南社之健將也。左眼微瞽。全社戲以馮白眼呼之。天性放浪。金迷紙醉之場。時見其蹤跡焉。與葉楚傖柳亞子為莫逆交。葉任蘇主席。馮因事過省往謁。時嚴慎予新任上海縣長。馮見葉寒暄後。連呼後悔不迭。葉堅叩之。馮微笑曰。當民國日報鬧稿荒時。余溺於情海中。不克稍盡義務。至今日始知其誤。而深悔之。使當時而鞠躬盡瘁。則今日之宦海中。或可聊寄浮蹤也。且看上之主席中之民政長下之縣長。靡不為民國日報之義務編輯也明矣。言罷狂笑不已。葉亦為之解頤。

▲姚鵷雛之狎伎

雲間姚鵷雛。倚馬萬言。南社中推為巨擘。社友林寒碧之死於輪下。同社數十人。方修禊於

愚園。欲爲　祭之。均以爲非姚莫屬。久促不至。酒半酣。姚始踽踽而來。闢一席宴之。而囑爲撰文。連飲三巨觥。揮毫鋪紙。頃刻而成。同社咸爲擊賞。姚好冶遊。溺一妓曰麗春。蘇小鄉親。兩情融洽。會立夏節。余訪諸院中。鴛夢沉酣。屢呼不醒。搴幃視之。赤條條一對可憐蟲。並頭珊枕。厥狀頗褻。乃潛取其履綃褲擲諸帳頂。戲詠二絕。置之枕畔而去。猶記末句底事東風太無賴。殘紅飛上最高枝。比姚覺。牖中摸索。得詩始從帳頂覓得雙褲。匆促中穿之。不自知其顛倒也。披衣趿履出。見余在院。狂笑曰明知惡作劇者必燕子也。相與鼓掌而笑。

▲戚飯牛之滑稽

餘姚戚飯牛。爲前江西省長戚揚之姪。文章詩賦。冠絕一時。遜清末葉。會主國魂報。與海內文人。互相酬酢。詞壇推重之。厥則詩社之九才子。戚居第一。蓋其下筆千言。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洵奇才人。戚生平善謔。後因迫於生計。與光裕社魏鈺卿編開篇。措辭之風雅。爲該道中首屈一指。吳語日報之新山歌。傳誦一時。猶憶其編搖船山歌中有句云。『古舊老人都說道郎偷姐。如今新翻花樣倒說道姐偷郎』。針砭時俗。纖息無遺。韻事之多。識者咸稱道勿衰也。

▲柳亞子生死之交

吳江柳棄疾字亞子。主持南社。以詩文鼓吹革命。達二十年。文章沉雄博麗。一洗世俗柔靡之概。爲同社所推崇。顧曲獨重馮春航。會刊春航集以捧之。名馳中外。南社事集。出至二十餘册。柳之力也。雲間朱鴛雛。年少特才。與柳論文砥觸。大起筆戰。幾如仇敵。及朱殤而始偃旗息鼓焉。朱身後蕭條。桐棺未葬。同社朱大可顧佛影等。議爲朱覓牛眠地。以埋詩骨。柳聞之憮然曰。我安可落人之後。乃致函朱顧贊助之。社友俞劍華。貧病交迫。就

醫海上。與質一空。樽約馮心俠沈劍霜等。分函社友中之得意者。仿叢抄成帙之例。月給百金。俾不至一家凍餒。其交誼之篤。存心之善。固非時下文褒所能望其項背也。噫。如柳亞子者。直可名之曰生死之交。庶幾無愧矣。

▲葉楚傖質衣辦報

南社健將葉楚傖。文章詩賦。馳譽騷壇。天性豪俠。而富於革命思想。頗為先總理所倚重。與邵力子等創辦民國日報。以宣傳革命工作。為當道所忌。洪憲復辟時代。口誅筆伐。痛快淋漓。為邏人士所欽佩。居恆喜杯中物。每當握管撰稿時。街口銜酒杯。如長鯨吸川。滔滔不竭。而文思即如潮湧。惟民國報銷數不廣。售價亦廉。每歲之虧累。恆逾萬金。葉挪東補西。羅掘一空。時有仰屋興嗟之概。家中衣飾。典質淨盡。幾至三餐不給。典無可典。而葉處之泰然也。編輯姚鵷雛姚民哀聞野鶴等。薪水竟至數月不發。每日賠累車錢。各無怨言。友有至葉家訪問者。其夫人每對客述窘狀。竟謂葉於襪無更替者。然伉儷甚篤。毫無怨態。葉氏一門之熱心於革命工作。洵為民國史中增輝不少也。

▲陳小蝶閨房樂事

錢唐陳小蝶。為天虛我生栩園之哲嗣。才思敏捷。填詞不羣。詩賦文章以外。兼擅丹青。藝苑中人推為鄭虔三絕。嘗春間識一妓曰高美雲。才貌兼優。聰穎絕世。某報嚴選總統。高膺首記。甚喜高之曲線美也。秋間量十斛明珠。迎歸桃葉。築金屋於華龍路。改芳字曰十雲。延名畫家賀天健教之學畫。秀麗入骨。不亞惲冰。陳調鉛擣黛。甘伺妝台。一幅甫成。即為題詩畫角。閨房中樂事。有甚於畫眉者。嚮昔之夕。陳邀知友江小鶼錢瘦鐵賀天健等四五人。團圞小飲於別墅中。酒至半酣。有離座揮翰者。有擊箸狂歌者。陳狂笑曰。曷不改絃易轍。學

唐明皇花底捉迷藏韻事。衆附和之。首由錢蒙面摸索。聞賀之皮鞋聲。一摸而獲。衆益狂笑。十雲身輕如燕。出沒靡常。終夕未獲。然已香汗涔涔。嬌喘細細。比及終局。不知東方之既白矣。

▲于右任之少年韻事

革命偉人于右任。南社之健將也。文章詩賦。舉世推崇。二十年前。提倡革命。與同社柳亞子朱少屛。創辦民呼民吁各報。屢瀕於危。光復後憤項城之專橫。乃學信陵君醇酒婦人。寄情於聲色。其實非所願也。寓滬後與知友姚鵷雛等。徵逐於北里中。識詩妓貝錦。目爲清才絕麗。幾欲拜倒於石榴裙底。甘伺妝台。詎貝錦略識之無。而具辯才。頗爲一般詞人墨客所欽佩。于之認爲詩妓者。蓋亦有因。貝與某詞人訂莫逆交。當于之開筵款客也。複壁中潛藏捉刀人。當筵唱和。均出某詞人手筆。于戇於貝之色。亦竟不疑。偶別三日。貝必倩某詞人修八幅蠻牋。數行雁帛。纏綿情愫。盡洩毫端。于一見之下。腸迴九轉。即訪香巢。纏頭之費。歲逾數千金。粥書所入。盡付之花筵酒陣間。韻事之多。傳遍洋場十里中。老於花叢掌故者。類能言之。

▲張心蕪嫉惡如仇

桐鄉張一鳴。字心撫。後改心蕪。早歲習商。性喜推敲。同儕咸竊笑之。張弗顧也。比及壯年。國事蜩螗。乃拜杭辛齋爲師。從事革命。屢瀕於危。詩多慷慨激昂之辭。文有奇氣。鼓吹革命。不遺餘力。光復後。會任本邑禁烟會長。親友之抱阿芙蓉癖者。不稍假借。獲必嚴懲之。洪憲萌芽。與同門褚輔成等。宣傳討袁工作。項城急電浙當道捕之。名列第三。亡命海上。學信陵君醇酒婦人之概。天韻之花選。張實主持之。偶回故里。邑之土豪劣紳。咸奔避不遑也。人有過。必力斥之。同社者均呼之爲益友。蔣總司令之戎裝照。題詩滿幅者。張之大手筆也。

現服務於甬招商局。鶴儕所得。悉饋曩時諸患難交。歷年弗輟。友輩之得其綈袍贈者。蓋不至一人已也。

▲吳倉碩聞砲墜馬

吳俊卿字倉碩。身不滿五尺。而具三絕之才。兼精篆刻。甲午之役。吳投筆從戎。參吳大澂幕府。揮毫艸露布之暇。短兵匹馬。萬里奔馳。積功以同知用。時隨大營駐兵於遼陽道上。與敵相距祇一河之隔。一夕乘騎帶馬弁數人巡視各營。敵照以探海燈。而轟以巨彈。電光閃處。霹靂一聲。吳驚眩墜馬下。從弁扶之起。吳大呼曰我中電砲矣。踉蹌歸營。即夕上辭呈。託病歸滬上。自此鬻畫度日。不敢越雷池一步矣。然吳之書畫。名重一時。歲獲萬餘金。爲藝林中首屈一者。

▲聞野鶴新婚之夜

泗涇聞野鶴。少有神童之目。年十四即主編申報自由談。輿論翕然。貌清癯。性靜穆。與朱鴛雛楊澄心。(即了公之姪)稱南社中之少年三傑。文學桐城。詩宗閩派。一時爲風靡。雲間幾園老人評近代詞人。獨推鵷鶵(姚鵷雛)結褵之夕。俗例有暖房宴。賓朋環伺。互相戲謔。聞正襟危坐。娓娓談詩。不入諧語。羣疑其僞。比及夜闌筵散。送入洞房。客之狡者。驀伏牖隙。以竊觀風流韻事。穴下而窺。但見紅燭雙輝。繡幃未捲。聞與新娘對面坐床沿上。並肩握手。絮絮談心。竊聽之。尚在推敲催妝詩。不及他語。伺於外者。足酸神疲。而局內之談詩者。尚興高彩烈也。潛窺四小時。而東方已白。彼一雙伉儷。猶不思學鴛鴦交頸。好夢同圓也。於是同社咸服其志趣高尚。而功夫之鎮定。爲不可及。

▲楊古醞妙語解頤

遜清光緒戊申。謝春柳組織國魂報。附設麗則書社。社長爲雲間楊古醞夫子。社友陳栩園戚

飯牛吳眉孫汪閑閑張心蕪謝春柳等。均拜門下。提倡風雅。入社者達八百餘人。楊年屆八旬。精神矍鑠。步履如飛。同門爲設筵福興園以祝嘏。飛箋召花。花榜狀頭趙香玉侍酒殷勤。夫子顧而樂之。憮然謂予曰。惜香而不玉也。卽席賦詩。押情字韻。有掀髯一笑老風情句。同座爲拍案叫絕。各和一律。書橫幅呈諸夫子。比及誕日。裱而懸之書室。以示得意也。

▲高天梅之懼內

金山高天梅。喜吟詩而耽於酒。卽席揮毫。思如潮湧。詩才敏捷。爲同社所不可及。迨被選爲衆議院議員。寓燕京。日與朋輩唱和。國事不問也。項城賄選。賂以金。高被酒大罵。擲金於地。及醒知釀禍。易服逃歸滬上。識一妓曰李魁閣。兩頰如壽陽公主梅花點額妝。貌甚麗。而一見如舊識。視爲風塵中之俠女子。每夕蒞至。傾倒靡已。詠詩十二章。書於畫屏。懸諸妝閣。後爲其夫人所知。河東獅吼。醋海生波。高侷促忸怩。困坐旅邸。不敢越雷池一步矣。社友之邀往宴飲者。必三請而後許。然猶恐其故態復萌也。命其幼子追隨而監視之。客有逼其飛牋召花者。高必市果餌之屬。市恩於子。而默囑其勿洩於閨內。高近視。目光甚短。一夕方在羣花圍繞之際。別院某媪來探客。友有戲牽其裾而低告白。夫人來矣。將奈何。高信以爲眞。瑟縮一隅。頓易常態。杯頃而酒濺於襟。不覺也。時人均引爲話柄云。

▲高天梅之風流案

余爲天梅之族姪而兼受業弟子也。相從最久。事無鉅細。悉荷諮詢。故其生平。余獨知之最詳。師於前清光宣年間。與夫人共設一女校於本邑。生徒頗衆。有女生某。爲吳越王後裔。邑中之鉅族也。女時年十七八。貌昳麗。性和藹聰慧。能詩善歌。

尤悅師作。每得師詩。徹夜吟哦。師亦愛其嫵媚。教授異於羣生。久之遂生愛戀。相與繾綣於校舍中者幾半年。女以慕師才故。甘作小星。師亦誓願娶之。好事誠有望矣。卒以閫威不克如願。越數年。女字於浙人某。亦望族也。于歸之日。師隻身赴杭。獨登斷橋。徘徊終日。望水興嘆。飢渴並忘。意蓋有所慨也。師有詩數十首紀其事。惜余善忘。不復能憶。今事越念餘載。我師物故已五年。女隨夫遠出北地南天。不知所終。記之當無傷忠厚也。

雜詩

佛影

▼舟過西冷橋聞荷香

偶緣花氣憶羅襟。酒面風來百不禁。
試問西冷橋畔月。煙波流蕩到如今。

香與女人

平凡

香氣之與女人。猶腥氣之與魚。其關係同樣密切。不過腥氣遭人所惡。而女子之香。則濃豔馥郁。芬芳。甜膩。處處表現其誘惑力之偉大。幾多男性聞及女子之香。未有不一達鼻觀。既消魂失魄者也。

女人之香氣造成。不外雪花膏香水精等品。有某報士。謂有一女學生關於每月香料化妝品之銷耗。達四五十元之巨。每月之中。計用夏士蓮雪花粉五瓶。白衣人香水半打。雪香精二瓶。四七一香水二瓶。其餘尚有頗多雜牌香水花粉之類。不及計入。所記如確。則女人中此項香之糜費。誠足驚人。記二三年前南京市長劉紀文夫人許淑珍女士。曾以二十五元購絲襪一雙。舉世驚為豪闊。若此女學生。與劉夫人亦無多讓已。

中孚銀行

中華民國五年開辦

實收資本……二百萬元　公積金……二十五萬元

營業部

辦理各種活定期存款，放款，國內國外匯兌，出租保管箱，及代客保管物件，經理水火保險

儲蓄部

資本二十萬元

辦理活期儲蓄，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付，活定兩便及支息等儲蓄

行址

總管理處　上海仁記路

上海分行　仁記路一〇三號

西區支行　靜安寺路一〇〇九號

西門支行　西門和平路

電話　一七五六八—九

上海 四明保險總公司

本公司專營全國水火保險以及船殼險汽車險海員險之設備本忠誠服務精神爲社會貨殖財產之保障如蒙　惠顧請於後列各埠公司及代理處接洽爲荷

總公司　經理謝瑞森　副理范潤生　地址　南京路三九〇號

電話九〇〇六七　經理室電話九一二四〇

△上海分公司▽

經理林聯琛　副理鄭滑清　水險部主任馬嘯泉　船殼部主任蘇味泉　汽車險部主任孫信永　海員險部主任洪雁賓

寧波分公司　江北岸四明銀行

杭州分公司　青年路十八號

南京分公司　城內楊公井

下關分公司　二馬路平安里

漢口分公司　特三區鄱陽街

天津分公司　法界八號路卅七號

外埠代理處

溫州　華興公司

福州　大一行

台州　永川公司

青島　中國實業銀行

烟台　德康商行

南潯　大業公司

紹興　興文橋十五號

無錫　三下塘永興巷十號

南昌　大有紙行

安慶　國大成行

威海　福增德

[illegible]口　[illegible]慶行

旅行儲蓄

平日節省些微用費　儲作旅行川資　或登臨避暑　或駕言出遊　移消耗之費　作遊歷之資　可以強健身體　愉快精神　可以開拓見聞　增進學識　不僅養成儉德已也

旅行蓄儲兼有活期存款之便利　定期存款之利息

本行印有名勝說明遊程預算暨旅行儲蓄章程小冊備索如蒙　垂詢無任歡迎凡於本年底以前開戶者各贈旅行雜誌一冊以示優待再此種旅行儲蓄上海一埠暫歸本分行（霞飛路分行）一處辦理

行址　上海霞飛路五八九號

電話　八二七三九　一二五六〇

上海銀行霞飛路分行啟

窮人的故事

平凡

寡慾多子

一窮漢生子極多。因以艱於衣食。夫咎妻曰。語云。多子多累。誰教你多子。妻亦咎夫曰。語云。寡慾多子。又誰教你寡慾。夫妻如此互責。以第三者觀之。則多子之故。咸咎在夫之寡慾也。

平凡曰。嘗見貧家稱多生子。莫審其由。今觀此故事。可得一解釋。貧者因忙於衣食。終日勞碌。無暇及於慾念。一旦慾生。則一索即得。故慾雖寡而多能命中也。不若富家終日無所事事。惟色慾是務。日且而伐之。雖不寡慾。而終不能多子。貧家之所以多子。乃由寡慾中得之。多子在富家爲可喜。而在貧家乃可恨。甚至互相咎責。蓋亦悽慘事也。

設宴與還席

兩窮友相逢。爲表示兩人間之情好起見。彌篤。甲曰。我將請兄吃酒。快話生平。乙亦曰。豪兄如此厚愛。我亦當設席還請。把酒聯歡。甲曰。目下已屆臘底。事務大忙。我定於開年端午節設筵恭請。乙曰。如此。我定於中秋日還席。

平凡曰。蓋二人皆極力在口頭上表示其慷慨。甲之宴期固已遙遠。而乙還席之約。則更亦不肯示弱也。

粽子作祟

有一乞丐。於端陽節乞得甚多之粽子。除一己飽啖外。尚餘二枚。夜間。止於鄉間之土地廟中。以二枚粽子繫諸土地神座前欄干上。納頭便臥。入睡不久。夢見兩羊鬬角甚烈。丐起力劈之。羊角刺手甚痛。驚醒奇甚。旋又入睡。得夢仍如前。如此者連復相同數夢。皆爲兩羊鬬角。丐稱奇不已。何物擾乃公清夢如此。轉眼瞥見神前欄干上所懸二

粽。曰。得之矣。得毋此二枚粽子作祟乎。遂摘取解裹啖之。啖已。納頭入睡。鼾齁達天明。遂不再作兩羊觸角之夢。

平凡曰。諺有云「叫化子留不住隔宿糧。」又云「窮人發財如受罪。」世因有窮而安。富而無所措手足者。其此丐者之謂乎。

途中不能息

吾鄉有欠債甚多之某君。有一債權者向之屢索不還。其人憤甚。命其僕伺某君外出時。拖至家中。勒令還債。一日。僕果與之相値。遂拖之不放。行至中途。僕力疲乃稍休止。以定喘息。某君曰。速走。速走。在此中途如何能息。脫被他人見。又將拖我至其家。這責任我却不能担負也。

平凡曰。吾鄉有成語。謂欠債者經再三討索而終無切實答覆。曰「三棒打不出冷屁來。」非眞無冷屁可放。乃實由於無錢耳。故無錢之債戶。雖拖之亦奚益。而況欲拖之者之多耶。此債權者之拖某君。雖爲先着。而某君之所惴惴者。而猶恐其拖之不澈底也。噫。窮人豈一拖可了哉。

借債的聖手

有一窮士。借債具有殊能。人因其窮特甚也。皆不願資助之。窮士則登門造訪。因人陳詞。有父執某佞佛。家豐富。頗性甚慳。不肯輕拔一毛。一日。窮士迭訪。見某正禮佛。俟其畢。足恭問曰。人禮佛何爲也。曰。可成佛。又問曰。若不禮佛。則將如何。曰。不禮佛者。將墮畜生道。不能做人。曰。如此。我亦願禮佛。佛曰。善。窮士曰。我頃蒙老伯召示。因憶一故事。有一猴死見冥王。求轉人身。王曰。既欲做人。須將身上毛盡行拔去。卽喚夜叉動手。方拔一根。猴不勝痛楚。王笑曰。畜生。你欲做人。如何能一毛不拔。可見人獸關頭。在肯拔毛與不肯拔毛耳。某以爲其在演說輪迴之道也。乃極稱舉之。謂具有善知識。

窮士乘間白來意。某方思感佛。安肯再墮畜生道。而一毛不拔耶。乃不得已。破慳囊貸少許金與之。窮士出。以其金示人曰。此眞乃猴毛也。

平凡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拔一毛而做人。世儘有此等信佛者。知其所蓄而要挾。遂令慳者不惜拔一毛。窮士可謂罵盡世人。

請早些來

某戶欠債甚多。索債者至。座上俱是。更有不得座而坐於檻上者。其主人私召坐檻上之索債者謂之曰。今日甚對不起。明日請破工夫早些來。其人聞言。喜其將先完結己之債款也。中心大喜。遂揚言以散衆人。次早。黎明即往。叩其相約之意。其人答曰。昨日見君坐檻上。心中甚是不安。故特約今日早來。可先占坐一把交椅耳。

平凡曰。早知請其早來之作用如此。當悔不該昨日代作退兵之舉矣。然窮人對於索債者。固無往而不關心。即索債者得坐不得坐之微。亦能處處通盤籌算。務使其機會均等。各得其平。則設其有孔方兄時。必可慷慨還債。毫無疑義。然天每不能與窮人以方便。祇令在此等細微處見其精細耳。

妓人笑穿布衣詩

鄭板橋。擅詩書畫三絕。目空一切。名滿天下。然獨折服於徐文長。嘗自刻一圖章曰「徐青藤門下走狗。」世皆羞爲走狗。而板橋獨甘爲之。斯亦其異人處。板橋窮甚。當爲舉子業時。貧窶僅穿布衣。然性至落拓。一日。隨薛吉士孫逸志諸人至青樓訪妓。薛孫即令板橋爲詩志此漫遊。妓對之一笑。蓋笑其貧窶而身穿布衣也。板橋乃援筆成詩曰。『佳人對我笑嘻嘻。笑我窮酸穿布衣。一身綾羅包賤骨。前人跨人下後騎。』

平凡曰。賤矣。不謂世猶有賤於窮者。窮人且得從而賤之。固知世之可賤。不在窮不窮。而在品之修不修也。彼

鼓之外修其表。內賤其行。雖富華足以眩人。奈品之難逃詩人深刻觀察。何板橋此詩。足爲窮酸者吐氣矣。

用蒼蠅騙錢

侯官鄭堂。爲閩中有名才子。當爲窮秀才時。無以自活。乃異想天開。於其門口。貼一白紙。上書『一見大笑。只化五文』。並自坐於沿街窗前。招人入覽。往來過路人。思欲觀其究竟。紛紛入內爭觀。當看過外出後。果皆捧腹說好笑好笑。旁人思問得其究竟。已看者則又皆搖首回答。『我不知道。自己看去』。旁人爲好奇心所動。只得授錢五文。入內觀看。鄭堂乃以一小紙包授之。紙上書『看過出去。如告別人就是王八』。及拆開紙包觀其究竟。乃一蒼蠅也。即振翼嗡嗡飛去。而鄭堂即隨手捕之來。復包入紙中。又給後來者觀之。如此依樣葫蘆騙人。得錢甚多。後鄭堂曾詠此事成一詩。青蠅飛去又飛來。惹得路人笑眼開。騙得青蚨沽

酒醉。盜名欺世一般才。可見其作偽欺人。非得已也。

平凡曰。閱西湖志園小紀篇中。曾載三山鄭汝昂（堂字）當窮困時。有一戍出宰廣東。鄭寄之以詩云。三尺兒寬事未諳。飢來強扯破襤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爹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一笑。花厚贈之。則鄭堂爾時以蒼蠅騙錢。雖得諸傳說。或亦信史也。

望魚當小菜

某士人窮甚。每餐不能具菜肴。有子二。每餐時輒向父索下飯菜。士人不得已。乃向鄰家借鹹乾魚一尾。懸諸壁上。謂其二子曰。古人望梅可以止渴。今汝等各望乾魚一眼。吃飯一口。亦足以下飯矣。二子依法行之。忽幼子高聲呼曰。阿哥多望一眼矣。父曰。且莫管他。彼不怕鹹殺耶。

平凡曰。不謂望梅止渴之事後。竟有此酸辛故事。窮人固無往而不遭人嘲笑。況彼且從而自演笑話耶。一嘆。

妻願窮不願死

有妻病其夫窮甚者。每日饔餐不繼。常有枵腹之虞。對夫作怨語曰。肚皮無有飽時。這等日子如何過法。夫恨其妻不能共甘苦。曰。汝欲飽。斯不難。乃推其妻墮河中。俟其飽飲河水。腹鼓鼓如蛙。方拯以出。謂之曰。汝肚皮今飽矣。可滿意已乎。妻恚曰。汝乃置我於死地耳。夫曰。死之日子比窮之日子如何。妻曰。余今乃願窮不願死。

平凡曰。此爲予幼時所目擊之事。當時視爲夫妻揪打之喜劇。乃不知此中實酸辛無比。夫窮而妻不諒。世恆多有。此君乃特於其妻怨窮話辭聲中。治之以死者。俾知世更有苦於窮者。恍悟於窮猶有可繫戀處。其事雖出之以滑稽。其妻之言雖亦若可笑。然此中酸辛。聞者則殊難作笑聲也。

窮士與窮文人

去年滬報曾載。一窮士。因天寒無被。乃糊舊報紙數十百重以禦寒。污垢輒撕去一重。隨撕隨薄。則歲序已有冬而夏。此法彼行之已數年。居嘗語人。此適與氣候衛生相合。頗自詡爲得計。報上列舉其詳細姓名住址。令人歎爲窮人中之發明家。凡智識階級中之窮士。大可效其所爲。俾不至有無被之歎。曾記沈從文述胡也頻。謂胡與丁玲女士居北平公寓中時。室中雖有火爐。然無錢購柴炭。乃取舊報紙燃之。賴以取暖。

平凡曰。可見我輩窮士。殆皆善利用此舊報紙者。滬上之窮士取舊報紙爲被。與北平之窮文人用舊報紙代柴炭。蓋可謂遙遙相對。無獨有偶之窮人佳話也。

靠不住的安慰

欠債者謂討債者曰。恐我命將不久矣。昨夜我夢見身死。討債者曰。陰陽相反。夢死反得生也。欠

債者曰。我又得一夢。問曰。何夢。曰。我夢見欠債者甚多。討債者曰。此乃實事。欠債者曰。此亦我夢中之事。奈何不相反耶。

平凡曰。世之安慰人者。多有所爲而爲。欠債者要夢中之死。討債者實慰之。爲自己討債地也。故謂爲夢相反也。及欠債者愚援用夢相反原理而賴債。討債者即行取消夢相反之定律矣。世之安慰語。果可恃乎。請看討債者之言。

窮有至無×

有貴家子。窮無所依。知父執某方顯貴。與妻議往求助。爲不欲使失貴家身分。命妻飾爲僕從。僱衣舖賃之。僅可得長衫兩襲。兩人分御。迄偕往。以爲苟蒙會見。即得其資助。再贖衣舖。無傷也。不謂至則父執方有其他事。命留宿一宵。僕童見來客寒儉甚。入夜乘其寢時。盜一襲。其內衣當爲襤窶百結也。明日。貴家子得其資助。拜謝去。主人謂僕童曰。窮哉故人之子也。夜竊之僕曰。客之僕則尤窮。主人問何謂。曰。其主窮至無襯着。而其僕則窮至妻×而無之。

平凡曰。僞哉。不知窮至無×之僕。乃即窮至之妻也。窮人蓋無往而不現窮形。此之謂矣。

浪淘沙

劍嘯

▲舟中對月

窗外。月如丸。照澈人寰。四圍山色霎漫漫。
漫着我天涯舟一葉。隨水中間。盡盡不成歡。
還恭憶舊今宵。看寨故關山。遙想壁中楊柳。
笑寰涯雲鬢。

仁豐染織廠

仁豐綢緞棉布號

本廠出品

陰丹士林色布
中興藍布
海昌藍布
名色斜紋
各色素嗶嘰
各色綢紋呢
直貢呢
素府綢
條子府綢
條子漂布
漂白布

註冊商標

仁壽年豐
文武財神
富貴萬年
蘭亭圖
戲鶴圖
吉慶圖
大發財
萬寶山
仁豐牌
龍燈神仙
金八吉

本廠全部用最新機器聘請專家織染漂煉整理上光出品精良馳名遐邇近爲便利顧主零購起見特設仁豐號門市部專銷本廠出品定價格外便宜搜羅國產綢緞呢絨嗶嘰花色時新無美不備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本廠主人謹啓

廠址 齊齊哈路九五一號 電話五二二六二 五二二六三

發行所及門市部 法大馬路 [illegible] 西鎮 電話八〇〇〇二 八〇〇〇三

龍虎商標
完全國貨
人丹
為國產藥品大放曙光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蒲團香夢錄

抱冰

靜智和尙。爲××寺住持靜修之師弟。然其勢力則駕靜修而上之。且好勢故以奪靜修。靜修每懦而遜之。不與較長爭短。靜智年約二十。寶顏[illegible]文工[illegible]之翩翩[illegible]少年。略解文墨。[illegible]能[illegible]文[illegible]七五言近體詩[illegible]無[illegible]工[illegible]書法[illegible]

[illegible]裝點飾。來寺隨[illegible]與寺僧周旋應付。毫無羞澀態。尤喜與靜智交語。暢談佛門規[illegible]業而[illegible]心未泯。[illegible]此[illegible]權[illegible]近水樓[illegible]未[illegible]兩人[illegible]

[illegible]談話。靜智頓有所悟。遂設計於玉。無何。靜修果由玉之撮合。與某少婦訂方外交。鰈鰈鶼鶼。愛好不減智之與玉。由是兩人各得其所。各樂其樂。分庭抗禮。無復嫉忌而妒。相莊嚴之地。亦頓成[illegible]風騷淵藪之場。[illegible]修之入慈[illegible]係因[illegible]寺老[illegible]出資購之[illegible]入[illegible]兩[illegible]長而[illegible]妻[illegible]先[illegible]之[illegible]士擲[illegible]交[illegible]之[illegible]十年[illegible]

寺中國[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乃[illegible]於守[illegible]

行事[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可不[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水[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心不言可知[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之一[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丈夫[illegible]

[illegible]工[illegible]一[illegible]

之[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不如[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國通商銀行

前清光緒二十二年創立

儲蓄部

[illegible]

保障穩固
責任無限

活期儲蓄存款

[illegible]

定期儲蓄存款

甲[illegible]

乙[illegible]

丙[illegible]

丁[illegible]

戊[illegible]

己[illegible]

特種禮券儲金

分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二十元六種並[illegible]

[illegible]月息四厘[illegible]

加利儲蓄存款

此項存款由[illegible]市分行辦理

[illegible]定期之優息有活期之便利

⊙儲蓄詳章承索即奉⊙

總行

上海[illegible]

分行

[illegible]路[illegible]六號

[illegible]市十六號

[illegible]路[illegible]五號

[illegible]中山路

[illegible]口江漢路

[illegible]門[illegible]路

[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門內

[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西門外

[illegible]山東沙角

揚州左衛街

無錫北塘大街

第三回　紫電逐流星好女兒場中賣藝　華燈圓綺夢憨和尚屋上施威

衛福堂是嵩嵐州有名的英雄。一生只生了三個女兒。大姑娘叫玉娥。二姑娘叫青娥。都已經出了門。只有一位三姑娘星娥。衛福堂因爲她武藝最高。相貌也最好。所以不肯胡亂許人。衛福堂雖然有絕好的功夫。他却一不保鏢。二不護院。三不收徒。只守着些薄薄的田產度日。有餘的時候。就把來分給一班窮苦的親鄰。所以家裏沒有什麽積蓄。這一年嵩嵐州大荒。衛福堂的一百多畝田。非但顆粒無收。還有許多比他窮苦的人。跑來求助。在別人若有了一百多畝田。家裏頭只有兩三個人。偶然遭了荒年。也還不至於十分竭蹶。這衛福堂却是個毫無儲蓄的人。經這一下子。就把個一代英雄。逼得束手無策。而且看着這些左右鄰居。和朋友親戚。無衣無食。他如何看得過。只得把些衣服細軟器具。出去變賣了。接濟別人。始而還可以勉強支持。到了後來。實在支持不住。他見了這些向他告幫的人。怕得比見了債戶還怕得厲害。怕到極處。就連夜帶了個隨身包裹。同着星娥。鎖上雙門。溜之乎也。到太原府來找他一個堂房兄弟。他兄弟衛金堂。在離城五里。開了一家糧食鋪。因爲山西年成不好。盜賊更多。衛金堂的鋪子裏。給強盜搶過一次。還刀傷了三個夥計。報了官之後。雖然捉到了幾個強盜。然而

躇勘訊問。隨堂聽訊。已經花費了不少的錢。衛金堂本是個吝嗇小人。除了給強盜搶去的幾百兩銀子以外。又花了若干的使費。肉疼的無可如何。要請幾個護院的人。又捨不得花錢。又怕護院的來歷不明。引狼入室。格外不是頑處。忽然見了衛福堂父女風塵滿面的前來投奔他。他起先很不願意。轉念一想。知道他哥哥父女都有絕好的武功。就留他們住下來。不過隨茶便飯的給他們吃幾口。料來他們也不能問我要錢。屋子是現成的。給一間屋子給他們住就是了。省得護院的要我每月十兩銀子。還要用酒肉供給他。這一下子豈不一舉兩得。既省了錢。又請了個自己人護院。料想以後這些強盜。再也不敢來的了。想到這裏。就立刻喜孜孜的走出櫃房。迎接他哥哥和姪女進去。少不得問問衛福堂的情形。衛福堂和他說了。他心上很不以為然。恰不好意思說。他當下留他哥哥和姪女在一間小房裏住下。住了幾天。衛福堂看他兄弟的供給。十分淡薄。又不同他在一起吃飯。心上已有些不甚高興。恰沒有說出來。這一天合當有事。星娥飯後偶然到店後走走。聽得他叔叔嬸嬸正在堂屋裏說話。星娥待要走進去。猛聽他嬸嬸說道。這兩個窮鬼。來了幾天。橫針不拈。豎草不動。每天倒要供給他們的飯食。到底為了什麼。他們又不是親兄弟。難道他就吃定了我們不成。他叔叔笑道。你當我是傻子嗎。我們自從給那班瘟強盜搶了一次。去掉我一千多兩銀子。還把你嚇得病了一場。要想請兩個看家護院的人。至少每人每月要十兩銀子。還要頓頓用酒肉款待他。委實的叫我捨

不得。難得他們自已走上門來。又不要錢。不過吃我們一口飯。眞是請也請不來的。如若不然。他的飯也不是容易給人吃的。去年我同胞的哥哥來了。也只吃着了我一頓便飯。慢說不是同胞兄弟。他縮縮聽了。停了一回道。這還罷了。我只怪那丫頭一味大模大樣的。不大理人。好像是我們應當供給他們的一般。星娥聽了。氣得粉面通紅。便不進去也不再聽。回身就走到外面。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父親一遍。衛福堂聽了。氣得鬚眉皆豎。說別人要我護院也還罷了。他是知道我師傅的訓條。第二條就是不許護院。他是我的兄弟。怎麼把我當作護院的人。這不是駡人麼。說着就立刻把金堂叫出來。劈頭就是一頓臭駡。說你這東西眞混帳。我是你的哥哥。偶然到你這裏住着。你不願意我們來打攪。你儘管好說。你那怕立時請我出去。我做哥哥的決不挨在這裏一時半刻。你不該把我當作保家護院的人看待。你把哥哥當作什麼人。不看去世的叔叔面上。我今天就和你不得開交。金堂本來見了這個哥哥有些害怕。此刻見他發起火來。兩眼圓睜。神光直射。心上覺得有些凜凜的。不敢開口。別的不怕。只怕他伸出拳頭打起來。如何了得。只好低着頭。憑他臭駡。駡得衛金堂滿面羞慚。一言不發。福堂駡了一頓。立刻叫星娥打起包裹。氣匆匆的出了大門。搬到一家晉義順小客棧裏住下。苦度了幾天。連包裹裏的幾件衣服。都送進當舖裏去了。從來說的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衛福堂有了這樣的功夫。窮起來一個大錢也換不到。一下子就把他急得病了。英雄只怕病來磨。又沒

有錢吃藥調理。又病又急。病勢一天一天的沉重起來。只把個星娥姑娘急得走頭無路。幾乎要尋死。一轉念想父親病到這般沉重。自己再尋了死。可不是雪上加霜。穩穩的立時送命。仗着自己一身本領。要到人家去偷幾十兩銀子回來。去替他父親延醫診治。原是易如反掌。無奈這做賊的事。總不是女兒家所可以做的。想來想去。只有暫時賣藝。還可以博幾個錢。雖然父親秉了師門的訓條。不肯賣藝。然而自己的武藝。却不是師傅直接傳授的。到了這無可奈何。生死交關之際。偶然破一次例。料也不妨。定了主意。趁他父親病得昏昏沉沉之際。重託了客棧裏一個夥計。照應湯水。自己又找了個打雜的。替他拿着軍器。引領到撫台衙門左側的一方空地上。把流星鏈雙刀放在地下。他雖是個女兒家。却很有些英雄氣概。把這些人看得不在眼裏。站在場子中間。向幾個在旁邊看熱鬧的人。拱一拱手道。我們父女兩個。本是岢嵐州人。因本州今年大荒。出門避難。路過省城。我父親病了。不能起床。無可奈何。只好當街賣藝。有不到的地方。請諸位多多的原諒原諒。這時候來往行人。見一個身材俊俏。眉目娟妍的少女。說要賣藝。登時轟的大家都圍上來。霎時間就圍上了一個栲栲圈兒。星娥見四面的人。已經聚得不少。就兜一兜弓鞋。束一束衣裙。使了一路猴拳。又使了一路七十二路鴛鴦拐。連環脚。大凡少年婦女。使起鴛鴦拐來。身段最爲好看。星娥這一路鴛鴦拐。更使得如蜻蜓點水。燕子穿花。襯着他婀娜的腰身。娉婷的態度。看得四面的人都喝起彩來。擲下的錢。倒也不在少

數。星娥又使了一路雙刀。更使得一片銀光。滿身飛繞。約摸着兩場。也擲了有十來弔錢。星娥就收了場子。回去先還了幾弔錢的店賬。又託店裏請了一個大夫來。替他父親看病。一連吃了幾劑藥。星娥就一連賣了三天藝。衛福堂吃了藥下去。就發了幾身汗。漸漸的清爽了些。這一天星娥把藥送到他嘴邊。他心上忽然明白。忙問我病了幾天了。星娥不肯告訴他實話。只說纔病了兩天。他又問起這藥是請了大夫開的方子麼。星娥說是的。衛福堂驚道。你那裏來的錢替我請大夫。星娥不敢說賣藝賣來的。假說在櫃上借的。等爸爸病好了。一起還他。衛福堂這時候的神志。還不十分清楚。只應了一聲。也就過去了。星娥等他父親睡了之後。又出來賣藝。他那個場子的四圍。已經人山人海的十分擁擠。一見衛星娥遠遠的來了。老遠就有人喝道。美人兒來了。大家來看啊。星娥聽見。也覺有些不好意思。只低着頭跑過來。人羣子裏擁出好幾十個人。笑嘻嘻的擋住了星娥的去路。星娥抬起頭來一看。只見二三十個短衣窄袖的人。簇擁着一個少年。一個個都是嬉皮笑臉的對着他。料想不是些好東西。見他們擋住了自己的去路。不免說一聲閃開些。好讓人走路。那班人得不的這一聲。齊齊的分開兩下。中間讓出一條路來。星娥低首疾走。剛走得兩三步。只聽一聲呼哨。兩面的人一齊合攏將來。把星娥夾在中間。預備要動手調戲。不想一轉眼的功夫。一陣香風。眨眨眼就不見了星娥。不知到那去裏了。大家都撲一個空。一霎時這班人就亂起來。只喊奇怪。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會不

見。難道飛上天去了不成。正亂着哩。忽地聽見那邊大家齊齊喝采。又聽得星嬌娥滴滴的喉嚨。在那邊說話。這班人大爲詫異。一齊回過頭去看時。只見星娥已經端端正正。站在場子中間。說了幾句開場白。剛待提起地上的花槍。這班人又一陣風擠了過來。那少年第一個走進場子裏來。開口就說喂。你這位姑娘眞會變戲法。方纔在那邊人圈子裏。怎麽搖身一變。就不見了你的影兒。你這是那一路的頑意。倒得請你教教我們。星娥一肚子不高興。待要打他一頓。又怕父親現在病中。自己出來賣藝。又是瞞着福堂的。鬧出事來。别的他滿不怕。就怕鬧得他父親知道了。病中生氣。不是頑的。所以把氣捺了一捺。拖着花搶對那少年笑道。尊駕踏進我這場子裏來。想來是要和我比武。好、我就領尊駕的教。說着。使一個俊龍盤空的勢子。飛身而起。在半空中滴溜溜的一個大翻身。一抖花槍。就覺有一陣冷颼颼的風。在槍尖上直透出來。這一陣風。直刮到那少年的臉上。就把這小子嚇了一交觔斗。叫一聲我的媽呀。我不是來比武的。不要動手。星娥微微冷笑道。既不是來比武。請站到一邊去。不要在這個場子裏頭混跑。傢伙上可沒有眼睛。請諸位原諒。說罷。那少年已經爬了起來。趕忙倒退出去。一班跟他的人。連忙扶着他。替他撣那身上的灰土。那少年雖然覺得十分慚愧。却又戀戀不舍的不肯走。看着星娥使過一路花槍之後。就提起流星鎚來。沿着場子。四圍轉了一遍。大家連連倒退。讓出了好幾步。星娥使開那柄爛銀也似的流星鎚。只有一閃一閃的紫光。追着一顆雪亮的流

星。呼呼價滿場飛舞。連星娥的面目衣服。都霍霍的看不清楚。看得大家眼花撩亂。不由又亂喝起彩來。四面的青錢碎銀。就如雨點一般。只望著星娥臉上身上擲過來。星娥不慌不忙。依然要圓了那柄鏈。擋住了四面的錢。擋得撒啷啷一片聲響。那些銀錢都飛洒開去。落在四圍地上。就這一蹚流星鏈。就見了二十弔錢。還有一兩多碎銀子。星娥收拾了銀錢。就同店裏的夥計回來。後面就有幾個人遠遠地跟著他們。直跟到大門口。方纔立住了脚。仔細察看星娥恰也看見這幾個人。似乎就是那一班光棍的黨羽。在星娥眼光之中。看著這班人物。眞像個螞蟻蚤虱一般。如何會放在心上。只顧煎好了藥。伺候福堂吃過了。覺得福堂又比方纔好了幾分。星娥的歡喜。自不消說。第二天星娥又私自出去。走到撫台衙門側首一旁巷裏。遠遠看去。已經場子上圍了不少的人。星娥叫夥計抗着軍器。先挨進人堆裏去。自己依然還照昨日的樣兒。只輕輕一聳身軀。就從衆人頭上蹤進場去。一對金蓮。將將落地。就聽有一個人喝彩道。這孩子好俊工夫。星娥也不知道是什麽人。正要先使一路拳法。猛然煠的一件東西。從日光之下飛來。直飛到星娥身畔。星娥看得較親。使個解數。背翻身伸開纖手。只一接。接個正着。原來是一錠三四兩重的銀子。星娥接了銀子。人堆裏早擠出一個虎面虬髯的大漢來。向星娥拱一拱手道。姑娘請來。這一錠銀子。是我的。請姑娘使一路流星鏈。好讓我領教領教。星娥覺得這個人雖然來得突兀。但是他方纔這一錼銀子。丟出來的時候。力量十分沉重。若是一

個不小心。接不着。讓他打在身上。縱不受傷。至少也要吃一交觔斗。就說用不着這許多啊。大漢笑道。江湖上的規矩。千兩百兩不算多。一文半文不嫌少。聽見你令尊正在生病。多的送給令尊作養疾之費。罷星娥雖是武藝高強。江湖上是什麼章程。他是一毫也不知道的。聽了那大漢的話。又不好問他你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只好含糊謝了一聲。收了銀子。一抖那柄綴着紫絨繩的流星鎚。就見一道紫光。在空中閃閃波動。舞到極緊的所在。依然四面八方。無數青蚨亂落。只聽得叮叮噹噹的青錢碰在鎚上。飛蝗驟雨般一齊撞了開去。你看一道紫光。趕着一顆光爍爍的東西。好似一輪明月。在滿場裏縱橫馳驟。又有無數的小黑影。此起彼落。圍着這一道光華。跳擲個不住。又好像滿天星斗。映着天空的朗月。煞是好看。正在這一片聲中。驀然之間。紫光倏地一落。星娥說聲不好。一聳身軀。騰空而起。直縱出人圈子裏去。原來是星娥正把這顆流星鎚。使得呼呼風響。橫斜裏飛來一個大錢。在他那紫絨繩上只一碰。就把絨繩碰成兩段。一顆鎚頭。不知飛到那裏去了。星娥手裏只賸了半段絨繩。然而四面的錢。還不住的丟過來。星娥見不是頭。忙一聳身。跳出圈子。那大漢看了。不由哈哈大笑道。眞可以。眞不錯。咱們改日再見。說着。頭也不回的起身便走。星娥看此情形。知道方纔那個碰斷絨繩的錢。一定就是他發出來的。心上甚是氣憤。恰也不便攔住他。只得把地上的錢。一一撿起來看時。星娥眼快。早瞧見了一個極大的順治錢。邊上磨得雪亮。其薄如紙。其快如風。知道一定是那

大漢發出來的東西。估量着那功夫也頗爲不弱。但是自己既不認識他。又平日沒有得罪過人。無故的使出這種毒手來。倒也覺得可氣。想着就快快的同着夥計回店去。明天下了一天大雨。沒有出來。第三天雨住之後。衛福堂病勢略退。正坐在床上。和星娥說起店主的好處來。說如今世上也還有這樣的人。要不是他這般好意。我這條性命。恐怕就保不住了。咳、一個人生寄死歸。有何依戀。只是叫你怎麼樣呢。說着。那斑斑點點的英雄眼淚。也不由在面上亂滾。星娥那裏敢告訴他自己賣藝的事。只含淚勸道。爸爸病還未好。大夫再三囑咐。不要見風。今天在床上坐了半天。不要累乏了。快睡下罷。福堂也果然覺得有些力乏。正待睡下。忽然房門外一陣諠譁。掌櫃的匆匆走了進來。對着衛福堂就是一個大揖道。恭喜恭喜。衛爺你病好了。衛福堂忙說多謝你肯替我墊辦着醫藥的錢。不然我的病也不能好的這樣快。掌櫃的聽了。不知他說的那一路話。大睜着兩眼。待要開口。旁邊幾乎急壞了星娥姑娘。連連的遞眼色擺手勢。叫他不要開口。掌櫃的十分納悶。只好不響。楞了一會。搭訕着說。衛爺。你今天眞是雙喜臨門。府裏的金大爺。久仰你老人家的大名。想和你交個朋友。送了一桌菜在這裏。留下一個名帖。說明天還要來看你呢。衛福堂聽了。茫然不知道金大爺是誰。忙說我不認識這個人。爲什麼要送菜給我。你快叫他們拿回去。掌櫃的道。他們早擲下菜跑了。上那裏去找他們。衛福堂聽了詫異。就問這個金大爺是何等樣人。掌櫃的道。金大爺是府裏伍老爺的心腹班頭。又

帶着府裏的衛隊。山西一省。提起他來。沒有一個不知道的。衛福堂恍然道。原來就是當初投降了李闖的雁門防禦使金從龍。這個狗頭。他本是代州雁門一帶的強盜頭兒。後來降了闖賊。把地方上幾十個紳士。一齊殺了。報他們以前同他做對的仇恨。後來又不知怎樣受了招撫。這也算個人嗎。你快把這些送來的東西。叫兩個夥計立刻送回去。說我沒有姓金的朋友。想是他弄錯了。掌櫃的急得忙說。你老人家禁聲。金大爺是這太原城裏的一霸。你老人家得罪了他。不要緊。我們這個小店。就開不成了。衛福堂怒道。竟這般厲害麼。回來等我病好了。我倒得去問問他。說着。有病的人。動了些氣。不覺有些氣喘起來。星娥忙道。爸爸你病剛好些。何苦又自惹煩惱。現在還是安心養病。等你病好了。再去找這個小子不遲。衛福堂已覺有些支持不住。嘆了一口氣道。咳、老了。不中用了。就也倒身睡下。掌櫃的也走了出來。星娥打發福堂睡下之後。聽得他微微有了鼾聲。纔出來找着了掌櫃的。悄悄把瞞着他父親賣藝的話。和他說了。掌櫃的方纔明白。就說金大爺送來的這一桌菜。到底怎麼樣。這個人其實是得罪不得的。衛爺不吃。就姑娘留下來吃罷。星娥道。我那裏要吃他的東西。既然不能得罪他。這桌菜就請你們吃了罷。掌櫃的道。那可不行。沒有這個規矩。星娥道。什麼規矩不規矩。只算是我們轉送給你們就是了。掌櫃的再要說時。星娥早一轉身走了進去。又隔了一夜。金從龍果然來了。掌櫃的拿了個片子走進來。給衛福堂看。衛福堂一看。連連擺手。說不見不見。不想金從龍已

經跟着掌櫃的進來。對着福堂深深一拱道。老英雄久仰得很。衞福堂正眼也不看他。只當沒有聽見。金從龍又說一遍。衞福堂白着兩眼。看了他一看。一言不發。金從龍面上下不去。不由大怒起來。星娥一見金從龍走進來。就認識他是昨日的虬髯大漢。暗想果然是他。料想他來意不善。倒要着實防他。正想着。金從龍已經大怒。指着衞福堂道。你這個人。給臉不要臉。也不知把我當作什麼人。你留意着就是了。衞福堂索性一頭睡倒。閉上眼睛。打起呼來。金從龍看了。格外生氣。下死勁釘了星娥一眼。道。你告訴他。叫他不要後悔。星娥不敢和他多說。怕露出實藝的馬脚來。只別轉了頭不理他。掌櫃的見金從龍大怒出門。忙忙的趕出來。留他在櫃房裏坐了一回。方纔氣冲冲的走了。掌櫃的重又走進來。急得對着衞福堂搓手頓脚的道。我的衞爺。這怎麼好。你得罪了這個太歲。眼看着立刻要出亂子。自古道強龍不壓地頭蛇。加以你們兩位在省城裏人地生踈。你老人家又在病中。如何鬥他得過。衞福堂聽了。心上也有些懊悔。口中却不肯說出來。只說已經得罪了他。可怎麼樣呢。掌櫃的吞吞吐吐的說道。其實他們也是一片好心。想和你老人家結一門親的。他只有一個兒子。模樣兒長得不醜。武藝也好。立心要娶一位文武雙全的媳婦。他前天在場子裏見了姑娘使的流星鎚。把他羨慕得了不得。掌櫃的說順了嘴。忘了星娥方纔的話。就說了出來。衞福堂聽到這裏。說住了。他在那裏看見我這個孩子的。豈不是胡說。一句話把掌櫃的駁住了。只對着星娥翻白眼。星娥到了這個時

候。料想不便再瞞。只得把賣藝的話。和他父親說了。福堂想了一想。也怪不得星娥。只搖頭嘆息道。怪呢。原怪你不得。只將來給師傅知道了。定有一番責備。也顧不得的了。又對掌櫃的道。他是什麼東西。他的兒子。更是什樣東西。要想我這個寶貝孩子做媳婦。叫他不要在那裏做夢。掌櫃見說不進去。只好罷休。這時衛福堂的病。果然輕鬆了好些。不過渾身無力。還有些寒熱。沒有退得清。不想正在朦朧着。幾個差捕。一擁而進。取出差票。在手裏對着衛福堂一照。豁啷一聲。一條索子。已經套了過來。衛福堂睡中驚醒。剛纔坐起身來。索子已套在頸上。衛福堂睜眼看他們的裝束。自然知道是衙門裏人。就問他們什麼事。星娥在房外也趕了進來。一見福堂給人鎖住。不覺大驚。只聽得那班差役對他父親冷笑道。你問我們什麼事。我們還要問你什麼事呢。我們只知道奉了老爺的簽票拿人。別的可不與我們相干。你的事你自己知道。有話到堂上說去。說着。不由分說。就把衛福堂架下床來。拉着往外就走。星娥正要攔阻。衛福堂怕他鬧事。趕忙向他有氣沒力的連連搖頭。星娥不敢動手。只好跟着出來。到了門外。劈面一陣北風吹來。衛福堂久病的人。如何受得了。不由打個寒噤。面上變色。滿嘴裏的牙齒。捉對兒廝打起來。星娥如何放心。只得換上笑面。苦苦的求那班差役。暫時不要帶他父親去。他們那裏肯答應。不但不肯。還動手動脚的調戲星娥。星娥大怒。一掌飛來。早把一個縮嘴高顴的少年差役。打得直跌出去。一班差役看了。大嚷起來。正要大家趕上去拿他。耳朵邊忽聽得霹

靂般一聲喝道。住了。把差役們嚇了一個掙。抬起頭來一看。認得是亢百萬的少爺亢振宗。那
敢怠慢。一個個都彎腰曲背的叫少爺。亢振宗喝問你們鎖的那一個。差人道。這人叫衞福堂。
是裏頭訪出來的。今天發下簽票來。說他們是無業游民。要把他們遞解回去。所以我們來拿
他的。亢振宗冷笑道。裏頭叫你們出來提人。是叫你們出來調戲良家婦女的麼。那班差人見
不是頭路。忙說小的們不敢調戲他。他是他自己動手打人的。亢振宗駡道。好一班知法犯法的
奴才。方纔我親眼看得明明白白的。你們待賴到那裏去。還不給我站開些。那幾個差人諾諾
連聲的站過一旁。亢振宗看了星娥一眼道。你們是那裏人。到省城裏來有什麼事。星娥把從
岢嵐州來省避荒的話。對他說了。亢振宗猛然想起道。這位老人家莫不就是岢嵐州的衞老
英雄麼。衞福堂聽了。方纔抬起頭來。喘着答道。老朽無能。那裏稱得起什麼英雄。亢振宗驚喜
道。原來果然是衞老英雄。這門外不好說話。請到裏面去說。一面對那班差人說道。你們把他
先放了。回來裏頭要人。來向我要就是了。一班差人聽了。面面相覷。想一想亢老頭兒是有名
的敵國富。逢年遇節。大小各衙門。都要收他一份厚禮。就撫台見了他。也很客氣。府裏縣裏更
不消說。亢振宗又是出名好管閒事的人。不敢不答應。祇得走過去請一個安道。少爺的吩咐。
我們怎敢不依。將來裏頭一定要起人來。只求少爺叫人去說一聲就是了。亢振宗道。這個我
知道。還用你們說嗎。回來到我賬房裏領賞就是了。衆人齊齊答應。又請安謝賞。撤了衞福堂

頭上的鐵鍊。沒顏落色的走了。星娥趕忙上前扶着衛福堂走到房裏。衛福堂已經喘作一團。免不得向亢振宗再三致謝。亢振宗也客氣了幾句。看着這間房狹得很。就吩咐掌櫃的趕緊挪出上房來。請他們住。掌櫃的見了亢少爺。屁滾尿流。立刻把自己住的房子挪出來。請衛福堂住。衛福堂待說不必。亢振宗已經走了出去。說老英雄請安心養病。我明天再來問候。衛福堂委實也沒有氣力說話。忙叫阿星替我送送亢公子。星娥不免低頭送了出去。走到門外。又再三的稱謝。看着亢振宗一表人才。眉清目秀。未免有些脈脈含情。明天亢振宗又來探病。送了一百兩銀子。衛福堂再三不受。亢振宗說老英雄天下聞名。何必這般拘執。將來加倍還我如何。衛福堂不好再說。只好收了。亢振宗提起自家的拳捧教師劉岱山來。恰是衛福堂的師弟。亢振宗聽說是師伯。就連忙恭恭敬敬的拜見。衛福堂又叫星娥過來見了師兄。從此以後。兩下的感情又深了一層。不到一個月。衛福堂見亢振宗武藝不差。又是自己的師姪。就把星娥許了亢振宗。擇日迎親。亢家又另外撥了一所自家的房子。給衛福堂住了。亢百萬的兒子娶親。自然鬨動了太原一城。大小各官都來賀喜。那一番熱鬧。自不必說。到了那披帷却扇之時。一個是乘龍佳婿。一個是紅粉英雄。兩個人四目相看。星娥不覺紅暈香腮。羞怯怯的回身一笑。這時候寶燭輝煌。華燈掩映。照耀得猶如白晝一般。星娥帶笑含羞背燈坐下。亢振宗得意非常。挨過去剛叫了一聲師妹。忽然間從對面屋頂上透過一縷涼風。一時間滿屋燈光。

齊齊想滅。不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文交代。

何以君烹調之食品能使闔家稱佩不止
此無他廚下常備天廚味精而已此粉鮮味特強摻和少許即能使任何食品風味別具鮮美無比為主婦者宜常備一瓶自然受人贊譽
天廚味精公司出品
各大南貨店食物店均有出售

第四回　運氣醫傷燕子風難爲嬌壻　聆音辨氣太素脈嚇倒封翁

衛星娥雖是個英雄女子。然而新婚時期之內。無論那一個都有這破題兒第一次的怕羞。看着那屋裏燈光燦爛。照眼生輝。亢振宗對着他喜孜孜的看。看得他臉上一陣陣的紅上來。不由一扭纖腰。回過臉去。背着燈光坐下。亢振宗挨近跟前。伸出一只手來。拉着他的纖腕低低叫了一聲師妹。星娥觸着了亢振宗的手。好像受了電氣一般。渾身一震。一顆芳心在腔子裏就撲撲的亂跳起來。一個兒情思迷離。一個兒春情蕩漾。正在這般時分。對面屋頂上透進一縷涼風。霎時間滿屋裏燈燭一齊吹滅。衛星娥背向窗外坐着。在涼風未到之前。已經覺得窗縫裏鑽進一陣冷氣。星娥知道不好。趕快一撒手。就把亢振宗推倒在地。自己一伏身。平平的穿向屋角裏去。亢振宗給星娥重重的一推。跌了一個大觔斗。跌得他亂七八糟的。不知爲的什麼。又見滿屋裏漆黑的。待要叫人。早覺有一個人把他頸子一提。在暗中提了起來。往後屋裏就奔。亢振宗雖不看見提他的是什麼人。然而鼻中聞得一陣脂粉之香。料來一定是星娥無疑了。要開口問他。爭奈給他一把揑着頸子。一個字也說不出。只把他提進後屋。纔在他耳邊低說不要開口。你只伏在這裏。不要動。等我來叫你。纔可以出來。說着。星娥纔放了手。

從後屋裏輕輕推開窗子。飛身上屋。恰不在屋頂上走。只一矬身軀。循着檐牙。從旁屋繞過去直繞到前一進屋子的屋上。攏起星眸一看。果然有一個人立在屋上。只望洞房裏看。星娥看他身材高大。暗想這莫非是姓金的小子。還沒有死心。想來和我過不去。不成今天不給他點厲害。他也不知道我的手段，就鴉雀無聲的平穿過來。比風吹落葉還要輕些。穿到背後。就是兜腰一掌。要把他打下地去。不料一手方纔伸出。兩只金蓮還沒有踏着實地。那屋上的人。已覺得背後一陣風來。也不回頭。驀地回身一閃。閃一個正着。星娥一掌使了一個空。身體如何收得往。直往那人的身畔穿過來。隔不到一尺遠近。那人趁勢舉起手來。也對着星娥腰眼之中。就是一掌。這一掌要是着上了。就不死也要跌下地去。幸而星娥的身法眞快。見對面的人閃過了這一掌。就趕忙一叠勁。索性向前一穿。見他一掌打來。把左手翻腕過去只一格。就着這翻腕力量。斜斜的往下一沉。頭向下。脚朝上。已經落到院子裏。兩手略一着地。柳腰輕折。已經紡車般折過身來。屋上的人看了星娥這樣玲瓏勁捷。也不覺脫口而出。叫一聲好啊。這個丫頭眞厲害。隨說着。也輕輕縱下地來。星娥借着星光一看。不是金從龍。另是一個黑衣男子。隨喝問你是什麼人。姑娘與你無寃無仇。你三更半夜的來幹什麼。那黑衣男子聽了。不慌不忙的笑道。看不出你這丫頭。倒也厲害。你要問我的姓名。我得要先和你較量較量。星娥怒道。較量就較量。難道姑娘怕你不成。說不了。黑衣男子一張嘴。又是一縷涼風。直射過來。星娥不

知道是一路什麽功夫。仗着自己平日內功不錯。一扭頭就覺得涼風冷颼颼從耳邊過去。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暗暗說聲不好。不等他第二口涼風噴出。就使開了一路花拳。使得渾身上下風雨不透。只在院子裏頭亂滾。黑衣男子儘管從嘴裏噴出風來。噴到星娥跟前。就給星娥的拳風•擋住了。吹不進去。星娥趁一個空。着地滾進。同閃電一般的快。黑衣男子騰開了右脚。左脚騰挪不及。早給星娥滾着了脚踝骨。立脚不住。撲地一交。這時亢振宗已經從後屋裏慢慢地挨出來。躲在屏風角裏。看他們較量。一眼看過去。見這個黑衣男子手中沒有軍器。就覺得放心。知道星娥不會吃虧。如今見這男子跌倒在地。心中大喜。飛身縱到院中。待要按住了他綁起來。不想他把嘴一張。一口氣噴在亢振宗的臉上。亢振宗大叫一聲。驀然跌倒。星娥正把那男子滾倒在地。忽見亢振宗縱了出來。不覺大驚。連忙喊他站住。已是來不及。跌倒在地。那男子一翻身縱上屋面。星娥不及追趕。連忙來看亢振宗時。只見他滿面發青。閉着眼睛。一言不發。星娥把他抱進洞房。睡在床上。衞福堂的病。已經大好了。這一天把女兒嫁了過去之後。自己對着一壺酒。一面喝酒。一面想着振宗的武藝。雖然不壞。然而比起阿星來。終究比不上。算起來還委屈了阿星。但是這孩子的心地很不錯。我們受了他的好處。沒奈何。也就只好將就些兒。想着。一壺酒已經罄盡。又添了一壺。又喝光了。一連喝了四壺。不覺醺然有些醉意。立起身來。只見窗上燈影兒一晃。福堂倏的在床頭拔出寶劍來。一挑簾子。往外一縱。屋上的

人已經飛身而下。福堂一劍刺去。喝一聲好大胆的毛賊。居然敢到這個地方來送死。那人見福堂一劍已到胸前。急忙閃過。叫一聲爸爸不要動手。是我。衛福堂聽得是他女兒星娥的聲音。眞個十分詫異。你想一個新娘子。在新婚之夜。無故從屋上跑了回來。天下那有這般奇事。又見他只着一身猩紅襖褲。脚上還是一雙紅緞綉鞋。不覺大驚失色。道你你怎麽跑了回來。那邊出了什麽事。星娥把方纔的事說了一遍。不由得珠淚熒熒。拉着福堂道。爸爸你快去看看他罷。福堂更吃一大驚。道這可了不得。我同你一起走。說着也不換衣服。就同着星娥飛身上屋。電轉星飛般趕到亢家。輕輕在院子裏落下。這時候洞房裏已經擁滿了一屋子的人。祇因有人走到洞房左近。見滿屋裏黑漆漆的。一些燈火都沒有。不覺大爲詫異。暗想新房裏照例不吹燈的。怎麽他們把燈燭一齊吹滅了睡。不怕蹭蹬的麽。再走到房門外一望。兩扇門大開着。好像房裏一個人也沒有。急忙移了堂屋裏的一枝臘燭到門口一照，就見一個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索性走進去看時。新娘子不見了。新郎官睡着不動。連叫幾聲不應。情知不妙。就奔到外面喊起來。這一喊把合宅的人都喊了起來。亢駱駝夫婦剛剛睡下。也急急的在床上跳起來。七跌八撞的趕到新房裏去。掌起燈來一看。亢振宗氣息全無。新娘子杳無蹤影。亢駱駝夫婦不覺大哭起來。哭着把手在亢振宗胸前一摸。覺得還在跳動。而且心頭也沒有冷。就忙忙的住了哭。叫人快請大夫。又見新娘子不知那裏去了。只疑心着是新娘行止不端。所

以新婚第一夜。就把丈夫謀死了。自家逃走。正亂得不可開交。衛福堂父女已經從屋上飛下。分開衆人。往裏就走。亢家的人急喊這不是少奶奶麼。星娥來不及和他們說話。只說我爸爸來了。等他看一看再說。衛福堂也不及和親家招呼。急忙走到床前。星娥高高的舉着臘燭。照看亢振宗的面色。衛福堂定睛一看。大驚道。不好了。這果然是燕子風的傷啊。星娥在旁急得魂出。忙問爸爸能救不能救。剛問得這一句。已經兩淚如珠。直往下掛。福堂道你們不要慌。待我來給他治。說着。叫星娥坐到床裏。把亢振宗扶起來。坐在床上。衛福堂和他面對面的坐下。寂然不動。坐了多時。大家等得又是耽心。又是不耐煩。等來等去。看着亢振宗坐在床上。雖然有星娥在後面靠着。却依然口眼緊閉。和死人一般。再看衛福堂雖然是個活人。坐在那裏。紋風不動。彷彿就同鋼鐵鑄成的一般。閉眼垂眉。也就和死人差不多。亢駱駝等得着急非常。宗夫人更加急得要死。忍不住問道。到底怎麼樣了。衛福堂一聲不響。眞同死了一般。星娥急忙朝着大家搖手。悄悄的說。這是我爸爸在這裏運用內功。醫他的傷。大家不要響。只這一句話。登時房裏房外。鴉雀無聲。就一根針掉在地下也聽得出。大家眼睜睜地看着亢振宗的臉。只見他臉上漸漸的有些活動起來。始而眼毛眼皮。略略的顫動。到後來臉上的皮肉。也顫動起來。再一會。連鼻子耳朵也吸吸的跳動。大家此時驚喜交併。一個個屏聲斂氣的看。又見一霎時亢振宗的臉色。由白而紅。由紅而紫。變得十分難看。同時渾身骨節。格格的抖起來。直抖得

那張大床。都震得怪響。宗夫人看了。覺得一個心突突的待要跳出口來。就在這當兒。衛福堂忽然哈了一聲。一個倒翻觔斗。從床上跌到地下。衆人不覺大吃一驚。床上的亢振宗。也口眼齊開。哇的噴出一口紫血。說也奇怪。這一口紫血直衝出來。竟衝到紗窗以外不算。還噴得床前地上一地都是血痕。亢振宗方纔叫出一聲阿呀。可把我鱉死了。這一聲阿呀喊出來。星娥歡天喜地的道。好了好了。不要緊了。亢駱駝夫婦方覺放心。忙走近亢振宗面前。問長問短。衛福堂趕忙攔住道。他神氣還沒有復原。大家不要和他說話。我們外面去坐。說着。就自己先走出房門。在堂屋裏坐下。亢駱駝忙忙的和親家見禮。又再三道謝。衛福堂笑道。不想我們的會親。竟是短衣窄袖。從屋上下來的。大約普天之下。這樣會親的就只有我一個了。亢駱駝夫婦連兒子因何受傷的事。也不知道。衛福堂纔把星娥講的話。對他們說了。道這一種功夫叫作燕子風。練的時候。先用一個竹筒。含在嘴裏吹氣。在百步之外。點一盞燈能在竹筒裏吐出一口氣來。吹滅了百步以外的燈。這就是第一步功夫。第二步是不用竹筒。能吹滅了百步外的燈。再把燈漸漸移到三百步以外。一口氣出去。能吹滅三百步以外的燈。這就是第二步功夫。第三步是仰吹空中飛鳥。一口氣就能把空中飛鳥吹得落下地來。這燕子風的功夫。就算練成功了。使用起來。只要一口氣吹到敵人臉上。能把口鼻七竅的氣。一齊閉住。兩個時辰之外。就沒有法子可救。我方纔運用我自己的眞氣。去吸引他閉塞住的眞氣。內外夾攻。扶助他本

身的眞氣。斬關奪門而出。吐出這一口淤血來。就不要緊了。但是這種傷痕。和普通的受傷。可大不相同。吐了這一口淤血之後，還得好好的調理幾個月。千萬不可勞動纔好。亢駱駝聽了。自然格外感激。連說小兒這條性命。全仗親家搭救。但是小兒平日和人無怨無仇。不知道今天來的究竟是那一路人物。和我們有什麼寃仇。要下這般毒手。這還在其次。只要他以後不來。也就罷了。萬一他又來攪亂。那時小兒傷還未好。令媛獨力難支，這又怎麼樣呢。我想親家旣然沒有令郎。小兒有半子之份。也和親家的兒子一般。求親家就在舍間住上幾天。一來防備他們再來行刺。二來早晚也好醫治小兒的傷。親家不嫌褻瀆。就請立刻搬過來。住在這後院的書廳裏面。只是舍下招待不週之處。要求親家原諒纔好。說着。就立起來。着地一恭。衛福堂連忙還禮。想一想那邊也不是自己的家。住在這邊也是一樣。況且自己也有些不放心。和女壻女兒住在一處。究竟比較的放心些。就一口答應了。亢駱駝更加歡喜。正要同着他去看後院子裏的書廳。一眼見星娥慢慢地走出來。亢駱駝夫婦忙問振宗怎麼樣了。星娥悄悄的道。現在睡着了。衛福堂也悄說睡着了很好。他這一口血。是迸着全身的功夫和精力。斬關奪門而出。性命雖然保住了。元氣已經大受夷傷。所以醒過來之後，連說話都沒有氣力。從今天以後。大家不要同他說話。更不要勞動他的神思。七天之後，等他眞氣漸漸的充沛起來。方纔可以和他說話。若在眞氣還沒有來復之前。就多說了話。多費了神思。眞氣因而發越。於病體

是大不相宜的。大家聽了。自然無不順從。亢駱駝把衛福堂引到後面書廳裏去。請他看看這三間書廳。合意不合意。衛福堂走進去一看。只見小小的三間船式書廳。三面引水爲池。一面恰種着一大片桂樹。正在盛開的時候。蟾光皎潔。香霧氤氳。映射着屋中的幾盞銀燈。幾枝絳蠟。覺得十分幽靜。衛福堂生來好靜。看了倒也喜歡。果然連夜回去。把行李搬來。住了幾天。亢振宗的病。漸漸的好起來。每天子午兩時。衛福堂和他對坐一炷香的功夫。直坐到亢振宗肚子裏如雷鳴一般的響起來。方纔叫亢振宗睡下。恰不叫他開口說話。衛福堂看着亢振宗睡下之後。自回後院去睡覺。在一片桂花叢中穿過。只覺一縷涼颸。從金粟香中颯然而出。同時桂花陰裏。顯出一個黑影來。這一縷涼颸。吹到面前。衛福堂屹然不動。一張嘴就飛出一道白光。細得同一根絲線一般。直飛到黑影跟前。就立時散成萬點珠光。滿林瓊屑。把黑影團團裏住。裏得他一個躘踵翻身跌倒。衛福堂纔一聲長笑道。好大胆的匹夫。敢到我這裏來班門弄斧。今天不給你一個厲害。你也不知道我是什麼人。阿星快來。星娥一聲答應。從屋頂上飛身跳下。搶過來一脚踏住了他的胸脯。就着月光一看。不是那一天來的黑衣男子是誰。星娥大怒道。你這個東西。好生可惡。我和你並無仇怨。爲什麼上一次用燕子風傷了我們的人。險些喪命。今天大胆跑來。究竟安的什麼心思。衛福堂道。你不必和他多說。快把他細起來。星娥聽了。把預備在身邊的軟索。把那男子四馬攢蹄的細起。提到書廳裏面。往地下一摔。回頭又問

福堂如何拿住他的。福堂道。我剛在你們那裏回來。看着你從後窗裏跳上屋頂。知道振宗已經睡了。就在桂花林裏穿過來。覺得一陣涼風。倏然飛至。吹到我臉上。我沒有理他。就吐出水來。把他打倒。想來你在屋上。已經瞧見的了。說着。仔細把黑衣男子一瞧。不由吃了一驚道。你不是汾神祠的憨和尙麽。怎麽和我們做起對來。憨和尙聽了。也仔細把衞福堂一瞧道。啊、你不是衞老英雄。把我上了那小子的當了。說起憨和尙來。他是峨嵋明永禪師的徒弟。法名叫作靜慈。練成了一身本領不算。又下了十年苦功。練成了燕子風的功夫。吹出一口氣來。就把人七竅給閉住了。無藥可醫。只是靜慈的性情。有些獃氣。只要人家給他兩個炭簍子戴上。他就肯替人出力。拚命向前。人家對他說的謊話。他也當作眞話。儘着抗人家的木梢。所以人家都管着他叫憨和尙。常常聽了人家的話。挺身而出。替人家代打不平。本來這件事沒有不平之處。給他糊裏糊塗的一打。倒反打出不平來。仗着他武藝高強。又有燕子風的絕技。所以到處沒有遇着對手。上一次到亢駱駝家來。想要弄死亢振宗。原是受了金從龍的蠱惑。只說衞福堂不願意把女兒嫁給亢振宗。亢家用了官府的勢力。要把衞福堂捉去問罪。衞福堂沒奈何。揑着鼻子。把女兒許了他。可惜一個文武雙全的女子。一塊肥羊肉。送到狗嘴裏去了。如今最好把亢振宗殺了。爲民除害。把衞家的姑娘送還福堂。纔好替他們出這一口怨氣。只是亢振宗的武藝。也很不差。我們這裏的幾個人。除你而外。恐怕一個也不是他的對手。只好眼睜

睜的看着他罷了。憨和尙的脾氣。是服軟不服硬的。給金從龍這一激。就不覺怒從心起。跳起身來道。量這小子的武藝。到得那裏。明天候他新婚之夜。待我去走一趟。叫他知道我的厲害。金從龍聽了。自然暗暗歡喜。又竭力把憨和尙恭維了一陣。恭維得憨和尙格外開心。到了亢振宗成婚的一天夜裏。憨和尙施展飛檐走壁之功。在亢家屋後縱上牆頭。一路鶴行鷺伏。縱到大廳屋頂上伏着。伏了多時。只見許多侍婢。擁着一隊紅粧。說到新房裏去。憨和尙就在屋上跟着他們。過了幾重院落。纔到後院。見他們都擁進上首的兩間房裏去。知道這兩間定是新房。便在新房對面的屋脊上伏着。到得亢振宗掩上房門。憨和尙只見兩個人影。在窗簾上閃來閃去。知道是時候了。要救衞家姑娘。正好此時動手。就用出十二分力量。吐出一口燕子風來。透窗而入。登時把滿屋裏燈燭一齊吹滅。他這一口風。原是照着亢振宗的影子吹的。以爲這一口風。就吹他不死。一定也夠他受用的了。不料衞星娥格外機伶。不等風來就把亢振宗摔倒在地。自己飛身而出。同憨和尙較量了一番。憨和尙雖吃了一交觔斗。恰把亢振宗吹倒在地。在憨和尙的心上。以爲你不給我吹着就罷。吹着了就不用打算活。回到金從龍那裏。不好意思說自己吃了一個女子的下風。只說亢振宗那個小子。受了我燕子風的傷。這是沒有救藥的。等不到天亮。他那條命就交代了。只可怪衞福堂的女兒。武功着實不壞。我和他鬥了一回。竟佔不着她上風。她既有這樣功夫。爲什麼甘心嫁給亢振宗這個小子。這可眞叫我

不明白了。金從龍和憨和尚的交情。原是金從龍仰慕憨和尚的武藝。特地求了太原府伍嗣仁。把憨和尚從五台山上請下來做汾神祠的當家和尚。又叫兒子金慶雲拜憨和尚做師傅。所以他們兩個人的交情很好。不過憨和尚雖然有些獃氣。恰不作傷天害理的事情。金從龍所幹的那些坐地分贓。包娼庇賭。欺壓平民。貪淫漁色的事。既沒有人告訴憨和尚。憨和尚也不知道。直到現在。還把金從龍父子當作好人。自從那一天傷了亢振宗之後。金從龍父子只說亢振宗準死無疑。第二天就叫人到亢百萬家門外探問消息。只見依然還和平日一般。看上去不像死了人的樣兒。第三天也是如此。金從龍父子十分詫異。免不得又叫人去細細探聽。亢家這件親家老爺醫病的事原不瞞人。街坊鄰居。都知道的。探聽的人得了這個消息。急急的回來報告。金從龍父子大失所望。金從龍恨了一聲。對他兒子道。這老匹夫好生可惡。竟會把這小子的傷醫好了。怎麼你師傅又說受了燕子風的傷。是無藥可醫的呢。金慶雲垂頭喪氣的道。這個誰知道哇。趕快叫人把他請來。問問他再說。金從龍點一點頭。就立刻叫人去把憨和尚請了來。一一向他說了。憨和尚吃了一驚道。我師傅傳了我這套燕子風的功夫。沒有說可以解救的話。只再三吩咐我不許濫用。因為敵人受了這一種傷。是無藥可救的。不信衞福堂這老兒。竟有這樣好的功夫。我倒要去會他一會。當天夜裏。憨和尚就第二次飛入亢百萬家。候了半夜。看見一個銀鬚黑髮的老頭兒。同着一個鳳眼蛾眉的女子。輪流着在屋頂

上瞭望。就認識這個女子是衛星娥。憨和尚那天已吃著了她的虧。想衛福堂的女兒。已是十分厲害。則其父可知。不要冒冒失失的和他們動手。失了風倒不是頑的。只好趁一個空。遠遠的吹他們一口氣。出其不意。他們自然防備不來。打定了主意。就躲在桂花林裏。揀一株老桂。掩住了身體。恰好有一堆山石。在桂樹旁邊。把憨和尚全身遮住。等了一會。已經見一個黑影。撲的從後窗戶裏穿出來。一轉身形。倏然騰空而起。接着衛福堂慢慢的踱過來。憨和尚躲在山石背後。桂樹旁邊。覷得較親。呼的噴出一口氣來。只道衛福堂全然不覺。這一下子一定可以佔個上風。只要把老頭兒吹倒。就不怕別人了。不放一陣冷風。吹到衛福堂臉上。衛福堂也不扭頭。更不躲閃。只當不知道一般。一張嘴。吐出一絲絲亮晶晶的銀光來。憨和尚見一口氣吹他不動。已經大大的一驚。再見他吐出一絲絕細的銀光。只道衛福堂是會劍術的。一下子使出看家本領。放出劍氣來。更覺吃驚不小。想着自己是不通這一門功夫的。難道世上竟有劍俠不成。心上想着。脚底下由不得一翻身就跑。憨和尚跑得快。衛福堂的銀光追得更快。閃電般的一瞥。已經追到憨和尚背後。憨和尚區覺得背後好像一座冰山般直推過來。急忙回頭一看。一線銀光。已經欻然飛到。離憨和尚的腦袋不上一寸半寸來。直把憨和尚嚇出一身大汗。明知逃也不中用。只好眼睜睜的看着他。說時遲。那時快。憨和尚眼睛裏光芒一閃。這一線銀光。驀地裏四下分開。好像那萬顆明珠。一天急雨。兜頭直罩下來。着在憨和尚的身上。只

覺得泰山一般的重。壓得他骨軟筋酥。挫倒在地。看着房頂上飛下人來。把自己細好了。提到屋裏。往地下一摔。這一下子。憨和尙碰的釘子。恰不在小處。在自從在五台山上下來。幾年功夫，倒也做了不少行俠作義的事。也會遇着幾個好漢。動起手來。都不是憨和尙的對手。上一回給衛星娥滾了一交。就算是憨和尙第一次棋逢敵手。今天又被衛福堂用梨花雨破了他的燕子風不算。還給他們細了起來。這可眞是憨和尙有生以來的破題兒第一遭。在憨和尙的心上。總以爲衛福堂是一位劍客。所以他不是對手。其實衛福堂武藝雖高。恰是不通劍術的。他口中吐出來的一縷銀光。不過是預先防備着憨和尙要來。所以天天晚上都喝一小桶涼水把自己肚子裏的眞氣。來運用這一桶水。不消一個時辰。涼水與眞氣合而爲一。一張嘴吐出來的時候。起先細得和頭髮一般。亮得同水銀相仿。高低上下。可以隨着自己的意思。又可以噴銀屑玉般的飛洒下來。在方圓四五丈之內。沾着的就要跌倒。大凡氣功到了絕頂。不管什麼流質定質的東西。都能把眞氣去運用他。古來的所謂劍仙。能把一口寶劍。嚼得粉碎。用肚子裏的眞氣。鍛鍊起來。變作一道白光。雖然沒有人親眼見過這種劍光。然而想度起來。果然氣功到了絕頂。也不是一定不可能的事。衛福堂的氣功。還沒有到最高的程度。所以一切流質和柔軟性定質的東西。都可以用眞氣駕馭。含了一口飯在嘴裏。吐出來可以硬得一顆顆都和鐵彈子一般。定質的東西。尙且如此。流質的自然更容易了。衛福堂既然知道上一

次吹傷亢振宗的人。有燕子風的功夫。就想用一種毒藥噴筒來對付他。後來一想。這個人也是一籌好漢。何苦一定要傷他的性命。所以纔改了主意。用混元水法拿他。要把他拿住了。問問他同亢衛兩家有什麼冤仇。這一種混元水法。又叫作梨花雨。雖然厲害非常。恰可以不傷性命。比不得毒藥噴筒。臉上手上只要着上了一點。準死無疑。也總算還是憨和尚的運氣。命不該死。當下憨和尚聽了衛福堂的話。纔覺得自己摃了金從龍的木梢。不算還險些錯害了好人。就也把金從龍父子從惥的話。一一和衛福堂說個明白。衛福堂聽了。忙叫星娥解綁。請憨和尚坐下。方纔告訴他道。這金從龍本是投降過李闖的賊將。平時作威作福的。無惡不爲。你怎麼會把他當作好人的。憨和尚道。他投降闖賊的事。我不知道。因爲他一定要把兒子給我做徒弟。我再三推託不掉。纔收了下來。不想他這個兒子。是個廢料。不肯打熬氣力練習武藝也還罷了。而且更仗着他父親的勢力。在外面到處橫行。我嚴重的責備了他幾次道。你若再不肯改邪歸正。我們下恰不能容你這般的徒弟。將來到外面去栽了觔斗。別人不說你不肯學好。只說憨和尚怎麼會教出這般徒弟來。豈不掃盡了我終南派的門面。他聽了諾諾連聲。總說以後改過。這一次他們和我說是亢家用官府的勢力強娶一個賣解的女子。又說了他們家裏許多倚勢欺人的事。我聽了十分氣忿。所以第一次想要來救出這賣解的姑娘。不想在這位姑娘手裏。就栽了一交觔斗。說到這裏。看了星娥一眼。向福堂拱一拱手道。想來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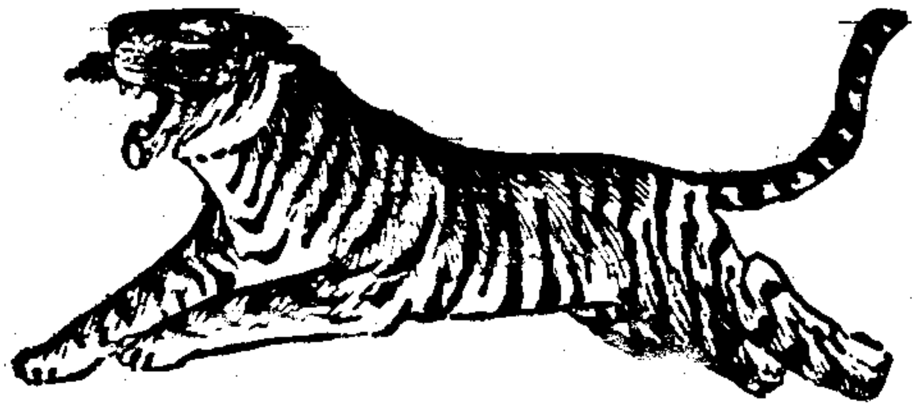
就是令嫒了。衞福堂就叫星娥過來。見了憨和尚。星娥走過來。就灣了一灣腰。憨和尚連說不敢。又道。後來聽說令壻的傷。已經好了。我十分詫異。想着太原地方。如何有這麼好功夫的人。癡心妄想的要來看看老英雄是何等樣人。不想武藝低微。面也沒有照。就給老英雄擒住了。又不想就是老英雄。說起來慚愧得很。但是我記得十年以前。老英雄的大號不是這兩個字啊。衞福堂也道了得罪道。十年前的事。你倒還記得很清楚。那時我果然不叫福堂。叫衞國杰。江湖上都叫我花刀衞國杰。那時你恰路過做地。承你不棄。到寒舍去過一次。我這個小女正在練習花拳。你贊賞得了不得。現在[illegible]了十多年。我已經鬚髮蒼然。你也今非昔比。不是方纔見了你鼻凹裏一顆紅痣。也就想不起來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你在汾神祠住持。也是這小壻說起。汾神祠的當家。是五台山來的憨和尚。有絕好的功夫。從前我們雖然相識。恰沒有什麼大交情。今天一來。可眞是打出來的交情了。憨和尚正待回答。忽聽得嗤啷一聲。前屋裏有一厲聲喝道。你這般武藝。也配來做刺客麼。接着檐頭上一響。庭心裏又硼然一聲。好像一件東西。在屋上掉了下來。把衞福堂赫得一楞。連憨和尚也吃一驚。衞星娥一頓金蓮。早撲的和飛鳥般從後窗裏縱進房中。趕到前屋裏看時。坑上不見了亢振宗。地下有一把明晃晃的刀。星娥這一嚇非同小可。忙喊爸爸快來。不好了。衞福堂已經在前院屋上。飛身而下。答應了一聲。一眼早看見地上躺着一個人。似乎是亢振宗的模樣。急忙低頭細看。誰說不是亢振宗呢。

衛福堂大驚。不及開口。連忙兩手一託。就地把亢振宗託起。託進房來。正見星娥在房裏直穿出來。險些撞了一個滿懷。星娥一抬頭。見福堂雙手託着一個人。分明就是亢振宗。忙問又怎麽樣了。福堂說我也不知道怎麽樣了。且把他放在坑上再看。說着。已經走近床前。振宗輕輕往床上一放。再細細看了一回。渾身沒有傷痕。不過呼吸有些急促。福堂說他周身沒有傷。大約是在屋檐上失脚跌下來的。幸而他的硬功本來不壞。所以沒有跌傷。一言未畢。亢振宗已經張開兩眼。四面一看道。方纔你們都到那裏去了。我本來已經睡着。忽然夢裏一驚。立時驚醒。好像聽着你們在後面同一個生人說話。就在這時候。窗外飛進一條黑影。直到床邊。我急忙坐起來。他一刀已如飛砍進。我疾忙躍下來。一腿踢飛了他的刀。他見不是頭路。一言不發的回身就逃。我一時忘了病還沒有好。也跟着他出去。他上屋。我也上屋。不知怎麽的兩腿一軟。就跌了下來。這個賊也不知到那裏去了。說罷。一聲咳嗽。又吐出一口血來。福堂見了。只是緊眉搖頭。忽然想起憨和尚來。忙問星娥憨和尚呢。星娥鬢然道。方纔匆忙之際。竟忘了這個人。想來趁空走了。福堂說不會的。憨和尚是個好漢子。怎麽肯不告而行。剛說到這裏。呼的一聲。憨和尚已到面前。說一聲果然衛老英雄的眼力不差。這個刺客。大約是金從龍那邊的人。在暗中跟着我來的。我將上屋。看了一看。竟一點蹤跡都沒有。想來總躲在什麽地方。一時找不到就是了。衛福堂對星娥道。如何。星娥低頭不語。衛福堂隨對憨和尚道。你請回廟罷。將來

後會有期。憨和尚想了一想道。好我就先回去。倒得去問問金從龍爲什麼要編出這些謊話來成心寃我。要不是承老英雄的情。今天這個觔斗。可栽得不小。多謝高情。容當圖報。今天就告辭了。說罷。向衛福堂打個稽首。又對星娥一合掌。蹚光一晃。倏然不見。福堂道。這個和尚。倒是個勁敵。現在雖然不見得算我們這一面的人。恰一定不至於再和我們做對。只是你女壻病中受了勞碌。冒了風寒。不要加病出來纔好。亢振宗搖手道。這大槪不至於罷。現在我除了略略有些氣喘之外。別的都不怎麼樣。福堂看一看振宗的臉色。不由的又連連搖頭。星娥在旁邊看着福堂的頭一搖。他的一顆芳心。就是一跳。福堂一面搖頭。一面又問振宗方纔在屋上跌下來的時候。是不是給人推下來的。振宗也連連搖頭道。不是的。我只覺得兩腿一軟。身體就往下一沉。大約是力量沒有復原的緣故。福堂道。怪呢。原怪你不得。只怪我同阿星拿住了憨和尚。一心一意的聽他說話。屋上屋下。就沒有留心。所以這個小子。纔能趁着這一個空搶進來。想害你的性命。但是你既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只把他的刀踢飛。把他趕跑。也就罷了。不該一定要上屋追他。這一追幾乎把你自己的性命也追掉了。這眞險得很啊。振宗聽了。還有些不信。只說我雖然摔了一交。也不算什麼事。不過多吐了一口……亢振宗說到這裏。忽地一股氣往上直冲。喉嚨裏甜甜的一癢。又是幾口鮮紅的血。不斷的吐出來。星娥急得手忙脚亂。眼淚汪汪的待要哭出來。衛福堂忙叫你不要慌。急忙自己到後面去找出幾味藥來。

給亢振宗含在嘴裏。吐血雖然住了。恰總覺有些微微的喘氣。衛福堂的替女壻醫傷。原是打開了大門捉賊。好容易把賊從大門裏趕跑了。然而大門裏面。已經破壞無數的東西。又好容易關上了大門。正整理得有個樣子。禁不起又有一個賊。打開了門衝進來。不但以前破壞的東西。沒有整理得好。連以前沒有破壞的東西。又打碎了許多。整理起來。格外的費事。從這一天以後。亢振宗的病。漸漸的深起來。衛福堂枉有絕頂的的內功。也只好束手看着他。太原城裏的醫生。沒有一個不曾請到。藥越吃得多。病越重的快。星娥背地裏向他父親痛哭了幾場道。這一次難道眞個就無法可救的了麼。上一回他受了這樣重的傷。你還把他醫好了。怎麼如今又說不會醫呢。衛福堂也咳聲嘆氣的道。上一回是他自己的眞氣很足。借着我的內功。把他的眞氣吸引出來的。這一次是他自己的眞氣。斷斷銷沉。已經差不多油乾燈草盡。叫我有什麼法子呢。亢駱駝夫婦的着急。自不消說。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著名國手傅青主。沒有請他得到。偏偏又是不肯出來給人看病的。事到其間。好只硬着頭皮。卑詞厚幣的。到傅青主家裏去請。傅青主如何肯去。一連來纏了好幾次。傅青主怒道。我又不吃亢家的飯。他也配來請我嗎。我連撫台老太太的病。還不高興去看。何況是他。禁不起亢家的人。一天幾次的來哀求。又碰着顧寧人來了。想不出一個籌餉的計劃。就叫傅青主去姑且看一蹚。再說。傅青主也覺有理。就慨然走到廳上。一口答應去看。就同了亢家的來人。走到亢家。連轎子也不要坐。亢駱

駝一聽傅青主來。了好像眞是來了個救命王菩薩一。般恭恭敬敬的出。接纔待寒暄稱謝。傅青主道你閒話少說。等我先看了你令郞病再談。亢駱駝巴不得他如此。忙引着傅青主走到病人屋裏。傅青主先不和人開口說話。只按着亢振宗兩手的脈。就差不多按了半個時辰。纔立起來對亢駱駝說道。怪得很。怪得很。亢駱駝不懂他說的什麼。揑着一把汗。只好唯唯答應。傅青主又叫亢振宗咳了幾聲嗽。說了幾句話。更細細地看了面色。對亢駱駝道。這何嘗是病。明明是受了重傷啊。方纔我用太素脈按起來。你這位令郞身受重傷。這一次已是第三次了。這幾句話說出來。把一個亢駱駝驚得矍然起來。不知亢振宗的傷是不是給傅青主治好。且待下文交代。



虎標

八卦丹

除病解暑
消食提神
防痧辟疫
香口生津

虎標
永安堂滬行
地址 甯波路五五九號
電話 九三一五九號

夏令天熱
最多急症
購備此丹
利己濟人

社會小說

春明新史

張恨水著

第九回　解道鏡中花揮金似土　可憐閨裏月吊影銷魂

却說陳禹浪忽然大笑起來。吳氏母女望着都爲愕然。還是陳禹浪笑着先問道。你們信算命看相的不信。吳劉氏道。信哪。我就愛叫街上的瞎子。掐個八字兒。人的妻財子祿。那樣不是由命裏註定了的。陳禹浪笑道。原先我也是這樣說。現在就不對了。原來我們會館裏住了一個同鄉。他就常對人說。能看相。也能算命。反正是不花錢的事。我也就請教過兩次。他對我說。從今年以後。我的運氣。要越過越壞了。趁着現在還是剛交壞運。你就趕快回南到老家去罷。我也是將信將疑。沒有決定。昨天他看到我當了當。又沒有飯吃了。他又說我臉上的氣

色壞。背地裏對人說。將來我非在北京討飯不可。現在我不但沒有餓死。反而得了事。那照着人家眼前形色。算命看相的話。分明是勢利鬼說鬼話。那裏能信。這一篇話。雖是說算命的暗中不啻句句駡了吳劉氏。吳劉氏怪不好意思的。笑着道。走江湖人的話。本來是看風轉舵。那裏找許多活神仙下凡。給人算命了。陳先生。你別走在我們這兒吃午飯去。我請就上街去買點東西。說着。提了一個小菜筐子。自出門去了。吳月卿先聽了陳禹浪一番話。知道他還是嘔着氣。這時就笑道。我媽的脾氣。你還有什麽不明白。她就是這樣碎嘴子。可是她心裏有什麽。嘴裏就說什麽。就是這樣得罪人。陳禹浪笑道。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你母親。實在我們會館裏眞有這樣一個同鄉。我今天回去。倒要問他一問。現在我出門了。就是要討飯。大概也不至於在北京討飯。要到大名去討飯了。接上。就是哈哈一陣大笑。陳禹浪本來對吳月卿是無多大惡感的。加上吳月卿又陪了一番小心。也就出了這口怨氣。一會子工夫。吳劉氏買了幾荷葉包冷葷回來。讓吳月卿陪着陳禹浪談話。自己就帶了老媽子到廚房裏去。安排菜飯。陳禹浪在吳家吃飯的日子。也不少了。向來都是隨便坐。今天菜飯擺上了桌。吳氏一定要他上坐。她還解釋着說。平常咱們像家裏人一樣。誰也不客氣。現在你要走了。見面日子短了。你總是個客。應該上坐的。陳禹浪一向都是陪着主人翁吃飯的。而今突然顚倒過來。倒有些難爲情。然而人家既是十分的恭敬。也推却不得。祇好笑道。這樣客氣。我實是不敢當。等我將來有公事回京的時候。我再來道謝罷。吳劉氏道。若是你回北京。請你先給我一封信。我一定到車站上去接你。陳禹浪笑着謙遜了一番。高高興興的吃完了一餐飯。然後告辭回會館去。會館向來是住着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候差事的。一部分是學生。陳禹浪這會館在南城。距

離着學校遠。因此會館裏都是候差事的。這些人有錢的。就聽戲打小牌。來消磨光陰。無錢的只是終日閒談。或者下象棋。或者摸骨牌過五關。這時日都是過得膩了又膩的。找不出一個新鮮法子來。現在聽到陳禹浪接了一封急電。大家就料着不是他有了好機會。就是發生什麼大變故。急於要打聽個水落石出。據長班回來說。他在吳月卿家裏。又不囘來。分明不是什麼急事。有幾個神經過敏的。認定他是有了機會。心裏打算等他回來。就和他表示親近。所以陳禹浪一走進院子。早有四個人走了出來。將他包圍。先笑嘻嘻的道。什麼好消息。能公開嗎。陳禹浪站在院子中間。笑着沉吟了一會子。便道。對於同鄉。當然可以公開。不過會館以外。請諸位暫守祕密。這其中有兩層原因。其一是免得人家說我有了好事。就到處傳揚。其二是現在外面找事的人。眞是無孔不入。囘頭聽到我的機會不錯。一定要來找我。我和劉師長。雖是至交。可是相隔多年。我也不好意思拖泥帶水。找上許多麻煩。諸位也不必看電報。讓我來念罷。這一念。大家就都聽見了。他說過之後。在身上掏出那張電報稿子來。兩隻手高高捧着。就高聲朗誦起來。所有在屋子裏的人。在陳禹浪未念電報之先。聽到他說的那一個帽子。已經驚異起來。後來他將電報原文一讀。原來是劉師長請他去。這確是一樁好事。各屋子裏的人。都跑出來要看這電報。東邊屋子有一桌小牌。是打五十枚銅子的進花園。同時也將牌放下。一齊圍着陳禹浪。問其所以然。陳禹浪道。這劉師長原是我的老同學。在學校裏。我們就拜了把子。後來他棄文就武。一步一步望上升。在天津的時候。他是常叫自己的汽車接我去聽戲吃館子。自從他調到河南去了。我上北京。就分開了。要論交情。我們是不錯。大家聽說。也就隨聲附和道。自然是不錯。若是沒有多大交情。豈能打了急電來請你去。陳禹浪笑道。那

是自然。但是照我說。我們既是老朋友。就不能用上司對待下屬的辦法來對待我。既然請我。就應當派一個事人來歡迎我。光憑這一道急電。不大恭敬。我還不願意去呢。大家一聽這話。無不着急。都說。那何必。那何必。我們只要有事情。人家打發一條狗來傳話。我們也肯去。現在劉師長老遠打了一個急電來。就算顧念交情的了。你爲什麼還不滿意哩。這個年頭兒。貧富之分。兒子也許也認得老子。你有這樣的闊朋友。肯在你不得意的時候打電報來找了去。眞是天上有地下無的人了。於是大家你一嘴。我一舌。都來婉勸陳禹浪俯就。同時又誇獎陳禹浪人品高尙。不是那種招之便來揮之便去的角兒。陳禹浪更是趾高氣揚的神氣。對人道。依着我的脾氣。我先不肯去。窮死了活該。既是大家都勸我俯就。我只好去走一趟再說。到了大名。若是事情不大好。我再回北京來。也不遲。大家又都勸着他。他既是打急電請。一定有事。若是不去。還不要緊。去了又回來。那是給人家面子下不去了。這事千萬使不得。陳禹浪故意裝着還價不賣的樣子。倒讓在會館的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他暗中却寫了一封快信給張縣長。大意說。住在北京會館裏。正因候事不着。要南歸故里。得了來電。又給我薦了一個事。正是雪中送炭。感激之處。如同再造。請轉呈劉團長。弟即日登程前來。聽候驅策。信寫好。暗中發了。可是去大名的川資。還是無着。不但是川資而已。既然前去就事。衣帽總得整齊一點。若穿着身上的衣服前去。人家還以爲是來了一個過路的叫花子了。因此只是在院子裏走來走去想法子。有人看見。也料他是川資問題。就給他出主意。說是同鄉胡鐵老手上有幾個錢。平常對朋友雖然不應酬。但若說你有了事情。他就可以通融的。陳禹浪道。他爲人是慳吝的。一個錢看得磨盤大。他豈肯無故的把一筆錢給我。勸的人就說。但是我看見他對有事的

朋友。幫過好幾回忙的。你若是把這一通電報給他去看。他相信你真有事了。或者可以幫一點忙。陳禹浪一想。雖然不見得成功。也不妨試試看。因之就把那張譯好了的電報稿子。交給那人。索興就煩他去說一說。那人很高興的去了。不到兩個鐘頭。那胡鐵老竟坐着自己一輛破馬車。自到會館來。走到院子裏。就嚷道陳禹浪先生。住在那屋子裏。陳禹浪早在破紙窗格眼裏看見他。便迎出來道。在這裏。胡鐵老也等不及說話。先作了兩個聯珠揖。然後笑道。恭喜恭喜。現在爬上軍界去。乃是一條飛黃騰達的大道。我看了這電報。非常替你高興。這個師長。就是作三省剿匪司令的劉師長嗎。胡鐵老一面說着。一面走進屋子來。陳禹浪見他忽忽而來。又是言中有物。料得此來全是善意的。且不管他所問的劉師長是那一個。儘管答應他就是。因道。對了。正是他。鐵老和他也有交情嗎。胡鐵老道。交情是沒有。不過我很慕他的名。你老兄既是他的上客。將來也不難由你老兄從中介紹。我有一封親筆信。想託你老兄帶給他。不知道可以不可以。陳禹浪道。可以可以。請鐵老交給我。準沒有錯。胡鐵老道。我聽說你老兄快要動身。所以趕快來先說一句。這信在今天晚上好歹可以寫好。或者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一早。我就把信送來。陳禹浪道。明天是否能走得動。現在還未可定。說時。現出那種沉吟之色。胡鐵老連忙說道。我明白。我明白。大概川資不大方便。大凡住會館久了的人。經濟都是困難。朋友有通財之誼。這一點小事。兄弟應當幫忙。說着。就在身上掏出一個手巾包來。那手巾包圓滾滾的放在棹上。撲簌簌着一下。陳禹浪看那情形。大概是包着一捲現洋。便咳嗽了兩聲。找了一枝烟捲。昂頭抽着。並不望那手巾兒。胡鐵老慢慢的將那手巾包兒透開。正是一截現洋錢。胡鐵老拿起洋錢來數了一數。然後五塊一疊。分作兩疊。排在棹上。合起來共是三

十元了。胡鐵老兩手扶着向桌子中間推了一推。笑道。說起來是很可笑的。不過省儉一點用。由北京到大名也就勉强夠的了。說畢。嘿嘿嘿的笑了一陣。陳禹浪聽他有明白表示了。便道。鐵老。你幫這樣一個大忙。我實在感謝得很。說着站起來和他拱了兩拱手。胡鐵老道。這些時候。手上比較得拮据一點。聽了那位同鄉的話。我馬上就來了。急忙之間。籌不到多少款子。還望老哥原諒。陳禹浪笑道。無功不受祿。平白地要鐵老幫我這個大忙。實在是不敢當。口裏說着。眼睛望着那洋錢出神。胡鐵老道。你老兄。莫非是嫌少。他口裏說着。兩手就把洋錢向中間疊了一疊。陳禹浪一見。不由得駭然。莫非他要錢拿了回去。便向前兩手按着他道。且不忙。且不忙。他情不自禁的說出這話。胡鐵老聽了。却是莫明其妙。回過頭來。翻着眼睛。望了他發楞。陳禹浪定了一定神。也醒悟過來。剛才自己這回話。說得有些文不對題。如何按住人家的手。不讓人家拿錢。便笑道。我不是有什麼意見。請你老人家不忙在這一會子。胡鐵老道。怎麼不忙呢。你不是明後天就要動身嗎。陳禹浪道。雖有明後天動身之議。但是我有點怪脾氣。生平不食嗟來之食。大名這一道電召。我是否前去。倘在考量之中。胡鐵老一聽這話。臉上變了色。望着陳禹浪道。怎麼你老哥不打算去嗎。我要倚老賣老說兩句話。……陳禹浪一想不好。不要把煮熟的鴨子給打飛了。陳禹浪見胡鐵老認眞起來。倒不好再下說。要不然。眼見得那三十塊錢。他又要帶回去了。只得向胡鐵老拱了拱手。前言戲之耳。其然。豈其然乎。胡鐵老原要伸着王去掩護那些洋錢的。聽見他說是開玩笑的。這才把兩只手縮了回來。笑道。你這句話不要緊。倒眞嚇我一跳。既是決定了走。陳先生何時登程呢。陳禹浪本想說明不走。還恐怕胡鐵老要疑心。便道。今天晚上有一班車。若是趕得上。今天晚上就走。胡鐵老想了一

想道。這倒也不必急於這一時。等我的信寫好了。你再決定時候罷。陳禹浪看在棹上三十塊錢的分上。就答應了。他胡鐵老很高興的回去。在晚上九點鐘以前。將信寫好。就派了專人送到會館裏來。陳禹浪一想。真正活見鬼。我那裏認得什麼要作三省剿匪司令的劉師長。他拿來這一封信。只好不客氣的揑成一把。向字紙簍裏一塞。那三十塊洋錢。除了買車票而外。還剩着一部分。就贖了一些當。添辦了一些零碎東西。就在次日搭車南下。由陸路坐着火車。向大名而來。到了大名。直向縣公署投刺請見。恰好這時候。劉團長到縣公署來拜會。商量就地籌款的事情。張縣長一見陳禹浪的名刺。就對劉團長說，請的那個陳先生。已經來了。劉團長道。好極了。好極了。就請來相見罷。聽差出去傳話。將陳禹浪引到客廳裏相見。張縣長是認識的。只見和張縣長對坐的有一個粗黑漢子。穿了藍印度綢長袍子，花緞馬褂，嘴裏啣着煙捲。攏了衫袖，似乎斯文一派的樣子。和張縣長談話。看那神情。當然是個剛穿戎裝。依然得意的武人。因此也不管是誰。竟自上前向着那人高高舉手。深深放下。作了一個揖。張縣長這才告訴他。這就是劉團長。陳禹浪一聽是東家到了。連忙又補了一鞠躬。劉團長道。據張縣長說。你的文筆很好。做出來的文章。就和他差不多。我正短少這樣一個人用。所以我就請張縣長打一個電報把你請來，我就是這樣一句話。一個銅子也沒有寄給你。不料你倒是真來了。陳禹浪聽了這話。倒嚇了一跳。難道說打着急電叫我來，還是好玩兒的。我在北京大張旗鼓的鬧了一陣。未免有些丟人。劉團長見他臉上有些變色。便突然站起來，向前走了一步。握着陳禹浪的手道。我姓劉的，不能那樣不夠朋友。打着電報把你叫了來。又把你擱在這兒。我的意思。在北京住會館的窮朋友。沒有錢作盤纏。來不了。既是來了。當然給你一點事情幹。我

是一個小團長。作不了主。用人還得望上回。嗎嗎糊糊的。你先到我團部裏幹書記官的事。咱們一塊兒混。我混好了。你自然跟着下去有好處。陳禹浪聽了。倒不由得暗笑。怎麼做了團長的人。還會說出這樣極粗野的話。張縣長見他有些驚訝的樣子。便道。劉團長是個極爽直的人。他不喜歡學那些假應酬。說些文謅謅不相干的話。他這幾句話。足可以當一張委任狀的。劉團長笑道。你聽了張縣長的話。你可以放心了。他是你的朋友。他還能寃你嗎。陳禹浪雖然感到這都有些不成賓主初見面的言語。料得這位團長胸無點墨。倒是極容易對付的一個上司了。心裏倒太平了許多。自這天起。陳浪禹便在劉團長團部裏供職。也算是一個官了。這團裏設在城外一所司空廟裏。將主持僧人驅逐到廟後民房裏去住。劉團長就住在僧房裏。陳禹浪跟着團長。就住在大殿下披廊上。用蘆席掛在柱上。當了牆壁。找了兩條小板凳。架着兩塊破門板。這就是床了。棹椅固然是沒有。連進出的房門。和放進光亮與空氣的窗子。也不會有一處。坐的地方是黑越越的。零用東西。都亂放在地下。陳禹浪一想。所謂團部書記的房子。就是如此簡陋。那末作武官的意味。也就可想了。心裏正這樣猶疑着。傳令兵走進來。說是團長請書記官有話說。陳禹浪跟着去見劉團長。劉團長開口就說道。陳書記官。你大概住在你那屋子裏。有些不滿意罷。我告訴你。那不要緊。這是行軍的時候。不能不這樣。將來咱們有了一定駐防的地方。就可以慢慢找樂子的。陳禹浪聽了他這話。也就將信將疑。到了這裏來了。也只好既來之。則安之。反正有了職分在這裏。不用得拿錢出來買吃喝。總比在北京待在會館裏強。有了這樣一個轉念。就忍耐住下。約摸過了一星期。陳禹浪也曾代劉團長擬過幾回告捷的電報。王鎮守使那一方面。都覆電嘉慰。劉團長自是歡喜。過了兩天。王鎮守

使忽然來電。說是有緊急軍事商議。令劉團長。不分晝夜。到磁州去面聆機宜。劉團長一想。也不定是那裏又出了土匪。自己正在得寵的時候。巴結差使。總是向上的事情。於是坐了軍用長途汽車。就走向磁州來。過了兩天。劉團長回來。春風滿面。早有一種樂不可支的樣子。還不曾進屋子。先就嚷道陳書記官呢。陳書記官呢。我有話對你說。陳禹浪跟着他到屋子裏。就笑着低聲道。我作夢想不到的事。你瞧。我升了旅長了。這一下子。大家都得樂。你願意幹什麼。說時。兩隻手左上右下。不住的擦着兩邊臉泡。又笑道。這一下子。團部要改成旅部了。我不知道怎麼樣好。一路上都想不到好法子。我們這裏王團附雖然認識字。可沒你肚子裏那一部三國志。你得和我出主意。主意想好了。我再來對弟兄們宣佈。大概咱們就得調回北京。這一下子。他媽的。我真樂了。陳禹浪見他毛手毛脚。真是孫行者坐金鑾殿。望之不似人君。心想不趁這個機會抓上一點權柄。還等待何時。便笑道。這並沒有什麼可為難的。最要緊的。是參謀長一個位置。只要把參謀長決定了。一切要辦的事。都讓參謀長計劃好了。然後來告訴旅長。旅長願意那樣辦。點一點頭就行了。旅長不願那樣辦。有的是參謀長會出主意。叫他再來一個法子得了。劉旅長道。這樣說。我就乾乾脆脆。讓你作參謀長得了。你別嫌麻煩。掙起錢來。你不會比別人少。幹個幾年下去。管保你洋房子有了。汽車也有了。那時候是個樂子。陳禹浪躊躇着道。旅長栽培我。我還有什麼推辭的。可是………劉旅長道。我知道。你是怕資格不夠。中華民國。自由平等。不談那些個。我今天做到旅長。從前幹什麼的。陳禹浪道。那末。我就勉為其難。能這一席話。陳禹浪輕輕悄悄的把一個旅部參謀長弄到手。心裏好不痛快。至於擴充旅部的辦法。無非是升官發財。那還有什麼難辦。他開了一個單子。將在職軍佐。先坐位一升。

隨着他們所帶的兵。也擴充起來。何消三日。一律辦妥。就是這個時候。薛大帥來了電報。將他們這一旅。調到北京北郊去編練。陳禹浪就趁機向劉旅長建議。應該到北京去先看一看營房。同時。也要和督軍去領些編遣費。而且也要和鐵路局商量。借撥幾輛車子運兵。劉旅長因爲他所建議的話。都是有利的。自然贊成。就派陳禹浪卽日進京。辦理一切。陳禹浪先在軍需手裏領了五百元辦公費。帶着兩名衛兵。坐了汽車。直向磁州而來。到了磁州見了王鎮守使。領了頭等火車免票。直向北京而來。到了北京先在一家旅社住了。然後僱了一輛汽車。吩咐兩個衛兵站在汽車兩邊。滿城一跑。所有認識過的人。那怕是多年不會面。今天也去拜一拜。有的主人不在家。他就扔下一張新編第一百二十旅參謀長的名片。主人翁在家。他就進去坐個五分鐘。說是忙極了。不能久談。回頭還要去見某司令某軍長。把一些散住的朋友拜完了。就坐了汽車到下游會館來。汽車到了門口。喇叭一陣叫。會館裏長班。早伸出一個頭來。一看之下。不由得嚇了一跳。怎麼會館門口。有這樣的闊人前來。莫非是知道會館裏藏了歹人。前來捉人的。正沒了主意。只見汽車門一開。却是陳禹浪穿了一身灰色軍服。跳下車來。他到先叫起長班來道。馬老二。你去對會館裏諸位先生說。就說我回來了。特意來看望諸位同鄉。長班原知道陳浪禹上大名。是作官去了。現在看到他穿了軍服。帶着衛兵。坐了汽車前來。這其間有什麼原由。就不用說了。連跳帶奔跑到院子裏嚷道。歡迎歡迎。陳大人回來了。於是將新編第一百二十旅參謀長的名片。每屋裏送了一張。會館裏一見陳禹浪的名片。究竟是個參謀長了。大家都將名片收好。一齊迎了出來。陳禹浪先舉着手。向大家行了一個軍禮。然後走上前。和在場的人。一個一個來握着手。大家都客氣起來。要讓他到屋子裏去坐。陳

禹浪道。我們就到客廳裏去暢敍暢敍罷。不能一個一個分着談話。因為我還要去見薛大帥回話。好在我們的軍隊。也要調回北京來的。以後見面的日子長。慢慢再談罷。會館裏的人異口同聲都說是。於是將陳禹浪讓到客廳裏。有遞烟捲的。有催着長班沏茶的。有挨了陳禹浪坐下。陪着說話的。陳禹浪談了一會子。把口袋裏那個新買的金表。倒掏出來看了幾回。因道。我眞對不住。事很忙。只好明後天再來了。會館裏人不但不留。就有兩個人搶了出去。口裏叫道。參謀長出來了。開車呀。大家如衆星拱月一般。將陳禹浪擁上汽車。陳禹浪就吩咐汽車夫。開到吳月卿家來。吳月卿恰好今天無戲。閒在家裏。她同包車夫坐在門口。忽然看到站衞兵的汽車。一直開到門口停住。也猜不出是來了一個什麼大人物。早是嚇得向上一蹦。連忙將兩扇大門。推得開開的。及至衞兵打開車門。却是陳禹浪穿了軍裝。走下車子。眞是作夢也想不到。垂着手靠牆站立。不敢亂動。陳禹浪道。吳老板在家嗎。車夫連連答應在家。一面向裏跑着報告道。吳老板吳老板。從前那個陳先生坐了汽車來了。吳月卿隔着窗戶一看。果然是陳禹浪。穿了軍裝進來。便自己迎出門。笑着打了簾子道。怎麼回來得這樣快。事先也不給個信兒。我們都沒有去歡迎呀。陳禹浪道。我也不知道會來的。這是薛督軍打了急電來。我不能不來呀。吳月卿將他讓到屋裏。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恭喜是什麼官職。陳禹浪將兩隻巴掌搓了一搓。笑道。幹得不怎麼好。不過是旅部裏一個參謀長。吳月卿道。喲……旅部一個參謀長。這事情很就好哇。說到這裏。吳劉氏却也走出來了。看她不住的牽着衣襟。還是新換的一件乾淨衣服。她一見面。先笑道。陳老爺。恭喜升官了。吳月卿道。別叫老爺。太普通了。乾脆就叫參謀長罷。吳劉氏笑道。升了這樣大官了。我說怎麼着。你要大大的走運不是。陳

禹浪飽受了一番恭維。大笑道。吳老板現在怎麼好法。吳月卿皺了眉道。別提了。戲館子裏儘搗亂。上坐兒又不好。一個禮拜。現在只唱四天戲了。我正想着要上天津哩。吳劉氏笑道。現在參謀長來了就不必忙着上天津了。我想參謀長總能幫忙。捧捧場的。靠着參謀長的應酬廣。人面熟。邀上幾個人捧一捧場。那眞不費吹灰之力。憑着你和參謀長這一檔子交情。眞不用得着急呀。陳禹浪今天正是來露這個面子。原是要挽回以前的損失。吳劉氏若是看他不過如此。是要給他一點威風看看的。現在她母女也是極力拍擧。倒正合心意。便道。大困難。我不敢說能幫忙。若是小小問題。我總可以想點法子。吳劉氏一聽。就樂了。聳着兩條毛眉。瞇着眼睛笑道。究竟有交情就是沒交情的。我們一說。人家就答應了。這要怎樣謝謝哩。吳月卿笑道。人家今天要回北京。公事挺忙。幹嗎忙着和人家說這些話。你只要說在參謀長心裏。遲早他自然會幫忙。說着。倒怪貧的了。陳禹浪笑道。嘿、吳老板也這樣客氣。叫起參謀長來。還是隨便稱呼罷。要這樣倒顯着生疏了。吳月卿口裏。正啣了一枝煙捲。笑着將烟噴了一口。就把那烟捲遞給陳禹浪了。兩個人共抽一枝煙捲。這個交情是有七八分親密才能辦到的。從前伺候着吳月卿前後幾個月。無非幫閒混飯而已。那裏敢望人家一點顏色。不料作了官之後。今天一回來。人家馬上就表示這樣親近。一個人眞是不能不作官不發財呀。抽着烟。吳月卿的老媽子進來沏茶。陳禹浪想起了一件心事。於是把腰裏皮包一掏。打將開來。露出幾大疊鈔票。於是將拾元一張。掏了一搭出來。當着吳氏母女的面。撤了一張起來。對老媽子道。你把車夫叫來。車夫正在院子裏站着。偷聽陳老爺發財的消息呢。一聽到參謀長叫。連忙趕了進來。陳禹浪於是將那張鈔票交給老媽子道。這十塊錢。你們拿去罷。一人五塊。別錯了。車夫

老媽各道了謝。笑嘻嘻的走了。陳禹浪向着簾子外嚷道。車夫。你告訴我的衛兵。讓他告訴汽車夫。開車向薛大帥公館裏去。車夫答應着去了。陳禹浪對吳月卿劉氏道。明天後天。我都得爲公事忙幾天。等我把公事忙完了。我請你娘兒倆吃飯。吳月卿笑道。我們還沒有接風。倒要你先請。陳禹浪道。這原是表示不見外。吳氏母女笑嘻嘻的就向後面跟着陪話。一直送到大門外。直待陳禹浪上了汽車。還說道。你事閒了。就請過來。陳禹浪點了一點頭。汽車嗚的一聲開走了。汽車開了一截路。陳禹浪就敲着玻璃板對車夫道。開回旅館去。我不上那裏去了。汽車夫道。不上薛大帥公館裏去了嗎。陳禹浪道。大帥晚上請我吃飯。我晚上再去罷。汽車開到了旅館裏。陳禹浪開發了車錢。便掩上房門安息。不料就由這個時候起。來拜會的朋友。簡直不斷。有約着吃飯的。有約着聽戲的。還有自告奮勇。說是陳禹浪若要賃房子。願代爲效勞的。種種見義勇爲的熱心朋友。不一而足。陳禹浪也不明白。他們這些人。怎麼會把自己寓所訪將出來了。明知他們都是有所爲的。然人家總是好意。至多是遜謝。總不能把人家拒絕了走。這晚上自己倒不會去訪薛巡閱使。倒是一班舊朋友們。比來招待巡閱使還高。足足鬧到晚上兩三點鐘。方才是夜闌客散。到了次日清早。才向薛巡閱使公館掛了號。敬等召見。等候兩日。那邊果打了電話來。祇是讓副官接見。大意無非是吩咐幾句。照公辦事。由巡閱使到旅長。已經隔了幾層上司。況且陳禹浪又是個參謀長。還敢多說什麼。只哼着答應了幾句。是出得公館回旅店來。第一是拍電給旅長報告進行狀況。第二是拿着公事去踏勘了營地。第三還是應酬。陳禹浪一見了人。就說薛大帥非常看得起他。那日去接見的時候。薛大帥把許多客都擱下了。單獨見我一個人。他說劉旅長每次打來的電報。都作的很好。知道是我

擬的草稿。所以特別的看得起我。天家聽說更是捧場。陳禹浪隨心如意。就在北京過了一個禮拜。這天接着劉旅長的電報。說是本人馬上也要到北京來。趕快給看一所好旅館。陳禹浪一想。這好旅館三字。太空泛了。知道劉旅長是愛清靜些的呢。還是愛熱鬧些的呢。自己和劉旅長相處日子過近。這一層倒無法知道。不過只要價錢公道一點。就是有點不合意。他也總可以帶得過去的。這樣一想。很覺有理。從前有一個朋友。住在西城清涼飯店。自己曾去過一次。那屋子裏雜栽花木。很清幽的。可是論到吃喝嫖賭。他們那裏也無所不有。那末也熱鬧。也清靜。當年就想着我不知道可也有這樣一日。到這飯店裏來住些時候。如今何不就把劉旅長引到那裏去。於是當天自己搬到清涼飯店來。也就和劉旅長定下兩所大房間。過了兩天。劉旅長果然來了電報。說是一準於次日坐專車到北京來。到了約定的時間。陳禹浪就坐了汽車到站來迎接。劉旅長一見面。便問是那家旅館。聽到說是清涼飯店。不覺笑道。糟糕。陳禹浪聽他叫了一聲糟糕。倒楞住了。待要問為什麼。却又怕更惹出是非來。劉旅長似乎先已明白了。便笑道。回頭到飯店裏去。再和你說罷。陳禹浪見他又說去。我也不知道這裏面含有什麼作用。且不作聲。一會子大家到了飯店裏。劉旅長昂着頭向屋子四週一看。笑道。大概倒還是這個樣子。茶房進來伺候。劉旅長便問道。你們同事的小張小王都還在這兒嗎。茶房道。有個姓王的。年歲也很大了。沒有姓張的。劉旅長道。是了。事情已多年了。大概他們也走了。你們現在還買花不買。有賣花的担子向這兒送嗎。茶房道。倒不是斷定買花。可沒一定的人送。劉旅長道。掌櫃的。現在是不是姓馮。茶房道。不姓馮。劉旅長嘆了一口氣道。幾年的工夫。人全換了。世上的事。眞是說不定呀。陳禹浪也不知他無故發的什麼感慨。深為奇怪。等茶房

走開了。劉旅長笑道。陳參謀長。鬧了半天。你大概沒有明白吧。我告訴你實話。從前我沒投軍的時候。我是個窮小子。家住在豐台。常常由那裏挑了花担子到北京來賣。這清涼飯店。也是我一家老主顧。我想這裏的熟人一見我住大房間。問起來。敢情是賣花的做了旅長了。說起來。倒讓我怪難為情的。不過我又想。一個賣花的。今天居然作到了旅長。也是天大的福氣。讓這些人知道了。我多麼抖。現在一個熟人沒有。我一抖。也不難為情。這就算兩扯淡了。陳禹浪這才知道旅長是一個賣花的出身。自己先很覺得一旦作了參謀長有點過分。如今和旅長一比較起來。拿比他的資格要高上幾個碼子。也就於心甚安了。劉旅長笑道。我知道的。這個旅館裏。是有些玩意兒的。我自從做了團長以後。就沒有到北京來過。今天做了旅長。要大大的找個樂兒。玩的事。你在行不在行。陳禹浪一聽他的口氣。所謂玩者。不是平常的玩。頗帶一點婦女的意味。便笑道。不知道旅長是喜歡那一路的人才。劉旅長拿起兩隻手在腦袋上。胡亂爬梳了一陣。笑道。那一路的人才都行。只是要好看一點。陳禹浪道。那容易辦。我們多多的找上幾個。好看的就要。不好看的不要就是了。那有什麼關係。於是將茶房叫進來問道。你給我們找幾個人兒來看看。茶房對陳禹浪望了一望。又望了一望。劉旅長却微笑道。現在沒有。陳禹浪道。不要胡扯了。你怕我們不知道嗎。茶房道。旅長是要班子裏的。……劉旅長道。越來你越瞎扯。班子裏的。我們自己為什麼不會找。還用得着找你嗎。茶房笑道。給你找兩個來瞧瞧罷。可是不一定找得着。劉旅長道。那些個廢語。你不愛大洋錢。還是怎麼着。茶房聽他說了這話。便笑着去了。還不到十五分鐘。茶房進來笑道。旅長找着了兩個。你先瞧瞧。若是不好。再給你找去。說話時。門一推。進來兩個油頭粉面的女子。一個大方些的。鬧了一聲貴

姓。那一個却挨挨蹭蹭的。端了椅子站住。劉旅長看了看。沒說什麼。她們二人。就悄悄的走出房去了。茶房等他們走了。然後笑着問道。你看什麼樣能湊付嗎。劉旅長笑道。我們是鄉下來的。只要是娘們都能夠湊付。你先別讓她們走。再叫幾個給我們來看看。茶房躊躇道。他們和班子裏不同。只要你留下了。她……劉旅長伸手將腰下一拍道。老爺有的是錢。你管我是怎麼樣辦。來一個給一個的錢。有什麼關係。茶房一來貪他有錢。二來又怕他是個軍人。不敢分辯。就退出去。又給他叫了兩個人來。劉旅長一見之下。又留下了。還要茶房叫。茶房一共叫了十二個來。劉旅長才笑道。這倒合成了一打的數目。有趣有趣。你們這些人裏面。有懂得什麼玩意兒的沒有。這些女子。可憐都是迫於生計。來作皮肉生涯的。別看她們身上穿了紅紅綠綠的綢子。可是肚子裏粗糙到一萬分。什麼東西也不懂的。要叫她們來個玩意。那如何能夠。有搖頭的。有用牙咬着下唇的。有微笑不作聲的。就通一句話都不說。劉旅長皺了眉道。你們出來應酬。就是這樣乾乾脆脆的嗎。於是把茶房叫來問道。她們來一回。應該多少錢。茶房心想。這又不是買賣東西。那有當面講價的。便笑道。回道再說。劉旅長道。爲什麼不當面說。她們不是要錢幹嗎來了。茶房看這樣子。劉旅長臉上沒帶笑容。不能不說。便道。這分兩層。要是明天回去。你給她們十塊一個人。現在就讓他們回去。你給五塊一個人罷。劉旅長道。這個不行。我姓劉的那裏也不少花錢。就是那樣辦。每人給她十塊錢。說着身上掏出一搭鈔票來。點了一點。交給茶房道。這裏除了一百二十塊錢。是她們本分的錢而外。我另外每人賞五塊錢。她們幹這個。也怪可憐的。遇到一個財神爺。別便便宜宜的都放去了。我知道你們是有扣頭的。我賞的錢。你可不許分她的。你若是分了。讓我知道了。我用手槍斃你。說着。用手連

揮了兩揮道。讓她們走罷。茶房便道。劉旅長待你們這樣好。你們謝謝他老人家走罷。一句話把這些人提醒了。才各向着劉旅長道謝而去。陳禹浪在一邊看到。心裏好個不服。花了這麽些個錢。手也不曾摸他一摸。就讓她們走了。眞是太寃。也笑了一笑。正待要把這話說出來。劉旅長笑道。參謀長可看到這事有點不贊成罷。可是我又有我的算法。陳禹浪笑道。花了這些個錢。旅長還有個算法嗎。劉旅長笑道。這件事。大概你看得有點不對勁。可是你太不明白我的意思了。咱們原先也是窮小子一個。有了今天手上有了錢。幹嗎不花幾個。痛快痛快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上半輩子。已然是空過去了。這半輩子。爲什麽不再找一點樂兒。剛才這些女孩子。我看他們雖然怪可憐的。可是我也不大中意。要我湊付着帶她們玩。我有些不樂意。所以我就給了她們一些錢。讓她們痛痛快快的回去。咱們有錢找樂兒。可別受委屈。多花一點。倒是不要緊。現在她們去了不是。她們讓茶房再叫一些人來就是了。陳禹浪一想。原來你還是這樣一個大傻瓜。一轉念間。心裏便有數了。因笑道。旅長要找玩的。那不如到班子裏找去。要找會唱的。那就是女戲子了。劉旅長道。我原來是看了剛纔這班東西不行。要到班子裏找去。可是剛才你說找戲子來玩玩。你路上有熟人嗎。陳禹浪道。熟人雖然沒有。要找倒是找得着。劉旅長一拍手道。這就好極了。你就打電話找去。花錢不在乎。她們要多少。我就給多少。陳浪禹道。我所認得的一個。她們家裏沒有電話。劉旅長道。那就勞駕一蹚。你坐着汽車去邀一邀罷。可是別人太去久了。我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悶得慌。我是不能久等的。快去快去。陳禹浪知道自己上司的脾氣。連忙坐了汽車到吳月卿家來。對她笑道。你不是需我介紹一個人。給你捧捧場嗎。現在就有一個。不知道你樂意不樂意。吳月卿見他一進門就說。形勢匆

匆。看不出來是什麼路數。倒楞住了。陳禹浪因他楞住了。也覺得自己過於孟浪。這才把劉旅長的爲人。和他願意得一個人會唱的朋友說了一遍。並且說他倒是不怕女朋友。你若有可介紹。可以同一路去。我保險他一次就能送個千兒八百見面禮。吳月卿就笑道。一個當旅長的人也不見得就是帶着金山銀山走。那裏就有許多錢給。陳禹浪道。你這話也問的對。可是這裏面另有原因的。因爲他是一個新闊起來的人。還沒有得着好朋友。而且他這一次剿匪弄的錢。不在少數。聽說大帥那裏。另外還可以領一批餉呢。他現在只要能找樂子。花錢是不在乎的。吳月卿一想。陳禹浪好在並不是生人。他決計不能騙人去上當。因此連忙修飾了一番。就坐着陳禹浪來接的汽車一路到清涼飯店來。陳禹浪在前走。吳月卿緊緊的跟着到這裏走進來。劉旅長正躺在床上發悶。猛然向上一跳。看見吳月卿窈窕的身材。瓜子的臉兒。先有三分願意。這吳月卿又和先前見的那班女孩子不同。遠遠的站着。就向劉旅長一鞠躬。接上笑嘻嘻地叫了一聲劉旅長。聽她那大大方方的樣子。就並不是剛才那一批人可以學到的。自己先點了一個頭。還不會用話去回答時。陳禹浪就代爲介紹道。這是吳月卿老板。很有名的。劉旅長從前買花的時候。走戲園子門口過。聽得裏面鑼鼓擊得熱鬧。曾進去聽過一回蹭戲。看見吳月卿穿了古裝。正演着嫦娥奔月。當時心裏就受着一個很大的刺激。以爲這樣的美人兒。在我們看起來。正也和神仙差不多。不但要她怎麼樣了。能和她說一句話。也不枉了這一生。可是這是有錢的大爺們幹的事。一個挑擔子的人。何必發生這種夢想。這一個印象。不提起。就也丟過去了。現在吳月卿自己親來了。不由得人不把那一幕殘影。重新映起。當時呀了一聲道。原來是吳老板。我是久已聞名的了。說了這話。偏着頭就儘管向她望

着。吳月卿笑道。旅長。你想着什麼你以爲我和在台上的樣子不大同嗎。劉旅長搖了一搖頭。笑道。不是不是。我從前聽過你的蹭戲。可不料今天會把你請來了。許多年不見。你很好。還不見得老。吳月卿以爲他是當大兵出身的。這聽白戲是分內之事。不足爲怪。便笑道。旅長。我是參謀長帶來見見你的。可不敢來請你捧場。你幹嗎先說這話。就把大門給封上呢。劉旅長笑道。爲什麼不敢請我捧場。你別瞧抗槍桿的。有時候不講理。可是花起錢來眞不含糊。說着話時陳禹浪已是招待吳月卿在沙發椅上坐下。他故意虛謙一下。坐在下面沙發上讓劉旅長和她坐在一處。劉旅長正猶豫着。也不知道是客氣好。還好老實好。只管站着。吳月卿却將身子一起。挪了挪地位。笑道。旅長請坐啊。劉旅長倒不料她有如此老實。過於客氣了。倒顯着不好。便側着身子點了一點頭。靠着沙發的一頭斜着遠遠坐住。陳禹浪向吳月卿丟了一個眼色。然後笑道。今天卓是旅長的大面子。原來吳老板晚上還有戲。要在家裏應該吊嗓子的。我一坐汽車去接她。她不好意思不來了。劉旅長笑道。這樣說。也不見得全是我的面子。就不許她爲了你坐汽車去接她。她不能不來嗎。陳禹浪道。我心裏想。大概是爲着旅長的面子。可是我也不能楞說我有分。吳月卿笑道。參謀長眞會說話。這樣一來。就誰也怪不得罷。老實說。你總熟一點。你今天要我來。我不來也沒關係。至於劉旅長。可是從沒見面的人。給了那大面子。派着參謀長親自來接。要我不來。可就有點不識抬舉了。陳禹浪一拍手。突然站將起來道。旅長。你瞧怎麼樣。劉旅長聽了吳月卿這話。也分明是承認爲他而來的。好個歡喜。笑得搓着兩手。也不知道怎樣是好。陳禹浪就從旁邊說道。旅長。你看我的話怎麼樣。不能當面撒謊吧。劉旅長笑道。得。我算領了這個人情了。要怎麼樣的謝法呢。吳月卿偷眼看了一看陳禹浪。

然後向着劉旅長道。我什麽也沒給你辦。怎麽要你謝我。那是不敢當。劉旅長笑道。要你辦了什麽我再謝你。那到成了買賣了。只要你心裏……哈哈……那比給我辦了什麽事還有情啦、得今天晚上請你吃飯。還請陳參謀長陪客。陳禹浪道。不行啦。我在晚上還有好幾樁事要辦呢。今天晚上。算是旅長專請。明天歸我來請。你瞧怎麽樣。劉旅長還不會說出什麽話。吳月卿就插言道。你若要有什麽公事。你就請便罷。我是不會客氣的。劉旅長聽了這話。只向着陳禹浪傻笑。陳禹浪便道。是啊。旅長吩咐的那一件事。是不是今晚上就要去辦呢。劉旅長心裏明白。可是一時之間。想不起要怎樣的說好。沉吟了半響。才說了一句道。你瞧着辦罷。陳禹浪不由眼光向吳月卿一溜。就起身告辭。笑道。照說我也是一個主人翁。應當陪着客的。可是有旅長在這兒代我陪着。大概也不能怎樣見罪我罷。他說了這話。就逕自走了。劉旅長倒是言而有信。到了晚上。就請吳老板吃飯。吃飯之後。又同到飯店坐了一會。劉旅長還不願意吳月卿就是這樣回去。在身上掏出一搭鈔票。就向吳月卿手上亂塞。笑道。這不成個意思。你帶去買件衣料穿罷。吳月卿看面上那張票子。正是一個拾字以下的票子。恰好都是這樣一樣大。估量着總有好幾十張。果然陳禹浪說的不假。這一下子他竟出了許多見面禮。深深的道了謝回去。次日早上。劉旅長正打算打發汽車去接她。她到先來了。因拉着她坐在一處。笑道。本來你晚上唱戲唱得很晚。早上不容易爬起來。我想派車子去接你。怕去得早一點兒讓你沒有睡得好覺。我等着你吃早飯。你要吃什麽。我陪着你吃。吳月卿道。旅長吃什麽。我就吃什麽。不是那樣不見得咱們是一條心了。劉旅長聽了。樂得只拍着兩隻大腿。吳月卿陪着他吃了早飯。又陪着出去看戲。又在一處吃晚飯。最後還是到飯店裏來。這天始終是他兩人

在一處。陳浪再却躲個不見面。又過了一天。劉旅長要去見薛大帥了。便要先用汽車送吳月卿回去。吳月卿道。回去了又要來。何必呢。你去見大帥。也不過兩三個鐘頭的事。我就在這裏等你罷。我昨晚沒好睡。我一人在這裏先睡一覺。比回去還舒服哩。劉旅長笑道。我要一天不回來呢。吳月卿道。那要什麼要緊。我等一天就是了。難道說這飯店還不許我這裏待着嗎。劉旅長聽她說的如此懇切。很高興的走了。恰好是薛大帥又叫了幾個旦角在家中飲酒作樂。沒有功夫和他細談。和他見面之後。只說了幾句話。就讓他退出來了。劉旅長在未見大帥以前。心裏老是鼓動不安。也不知大帥要怎樣盤查致問。只記掛着對答之詞。以免遺誤。現在這一關。這樣容易過去。這旅長是作穩了。心裏這一分高興。簡直無言語可以形容。馬上坐汽車回旅館來。一見吳月卿就跳起來道。大帥待我很好。我倒可以放開手來幹一幹了。你等着罷。我跟你捧場有得捧了。吳月卿看他那情形。知道他也極高興。索興一味奉承討他的歡喜。在一處鬼混了三天。劉旅長就花了五千多兩。人到了無話不談的時候。劉旅長望了她笑道。我有一句話。真藏不住了。乾脆。假如假。我花錢討你作太太的話。成不成。假如說是成。又應該要多少錢。吳月卿便笑過。成怎樣不成哪。劉旅長道。要多少錢呢。你別瞧我是當大兵出身。人情世故。我那樣不知道。大概真要討你的話。可不能照着戲台上是二三路角色。算你是頭二等角色。錢掙的多。我想拚着五千塊錢給你媽。不知她可樂意。我是個窮小子。到現在還沒討過親。你若跟了我去。還是結髮的呢。吳月卿聽他說話。先還是怔怔的聽着。及至他說到結髮二字。不由得噗哧一聲笑了。劉旅長道。你樂什麼。你嫌我這句話說得太粗嗎。吳月卿道。結髮兩個字。是很好的字眼。我為什麼好笑。我想你真乾脆。劉旅長道。我乾脆。為什麼不乾脆

呢。吳月卿道。我要像你一樣。沒有上人管着跟着你做太太。幹嗎不樂意。劉旅長突然向上一站。兩手向空中一擧。笑道。只要你這一句話。我把家私全不要。我也要把你討了來。於是按着電鈴。叫茶房把前面房間的陳參謀長請了來。陳禹浪向劉旅長笑道。現在還用得着我的時候嗎。劉旅長道。用得着用得着。沒有你。我們的大事還辦不成啦。於是把剛才的話對陳禹浪說了一遍。他向吳月卿丟了一個眼色。然後對劉旅長道。這事準成。我明天就去對吳大奶奶說。劉旅長道。你還得說一句。我花錢還眞不勉强人家。咱們行軍的時候。瞧見花姑娘。搶了就跑。眞用不着花錢。可是那有什麽意思。討了回來。也是面和心不和。一輩子不舒服。吳老板。你信我這話不信。要不。你今天先回去。我快嘴劉。心裏擱不住什麽。想着就說出來。他這樣一說。吳月卿當然作一個大方。到了次日。吳月卿回家去吃午飯。陳禹浪也來了。吳劉氏就說。要論到嫁一個旅長。做一夫一妻。就是不給錢也値。再說他一開口。就許五千塊錢。眞也不少。可是我看到這件事太好了。到反而有些不相信了。陳禹浪道。我們旅長倒是一個挺爽快的人。話倒是不會假。這個我能保險。吳劉氏道。這一程子他已然是花錢不少了。他還拿得出這麽些個來嗎。陳禹浪道。這麽些個錢再多也拿得出來。這回他到北京來。一下子就領了六萬軍餉。有的是錢。吳劉氏道。他就不要散給那些大兵嗎。陳禹浪道。有個七十萬八十萬的。他或者還會放個一月二月的。現在只有這幾個錢。全放出去。也湊不上半個月餉。何必那樣賣力不討好。所以這會子索興將錢放在腰裏。自己一個人受用。這款子領來。除了幾個經手人。也沒有外人知道。他儘管充量的來花。誰也管不着。若是要和他談到銀錢上去。這個日子和他去辦交涉。是最好不過的時候了。吳劉氏將手摸着臉。不住的笑嘻嘻的。半響。又噗嗤的一

聲笑了起來。陳禹浪道。大娘。你好好兒的。樂個什麼。吳劉氏道。我不是樂別的。就是樂在這位劉旅長。眞是太痛快了。說給就給。而且給的很不少。怎麼一下子。他就答應答應給上五千。照我心上說。人家說給五千。我們就要五千。顯得咱們娘兒們沒身價。一說就答應。若是不答應吧。錢也不少。再和人家要。顯得咱們又不知好歹。我這樣一爲難。自己倒先樂了。你瞧。這事應當怎樣辦。你現在却給人家當參謀長了。什麼事都先能參謀一下。我們這點小事。你何不給咱們參謀一下子。陳禹浪笑道。參謀兩個字這樣解說。那可把參謀改透了。因道。話也不是那樣說。他既然一開口就說五千塊錢聘禮。想必也看在人情上是透直。現在你們稍微計較一點。倒也是不妨。吳劉氏聽說。兩道眉毛不由得上下飛動。眯着一雙眼睛向陳禹浪道。咱們的事。全憑你作主。你說應當怎麼去和劉旅長說。陳禹浪道。這事你娘兒倆。先別定數目。讓我去探探劉旅長的口氣再辦。反正總辦個不卽不離的。吳劉氏心裏一活動。想着說一個肯字。怕不就有個六七千元到手。這事多麼痛快。當時便對陳禹浪說。你幫咱們這大忙。總忘不了你。準有你的好處。陳禹浪笑着。連搖頭說。那是笑話。可是這晚上他回旅館來。就問劉旅長有討吳月卿的意思沒有。劉旅長微笑。陳禹浪就說。吳月卿自己是千肯萬肯的了。就是她媽口氣很大。說着將一個食指一伸。因道要整數呢。劉旅長將兩手亂搔着頭道。多是眞多一點。說着又將腳一頓道。我豁出去了。就是一萬。陳禹浪聽到。倒不免心裏撲騰一跳。花錢那有這樣花法子的。因笑道。旅長太痛快了。劉旅長道。我是個窮小子出身。有個不把錢看重的嗎。可是就爲了我是個窮小子。今天扒到做了旅長。我想眞如一個花子做了一場發財的大夢一樣。咱們窮得當褲子的歲月。晚上夢見了吃大塊肉。醒過來之後。直悔肉沒有吃好。現在咱

們這情形。眞是混來的富貴。我不敢說靠得住。趁着咱們夢裏還清楚。把這塊肉就大大的吃他一頓罷。陳禹浪道。旅長自己總說沒念過多少書。肚子裏沒有什麼春秋。就憑你這幾句話。差不多念了半輩子書的人。都會說不出來。不過旅長這話。好是好。可是帶點和尚味兒。劉旅長笑道。這話倒算你猜着了。我就想着咱們這種人。憑什麼能作得這大的官。要說是運氣。這兩字更靠不住。運氣來了。咱們就發財。運氣去了呢。咱們還不是個光蛋。到了個光蛋的日子。再想過而今的日子。那兒還有哩。陳禹浪笑道。旅長這話。可說的對。但是就憑現在還能掙幾個錢。不會省下幾文。留得來掙不着錢的時候再用嗎。劉旅長道。留着幹嗎。能留着一輩子嗎。據我看來。誰也不能保得住將來怎麼着。我就想這老天。有點不講理。多少比咱們本領好的。會窮得沒飯吃。咱們什麼也不成。會抖起來了。鼓兒詞上。有鏡中花。水中月的話。譬喻人家升官發財。我想眞對。這鏡花水月的情況兒。知道能有幾天。先樂上罷。陳禹浪總覺他這話。有點不能自圓其說。本當再和他辯駁幾句。無奈自己是來勸他花錢的。老勸他省幾文。這是什麼意思。因此笑道。人就是不肯這樣看得開。都像旅長。這世界上會沒有壞人了。劉旅長一聽。就是一個哈哈。陳禹浪道。憑着旅長這一說。花一萬就花一萬。那是不成問題的了。不過我想能省點就省點。把這省下來的錢。買上一所好好的房子。多多買上陳設。不比全給別人強嗎。劉旅長道。我若眞是要討太太。少不得要弄所好房子的。省下幾文。能幹這個也好。可是花少了錢。人家的大姑娘肯給咱們嗎。陳禹浪笑道。那就憑我去說了。劉旅長道。你就去說罷。成不成都不要緊。幹嗎小奚兒今天倒不來。陳禹浪道。這就是她媽的意思了。無非是逼着旅長花錢。可是旅長本來就大方。她用不着來這一手的。劉旅長道。話雖是這樣說。究竟還是她

能來的好。陳浪禹聽了這話。便又復來見吳氏母女。說是劉旅長本不肯多加錢的。我說了許多話。他已經有添些錢了。吳劉氏只望事情說妥。錢好先到手。就說只要六千塊錢到手。若是有多。就請陳參謀長穿雙鞋。陳禹浪一笑。把話放在心裏。也不說定。又對吳月卿道。先躲一躲。別先栽到人家手掌裏去。陳禹浪說好。又回旅館去說。她既不來。也勉强不得。劉旅長見吳月卿不會來。雖有點不高興。設身處地和人一想。她也是應有的態度。就算她自己千肯萬肯。難道她母親也能一樣。嗎因此這晚上的事。却也不去計較。不過這樣一來。他心事倒格外决定了。沒有花錢。遲早都得敷衍他。她才肯理我。花了錢。把她娶到家裏來。那就非聽我的指揮不可了。就對陳禹浪說道。明天你到月卿家裏去。好歹給我說成功。誰也不能帶了錢到棺材裏去花。錢的事。你就可以給我硬作主。不必來商量了。陳禹浪也只好笑着說定了喜酒。不別說的。到了次日上午。向吳劉氏一提。說是只要自己硬作主。可以加到一萬。若不作主。這事也許就吹了。吳劉氏六千塊怎樣安頓。都盤算一夜。那肯放手。就許了事成之後。和他三七分賬。劉旅長花多少錢。她就可以開多少錢的收據。陳禹浪見條件已商妥。就規定一萬一千元的聘禮。今日先付一半。吳月卿也就是今日過門了。劉旅長擇日辦喜事。再付那一半。吳劉氏見有許多錢到手。一切的危難。都答應了。陳禹浪回報劉旅長。劉旅長喜歡得什麼似的。立刻開了一張一萬一千元的支票給陳禹浪。實行成家。但是事有不湊巧。只在這款付過兩個鐘頭之後。薛大帥却派了人來召見。派他帶得本部軍隊。仍舊沿着京漢路南下。正因爲這時候大局變化。王鎭守使升了指揮。由磁州南進。更開到鄭州去了。劉旅長這支軍隊。雖然是新編的。薛大帥以爲他們在河南善於剿匪。地理一定是很熟的。就調他們到河南去打前鋒。他

們原是屬於王鎮守使部的一個補充旅。現在薛大帥就把他們改爲了獨立旅。這又算小小的升上一級了。劉旅長滿想升了官發了財。到北京來樂一樂的。不料馬上又要去過砲火生涯。上峯有了命令。是不敢多延誤的。便決定在北京還勾留兩天。和與月卿母女商量。親事總算是定了。等軍事完畢之後。再來團聚。她母女卻倒比劉旅長還放心。都說喜事辦不辦。那沒關係。只要公事辦得好。大家將來都有好處。劉旅長聽她有這樣知情達理的話。更樂了。又過了一日。卻接到王鎮守使來了一封電報。大意說。在北京討的三夫人羅小姐。過門的這一天。自己就出征了。現在不知何日可回京。劉旅長南下赴鄭。就請騰出一截車來。護送這位夫人到鄭州去。自己宅裏。已經有了電報去。就請劉旅長親自到宅裏去接洽。劉旅長接到這個電報。正是一個巴結上峯的好差使。馬上拿了電報到王宅來接洽。原來這位羅靜英小姐。過門那天。本打算一死了之。偏是王鎮守使就在這天走了。雖然不見脫離關係。然而先落得個眼前乾淨。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因此勉強住了下來。暫圖機會。望一個天亮的日子。這日接到王鎮守使的電報。說是要接她上任去。不免慌張起來。坐在屋子裏。只是皺了眉毛發呆。不吃不喝。這些下人。常看到自己的太太是如此的。卻也不去管她。不大一會的功夫。門口汽車響。劉旅長卻帶了四名全副武裝的衛兵。擁了進來。說是奉了鎮守使的命令。要接太太上任去。請太太出來見一見。聽差的聽說。告訴了老媽子。就去請羅靜英出見。說是來了個旅長。帶着兵在客廳裏等呢。靜英冷笑了一聲道。哼、帶兵來的嗎。那也是他們的老套頭。出去見就出去見。我怕什麼。大概也不能把我吃了下去。於是要了熱手巾。擦了擦臉。帶着兩名老媽子。大步的走到客廳裏來。這裏並沒有兵。只是一個穿了長袍馬褂的人。在那裏蹀來蹀去。劉旅

長一回頭見有一個二十上下的少婦。料着那是鎮守使的夫人。便彎着腰深深的三個大揖。靜英見此人雖然粗暴。却也執禮甚恭。心裏比較舒服點。就微笑着點了一點頭。劉旅長先不說話。就在身上掏出那張電報稿子。彎着腰。雙手遞上。因道。這是鎮守使打來的電報。剛剛接到手。夫人請看。靜英將電報接過來一看。因道。我這裏也有電報來。但是我的身體。不好得很。今天都是勉強起床。出門更是支持不住了。這事只好緩一緩再說了。劉旅長那裏知道他們的內幕。見夫人說是有病。就連答應了幾聲。是。因道明天就要到鄭州去的。夫人有什麼東西帶去沒有。靜英道。沒有沒有。劉旅長有公事。就請便罷。劉旅長一看主人翁並沒有留客的意思。一來是內上司。二來有男女之別。不敢多躭誤。就告辭走了。靜英不料一場天大的問題。就是三言兩語便解決了。心裏却是異常痛快。不過轉身一想。既有接我上任之意。這一次不成。難道還不能再作第二回。這次他是沒有料到我不去。所以只隨便的差一個人來說話。我說不去。來人也不能強迫我去。第二次再派人來。恐怕就不能和我客氣了。照着現在的日子推算。就是二次派人來接的話。恐怕也不會超過十日以外。到了那個時候。我除了捨了這條命。還有什麼法子可以抵抗。想到這裏。她又加上了一層煩惱。自己嫁了過來。遷延了一月有餘。也不見一條出路。而今只有幾天功夫的猶豫。那裏又會想出什麼法子來。明天一天。後天一天。這位劉旅長到了鄭州。一說我不來。恐怕那一位大發雷霆之怒。就有很嚴厲的電報前來詰責了。她本來就煩惱得寢食不安。而今又新添了一種刺激。如何受得了。因之身體是越發的疲倦。正在煩悶得無法排遣的時候。她姐姐趙太太却來了一個電話。說是趙觀梅病在醫院裏。情形是越見沉重。據大夫說。恐怕性命不能保了。靜英聽了這話。心裏又像針扎

了一下一樣。心想趙觀梅的病。原來不大重的。只因爲和自己作媒。鬧了個力疾從公。就把這病越鬧越深。到了現在。就落得性命不保。轉身一想。他這樣的下場。也是自作自受。誰教他發了官迷。要想結一門大親。他自己作官。把自己弄死。那還罷了。爲什麼把我一個清白無辜的人。和他作人情。這樣一來。我也算讓他送了一生。我不恨他也罷了。我還憐惜他作什麼。因此心一橫。還是轉想到自己身上來。到了晚上。天是剛黑。牆邊落葉的樹枝空當裏。一輪明月。如銅盤一般。直湧上來。靜英坐在屋子裏。也不關窗戶。也不開電燈。手捧着手。靜默默地由着窗子洞裏向外看。見月亮附近。散佈着一些清淡的薄雲。讓那月光照着。將雲映成淡黃色。這裏是所大屋子。院子也是很寬闊的。院子地上。一片荒蕪未治的枯草地。配着幾棵零落不成行列的枯樹。並不見有什麼人聲人影。就像格外的凄涼。便想到在家裏時。飽享家庭之樂。從來不知道。見了月亮。會發什麼愁。而今遇到凄風苦雨。固然是不快樂。遇到花晨月夕。更是不快樂。人生在世。不過是幾十年光景。這幾十年裏頭。又只有這十幾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是個黃金時代。如今剛剛踏進黃金時代的門限。便作了人家升官發財的犧牲品。以後便是給那種庸俗不堪的人當玩物。看了花。見了月。也只有自生慚愧。那裏還有覺得有什麼良辰美景可以賞玩。今天看到這輪月亮。便覺得她在寂寞院落裏。冷清清的照着人。設若自己不死。再看到這乾淨的月亮。恐怕就和濁物混在一處。看人家討厭的臉色。聽人家討厭的言語。以後的歲月。連自己都成了宇宙間一種廢物。自身就是寃孽種子。身外之物。還有什麼可樂的。她一人這樣靜沉沉的想着。那輪月亮。就由樹空當裏。慢慢升上了樹梢。月亮的輪盤。已經縮小了。原來金黃色。現在變成雪白。那月亮射在樹枝和乾草地上。猶如敷了一層淡淡的白

粉。把這夜色現得格外清幽。她於是伏在桌上。把頭枕着手。頭偏着向外。將這輪看盡人間癡兒騃女的月亮。都看呆了。那月亮在天上。雖是逼直的向上升。恰好在屋角的樹頭上。有那樹陪襯着。好像那月亮。就是斜着在天上。探望着這窗子裏來看這可憐女兒。靜英看了許久的月亮。不覺長嘆了一口氣。便慢慢的起身。走出屋子。走到西廊下來。這突然向外一走。倒不免吃了一驚。原來這月亮的光。在屋子外看。和在屋子裏看。很有點不同。這屋子廊下。突是陰黑的。月亮斜射過來。月亮照得着的地方。和月亮照不着的地方。一光一暗。將那水門汀的廊下地面。照在月光裏。分外的亮白。猶如在雪地裏一樣。人站在月亮下。自己一個窈窕的人影子。就斜斜的倒在地上。她抬起頭來看着月亮。低了頭。看着自己的影子。想着母親的心事。豈不是以為把自己嫁了個好女壻。可以大大享一番富貴。現在怎麼樣。只好讓天上的月亮。地下的影子來伴着我了。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正因為着剩了一輪月亮和一個人影子陪着我。我才覺得身心清淨。能活到現在。若是這裏有好些個人陪着我。我恐怕月亮在坟頭上照着我的鬼魂了。她沉沉的想着。不覺將身子靠着木柱。只管發了呆。原來她雖是嫁過來的那天。王鎮守使就走了。但是在這裏。她究竟一家之主。大家都得聽他的指揮。她住在上房裏。當是不許人來侵擾她。她不喊。男女僕役們。男女僕役們也就不敢向前來伺候。她在這院子裏。有時睡得很早。天色一黑便睡了。有時整宿的熬着。到天亮也不睡。這些僕役們。見正屋院子裏。並不曾點燈。似乎太太又是一早睡覺了。大家也就不去問她的事。她一個人在走廊下靜靜的站着。無論什麼事。也不會理會。就只抬了頭。發着楞望着天上冰涼的月亮。立了許久。只見那樹梢。在空中搖擺不定。同時。身上就冷颼颼的有些寒氣襲人。留神一看。原來是起了微微

的晚風。掀動了自己的衣袂。回頭看着地上的那個人影子。也是和人一樣。飄飄蕩蕩的。這時候晚風漸漸的大起來。身上衣服穿得少。便覺得寒氣攻心。人有些站不住。還是有個老媽子因事過來。遠遠的見月亮下有個人影子。便猜着是太太。就老遠的咳嗽了一聲。靜英便先問道是王媽嗎。王媽道是我。你怎麼摸黑站在這裏。靜英道。我看月亮呢。你去作一點開水來給我沏茶罷。王媽一聽太太的口音。今天晚上大概是不嫌人伺候的。於是將屋裏屋外的電燈一齊擰着了。其餘的老媽子。見上房擰着了電燈。都陸續的來伺候。靜英還是靠着柱子站着。只管望着月亮。王媽將茶沏好了。來請喝茶。靜英還在柱子邊站着。因道今天晚上的月亮很好。我捨不得離開他。王媽摸着他的手。嚇了一聲道。你都成了冰人了。你還站着嗎。靜英道。冰人要什麼緊。若是冰死了。倒也乾淨呢。王媽道。沏得的熱茶。你去喝一碗。冲一冲寒氣吧。說着話。她就拉着靜英走。靜英身不由主的跟着她走回房去。便覺得人有些支持不住。摸着了床。横倒下去。王媽倒了一杯茶來。站到床面去叫道。太太你喝茶。靜英突然站了起來。接過茶杯。拍的一聲。向地板上一摔。摔了個粉碎。狠狠的道。我姓羅。誰是太太。這裏的僕役們。因靜英不喜歡人叫太太。平常倒也不叫。但是有時候要當面談話。却非叫不可。也輕輕的叫上一句。靜英似乎明白僕役是沒奈何。却也很諒解。這次正在靜英愧恨交加的時候。王媽又叫她一聲太太。她却不由得怒氣勃發。可她是生性就不會打人。因此只站起來。自己把這茶杯摔了。算出了這口惡氣。可是這樣一來。把王媽嚇得臉色翻白。連鼻孔裏氣都透不出來。只是垂手直脚的立着。靜英看了她這樣子。又有些不忍。因道。我並不是生你的氣。我是怨我的命不好。我這裏用不着你。你走開。讓我清淨一會兒。王媽低了頭。將碎碗片檢了自出去。靜英閑

上了電燈。又把天上那輪冷清清的月亮。放進玻璃窗子裏來。一見着月亮。又不由得把剛才想的那一番心事。重新兜上心來。這一想。比在外面月亮下所感覺的。還要淒楚多少倍。兩手伏在窗下那張桌子上。將頭枕着眼淚像湧泉一般。只管流將出來。把兩隻袖子。溼成了一片。哭得傷心的時候。連頭都抬不起來。一陣一陣的喘着氣。要止也止不住。直待眼淚流乾了。喘氣平了。再看窗外時。月亮正照着窗戶當中。一塊雪白的光亮。射到房中地板上。那個伶仃的瘦影。如今又重復相見了。她望着影子。就喊着自己的影子道。靜英啊靜英。你這樣一個乾乾淨淨齊齊整整的人。能夠和那目不識丁。又粗又黑的人。鬼混一輩子嗎。越想心裏越難受。接上又是兩行眼淚。如兩根長玉繩一般。由雙眼裏直掛下來。一直垂到胸前。這一晚上。他想了又哭。哭了又想。夜到了什麼時候。她一點也不知道。到了最後。只覺得頭上有了大磨子壓着一樣。不由得人的身體。只管向下沉下去。扶着桌子。勉強站住。可是心裏又只管亂碰亂跳。兩脚踏着的地板。成了新棉絮。人就飄飄蕩蕩。如在天雲裏一樣。這也支持不住。人就倒在地板上了。人在站着。心裏還是清楚的。一倒在地下。人就將一切知覺失去。這一個漫漫的長夜。她就睡在那光滑滑的地板上。及至第三日。老媽子進來拾掇屋子。一掀門簾。見靜英側着半邊身子。睡在地板上。臉慘色白。哎呀一聲。連跑帶跌。走到外面去。口裏單嚷不得了。不得了。太……說了一個太字。覺得這句話是不能說的。就忍了在口頭。却變成了一種達達之聲。僕役們料着出了事。一齊擁到上房去。一見太太倒在地下。大家先掮着抬上了床。將被褥蓋上。有的預備薑湯。有的預備生丹。有的又主張推拿。亂鬧了一陣。還是

"王媽跟着靜英接近一點。知道她的事。便道我瞧着有八成兒是不成。事情有個着錯。誰担的是這個擔子。依我

說。還是給她家裏去個信。讓她外老太太來作個主吧。大家一想。也只是如此辦。馬上就派了人飛往羅家去報信。羅太太聽了這個消息。魂飛天外。坐了王家來報信的汽車。馬上就向王家來。汽車停了。她也等不及下車。一聲兒嘆。在車子上先哭起來。手推着車門。人就滾將下來。早有聽差的搶着上前將她扶住。口裏道外老太太你仔細點。羅太太由地上爬來起。一面哭着。一面向裏走。裏面老媽子們。早一羣迎着出來。將她擁簇到靜英躺下的房間裏去。當羅太太進屋子的時候。這裏的聽差們。也就打電話請了個西醫來。那西醫看完了靜英的病。便問羅太太病是那一位。羅太太說。是我們小姐。西醫正着顏色道。病人的病。可是不輕。你們最好送到醫院裏去。要不……他說到這裏。却頓住了不肯向下說。羅太太心裏。本來就慌亂到了極點。經西醫這一恐嚇。更是魂飛天外。走近床邊。將靜英慘白的臉色一看。一摸着她的手。燒得如炭火一般。這樣子果然是病勢不輕。先流着淚將病人撫摸了一番。靜英見她母親來了。睜着眼望了一望。又哼了一聲。連話也不能說。羅太太萬分難過。等西醫走了。然後就探問僕役們。這病是因何而起。王媽在一邊。把晚上的事。對羅太太說了。羅太太一聽。分明是自己害了女兒。一陣傷心。索興放聲大哭。有人就說。既是大夫說。非上醫院不可。那末宜早不宜遲。羅太太哭得人淚兒似的。那裏說得出話來。王媽就說。外老太太。你要是出來忙着。忘了帶錢。太太的鑰匙。放在她小衣袋裏。你拿着把箱子打開。箱子裏有錢。可以帶着些上醫院去。羅太太一聽。連忙帶着哭音問道。是那個箱子呢。說時。就伸手到靜英衣服裏去。摸索了許久。摸索了一把鑰匙出來。又問老媽子道。是那個箱子呢。王媽告訴她在白皮箱裏一個小匣子裏。羅太太打開一看。鈔票是論捲疊的着。心裏跳了兩跳。就兩手拿了兩疊起來。可是拿在手

上。又躊躇一會。只拿一捲。揣在身上。然後才叫人抬了靜英。上了汽車。一同到醫院裏來。靜英在家裏躺在床上。本來就十分不濟事。現在讓汽車一顛動。越是精神委頓不堪。到了醫院門口。人就昏暈過去。眼睛是向上翻。氣息已無。這一下。更把羅太太急壞。要知能進醫院與否。下回交代。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

綢業銀行

營業部 商業往來 服務社會 存款放款 聲譽卓著

儲蓄部 定期活期 保障穩固 各種俱備 利息優厚

保管部 美國鋼箱 保管嚴密 大小俱全 取藏便利

地產部 寫字房間 光綫充足 設備完全 租金低廉

堆棧部 自建堆棧 房屋高燥 地點適中 棧租克己

辦理債券抵押放款

本行辦理債券抵押放款如以各種公債庫券商做押款手續簡便利息從廉

總行 上海漢口路福建路東四六〇號

分支行

上海 小南門 [illegible]路口　八仙橋 [illegible]

杭州 三元坊

紹興 水澄巷

第十四回 衙列白牆前鬼添新爵 券焚紅燭下客遁空門

却說羅太太坐了汽車。送靜英到醫院裏去治病。當汽車到了醫院門口的時候。靜英覺已昏暈過去。羅太太駭。連連叫着孩子。靜英却只將眼皮微微動了一動。還是那汽車夫回頭看了一看。說道。老太太。你別亂。到了醫院門口來了。難道還能夠楞着嗎。你在這兒看着病人。我給你進去對大夫說一說罷。他說着跳下車去。就到醫院裏去報告。醫院裏聽說是有了生急病的病人。大夫馬上帶了兩名院役。搭着軟床出來。將病人抬進院去。大夫聽說是位軍長的太太。毫不猶豫的。就抬進了頭等病室。羅太太在後頭跟着。首先一句便問不要緊嗎。

大夫正偵察病人的形勢。就隨便點了點頭。也沒有詳細的答覆。羅太太以為果然是不大要緊。心裏倒安了許多。看看大夫診了脈。接上就在她身上打了一針。約莫有一個鐘頭以後。靜英已經能哼出聲音來了。羅太太坐在小鐵床沿上。執着她的手。在臉上靠了一靠。又放在嘴唇邊聞了一聞。然後輕輕的問道。孩子。你覺着好些嗎。靜英微微的睜着眼。對屋子四週眼光一溜。接上又看了這床上的白被褥。似乎有點感觸。覺得我到了醫院裏了。她看過以後。眼睛慢慢的射到她母親臉上來。那眼珠裏面。就水汪汪的含着一包眼淚。在這種有淚不哭的狀態中。只見她的嘴唇。微微有些顫動。彷彿是有什麼要說出來而又說不出來的樣子。羅太太索與側過身子來。兩隻手捉住她的兩隻手。默然的望着她兩隻眼睛的眼淚。也就好像要由眼睛眶子裏滾將出來。靜英的眼淚。到底是忍不住了。就由眼睛角上流出兩點來。一直流到耳朵邊下。羅太太在身上掏出一條手絹。輕輕的在她臉上按了幾按。可是當羅太太把靜英臉上的眼淚擦乾之時。自己也就一點一點的滾下許多眼淚來了。羅太太看了又哭。哭了又看。鬧了許久。後來女看護來了。不讓她對病人那樣悲哀。就將她拉到一邊來坐。靜英便已將臉偏到一邊。也不知是去睡。或者是去落淚去了。羅太太因為這頭等病室。是可由家人來陪伴的。於是就還家去把鋪蓋搬了來。也睡在醫院裏。當她睡了一宿之後。次日一醒。就見她的大女兒趙太太由門外推了門進來。哭喪着臉。輕輕悄悄的叫了一聲媽。羅太太矇朧兩眼見她一進門。立刻將身子向門上一靠。眼淚直滾下來。羅太太道。你瞧瞧。人是病得如此厲害了。這事怎樣辦呢。我現在也明白了。這是我害了她。說着。便掉過臉去。向着病人床上直努嘴。趙太太聽她如此一說。索與雙淚向下一流。哽咽起來。羅太太也一面哽咽着。一面向她

亂搖手道。你別哭。你你你……別……哭。病人不讓人吵呢。趙太太這才道。媽、你不知道。我們那口子。今天更不行了。那邊醫院裏大夫說。恐怕出不了今天呢。她說着這話。身子向下一頹。就賴着坐在地板上了。羅太太雖是全副精神。都注射在靜英身上。然而這時聽到自己的姑爺不行了。眼見得大女兒要成未亡人了。這事也不容她不着急。站將起來。拉着趙太太的手道。你怎麽說。觀梅的病。太不好嗎。趙太太點了點頭。只管哽咽着。半晌才道。恐怕是不行了。我瞧那樣子……說時。儘管哭。羅太太道。你別哭。你一哭。我心裏更亂了。你倒實說。你打算怎樣辦呢。趙太太道。我看人既是不行。放在醫院裏也是沒用。我就自己拿了主意。把他搬回家來了。我先是到家裏。聽說你在這兒。我又追到醫院裏來了。我先還不知道妹妹的病是這樣重呢。羅太太縐了眉道。你瞧這樣子。我離得開這兒嗎。病人既然是回了家。你也不能離家。你得回家去看看。好在這兒有電話。你要有什麽事。可以隨時給我通電話。趙太太對於家裏的病人。本也是放心不下。她母親叫她回去。她就揩揩眼淚。告別回家。這時。趙觀梅病在床上。和這邊的靜英小姐。都是一樣的人事不知。靜英小姐還能睜着眼睛看人。趙觀梅却是一天到晚。都閉着眼睛。昏昏沉沉的睡着。趙太太回來了。走進病人的屋子。床面前坐着一個女僕和一個親戚。就悄悄的站起來。向床上指着一努嘴道。別驚動他了。他睡在床上。可是不住的說夢話。聽他說話的聲音。倒像很有精神似的。也許是病要好的。趙太太聽了這話。也說不出什麽。只是苦笑了一笑。兩個退出去了。趙太太隨手搬了一張凳子。就坐在床面前。那床頭邊的一張茶几。正堆滿了藥瓶茶碗。以及紙包的白糖藥麵之屬。趙太太看了這些東西。更聞到一種藥味。就不由得好好的煩膩起來。一坐下就先嘆了一口氣。還不到十分鐘。便聽到趙

觀梅哼了兩聲。接上他就唧咕着道。若是大帥能夠這樣栽培。觀梅一定力疾從公……哼……呼呀……發表了。讓我作道尹。我……官。只說了一個官字。趙觀梅突然身子一翻。大叫起來道。作官並不是壞事。那也是替國家服務。我爲什麼不幹。他說着話。也不知道他久病之軀。骨瘦如柴。那有那大的力量。兩手向後撐着。就挺起身子來。趙太太連忙向前扶着。你這是怎麼了。好好的睡着罷。趙觀梅身子突然向下一倒。兩隻眼睛變成了白色。黑眼珠子一齊向上眼皮底下翻了過去。臉上的顏色。也就變成白紙一般。趙太太看到他成了這種現象。知道是不好。馬上哇的一聲。哭了起來。趙觀梅躺了下去。身脚便漸漸的僵直。趙太太顧不得他是不行的了。執着他的手。極力的搖撼着道。你要明白呀。你去不得呀。只在她這樣一片驚號聲中。把一家人又驚動了。大家跑進來看時。趙太太兩腿跪在地下。兩手伏在床沿上。哭得已不成聲音。大家知道趙觀梅一切都放下了。也隨着嚎啕大哭。趙家在這地方住有多年。所有的街坊。也都混得像家人親戚一樣。大家一聽到趙家哭聲大作。都有人來安慰與幫忙。立刻趙家也就熱鬧起來。趙家是純粹的北方人。當然是用北方的喪儀。照着舊規矩報喪接三。趙觀梅在日。講的是應酬。所認得朋友很多。到了他自己身上。趙家不能不在最後收一筆總賬。因此印了一千份訃文。普遍的對遠近親友一散。訃文的文字。是請趙觀梅一個老朋友有文作的。他爲了作得詳細起見。請趙太太把趙觀梅所有的委任狀聘書一齊拿了出來。作爲參考。因爲趙觀梅在宦海沉浮二三十年。事情實在太多。雖不能一件一件都記上去。可是有兩層當注意。其一。是當時很有榮耀的事。其二。是和他一生升遷地位與總統關連的。所以作起全文來。倒不甚緊要。惟有這趙觀梅的官銜。編纂考訂。實在費事。足足延誤了白有文兩天

的工夫才訂定了。而且據他對人說。掛一漏萬之處。還是在所不免。那官銜由起至末。有如下方所寫的是。

清邑庠生。候補正堂。直隸諮議局議員。自治第九分局委員。商務會會員。民國京都商會會員。京兆尹署諮議。內務部參議上行走。水災急賑會出力人員。特別五等獎章。中華民國前大總統袁。給予七等嘉禾章。改任內務部科員。大總統馮給予六等嘉禾章。農商部科員。陸軍部諮議。海軍部諮議。交通部顧問。財政部經濟調查委員。駐京會委員。教育部秘書上辦事。新疆督軍駐京辦公處特務員。川邊辦事處通訊員。海外華僑聯合會幹事。易州鎮守使高等顧問。特保簡任職存記。以道尹敍用。公文已上。尚未發表。

以上所說的官職。較之草稿。少去三分之二。如差遣辦事員的名目。以及小機關的服務。白有文認爲就是寫出來。也沒有多大的體面。況且已經有了比較體面一些的事情了。這不大的事情載上訃文。也只覺得累贅不如不寫爲妙。只是有一層。趙觀梅幹了一輩子。正式的官職。不過到科員爲止。就是在其他機關。當過主任幹事之流。可又不算是官。寫上訃文。也不見得有什麼風光。他奔波了一生。好容易弄到一個簡任職。偏是未曾發表。人就是死了。訃文要是抹去這一筆不寫吧。未免大大的減色。若是寫上罷。恰又不曾有這個實官。幾經考量之下。覺得訃文這樣東西。也就是一個人的歷史。史是紀實的。只要說不錯。發表不發表。似乎沒有關係。這樣一來。於是就把那最後一句寫上。這個訃文發了出去。也有人覺着不妥。說是既未發表。就不能算是官職。如今糊裏糊塗載上。官廳若是認爲冒充職者招搖起來。怎麼辦。白有文聽了。他也有解釋。他說。保上去了。那實在是事實。就算不發表。這不過死人訃文上。要說得體面一點。無論如何。不能拿國法加到死人身上去。這正是樂得作的一

件事。況且訃文上說。從前已經保過。也就不必替趙家的古人擠夔了。過了幾天。正是趙家開弔的日子。家裏搭着棚。紮着埋雪也似的孝堂。孝堂正中。掛着趙觀梅的遺相。左右兩邊。緊緊的掛着一副大字輓聯。乃是孫督軍由任上寄來的。孫督軍所以寄來一副輓聯。就因爲趙觀梅在日。曾和他幫過忙。這一副輓聯隔壁。就是他的連襟鎮守使王指揮的了。此外也還有些司長局長會長的輓聯。已是分作兩邊。再官職位分小些的送來的對聯或花圈。都只好擠到孝棚下面去的了。這日趙家來的弔客。倒也不少。由簡任職以至任職都有。趙觀梅有個遠房的弟兄。名叫趙觀樞。他比哥哥的官職。還要小好幾倍。不過是幹些書紀錄事之流。因爲料到今天趙家辦喪事。必定有大批的闊人前來。於是要了一個總招待的職務。以便和所有的人接近認識。所有來的客人。不能在靈前行完了禮就走。也都到客廳坐着談談。所談的問題。也都不外乎時局怎樣。政治怎樣。大家正談得熱鬧之際。忽然有一樣東西送了進來。這不由得引起了大家注意。原來趙觀梅在日。對於大小報紙看不看。倒沒有什麼關係。惟有一份政府公報。却是經年訂着。無論如何。每天總得看上一遍。後來搬到醫院裏去了。每天送到家裏來的政府公報。還是要轉送到醫院裏來看一看的。後來他病得十分沉重。才不看公報了。這公報既是論年定的。當然他雖死了。還是繼續的訂着。這時來賓正談到政治問題。這份公報不先不後送了來。恰是合了口味。早有人伸着手。在桌上拿了過去看。那人看了兩頁。忽然用手一拍。站將起來道。呵喲。大家看看。觀梅的命令發表了。大家聽了這話。就一窠蜂子似的圍了上來。看看公報上一條大總統命。正是訃文上記的那最末一句。趙觀梅授爲簡任職。以道尹職存記。這一下子。把趙觀樞樂得直跳起來。拍着兩手。連道。觀梅大哥。恭喜呀。由這樣

爬上去。不難把小弟也攜帶一把的了。在場的客看了。倒莫明其妙。便有人問道。觀榧兄。你這是怎麽一回事。你嫂子在裏面聽見。不要疑心你是故意開玩笑嗎。趙觀榧被人這樣一提。才醒過來。趙觀梅的官職雖然發表了。人是早已死去的了。當時便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可惜。我觀梅大哥。若是能夠遲死一年。將道尹幹上一任。身分就大了。他本是北京一個名紳士。再要有幾個實力派一幫忙。我敢斷定要幹一任京兆尹。那是不成問題的了。只要京兆尹幹得好。那就是個小省長。望後也許找着個機會。鬧個總長。那豈不是一件好事。不料事情這樣不湊巧。這是情要發表。偏是他就去世了。在座的客人。眞有幹了一生沒有幹着實缺實授官職的。而今見觀梅開弔的日子。恰是他的實職發表。未免感到人生名利。竟有不能强求的地方。也就點頭嘆息不止。有兩個人幹了二十年辦事與錄事。竟會看了這訃文。掉下幾點淚來。那個撰訃文的白有文。這時也在這裏照應一切。便道。慢來慢來。這件事雖然可傷心。而細說起來。却也是不幸中之大幸。現在觀梅翁的靈位。還不會怎麽鋪張。不過是蔗任官顯考趙公觀梅之靈位。如今有了這新官銜。這靈牌上的字樣。就該改一改。改成道尹職存記顯考趙公觀梅之靈位。他說了這話。有些人就想着。喪儀裏面的物事。向來不辦雙分兒的。於今把靈牌的官銜重寫兩道。似乎不妥。因此有些人却不敢作聲。可是趙家家族。都以爲這辦法對。大家喊着照改照改。於是將一張紅紙條更寫了新官銜在靈牌上貼住。趙觀榧站在孝堂裏。對靈位拱拱手道。你這一生。總算不會白來。末了。你還把道尹幹上了。靈位只他這樣說着。靈位前的白旛。恰被一陣風吹着。就飄蕩起來。那白紙旛的尾子。在靈位边拂兩拂。趙觀榧哎呀一聲。向後倒退了幾步。直跌出孝堂來。大家見他這樣。便問爲什麽。趙觀榧掏出手絹。指着頭上

的汗道。我觀梅大哥。眞是官星不錯。只說了一聲恭喜。他的自播都會勤起來。大家也都說道。名利關頭。本來不容易看得破。、論到人過去了。陰陽無二理。在陰曹裏誰又不願意作官呢。只可惜觀梅他有那樣好的親戚。大會等着人家攜帶一把就過去了。要不然。既然保上了道尹存記。就不難做到道尹。大家這樣說着。也是無心之言。不料這一句話。却驚動了趙觀樞的心事。這趙觀樞做官和趙觀梅是一樣。論到手段。可有些不同。趙觀梅是向上走的。只要有接近上層的機會。就犧牲一切。拚命一鑽。趙觀樞不然。能接近上層之時。固然是拚命去接近。但是不能接近上層之時。只要和下層攜手。他也很願和下層混合一處。他永遠幹不了大官在此。可是小是不脫也在此。這時他一想到趙觀梅雖死。趙觀梅和王鎭守使的親戚關係。還依然存在。只要羅家不見外。在鎭守使那裏。多說幾句話。我想鎭守使隨便提拔我一點。我就高升了。他轉了這個念頭之後。立刻就到醫院裏來看靜英的病。羅太太自從那天進了醫院之後。不過偶然出醫院門一二小時。料理家務之外。其餘便是困守靜英床前。靜英的病。原不是陡然而來的。乃是積憂致病。若要治他的病。根本上要從治她的積憂入手。這種積憂。决不是藥石所能解除。現在靜英睡在醫院裏。每日所見的不過是醫生和女看護。所飲食的只是藥水牛乳和些汁水。這種生活。那裏引得她的興趣起來。因是一天一天的睡着。還是一天一天的沉重。後來又聽到羅太太說。趙觀梅已經死了。心想他的病。原不大重。只因爲忙着和自己作媒。不顧性命。於是把他的病逐漸加重。到底送了他的命。他雖是孽由自作。然而當初一提親的時候。自己母女要不貪人家百十萬家產。根本就不答應趙觀梅這媒人。也就無從作起。他不作媒。身上重病。自然會好好的休養。這樣說起來。他這一條命丟了。自己總也得負

相當的責任。這樣想着。未免又加上一重心事。病也重了許多。這日趙觀梶到醫院裏來探病之時。靜英是昏迷了一陣。剛剛醒過來。羅太太陪着他說話。就問觀梅家的情形。趙觀梶道。今天雖然是開弔的日子。却有一件喜事。羅太太道。家裏開弔。這是慘極了的事情啦。怎麽倒說有一樁喜事呢。趙觀梶於是把政府公報。公佈着命令的話。說了一遍。羅太太道。你還說這個呢。就是這官字害了他了。靜英躺在床上。是一天也不輕易說兩句話的。這時看到趙觀梶來了。說着趙觀梅的事。想起他是爲貪慕虛榮。傷了性命。自己又何嘗不是貪慕虛榮落到這種地步。憑了自己這種才貌。找一個資格相當的青年。有什麽爲難。一個女子得着一個如意的郎君。這一生的歲月。也就不會愁沒有幸福。而今一念之差。一無所得。就是死了。也不免在靈位上寫下一行不堪入目的字。乃是故妾某某之靈位。好高的結果。是給人做小。於是一陣心酸。湧出幾點眼淚。羅太太搶上前一步。坐在床沿上。用手執着靜英的手。掏了手絹。慢慢給她在臉上拂拭着。因安慰她道。你的心事。我都知道了。你只把病養好了。我們慢慢的來想法子罷。俗語道得好。拚了一身剮。皇帝拉下馬。你真覺得受了委屈。將來再說罷。她母親這樣說着。她倒不由得聽了。氣中帶笑。像這位王指揮。那裏還有拉下馬的機會。剮也只算讓人白剮了。事到如今。多延一刻生命。是多受一刻罪。還想養好了病。再想法子嗎。然而母親說着這話。也是出於萬不得已。一個女兒。已經是守了寡。這一個女兒。又是命在旦夕。老人的命。也就太苦了。想到這裏。就是不酸心。也忍不住那眼淚如山頭的瀑布一般。分作幾股。由那瘦削的臉上。分頭奔放。羅太太先是將手絹捏成一個布團兒。在靜英臉上按摩着。及靜英哭得厲害了。羅太太也楞住了。兩手撐在床上。只呆呆的望着她的臉。同時自己臉上的眼淚。也滴到

靜英的臉上去。和靜英的淚痕。混成一片。向四週分流下去。趙觀樞今天來本想三言兩語。說得羅太太歡喜了。然後好借一點機會。請她提拔提拔。如今只說了一個帽子。就把她母女。哭成一對淚人兒。自己惹的禍。就夠自己塌台。還在這裏站着作什麼。可是特意老遠的來了。也不鬧點結果。無聲無臭的又溜了回去。也很是無味。況且她母女兩人只管流淚。也就哭糊塗了。這個時候想和她們說什麼。也就覺得無言可入。於是呆呆的站在這病室裏。半晌。望後退一步。慢慢的退着。退得靠住了門。然後望着她母女還是彼此流淚。並不注意到別的事情。這時就是向人家告辭走。也覺這話說不出去。只得平空咳嗽了兩聲。咳嗽着還不行。又故意裝着把嗓子嗆了。彎了腰一陣狂咳。羅太太到底讓他的咳聲驚醒了。便回轉頭問道。趙二哥怎麼樣了。這屋子可是藥水味薰人得很。你要是有事。你就請便罷。可別在這裏受了傳染。趙觀樞本想和羅太太敷衍兩句。然後就告辭着走的。而今她倒說不讓自己在這裏站着。免得受了傳染。若是果然走開的話。倒顯得真是怕受了傳染。便笑道。沒事。我多待一會兒。等大夫來了。我要問一問王太太的病怎麼樣。他自己以為這話總是在恭維一邊。可不料這王太太三個字。羅靜英一聽。比鋼刀扎了五臟。還要難受。立刻眼睛向上一翻。哼了一聲。暈了過去。羅太太臉色一變道。你這人不會說話。就別說話。你不知道她忌諱姓王嗎。說時。也來不及和趙觀樞仔細辯論。連忙按鈴。讓聽差找大夫。趙觀樞一看這情形不好。就溜走了。大夫來了。知道剛才的事。不免埋怨了羅太太兩句。後來他就將羅太太叫到一邊。對她道。這人本來就不行了。現在一受刺激。把她生命的時間越發縮短。你就是在醫院裏住着。也無非多花掉一些錢。你還是早點把病人搬出院罷。羅太太天天在醫院裏守着。以為還有一線的希望。不料

候到最後。還是要早早搬出院去。一聽這話。禁不住雙淚交流。拉着醫生的手道。大夫。你修好。給我救救。能。那眼淚也就要像哀求醫生一樣。還了醫生一手。醫生道。凡是到我們這裏來治病的。我們沒有不想把她治好的。真是治不好。那也沒有法子。說着話。他搖着頭。竟自走開了。羅太太空哀懇了一陣子。一點希望沒有。自己一狠心。馬上打了電話。叫了一輛汽車來。算好賬目。就叫院役將人來搬上汽車。靜英本來是人事不知。糊裏糊塗的睡着。現在搬上了汽車。她却醒了過來。睜了眼睛。輕輕的問道。……你帶我到那裏去。……我要……回家。羅太太原想着把靜英搬回王家去的。經靜英這樣一說。就吩咐汽車開回自己家裏。這天羅士傑穿了一套新製的軍服。左襟上還懸着景泰藍的金質徽章。上面大書特書着。四省剿匪總指揮部。原來王總指揮升了這彙職以後。也就給這個小舅子。發表了一個副官。羅士傑一朝得了官做。連吃飯都沒有功夫。每日只穿了這套軍服。滿街滿巷亂蹿。所有的朋友家裏。都去拜會一趟。偶然高興。還帶着朋友到戲園去聽蹭戲。這時。他正想這外面去找兩個朋友。要去同尋點樂趣。忽然見母親帶着姐姐回來。也就中止出門。家裏忙亂一陣。將靜英搬進羅太太臥室。羅士傑才知道病人形勢嚴重。便將母親拉到一邊。輕輕的問道。媽。你怎麼這樣的糊塗。眼瞧着要死的人。你望自己家裏拉。羅太太使勁啐了一口。罵道。混賬東西。你難道一點手足之情都沒有嗎。羅士傑道。並不是我沒有手足之情。她現在是王家的人了。有個三長兩短。應該在王家。你以為王家沒有人在這裏。不忍把她送了去。你不想想。他若反咬咱們一口。說咱們把人謀害了。咱們還吃不了。兜着走呢。他是個總指揮。你惹得起他嗎。羅太太一聽這話。却也很是有理。可是人已搬回來。後悔也來不及。就躊躇着道。依你說。要怎麼樣辦呢。羅士傑道。

從前呢。你是怕姐姐在家裏受委屈。你還說呢。要離婚。可是與面子有礙呢。現在反正是人不行了。咱們不能讓人白死。衣衾棺槨。都得出在他們家裏。以後咱們索興認成一門好親戚。吃他一點。喝他一點。還得叫他永久給我一分事。羅太太聽了他這話。又看兒子穿了一身軍服。便轉了一個念頭。女兒反正是救不了的了。我就算出一口惡氣和王家斷絕來往。試問能損一根毫毛嗎。而今只好索性依賴着他提拔兒子的了。同時。家裏許多人都說。女兒是人家的。倒弄回來辦喪事。羅太太又一想。果然不對。一場喪事辦下來。知道要多少款子。女兒雖然不願意王家。似是她若是死過去了。就是要恨王家。也不過在棺材裏去恨。那有什麼關係。這樣想着。把她的根本計劃就變更了。馬上派人又雇了一輛汽車。將靜英搬回王家去。這時的病人。雖是只剩一悠悠的氣。然而心裏還很明白。她見搬回來了。死也落個乾淨。而今見這些家裏人。又把自己搬上汽車。決不會再送到醫院去。那末。一定是送到王家去了。這樣一來。分明是死也難消此恨。心裏十分焦急。可是精神失主。要說又說不出話來。只把兩隻手不住的抓着胸脯。兩隻眼睛。只管向上翻了去。羅太太雖也知道她是不願回去的表示。然而這是一勞永逸之計。也顧不得許多了。帶了羅士傑在一處。就把靜英送到王家來。只是這汽車奔馳一二十分鐘的功夫。靜英已經斷了氣了。到了王家門首。羅太太不敢說是靜英死過去。說是剛由醫院裏趕快把他搬了回家。好找中醫來救哩。王家的僕役們。見是外老太太送太太來了。還有什麼疑問。七手八脚。就將靜英抬進屋去。羅太太和羅士傑。自然也是緊緊的跟着走進靜英的房。陳設着那樣華麗。銅床上垂了碧羅帳子。叠着紫色的綾被。擺列着白綾繡着鴛鴦的雙枕。然而其間可是睡了一個其冷如冰。色如死灰的女子。突然看來。未免引人無

限傷心。可是話說回來。正也是這些東西作祟。將靜英置之死地了。羅太太知道將關節過去了。這才放聲大哭起來。僕役們擁了進來。只見床下碧羅帳外。伸出靜英一隻手。又白又瘦。動也不一動。就如蠟製的東西一般。羅太太偎着坐在地毯上。人却伏在床面前一張短凳上痛哭。大家知道太太過去了。都拿不出主意。只好打電話通知王家的親戚朋友。大家來辦理喪事。這個時候。斜對門除了那易州太太。帶了幾十個男女僕人。排闥而入。直搶進居喪的屋子裏來。一進門便嚷道。這些箱子櫃子的鑰匙。是誰收了。快給我拿來。說畢。向正面椅子上一坐。向大家瞪着眼睛。這裏的鑰匙。原都是靜英管着。病人入醫院以後。就叫了親信女僕。交給羅太太收着。這時易州太太要鑰匙。誰人能答應。易州太太見沒人答應。將桌子一拍。就嚷起來了。她道。老實說。我們都是人家的姨太太。可是戲園子裏佔座。也有個先來後到。我在王家。比她先來許久。我的地位應該比她高。她的大事。我就能夠管。她死了。這沒有什麽爲難的。歸我來收殮。可、是她留下的這些東西。我得當着她娘家人在這裏點上一點。她手下的用人。全是新到的。那一個也摸不着脾氣。若是大人回來了。問這起東西。誰來負這個責任。她說着話。眼光可就閃電一般。向滿屋子裏觀察了一週。羅太太雖然正哭。進來一個人。囉哩囉唆。說上這樣一大篇話。豈有不知道之理。先前因爲她不會過來招呼。就也只管哭。不去理會她。現在她談到了死人和死人遺物的兩個問題。羅太太不能默爾了。便插嘴道。我們姑娘。是明媒正娶來的。可不能認爲是小。別人自己願意作小。我們不知道。死鬼的東西。我們娘家人決不要一根毫毛。可以請幾位公證人來點查點查。把封條封起來。這是王家的東西。咱們還是退回姓王的。誰也別想檢這個便宜。易州太太一聽。氣向上冲。琴的一聲。將桌子拍了一下。因

鬧道。你是什麼東西。這裏那有你的說話位分。羅太太不哭了。也將方凳子一拍道。你又是什麼東西。死人是我的閨女。我在這裏不配說話。誰配在這裏說話。易州太太又那裏肯讓。索性攣的攣的拍將起來。兩個人你將桌子拍過來。我將桌子拍過去。兩張嘴。同時也像倒了蝦蟆籠一般。聽不出個誰勝誰負。還是女僕們看不過。分頭打電話。找了幾位親戚朋友來。將易州太太勸了回去。一面給靜英主持喪事。羅太太那肯低頭去看別人的顏色。她就不再到王家。只是派了羅士傑去應卯。羅士傑有一班街頭巷尾的朋友。就告訴他主意。說你現在只有一條路。剛剛走上。幹嗎給他塞死。於是如此如此。勸了他一套主意。羅士傑領會。這天不穿軍衣了。換了一套長衫馬褂。到了易州太太家。就着聽差上去通知。說是要見一見太太。聽差去報告了。易州太太鼻子裏哼了一聲。紅了臉道。見就見。看他還能把我怎樣。於是氣鼓鼓的到內客廳裏坐着等候。不料羅士傑走了進來。一言不發先伏在地下。給易州太太磕了三個頭。站將起來。又作了三個揖。大凡婦人們。無論怎樣的兇狠。只要你在她面前獻些殷勤。給她一點面子。她沒有不為之軟化的。易州太太先是很生氣。見人家行了這樣的大禮。就不由得將身向下一落。正待要開口說什麼。羅士傑便先陪笑道。前天家母言語冒犯。乃是人哭糊塗了。回家想起來。越想越不應該。所以今天特意讓我來陪個不是。還望太太恕罪。說着話。羅士傑又是一個揖。易州太太一見這就甚麼話也無可說的了。因微笑道。本來你母親因閨女死了。心裏自然是十分難過。說話也不會想着。說我也不來怪她。羅士傑見易州太太歡喜了。索興從中一頓恭維。把她引得高興了。便道。我也是一個人在這裏。不是自端着身分的話。我也把小兄弟一樣看待你。那裏會見怪。羅士傑聽說。先不答話。又爬到地下。磕了三個頭。起

來便道。姐姐。小兄弟就高攀了。易州太太是一句譬如的話。不料他信以爲眞。就行起禮來。人家這樣客氣。這倒不好推辭。只得笑着道。我反正多長兩歲。就認了罷。從此羅士傑和王總指揮的關係。乃是雙料眞爺。當然親密。過了一個月。靜英喪事完畢。也埋葬了。恰好王總指揮打電報來接易州太太。她就帶了士傑一路到鄭州去。這個時候。王總指揮又由游動的劉匪總指揮。升了洛陽護軍使。就是快嘴劉也由旅長升了師長了。他的駐防地。就在豫西一帶。那地方乃是個土匪出產之地。上峯初命他到這裏來剿匪。他很顯着困難。後來他想了一個寓撫於剿的辦法。就通知當地的土匪。帶槍一百枝來降服的。給他營長。帶槍二百枝以上來降的給他團長。帶槍五百枝以上來降的。給他旅長。定了這個辦法。眞是靈效。那裏有土匪。不必派軍隊去打。他只派了一個代表帶一張委任狀去。那裏就可以太平無事。不到兩三個月的功夫。他就招到了七個補充旅的軍隊。由潼關豫陝交界的地點。都是他的防地。由陝西出來的烟土。打算向東南兩條路運的。都得經過他的防地。他就仿照其他地方的辦法。一兩烟土。收一塊錢寓征於戒的禁烟捐。這些駐地的禁烟稅局。何止四五十所。每日每所。那裏不經過幾千兩煙土。這一筆收入。就着實可觀了。他有了軍隊。就可以佔據地盤。有了地盤。就有稅收來養活軍隊。這叫軍地稅三有主義的連環性。劉師長的上峯。雖然知道他勢不可侮。然而可利用他佈置防地。安頓土匪。並且他在抽稅作餉之外。也有一小部分送給上峯。就是他沒有勢力。礙着面子。也不便怎麼難爲他。因此大家闘着無事。就相安下來。約莫有半年的功夫。快嘴劉除了養活那些軍隊之外。自己腰包裏也剩下七八十萬。一個人想着。自己是個單身漢。攢下這些錢。怎樣用得了。因爲一個人。就連想到了吳月卿。若是把她娶回來。有這些錢。

再添上汽車和洋房子。在北京住下來。也是個小闊人了。又還想什麼呢。如此想着。便打算請一兩個禮拜的假。先到北京去玩玩。好在自己剩下的錢。已經託了心腹人物。存在北京銀行裏。到北京去用錢。也極是便利。至於這裏的防務。太平已久。大概也沒有什麼問題。交給參謀長代拆代行就是了。想定了便要實行。不料正在這樣盤算時間。陝西忽然發生了軍事。劉師長從來不曾預備這一著棋。得了消息。大吃一驚。一面傳令各處軍隊加意防備。一面打電報到上峯去告急。但陝西軍隊。如潮水一般湧了來。自己編的新軍七旅。除了兩旅不知音訊而外。其餘五旅。都升了那邊的師長。署名在人家通電的後面。說劉某縱匪殃民販賣烟土。劉師長本人帶着本部軍隊七千人。雖然不曾備戰。料着還可抵擋一陣。就和參謀長陳禹浪密議辦法。陳禹浪却私下告訴他說。所部士卒。都無戰心。兩個旅長。得了那邊的委任狀已經升了師長。遲則明天早上。早則今天晚上。恐怕就有變動了。劉師長道。不能吧。我們都是好朋友呀。那就請他們來會議吧。於是派了傳令兵。去請兩位旅長。這個時候天色剛晚。這裏傳令兵去不到半個鐘頭。外面早已霹霹拍拍。有槍聲響起。回頭看陳禹浪時。只說一聲快走。人已逃出了大門。劉師長知道事情不妙。所幸身上穿的是便衣。打開箱子。抓了一把零碎鈔票。扯腿便走。走着離師本部半里之遙。已經看到有好幾處火起。自己暗道一聲慚愧。只好出城向野外走去。遙遙聽見槍聲如爆竹一般。這分明是不可收拾了。走了有十里。便找了一個破廟躲住。廟裏只有一個老和尚。却也相安無事。心想暫躲一夜。明日再作道理。不料只有半夜。又有兩人闖進廟來。由暗中聽那聲音。却是自己親信的衛兵。便大了膽子。出來問他們的情形。衛兵說。回去不得了。兩個旅長已經出了告示。反到那邊去了。我們是師長的人。他不肯用。

所以逃走了。劉師長見他們一個人背一個包袱。心裏了然。也不去問他。便問告示出得這樣快。是那個作的呢。衞兵說。陳參謀長還是原職。依舊在師部裏辦事。大概是他做的。劉師長嘆了一口氣。也不說什麼。就連夜再走。打算到鄭州去。不料趕到火車站。火車又不通了。一路聽到的消息。都是不好。只好繞道到了新鄉。才搭車回北京來。在火車上撿到客人扔下的一張報紙看看。原來薛巡閱使下了野。王護軍事已經逃往上海。自己這條升官的大路。算是完全剷除。這個一憂一喜。憂是從此又成平民。喜是棄職逃走之罪。沒有人來管了。所幸銀行存款摺子。揣在身上。官雖丟了。還不失爲一個大富翁。這一程子。總算沒有白幹。到了北京。自己先在旅館裏住下。拿出錢來。製了一些衣服。到了第二日。就坐了汽車到吳月卿家來。吳家的包車夫。認得這是劉師長。掉轉身向裏便跑。口裏嚷着。坐汽車的。坐汽車的。他、他、劉師長來了。車夫只顧報信。一個不留神。忘了下台階。摔了個四脚朝天。滾了一身的泥。吳氏母女在裏面聽了。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一齊擁了出來。這才看見劉師長笑嘻嘻的慢慢走進來。吳氏母女一齊叫了聲師長。吳劉氏去打簾子。吳月卿就向前携着他的手。引子進屋子。他笑着道。你們很不錯。到如今還認識我。可是我現在不作官了。我改名叫劉自安。就叫我這個吧。吳氏母女一面客氣。一面聽他說話。聽完了才知道劉自安果然只剩了自己安心。心裏想着。恐怕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樣揮霍了。他這樣想着。心裏頭一番熱烈的歡迎。好贊火勢正旺。澆了一盆涼水兜頭一潑。不由得熱情向下一挫。還是劉自安不曾容下這些心。因笑對吳月卿道。我幹是不幹了。你是個好人。我可以告訴你實話。我雖然拚着丟了性命。幹過幾次。總算沒有白幹。我已經攢下七八十萬了。有這些個錢。還不夠過下半輩子的嗎。你若是還照

着前文的話辦。不反悔。這幾十萬款子。我願和你合伙兒花。吳月卿還不會答話。她母親吳劉氏。便笑着迎上前道。劉師長。你這是什麼話呢。月卿說跟你。那就等一輩子也是跟你。你爲國家辦事。盡心報國。原先我可不敢說。現在你是告老還鄉。我這可就敢說了。打仗那個事情。究竟是險。現在你有了幾十萬家產。正好休手。就是我也跟着你。好吃一碗太平飯。說着。就打了幾個哈哈。劉自安就向吳月卿笑道。你媽說的話。你都聽見了。吳月卿道。怎麼沒聽見呢。我又不是聾子。劉自安笑道。我現在像一個孤鬼一樣。住在旅館裏。是一天不得一天過。咱們的日子。要提早一點才好呢。吳月卿向他一瞟了眼。將嘴一撇。下唇一伸。笑道。什麼事那樣急呢。劉自安道。不是別的。實在是一個人過着悶的慌。要是馬上成起家呢。我就什麼也不想了。吳月卿笑道。你說是一個人悶的慌。那也不要緊。這一程子。我就不唱戲。陪着你解悶兒得了。劉自安笑道。你有那麼好的心眼兒嗎。吳月卿道。你怎麼說這話。我沒有給你解過悶嗎。劉自安聽了。只管哈哈大笑。吳劉氏在一旁聽了。處之泰然。却不說什麼。劉自安在身上摸索了一會。掏出一個手巾包。放在桌上。打將開來。將手向吳月卿一招。點着頭道。來、你看這是什麼。吳月卿走上前看時。却是大大小小的紙殼和封套。笑道。誰給你這些信。你還保存着帶在身上。劉自安隨手拿起一個金字的黑紙殼。遞給他看。笑道。你仔細瞧瞧。這是什麼。吳月卿原也認得幾個字。拿起看時。乃是一家銀行的活期存款摺。將紙殼一掀。前面是章程。後面許多格子。格子裏填了年月和數目字。吳月卿看了一會子。却看不懂。因笑問道。我可看不懂。這是多少錢。劉自安一手拿存摺。一手用指頭指着。先指着一個印成的萬字給她看。後再指着那藍墨水填的捌字給她看。笑道。這應該知道了吧。吳月卿笑道。這是八萬呀。嗎、一個摺子就是八

萬。這些個摺子。値多少呢。劉自安道。所以。我說。咱們過一輩子都夠了。我把這些摺子都放在身邊。有些不放心。都存在你這裏罷。吳劉氏不聽這話猶可。聽了這話。立刻迎上前去。她坐着的時候。兩隻脚插在方凳橫踏棍裏。只因爲起身來得忽忙。脚不曾提起。猛然向前一栽。正對了劉自安。磕了一個俯伏在地的頭。劉自安倒嚇了一跳。待要上前來攙。吳劉氏已是一拍腿站了起來。什麼話也不說。直奔桌邊。將那些摺子拿在手裏看了一看。笑問道。全在這兒嗎。七八十萬。我們家那進過這些錢啦。大姑娘。我們今天得攄攄屋子。人家家裏上了十萬銀子的家產。財神爺就得常來看看的。再說進寶童子都是跟着錢向人家裏走的。今天咱們家進了這些個錢。說不定進寶童子這時候。也跟了進來。可別亂說話。把財神爺得罪了。吳月卿笑道。你眞說得那樣過分。財神爺這就來得那樣快。吳劉氏道。你知道什麼。神就像電光一樣。說來就來的。你不瞧見電燈着火。滿城的電燈。都是一夾眼的工夫。一齊同來嗎。電因有閃電娘娘管着。所以那樣靈。神都是一個理。劉師長。你瞧我這話說的對不對。劉自安也解不透這理。倒只好點頭說是。吳劉氏道。師長大人。你放心罷。這些票子。我給你放在小箱子裏。小箱子放在大箱子裏。大箱子上。再給你用三口箱子壓住。劉自安笑道。這倒不必。天下沒有那樣的傻賊傻強盜會偸人家銀行裏的摺子。這摺子偸去了。沒有我的圖章。銀行裏是不給錢的。就是把圖章也偸去了。他也沒那大的胆子敢到銀行裏去兌款。咱們有一個電話就能把他逮着了。吳劉氏道。哦、是這樣。你的圖章呢。劉自安道。這也是人家有錢的。告訴我的一個訣竅。說是銀行的摺子。和取款圖章總別放在一處。要是那樣。無論如何。錢總丟不了的。吳月卿道。這樣說。你自己把圖章或者摺子丟了。怎麼辦呢。劉自安道。那可以到銀行去掛失票的。找個

保人登三登報就行了。吳月卿笑道。這樣說。我們要把你的摺子拿起跑了。也是沒用呀。劉自安笑道。那我可費事了。反正我把摺子丟了。總是個麻煩。不然。幹嗎我存在你這裏呢。吳劉氏先以為有了摺子就有了錢。而今聽說有了摺子。還不算錢。心裏未免冷了大半截。臉上那一般樂不可支的樣子。就不覺得慢慢收斂起來。好在他還說了一句話。沒有這個摺子。他就是個麻煩。那末有了摺子在手。至少是個把柄。就有了挾制劉自安的東西了。便道。劉師長。這東西我們給你看守着。可担着血海的干係。你用什麼來酬謝我們呢。劉自安笑道。這還談什麼報酬呢。我是一個大光棍。要這些錢也沒有用處。將來咱們還不是大家和在一處兒用嗎。你給我看守着。也就是給你閨女看守着。要怎樣的酬謝。你和你的姑娘商量。他要怎樣報答你都成。我可不問。吳劉氏聽了這話。心裏非常的痛快。吳月卿也覺他這話說得過分的親熱。抿了嘴微笑。劉自安道。我這話似乎說得過分一點。可是實心眼兒的話。吳老板。你瞧怎麼樣。吳月卿瞅劉自安。微笑道。幹嗎呀。她也只能說這三個字。其餘的話便無可說了。當天劉自安談得高興。就在吳家吃飯。少不得慢慢的談到婚姻問題上去。吳劉氏對於這事。是一口答應。他說。上次就要給你把喜事辦了的。只因為你趕着要走。所以把事情躭誤了。你回來了。就是不提起。我也得和你提。劉自安道。你還有什麼不知道。我就是自己一個人。預備了這樣就會忘了那樣。乾脆。我到銀行裏取出一萬塊錢來。交給你和我代辦。湊合着面上過得去就行了。錢咱們還留着過日子呢。吳劉氏一聽。心下就是一喜。心想也真是有錢了。把整萬的洋錢。交給我替他辦事。我只要手上緊一點兒。那兒就不掙他三千二千的。便揩着手指頭。昂着頭想了一想道。照說一萬塊錢。也就夠了。可是你是個師長。也不知道有多少闊朋友。辦的不

像個樣子。可讓朋友們見笑。劉自安道。我現在還算什麼師長。再說我那些闊朋友。十之八九是丟了事的。還闊什麼。吳劉氏道。別那樣說呀。雨傘破了架子在呢。這年頭兒。只要有錢就得作官。不作官都不要緊。你信不信。只要一說是劉師長辦喜事。也不問是現任的是前任的。包管送份子的人會擠破門。不談別的。光師長兩個字就值錢。劉自安聽她如此說。也樂了。他一想。多少加點錢。也無關係。就答應增加五千塊錢用費。到了次日。就拿摺子到銀行裏去提了一萬五千塊錢交給吳劉氏。這款子全是十元一張的鈔票。用細索綑紮了。再用手絹包好。劉自安在大皮包裏取出來。就和了手絹包。一齊送到吳劉氏手上。吳劉氏接過後。打開手包絹一看。半晌作聲不得。手裏捧着那一大綑鈔票。暈了過去。所幸人離房門不遠。就退一步。靠住了門。定了一定神。這才笑道。別是財神爺就跟來了吧。我怎麼看有一個金光爍爍的人影子搖幌呢。劉自安道。沒有的話。那有那麼愛管閒事的財神爺呢。你看到的。大概是我剛從太陽地裏帶來的影子。很平常的事。給你一說。我到迷糊了。吳劉氏笑道。也許是你的影子。不過我捧着這鈔票。覺得腦袋暈了一陣子。我向來沒有這樣一個毛病。怎麼今天突然會這樣一楞呢。也許是冲犯了佛爺罷。她一定要說財神爺進了門。劉自安也就沒法子說不是。只得笑了。吳劉氏說了幾句話。神氣已換過來了。將鈔票拿進房去。就放在桌子上面。正正當當的放着。然後恭恭敬敬和鈔票拜了四拜。口裏念念有詞道。財神爺。你反正在這屋子裏。我這兒謝謝你了。今天你送了這些錢來。我就該請請你的。可是來不及了。反正銀行裏的那些錢摺子。都指望着你兌了現錢來。你再送錢來。我一定得買三牲來供你的。也不忙在今日一天啦。吳劉氏禱告已畢。這才將鈔票鎖到箱子裏去。從這日起。吳劉氏知道銀行裏的摺子也像

鈔票一樣是能兌大把鈔票的。若是把這些摺子都兌現錢出來。那還了得。在這一點上總也覺得劉師長實在是一個大恩人了。背地裏也就和吳月卿商量着。我們箱子裏雖然鎖上這多錢。說起來可是浮財。我們一個也撈不着。再進一步說。這錢究竟是不是姓劉。真也難說定。幾十萬現洋錢。放在人家屋裏。自己只換幾個摺子回來。那多麼傻。我想這麼些個錢拿來置產業。幹什麼不能掙錢。擱在銀行裏。光想他那幾個利錢。這事有多麼險呢。這話我不好和他說。你總是他的人了。也用不着見外。你可以對他說。讓他在北京買幾所房。再添兩處買賣。那樣辦。錢是扔不了。再就掙的錢。也決不能比那利錢少。吳月卿笑道。你的話雖然是對。可是他就不愛聽這些話。他說這年頭兒今天坐汽車。也許明天拉車給人坐。樂一天是一天。別那樣大幹。吳劉氏道。孩子。你那樣傻。他那樣說。你就照着他那辦嗎。你可以把話寃他呀。你就說辦喜事。住人家的屋子。那是不大方便。自己買一所房。愛怎麼佈置就怎麼佈置。辦喜事的日子。總要凡事順心。不然。大喜事的日子。心裏存着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多麼可惜。我猜他別的不怕。就怕你說這個。你一說。管保他就要答應的。不信。你就試試看。吳月卿聽了這話。覺得也有理。這房子買下來了。怕不就是我的嗎。母女商量了一陣。越想越合算。等到劉自安來了。吳月卿先皺了眉道。這回喜事。什麼事我都合意。就是賃房子老賃不妥。這非常着急。劉自安笑道。你太愛着急了。北京這樣大的地方。難道還找不着一所合意的房子。這沒有什麼難處。不過多花幾個錢就是了。吳月卿道。能花錢自然可以賃到合意的屋子。可是咱們何苦那樣幹呢。依我說不如就是一筆拿出來。咱們看好了。一下子就買下他一所來。照月月付房錢算起來。不會少似銀行裏的利息。再說以後也省得月月拿錢的那一道麻煩。劉自安笑道。要

說利錢。我眞不在乎那個。不過你說到乾脆一把拿錢。省得以後月月拿出來。這倒說的是。可是看買房屋。以後還得找瓦木匠修理。眞夠麻煩。吳月卿笑道。嚇、眞是闊人。有錢買房。還要怕買房麻煩。也好。這樣罷。只要你相信我。這事全交我辦。到了那個日子。你光拿出錢來就行了。劉自安笑道。我現在除了相信你。還相信誰。你樂意。你就辦罷。吳月卿聽他說可以給錢。心想只要如此。事就好辦。於是到了次日。就放出風去。說是要買房。但是果然這事不像買散件東西。錢到就拿。一連數日。還不曾看好房子。劉自安又急於要辦喜事。事成了好有個家室。吳月卿好容易煞得他鬆了口。可以買房。那裏能放過。却非要買好了房。不辦喜事。雙方磋議了一個禮拜。後來還是折衷辦法。劉自安又提出一萬五千塊錢來。存在吳劉氏手中。以爲什麼時候買好了房。什麼時候搬進去。免得有一點不合意。至於喜事。還是先辦。吳月卿本無什麼成見。既是他先拿出錢來了。就先辦喜事。也無不可。就由雙方決定了。臨時先賃了一所小洋樓做新房。新房中一切粗細傢具。也都由吳劉氏代辦。幾日之間。錢就像水一般的由劉自安手上度到吳劉氏手上去。這幾日劉自安在各處走走。慢慢的又遇到了許多舊朋友。也就忙了。這日下午。由旅館裏剛出門。只見一個人從對面當鋪裏出來。身上穿着灰布短衣。脅下夾了一個藍布包袱。就低了頭只管走了來。劉自安上得汽車。正待要拐彎。見他只管迎上前來。就也不敢開着去碰他。汽車夫只管嗚啦嗚啦的按着喇叭。那人抬起頭將眼睛一瞪道。你幹嘛。狗仗人勢。這一條馬路。只許坐汽車的走嗎。這算什麼。這樣的威風。當年咱們也有過。劉自安一看。不免吃了一驚。那不是別人。就是當年頂頭上司包大放旅長。幾個月不見。爲何流落到這步田地。只見他臉色又黃又瘦。一下巴的落腮鬍子。都有半寸來長。加上臉上左一

塊右一塊。沾染了好幾塊髒土。眼睛眶子。陷下去了許多。越發現得臉上是慘厲怕人。上身罩住短衣的那件灰布褂子。已經一半變了黑色。胸面前那一路紐扣。一個也不見。他只是處處掩着。用一根朽爛的繩子來拴上了。下面的灰布褲子。也是一樣的髒。却拿了一根布條兒和一根稻草藍。分左右兩腿紮住。不看別的。就是這一點上。可以看到他狼狽不堪的了。劉自安在車座裏先招了招手。然後開了車門。跳將出來。和他點了一點頭道。你不是包大放包旅長嗎。多久不見。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包大放將手背揉了一揉眼。對着他仔細看了一看道。咦。你不是劉得勝劉大哥嗎。我聽說你升師長當司令了。現在……說着。又偏了頭向他渾身上下看了一看。劉自安道。我現在和你一樣。不幹那個了。而且我連名字都改了。叫着劉自安了。你是怎樣落到這步田地。到我旅館裏去。慢慢告訴我。於是攜着包大放的手。將他引到旅館來。據包大放一說。自從分手之後。原也有高升的希望。只因為犯了一件不大光明的案子。就坐了陸軍監獄。我被逮捕着的時候。親戚朋友都躲到一邊去。誰也不來看看。真整得夠受的。一放了出來。這才打聽着。他們怕我要搶錢。全跑了。從小在一塊堆兒長大的媳婦兒手上大概攢下了七八千塊錢。趁早遠走高飛。就帶了錢跟了小白臉兒跑了。我就因為沒落到錢。才想法子弄錢。落得坐了監獄。我出了監獄。你想那裏有錢。我正要去找幾個朋友。能我那些朋友。也都是倒霉的時候居多。再說有幾個好些的。我穿了這一身。我那裏好意思去見人家呢。我現在住在會館裏。正在四處想法子。不料今日遇到了你老哥。坐着汽車還認得我。這總算難得。劉自安想起從前的事。如今真覺得作了一場夢一般。我們多少朋友。連骨頭多找不着。我們還能留着一條狗命。啃窩窩頭。也就該知足了。包大放道。劉大哥。你不應該說

這話呀。你現在住大旅館。坐大汽車。還會哨窩窩頭嗎。劉自安道。這年頭兒事情那有準呀。我能說坐一輩子大汽車嗎。早半年你說這話。我不大相信。可是現在栽了這個大跟頭。我相信了。劉自安和他談了一會。就在箱子裏拿出一百元鈔票。交給包大放。笑道。這不算幫忙。你先拿去買點衣服。過兩天我們再想法子罷。包大放見他一伸手就是一百。還沒有改掉他作官時候的脾氣。接着錢道謝一番。不覺落下兩點淚。然後手上捏了鈔票。搖了幾搖。又向着鈔票嘆了一口長氣。點頭而去。劉自安心想包大放當年也是勢不可當的人物。到如今見着一百塊洋錢。會掉下淚來。可見得人生是說不定的了。這一下子。倒受了很大的感觸。在家悶坐了一會。就將早上買了的一大堆日報。隨手翻了一翻。這一翻。不料有六個大字的題目。射入眼簾。乃是碎割一個督軍。碎割一個人。事已覺得很淒慘。而今這碎割的却是一個督軍。淒慘之外。還覺得可怕。連忙將那段新聞一看。原來就是和自己同一個巡閱使指揮下的孫督軍。新聞上大概說。孫某因戰爭失利。圍困被俘以後。其家願出軍餉五十萬。請求釋放。前途於協餉到手後。將孫某送往海口釋放。不料行至中途。遇有大批鄉團。鄉團中人恨其當日在職苛捐重征。殘害閭里。乃將孫某刼去。於大衆之前。用利刀碎割而死云。劉自安將這段新聞看完了。不由自己出了一身汗。心想一個叫化子。要死也落個全屍。做到督軍。什麼榮華富貴沒有受過。倒落個碎切。他若是早回頭半年。眞要享一輩子福。就爲了勉强的幹。送了一條命。這樣一想。不覺心灰意懶。本來要出去的。也懶得出去了。就躺在床上。吩咐茶房。叫汽車去把吳月卿接了來。汽車去了。過了一會。汽車夫來回信說。是吳老板出門了。今天有點事不能來。劉自安原不過是她要來解解悶。她既有事不在家。也就算了。到了晚上。吳月卿跑了來。見他

躺在床上。一歪身也就向床上一倒。笑道。今天眞把我忙一個夠。劉自安道。什麼事。你這樣的忙法。吳月卿道。快樂舞台。現在維持不了。打算全盤出倒。那屋子蓋起來。恐就要十七八萬。現在股東都不幹了。有一半的價錢就賣了。聽說有好些人都想。我怕別人搶去了。很是可惜。所以找了好幾條路子。把這事弄妥了。他們股東說了。可以儘着咱們先說價錢。劉自安笑着坐起來。握着吳月卿的手。拍了幾下笑道。據你這樣說。咱們是檢了一個難得的便宜呀。吳月卿道。可不是。劉自安搖了一搖頭道。不見得吧。吳月卿見他這樣子。現着又是不願辦。於是就放出她的水磨工夫來。只管和劉自安糾纏。劉自安笑道。我倒不是捨不得錢。實在是我覺得有一碗飯吃就行了。多幹一件事。多操一分心。再說你看見那事很好。你就搶着幹。也許到了後來。也就是那件事害了你。既是你很高興。你就去幹罷。到底要多少錢。你去說好了。讓你媽寫張字據給我。我就照賬給錢。算一個光股東。能以後戲園子開張。只要不再要本錢。給我留個坐兒。就得。吳月卿笑道。你可別說笑話。這不是小事。大概要八萬吧。劉自安將手一拍道。大事又怎樣。無非是花錢。八萬就八萬罷。我存在銀行裏的那麼些個錢。反正也不能帶到棺材裏去。有錢呢。我就住洋房子。坐大汽車。將來錢花光了。我還上豐台挑花担子賣花去。未必就餓死啦。吳月卿笑道。知道你是窮漢出身啦。幹嗎又提到以前的事。只要你答應了這件事。我心裏就安頓了。咱們大家安分一點過日子。隨便怎麼樣也吃不了呢。她說這話時。已是站在床沿上。也不知道怎樣疏了神。人向旁邊一倒。上半截身子。完全倒在劉自安懷裏。劉自安哈哈大笑。二人又說笑了一會。劉自安笑道。你的事我都答應了。現在我應該和你提一提我的事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夠答應。吳月卿笑道。不用提你的事。我先就明白。不是讓我把喜

期提早幾天嗎。其實我天天和你在一堆。遲早有什麽關係。劉自安聽了這話。她依然是不肯定日期。心裏很有些不以爲然。同時臉上。也就現出紅黃不定的顏色。看去似乎生氣。而又極力的撇着嘴角。要表示一點笑容出來。吳月卿怕他眞會生氣。便笑道。我和你鬧着玩哩。我都跟着你這久了。我還有個不願把事早早辦妥的嗎。你說那一天吧。明天都成。劉自安道。回頭我給你母親。一共說妥三個日期。第一個日期。已經就誤著過去好幾天了。第二個日期。還有三天。准辦得及。吳月卿笑道。你怎的了。虧你還當了一輩子大官呢。說出這樣容易的話。丕說別的。就是下的請帖。恐怕三天還下不完。劉自安搖着頭道。不、我不那樣太幹了。今天有兩件事提醒了我。一個是我的同事包旅長。弄得幾乎要了飯。一個是我們的上司孫督軍。讓老百姓碎剮了。我們這退下來的軍官。招搖不得。弄得不好。眞許腦和脖子分家。依我說。揀個好日子。就是在這旅館裏。多開幾個房間。找幾個親戚朋友。一吃一散。就算了事。又省錢。又太平。吳月卿坐到椅子上。將身子一轉。撅了嘴道。那不行。我成了送買賣上門的了。再說。你給我媽辦事的錢。大概也用了不少。劉自安道。我並不是捨不得錢。據包旅長說。外面對我們這一派軍官。很是注意。我們裝窮。還好一點。若是擺起闊來。就是不說咱們造反。也要說咱們刮刮地皮。要把咱們的錢抄了去。你想。那是玩的嗎。至於辦喜事的錢。那是小事。管你媽花了沒花。她老人家也不用報賬了。就算辦了喜事罷。若是你眞不願意。我也沒法。這喜事。只好不辦。吳月卿聽了這話。半晌不言語。突然問道。你這是眞話嗎。看時。只見劉自安臉上扳得一點笑容也沒有。靠了壁子坐住。高高的架着兩只腿。只管搖曳。吳月卿低頭一想。抬頭嫣然一笑。因道。好吧。我總算彎你不過。依你就是了。說着。一伸手擰了他的臉一把。笑道。得三天後。你打扮

打扮作新郎罷。我要回去告訴我媽了。於是裝着很高興的樣子。微微蹦了兩蹦。然後走了。到了家裏。吳劉氏首先就問今天訛着了沒有。吳月卿道。錢是訛了。可是咱們要鬆手了。不然。這事就許炸了。因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吳劉氏笑道。他不顧大幹。咱們才不顧大幹呢。鬧得人人皆知。將來咱們真是個麻煩。他說他有點危險。這倒和老陳說的話相符。可見老陳並不是把話駭嚇咱們。這話又說回來了。你從今天起。也別再往外面胡跑。讓老劉知道了。也許出亂子。吳月卿道。我的事你別管。反正你撈錢。礙不着你的事就結了。娘兒倆商量一陣。按自這天起。就辦起喜事來。一來是大家手上有錢。辦事非常容易。二來劉自安要的是不驚動人。範圍很小。到了第二日。吳月卿沒有出面。吳劉氏却到旅館裏來收拾新房。劉自安一問起。吳劉氏笑道。他明天就要作新娘子。今天到旅館來讓人家看見指着開玩笑。多麼難為情。再說明天兩邊也總有幾桌客。她也要張羅張羅。今天讓她在家裏休息也好。劉自安一聽她這話。也很有理。自己坐在屋子裏也是無聊。便揣了一些零碎鈔票。一個人步行上街去。不覺踅到一家照相館門口。那玻璃窗子裏新添了幾張偉人的相片。窗子外圍上一羣人在那裏看。劉自安上前看時。原來從前放着孫督軍薛巡閱使像片的地方。現在都換了別人的像片了。劉自安心想人情是怎麼樣。只瞧這照像館門口的幌子。就可以知道誰作了官。誰的像就有作幌子的資格。正在這裏出神。却聽見吳月卿說話的聲音。在人背後偷看的。可不是她和一個西裝少年。一路走出來哩。于是連忙一伸手。將帽子向一邊歪着一扯。將頭伸到人叢裏去。只聽見吳月卿向照像館送客的店伙道。今天照的。我們明天來看樣子。行不行。店伙答應可以。於是二人走了。劉自安低了頭看時。却見他二人同上了路邊的一輛馬車。向東而去。他這

時忿火中燒恨不能走上前。抓住馬車。將人拖了出來。痛打一頓。忽然有人叫了一聲道。你在這兒作什麼呢。回頭看時。乃是包大放。劉自安道。老哥。你來的正好。我要託你一件事。因低聲道。剛才有一男一女。坐着一輛綠色馬車。由這兒往東去。勞你的駕。你釘住他們。看他們鬧些什麼。那個女的。就是我要討的人。你多多注意。我在旅館裏等你的回信。快去快去。包大放情不可卻。也來不及問詳細。就跟下去了。劉自安回到旅館。靜等他的回信。一直等到電燈上火。他才來了。他一進門。就把房門掩上了。臉上先就帶着一種忿恨不平的神氣。劉自安微笑道。大概你看了很不服氣。那倒不必。我是看得破的。你慢慢的說罷。於是讓他坐下。親自倒一杯熱茶遞給他。笑道。天氣很涼。你先喝一杯罷。包大放接着茶喝了。放下茶杯。看見桌上煙筒子裏有烟捲火柴。索興燃了一根烟捲。吸着。斜靠在椅上。兩腿一伸。噴了一口烟出來。問道。劉大哥。你是以前就知道這事呢。還是今天才碰到的呢。劉自安一看他的情形。很坦然的道。我早知道了。我就沒有拿着憑據。沒法子翻臉。包大放點點頭道。你這人還不錯。差一點兒上了人家的當。你不是讓我追那輛馬車嗎。那車子正走得慢。出街口就追上了。他們先上綢緞莊。買了許多綢料。後來就到雙龍居吃晚飯。我不肯放過。摸摸身上。還有幾塊錢。就跟進去了。他們在一間小雅座裏。放下了門簾子。我也就挑了他們緊隔壁的一間屋子坐着。他們唧唧噥噥的說着話。我吃了一餐飯。話就沒有間斷過。我用了全副精神去聽。只聽了幾句話。女的說。過一個月。我準有法子。男的說。我除了你。是不討別人的。女的說。明天我要什麼。不過看那幾個錢罷了。唉老劉。別的話我也不要說了。你自己去想想看啦。錢是買不到人心的啊。劉自安低着頭想了一會。點點頭道。世上事強求不得的。我明白了。再說我們那樣賺來的錢。也

沒費多大力量花幾個算了。這喜事我不辦了。咱們哥兒倆。都是從死屍堆裏爬了過來的。還有什麼看不破。包大放見他並不生氣。把所聽的話。索性全說出來。原來與月卿早和那西裝少年有了白頭之約。現在却是假和劉自安結親。要大大的騙一筆錢去。劉自安聽了。哈哈大笑道。那個小白臉兒也不合算。媳婦還沒過門。先就打算騙人去。包大放見他一點也不掛在心上。這也就算了。劉自安等包大放去了。一人躺在床上慢慢的想主意。想到了有了。一個翻身就跳了起來。這時吳劉氏又來收拾喜房了。劉自安就將他引到屋子裏來坐。吳劉氏笑道。到了明日我可要叫你姑爺了。自己一家人可別這樣客氣呀。劉自安笑了。吳劉氏道。我們姑娘花轎也不坐。客也不大請。就是這樣清清淡淡的過來。真受着委屈。以後你得好好看待她。把這一分兒委屈塡補起來才好呢。劉自安笑道。那是自然。要不她說。就給什麼嗎。吳劉氏道。你還答應着給我們八萬塊錢。接辦戲院子呢。三天期限可就過了。劉自安道。你提起這個。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我今天聽到一個消息。說是我存款的那家銀行。有些靠不住了。我想我一生的指望。都是那個。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依我說。明天全提了現款到家裏來。就你給我挖個地窖……吳劉氏眉毛眼睛都笑將起來。忙將門掩上。輕輕的道。我的祖宗你嚷什麼。可是幾十萬現洋。怎樣搬法呢。劉自安笑道。這個我都想了法子了。咱們先在銀行裏拿了鈔票出來。然後上銀樓裏收買金條金葉子回來。不就又省事又穩當嗎。吳劉氏道。那敢情好。那些銀行摺子。什麼時候要。今天晚上就拿來嗎。劉自安道。別、你明天自家兒帶來吧。我還要和你一塊兒上銀行兌款子呢。吳劉氏樂的心花怒放。高高興興的回家。到了次日便是喜期。旅館裏也設了一個禮堂。劉自安幾個極熱心的朋友。送了些聯喜幛。掛在四壁。正中設了喜案。點了棹

圖。案上擺着五供。燭台上紅豔豔的插着大紅蠟燭。這禮堂上。便覺有一種挑撥情感的空氣。劉自安一早起來。就出門了。忙了三四個鐘頭回來。見禮堂倒也有幾分熱鬧。不覺微笑。吳劉氏早在這裏等着了。蒼蠅見血一般。將他拉住。同到屋子裏去。低聲道。姑爺。我把摺子全拿來了。說時。兩手抄到衣襟裏。在褲帶上解下一個手絹包來。笑着遞給他道。都在這裏了。那八萬塊錢。你不是叫我寫一張字給你嗎。我真不敢含糊。早預備下了。說着。又在衣袋裏掏出一張稿子。雙手捧給他道。你先收着吧。劉自安道。錢都讓你給我保存了。還要這東西作什麼。吳劉氏道。我的姑爺。不是那樣說。你借給我們的。是借給我們的。存着是存着的。那能不分別呢。劉自安道。那也好。我現在剃個頭。回頭咱們一塊上銀行去。吳劉氏笑着。他怎樣說。她怎樣答應好。劉自安又出門去了一個鐘頭。頭剃得光禿禿的。手上提了一個大包袱。直進屋子。放進箱子了。吳劉氏以為是大禮服。也就不去問他。他們的行禮時間。定的下午三時。到了十二點鐘。忽有大批的賓客。來拜訪劉自安。劉自安就帶着吳氏劉一同到喜堂上來會見。那些人見着劉自安。都是極力一陣恭維。吳劉氏看那些人有西裝的。有長袍馬褂的。料着是劉自安的舊屬。也以為恭維是當然。那劉自安忽然站了起來。將一對紅燭點上。然後與吳劉氏作了一個揖。道。吳大奶奶。我現在請了幾位慈善機關的先生來。和你有幾句話說。於是介紹着。一個是紅十字會的幹事。一個是紅十字會的會長。一個是育嬰堂的堂長。一個是施醫院的院長。其餘便是警察廳科員和本區巡官。介紹完了。又道。我劉自安。從前是個賣花的快嘴劉。後來打了幾回惡仗。沒有死過去。我升到了師長。而今呢。又成了光桿。回頭想想。真是像作夢一般。我手上本來還剩幾十萬塊錢。打算娶了吳老板。樂一個下輩子。可是比我闊的人。到後

來活的活死不了的落不着全尸。誰又保得了後半輩子。與老板是一朵鮮花。我是一個黑煤球。要說和他成親。那兒配。我是個窮光蛋在富貴場中混過來了。而今還有什麼看不破。看得破就別再害人。趁着與老板還沒過來。我們這親事算吹了。至於用了我的幾萬塊錢。那只算送點小禮也不談了。我也並不是有什麼不滿意。就是我看空了。什麼也不要了。我算一算。還有六十二萬款子。我現在分作四股。捐給四個慈善機關。我落一個光身。無掛無累。那兒也能去。多麼好。省得動了凡心。將來落不得好結果。說着。他就在身上掏出銀行摺子和圖章一齊請警官過目。吳劉氏聽他說話。已是目瞪口呆。他說完便道。那不行。那不行。我還有一張借字在你那兒哩。喜事辦到這樣子。你不要我姑娘了。姑娘的臉往那兒擱。她又不是一棵葱。你要就要。不要就扔。劉自安哈哈大笑道。大奶奶。你還要我說出來嗎。我不要你姑娘。你姑娘是喜之不盡啦。說着。將鋪在棹上的婚書。三把兩把扯碎。在燭上點着。扔在地下。又把那張八萬元的借字交給吳劉氏看道。錢也不要。人也不要。我要這個幹什麼。說畢。又在燭上燒了。吳劉氏急得亂跳。只嚷不行。要捐款也得分一股。不然就找定了姓劉的了。劉自安道。你別忙。我自然有個交代。我到屋子裏去拿一樣東西來給你瞧。說畢。他閃開了。一會兒他重出來。大家嚇了一跳。原來他換了僧衣僧鞋。手上拿了一串佛珠。笑道。大家瞧。這就是今天喜事辦的大禮服了。誰要找和尚。誰就找和尚罷。與大奶奶。我送你一張像片作紀念罷。說着。在大袖子裏伸出一張像片。塞在吳劉氏手上。吳劉氏看了。不由臉上一紅。劉自安昂頭哈哈大笑道。店賬昨日就算清了。完了完了。我也走了。說畢。拂着大袖出門而去。旅店裏茶房。因為他大大的給了一筆賞了。要趕出門來謝他。但是追出看時。已不見人影了。（春明新史全集終）

◉徵稿簡約◉

一、本報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橫寫及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報行格書寫者尤佳

二、長篇政論及五千字以上之小說暫時不敢

三、文字之外如蒙以漫畫圖片及諷刺攝影見投亦所歡迎

四、投稿如附插圖說明請用墨色繪成以便製版譯稿請附原文

五、一稿數投每多糾紛務懇避免如所投之稿先見於其他刊物而本報亦已付排不及抽回者該稿恕不致酬

六、投寄之稿件登載與否概不預復原稿亦不退還但滿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如不合用當可退還

七、來稿凡經揭載之後其版權即為本報所有

八、投寄之稿本報有斟酌增刪之權

九、來稿揭載之後概酬現金每月杪寄奉稿費

十、篇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並加蓋圖章以便領酬時查對稿寄廣西路寧波路慈安里社會出版社月報編輯部

不許轉載

★★★★

王培源律師受任社會月報常年法律顧問並代聲明著作權

本律師茲受上開當事人聘任為常年法律顧問並據聲稱本報所刊文稿依據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未經特准一概不許轉載如有侵害定當依法訴究藉維法益為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等情前來據此合代登報公告如右

事務所 南京路大陸商場五一四號 電話 九四四五三

定戶注意

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訊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原寄何處三項詳細開明寄至本社發行部便可遵辦

第一卷第十一期 社會月報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社會出版社

發行者 胡雄飛

印刷者 三星仁記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社會出版社 上海廣西路寧波路口

分發行所 各書局各報販

廣告刊例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特等	底封面外	八十元	四十元
優等	封面及底面之內頁	六十元	三十元
上等	目錄前面及正文前	五十元	廿五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四十元	二十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製鋅版工價另加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欲知詳情請與廣告部接洽（電話九一六六六）

◉定價◉

每月一冊逢十五日出版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	四角	三分	七分	一角六分
預定半年	六	二元二角	在內	四角二分	九角六分
預定全年	十二	四元	在內	八角四分	一元九角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定價—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字第一五八七號

常備四種藥閤家：皆平安

當歸素
婦科聖藥

胃病靈藥
開胃靈

桔梗素
治咳化痰
補肺聖藥

天天通
便秘痔瘡
根治靈藥

各大藥房均售　送藥理書

上海西藏路三十九路（大世界對面）
佛慈大藥廠

社會月報第一卷第十一期廣告索引

航空獎券……封裏
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襯頁後
四明銀行……目錄前
中國實業銀行……目錄後
金城銀行……改革中國教育的幾點新意見後
柯爾登……農村崩潰的致命傷後
中國墾業銀行……胭脂印前
四明儲蓄會……胭脂印後
惠中銀行
上海女子儲蓄會
明星影片公司……牀前有綫壺齋雜綴前
統原銀行……牀前有綫壺齋雜綴後
國泰銀行……素窗綴豔錄前
交通銀行……素窗綴豔錄後
天一保險公司……滑會譚薈後
商務印書館……騷壇逸事前
中孚銀行
四明保險公司……騷壇逸事後
大中華賽璐珞
上海銀行……窮人的故事前
仁豐染織廠……窮人的故事後
中法藥房……薄園香夢錄前
大中華橡膠廠……薄園香夢錄後
中國通商銀行……第三回大刀王五前
天廚味精……第三回大刀王五後
永安堂……第四回大刀王五後
綢業銀行……第九回春明新史後
佛慈藥廠……版權後
中華書局……底封裏
華成烟草公司……封底面

研究

政治·外交

應備的參考書

三民主義研究大綱……王治心編 九角
孫哲生先生言論集……耿文田選輯 一元
近代政治思想史略……鍾挺秀·李卓編譯 一元二角
Dunning: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新文化叢書） 高一涵著 五角
現代憲政論……章淵若著 一元
現代國家學……羅敦偉著 一元
比較政治制度（社會科學叢書）……沈乃正著 七角五分
現代國際政治（國防叢書）……杜若君著 七角
現代外交與國際關係（國際叢書） 王亞南著 六角五分
國防與外交……謝彬著 一元
近代世界外交史……張安世著 精裝一冊二元 並裝二冊一元五角
現代國際問題……樊仲雲著 四角
太平洋問題之解剖……吳頌成編 八角
世界危機·一九三六年……小島精一著 [illegible]尉放·汪向宸譯 五角
行政學總論……蠟山政道著 黃昌源譯 六角五分
市行政學綱要……董修甲著 三元

中華書局出版

中0865(全) 24,6.

提倡航空救國之標
煙味好價錢巧
THE RAT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華成煙公司出品